

霧

都

李輝



霧 都

李 輝 英 著

懷 正 文 化 社 印 行

霧 都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著 者 李 輝 英

發 行 者 劉 同 縝

出 版 者 懷 正 文 化 社

發 行 所 懷 正 文 化 社

上海 (23) 江蘇路 99 號 A

價 實

日譯本序文

有岡先生把拙作「霧都」譯成了日文，使這本作品得以走進日本的出版界中，我願在這裏說出我的感激。

我在中國文壇上的活動，爲時還不算長，正式把作品發表到文學雜誌上，要從民國二十年秋開始，直到現在僅只有短短十六年的歷史。說到我的能夠把作品慢慢的寫出來，以迄今日，主要的成因，倒要歸功於日本對於中國東北四省所發動的九一八軍事侵略這一行動上。那時我正在上海的一個學校裏讀書，故鄉則是長春以東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隨着東北四省的淪陷，自己就開始嘗味到流浪的滋味。

「我有嘴，我有筆，要喊出，寫出我的反抗，以反抗日本對於中國東北的

侵略！因爲——東北是我們中國的！」就這樣的我的文學生涯開始了。我還記得處女作「最後一課」，就是描寫爲日軍侵佔後吉林省城兩個女學生的恐怖情形的，發表在丁珍女士主編的文藝雜誌「北斗」上。我當時很快樂，因爲我畢竟喊出了東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吼聲，我畢竟使用了文學這鋒利的武器衝向了我的敵人。

今天，當拙作出版了日譯本時，回想到過往這一段淵源，實有無限的感慨。現在事過境遷，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告結束，一切都被合理的解決，我們十多年來水火不能相容的中日兩大民族，又復成爲人類間的好友的時候，基於文學無國界的原則，「霧都」的得以進入日本的出版界中，正像中國一句古話「不打不相識」似的倒是頗爲有趣的呢。

日本的民族，至今仍爲中國人民的好友，挑撥起戰爭的責任，始終不過是少數當政的人物。今天，當罪惡的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願意來過上幾年安靜一

點的日子，破壞過去了，讓我們再來建設新的。

我這回到一別十五年的故土長春，曾經在一個日本家庭中作客，大家都在熱烈的握着手，我曾說過這樣的話：「讓我們彼此來重新認識。」

話似乎說得遠了，那麼就拉回來。對於日本的讀者們——你們這些未晤面的朋友們，從這本小小的作品裏，將要給你們帶去一點什麼樣的觀感，實是在是作爲一個中國作者的我所不能不關心的。我可以說，在這本作品裏，既沒有誇張，也沒有自謙；既沒有善意的粉飾，也沒有惡意的虛構，很簡單，只是在保有「真實」的條件下寫出這麼一點罷了。如此而已。

如前所言文學是無國界的，所以當着拙作日譯本出版之際，作者願意很坦白的說出如上的話，作爲對於日譯本的序言，以答謝譯者好意的囑託，除此之外，作者希望不久的將來，當大家的生活都安定下來的時候，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界中，都能產生戰後新興的偉大作品，媲美那有名的「戰爭與和平」，「靜

4
靜的頓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那才是我們之間共同的光榮。
是爲序。

作者

一九四七，三，十八，長春南郊

一輛由於油漆新鮮因而使人感到光彩奪目的一九三九年順風牌的小轎車，

在潮湧般的擁擠着人羣的馬路上以極快的速度向前開行，彷彿那車中的乘客正在忙於處理某種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必須要借重這輛汽車的飛馳以減少無謂的消耗似的。但實際上這輛汽車所奔赴着的目的地，不過是一家有着三層樓看樣子頗爲富麗堂皇的飯店。一個蒼悵而疲憊的老者，當他有一天穿上了一件新鮮的衣服的時候，無論如何他是難於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隱蔽起他的弱點的，正爲這輛新漆的小轎車一樣，雖然外表上看起來頗爲華麗，但在經過了五六年的使用之後，總可以使人感覺到它本身的新舊不調，特別是那車子奔馳着的波拉

波拉的聲音，更容易使人想到了這是從一個垂暮之年的老者喉嚨之中咕嚕出的劇痛的痰喘。

坐在小轎車裏的人物，是一位近六十歲的雖然解職但仍在政府中有着一個可以指揮軍隊名義的將軍，碩大的軀體在氣派上說倒很合乎糾糾武夫的風度，方正的頭散着皺紋的臉上有着油亮的光，鬚鬚修理得相當的整齊，但頭上的一頂白髮則在掩飾不住的表現出他的蒼老來。這位將軍一來到後方的時候，就開始向人們表示，他就要到遙遠的前方收復失地的，但直到如今六七年的時光過完了，他仍然不免坐在汽車之中接受別人的邀宴。另外那個坐在他身旁的（也可以說一半身子被撲在他的懷內的）則是如將軍自己向外人所表白的，是他底二十三歲的太太。這位太太並未具有一隻漂亮的面孔，幾乎是對襯着的她也缺乏着一具周正的身材。小個子，三尖眼，厚嘴唇，焦黃的牙齒，出奇的發胖，只不過是給別人一個印象——她僅只是一個缺少靈魂的肉團。這位將軍的太太

在五年前原是被稱爲曹太太的，那是他的一個副官從不能告人的角落中領出來的，她這曹太太的稱謂保持得還不到十天，我們的將軍就把她改了姓名成爲他的寵愛的夫人了。那位副官在收到了將軍一筆頗爲不小的數目款項之後，從此便在將軍的面前不再出現了。第三個人就是這名司機，這三十六歲不到的傢伙，由於一連兩夜的聚賭使他在開車的時候，彷彿還在發覺到街上時隱時現的紅中發財和白板。

這時候小轎車在一家委託商行的門口停了下來，那是因爲將軍的命令才停着的，因爲隔着透明的玻璃窗，讓我們的將軍發現到有兩個熟人，正從那家委託商行走了出來，似乎預備雇着車輛的。

「屈小姐，」當車子停靠妥當車門被打開來時，我們的將軍招呼着說，「你是不是預備僱車子的，王小姐？」他向另外一個招呼道，「今天閒啊。」這兩個熟人說起來和我們的將軍不過見過三次面，但因爲我們的將軍對於

女朋友的交結，持有一種見過一面就該成爲熟友的特殊見解的原故，見過三面的人自然該被排成爲熟人這一門類之內的了。

說起屈小姐和王小姐，她們的名字是分不大開的，正如同在行動之上她們也常常在一起似的，只要你見到了屈小姐，一定就可以見到她身旁的王小姐，或者當你想到了王小姐，必要把那屈小姐聯想起來一樣，彷彿她們就只爲着往常在一處才生長着的。這是一對有着都市婦女所特有的漂亮女子，她們具有着相仿的年紀，由於這位屈小姐自己對外所宣稱的她今年才只有二十四歲，（其實是她第五個年度^{（譯者註）}的二十四歲了）關於她和年紀相仿的王小姐的年齡自然就容易猜出個大概來了。她們穿着同樣的綠色呢絨旗袍，肥袖口，身長僅過膝蓋，那是當時都市中最時髦的秋裝。最新式的電燙頭髮上面盤着一些光亮的髮捲，在她們愛笑的面孔上面均都裝點着適度的巴黎脂粉和香水，加以那種從化妝品上所散佈出的香郁的氣息，使人容易感到了婦女青春的可貴。她們所穿着的長

統絲襪和閃光的皮鞋也全是上好的貨色，所謂鮮紅的花兒要綠葉扶持，年青的婦女免不了要求助於高上衣飾的裝點的。

「原來是黎將軍，」屈小姐這時回答過來，作出一個適度的有含韻的微笑，「好久不見了，你怎樣的好法？怎麼太太也去世了，有什麼打算麼？」她伸出左手去和將軍夫婦握着，「一點不錯，」她接着說，「我們正要僱車子的。」

王小姐照樣的也和將軍夫婦握手招呼着，表現出久別之後所應有的可貴的親熱。

「請上車，」將軍說，騰出來半邊的位置，「我把你們送到地方，我想我們都是要到××酒店的。」

「不錯，不錯，」屈小姐連聲承認着，先跨上車去，「胡委員請客，我們都是在數的啊。」

「這回可教屈小姐說對了。」將軍遞過去他的上好的駱駝牌，且在替她擦着了火柴。

當王小姐也上了汽車之後，這車子又在繼續着向前開行。他們一起四個人並排坐着，稍嫌擠了一點，但當這初秋時分坐近了些彷彿才更爽意。車子在進度上時常顯出不平衡的顛簸，那是受到了馬路不平的影響，而和這不平的震動幾乎同時在發作的，則是將軍太太深心之中所爆發的妬嫉的不快，愈是當着兩位小姐有說有笑的時候，愈容易激動着她的平伏不下的感情，雖說她當了幾年的將軍太太，而她居住在這都門之中，却從來都在不滿意這樣社交廣曠的婦女們的行動，一如這兩位小姐在卑視着她的微賤的出身一樣，表面上儘管說說笑笑，骨子裏彼此全然是格格不入的。

在見方面和應酬方面，屈小姐比起將軍的太太自然是高上一籌的，這位自稱二十四歲的小姐，以出入於顯貴之門聞名於當時，我們當朝的權貴，說起

來很有些人和她有着認識，而她因為這種關係就常常成爲尋求門徑的人們囑託的對象了，當人們去找到她的面前的時候，她給人們的答復多半是滿意的。至於那位王小姐，因為是她的舊日的老同學，所以她給她幫了很大忙，爲她在某個機關找了一個不必每天上班而每月可以拿到不少薪水的職務。就這樣，如她向別人所表明的，她每月在王小姐的身上還要賙補一筆很大數目的款項。

這兩位江蘇小姐，她們具有江南婦女特有的細膩白潔的皮膚，身材秀美而又顯出格外活潑，因此和她們見過面的人們，多半就自願的留出深刻印象的印象，這就是說無怪我們將近六十歲的將軍，樂得把她們看成爲熟人似的和她們表示親熱的招呼着了。

「黎將軍，我記得上次見面的時候，你不是說不久就要上前方的麼？在我的預料之中你該早已離開這討厭的地方了，所以我說今天的見面，倒等於是一個意外的奇遇呢。」屈小姐說，連連的吸了兩口煙，用指頭輕輕的彈着灰。

「其實呢，以將軍的高齡來講，倒勿甯是住在後方的好，逍遙自在吃點喝點玩玩樂樂，正是理想的享受，至於帶兵打仗收復失地等等，論起來自然是一種義務，實際上大可以叫那些年青的人們去幹着的。」

「不，我不同意屈小姐的意見，」將軍說，向着太太的身上斜靠了一下，「軍人是不能談到老字的，最後的墳墓就是沙場。」

「那麼黎將軍什麼時候動身呢？」王小姐趁勢加進來說，「我們倒是要送行的。」

「送行麼倒是次要問題，主要的是動身日期還未確定，等到將來奏凱歸來的時候，我們來一個開懷痛飲，倒真還有點意思。啊，到地方了。」

將軍說到了這裏的時候，汽車已經在××酒店的門口停了下來。將軍盡着丈夫的義務攙扶着那個肉團下了汽車，他感覺到太太在他的鬆弛的腕子上捏一下的微微有點疼痛，他沒有出聲，也不反抗，却在很世故的陪了一個笑臉，便

一同走上了舖着氈子鑲着銅邊的樓梯。

他們一直到了第三層樓，拐了兩個拱廊向左的彎子，爲那穿着漂白衣服綑着酒店名字以及號數的茶房領到了一間屋子裏去，從那裏面迎出來的則是滿面帶着笑容的穿着藏青色中山裝的胡委員。他作着手勢讓着客人，口裏說着「進屋再介紹，」那意思是請客人慢慢發言，而實際上則是他任後面問出來了：

「怎麼，你們四位一路來的？」

彷彿問完之後原就未希望得到答復的這位胡委員把客人讓得入座之後，就開始招待的拿出他的金駱駝。

「還是胡委員有辦法，居然能夠弄到金駱駝。」將軍吸着了煙捲，有興會的說。

「說我有辦法，還不如把這件功勞推在委託商行經理的身上，」胡委員說，用玩笑的眼光瞧了一下在座的穿了西裝的矮小的漢子。「閑言少敘，讓我

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於是客人們在介紹之後都認識了，黎將軍夫婦，屈小姐王小姐之外，就是那位被介紹爲作家的劉芹先生，委託商行經理羅子亮先生，以及另外一對在某大學上學的張雲青張瑞珍兄妹，這之後馬上就劃分出來小的區域，四位女性自自然然的形成了一個小組，學農業的大學生張雲青和作家在一起談着，餘下主人和將軍以及羅經理就又形成了一個集團，但這也並不因此就阻限了他們的談話的交流，譬如主人自己就很可能以身作則的和這邊說上兩句，再和那面招呼兩聲，表示他一點也不遺留過場而是面面週到，屈小姐和羅經理之間也有着談話的往還，她並說明她剛剛到過他的委託商行，却因爲他的不在而引爲遺憾。至於那位學文學的女大學生，則在時時向那位作家交談上一二句與文學有關的問題。

在服飾上說，兩兄妹大學生最爲樸素，和那另外兩位小姐以及經理先生幾

乎是相反的對照，他們是胡委員的小同鄉，按照今天被請的說法，是由於胡委員叫他們認識一個社交場面的，實際在交談上動作上他們確乎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很欠缺着社交的世故。在外貌方面令人不起愉快之感的，應該是這位劉芹先生，因為他常好給別人幾下皺眉的不以為然的注視的眼光，使被看的人感到那眼光的可怕和陰冷，在服裝方面他比別人稍稍顯得隨便一點，那沾在衣襟上的油漬以及經久不擦的皮鞋，都在說明即在赴宴的時候，他也不願特意在修飾方面多費工夫的，如同一件美術品似的專門擺給人家賞識。

「啊，原來是這末弄來的金駱駝，可見外國人也知道愛錢，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將軍高聲笑着說。

「可不能往外邊傳，」委託商行的經理聳聳窄小的肩膀制止着說，「若是鬧出事情我可當不起，不過話說回來，這也不過是公開的祕密罷，那一盒流行在世上的金駱駝不是從他們手中流通出來的。」

「結果賺錢獲利的還是你們委託商行。」胡委員笑着加進來一句。

那邊四個婦女的小組，屈小姐顯示出在社交方面特出的才能，她一會建議給將軍的太太，應該在監視男人方面多下些工夫，如她所說男人之對女人總不如女人之對男人之可靠，儘管老得白了頭髮如同將軍這樣的人物，她也仍然須要時時爲之多心。總之多分心是最有益處的舉措。對於那位年青的女大學生，她加給她以動聽的贊美，一方面也不忘講說一些從前自己在讀着大學時的怎樣成爲衆目所注的優秀的高材生，以及如何擺脫那些蒼蠅一般推之又來來之又推的男學生的追逐。

「文學的本身並不是一件神祕，」作家在面對着學農的大學生說，由於對方的發問他在回答着的，「如果有人說出這樣的話來，那可以說他打算把文學當成私有財產而加以獨佔。」

「誠然。」大學生認可的點着頭。

「我們的文學不是私人獨佔的產物。正相反他是人民大眾所呼喊的聲音。」
「不錯，應該是人民大眾呼喊的聲音。」大學生重複着說。

主人胡委員今天所預定的房間，頗爲他的客人所稱頌。因爲在當時的都門的市上，尤其是像特別從香港搭機聘來的廚師的××酒店，倘不在事先經過一番接洽想要訂席都是一件難事的情況下，再進而預定房間那就更困難了。而我們的胡委員也就頗爲自滿於自己在這方面的成功。這是面臨大街的一連兩間的房子，粉刷的白牆和透亮的玻璃窗以及新式木器的佈置，足可以使帶着濃重歐化氣味的人爲之滿意的，至於那幾幅懸掛在壁上的西洋油畫，雖然不能接受到內行家的任何好評，却因之可以推斷出酒店主人有着絕不陳舊的頭腦，推而至於侍應人員之彬彬有禮的應答和侍候，也均可以給予客人一個良好的印象。

「不行，不行，」那邊的玉小姐在高聲的叫喊着，使得全屋人的注意都爲

之吸引過去，但人們還不能明白她口中的不行是指着什麼說的，恰好在人們驚動的時候，走進來大家所盼待的最後一名客人——女記者徐珊小姐。

一如她的職務要常常和各界保持接觸以及生活方面廣泛的酬應，徐小姐在社交之中所表現給人們的印象是頗爲大方的態度，顯示出她在學識和修養方面的豐富。她長着適度的身材，面孔清秀，服飾樸素，但式樣很隨時。和那一位女大學生相同的，她沒有在臉上擦着脂粉，這倒反而更顯出她的高上的氣質，她的動作和言談使在座的客人一望可知她是一位才氣充沛的女子。

她受着所有人的重視，她和他們在一一的招呼，大部份人她都認識，只差那位委託商行經理和兩位大學生和她是初次相見，而他們是早就久仰她的聲名的。她起初看到有這麼多人在座的時候，歉答的認爲是自己遲到了，但當她坐定之後看看腕子上的手表時，便坦然的明白她不惟不遲到，倒是比預定的時間還早一刻鐘的就覺着很放心了。她說着一口極流利的北平話，聽她說話的人如

同在聽着舞台上的演員在傾吐着台詞似的。

「徐小姐，有什麼特別消息麼？」黎將軍問。

「報館裏面沒有任何特別消息，現在的消息是統制着的。倒是在政府機關作事的人，有時可以得到些消息，」徐小姐答，然後朝着胡委員微詢着說，「胡委員，你同意我這說法罷？」

胡委員點點頭，慢條斯理的抽了兩口烟。

「確然不錯，」他說，「譬如最近的戰事，雖然報紙發表的很少，但我們確當真的知道柳州已經不守了，敵人的主力，正在沿着黔桂路西犯，一般人的看法，認爲敵人的主要目的是要打通越桂線，以便打通自東北以迄新加坡的陸上走廊，看法自然是對的；但據另一些人的看法，敵人也還有進犯陪都的可能，因爲在敵人看來，先結束了中國的事件，然後開始大陸決戰，和美英死拼到底，以完成他們的大東亞聖戰的勝利，仍然有着最大的把握。這就是本人今

天邀請諸位便餐的原因，我是說，萬一將來陪都不守，我們的將軍要親身出馬幹一幹了，薑越老越辣，老將軍出馬，一定可以作出一番事業。現在人家不是都在慌惶不可終日麼？我們到正可以大放寬心，準備一下。我是想辦上一個雜誌，請我們的作家來負責編輯職務，諸位多多供給一點稿件，無論是學校生活，政府祕聞，新聞材料，軍事政治專論等項一概歡迎，至於屈小姐，許多要人全有往來，不難探求一些祕密材料。真有一天我們的將軍在本地作起游擊戰來，開始了軍事行動，我們就成爲了重要的底班，把雜誌變成爲宣傳武器，大家夥也可以直接參加戰鬥了。」

「怪不得黎將軍仍然留在這邊沒有動，原來是有着這樣的打算的。」屈小姐說，給大家一個極度美觀的笑臉。「好，我們一定貢獻自己，來完成這一件盛舉。」

將軍在興奮而有神韻的笑着，他的臉上堆伏的皺溝宛如一面張開的網絡。

「不過辦刊物要賠錢的。」大學生張雲青說。

「不然，」徐小姐說，「在亂時辦雜誌，只要期期有打動人的文章，到很可以風銷一時，愈是當人們彷徨無主的時候，愈是想找點寄託，好刊物有時就成爲了人們的需要，雖然這是一種特殊的情形，其實是可能的現象。」

「但也不那麼樂觀，」劉芹接上來說，一面要求着，「徐小姐，第一期就請給我們寫一篇，好麼？」

「可以，不過我的名字不響亮，最好請些專家。」徐小姐謙遜着說。

「太客氣，徐小姐才是擁有廣大讀者的作家的。」

「刊物的名字定了嗎？」王小姐問。

「訂了個『展望』，不知大家還有什麼好名字沒有？」

「『展望』這名字很響亮，要得。」委託商行經理讚同着說，這半天除了吸煙之外，他並未參加進來一言半語。

「很好。」徐小姐說。

胡委員接着報告出雜誌的性質，以及出版日期，把大家的注意力全引到這上面來，然後半躬着身子，以極端謙遜的禮貌讓着客人入席。

麻煩是馬上就來在人們的前面了，由於座次的問題，大家夥在謙遜不決，首座在大家的意思是屬於將軍的，然而他聲稱他也是半個以上的主入，所以不能應命，但到後仍然是接受了大家的推讓坐下了，將軍的太太在他的右手，以下是徐小姐張瑞珍和張雲青；將軍的左手是屈小姐，王小姐和劉芹；坐在將軍對面的則是胡委員和羅經理，他們把一張圓桌面緊緊的圍住了。

從敞開半面的三層樓破窗中，奔竄進來初秋的滿含着涼意的晚風，幾乎是同時的屋子裏也在燃起來光閃奪目的電燈，隔壁的房子裏則在起伏着豁拳的近乎放肆的喊聲。

對於這位將軍，靠着過去的一點聲名和威望，在今天衆人的面前，他依然

可以受到大家的尊敬，將軍底儀表，正爲一般人對於武將的稱道的贊頌——有着不小的「威風，」彷彿這是任何一個武人應該具備的特色，縱或上了年紀，人的特色是不能輕易埋沒了的。

然而這又好像成爲了在座的客人公衆的感覺似的全爲他那位沒有才氣缺少教養的夫人而在引起共同的不滿。她的舉止給大家一個有力的說明，說出她的身份和她的地位是不能相襯的。人們並非由於她這肉團而在輕視着她，長像的好壞無從判斷出一個人的善惡，給人家的印象好壞多半是由於教育的程度。

「請。」這已是第三次了，胡委員站起身來讓着酒。由於他的謙恭的禮貌，使在座的人全在半彎着腰的端起杯子來。

論起胡委員來，如他所言是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多歲的生活歷程，四十多年的時光都在革命的事業上被消度過去了。多少和他在一路登台講演趁黑夜撒着傳單的人，先後的做了高官，成爲了政府之中的顯赫的人物，

而他却仍然在作着一名從不爲人所注意的委員。儘管我們的胡委員如他向外所言，革命的目的不在爲官，但在一般外人看來總不免爲他可惜，爲他這小小委員的獲得感到了不甚公平。

胡委員很健談，爲人和氣，可以說他往常總把笑臉擺給人家的，雖然他的臉上有幾道深深的溝紋和兩塊疤痕，減少了他的面部的完整，但那是不足爲病的，因爲一個人所留給別人的印象，主要的應該是高深的教養和德性。而在這上面說胡委員是可以得到他所應得的贊美而無愧的。

等到第四次主人讓酒的時候，將軍的太太就在桌下悄悄的伸出手去抓了他一把，那意思是在暗示着他可以少喝一點酒，她那含着怒意的三角眼更在滿含敵意的監視着將軍的視線，當她的眼光一經注視到在座的女性的身上的時候，她就在心理上而引起來壓抑不住的嫉妬，關於這一種現象，她並不怪到將軍的身上，她祇在單方面的認爲世上的女人只知道誘惑別人的丈夫，而她們特別願

意對將軍表示親善的態度，尤其使她過份的不滿，在她的單純見解中，既有着這麼一個不可侵犯的決定，那就是縱然她從別人的手中把將軍獨佔着了，然而她却不容許任何其他的女人對於將軍有着不正當的野心。

尤其使她感到遺憾的是其他的女客，彷彿共同的保持着不願和她攀談的作風，儘管她們之間說說笑笑，却把她當成如無其人的冷淡在一邊了，事實也確乎在限制了她和她們交談的可能，因為她分明的了解到在言談上她和她們距離着一種相當的尺度，這就造成了她們之間的格格不入，而使將軍太太的自尊心爲之毀傷了。

她內心中的一陣不快，使她在自動的拿起杯子多喝了幾杯酒，她這反常的行動馬上就爲將軍用其他的辦法給制止住了。她感到了內在發着燒熱的火，影響到她在情緒方面和行動方面不能得到有條理的安甯。至於這一刻別人在談着些什麼話，已經不是她所能聽得入耳的了。這時在飯桌上最爲活躍的，則是

那位委託商行的經理，這位矮小的人物，生就了一付丑角的臉譜，他的言談和動作也恰合這個條件，當他講起趣味橫生的四川話的時候，尤能顯露出他丑角的才能。推而至於他今日的作爲委託商行的經理，也是一個在奇異的旅程上面出足跡的人物。本來論到了辦雜誌的事情，似乎與他毫無關聯的，然而我們的胡委員在事務處理上向來是面面周到，這是說今天羅經理的被邀，是由於如他所說他很慷慨的給了胡委員以經濟方面的幫助，以便共同的來發展這個雜誌，除了白白的盡了一些義務之外，他毫末在這件事情上打算到應享的權利。他以這麼一位熱心贊助者的立場被邀着的。

見過羅經理的人，或者認識羅經理的人，對於他的委託商行的發展到如今興盛的地步是都要加以贊揚着的。在重慶這個都市未曾變成爲國都以前的時候，羅經理不過是一家充滿了四川風味的小雜貨舖的學徒，時常的爲着在事務方面的辦理不善，會受到主人不容情的斥責，然而這不過是屈指幾年，羅先生

的經營的成功，不僅使他穿起挺括的西裝，且也成爲了常和要人之間有着往還的人物了。他和屈小姐的認識是起因於另外的一個宴會的，以後王小姐也成了熟友，他們之間有着商業上的往來，和彼此在企圖利用上的某種借重。這時在龍門之中，早經打破了階級身位的限制，而是彼此之間只要存着某種可以互相利用的地方，便可以在那上面結成爲相識。

羅經理這一時正在大談着他的自鳴得意的生意經，按他說來，任何大學經濟系的學生都無從在課本學到了他這一套，他的經營的手法，爲他自己所表白的，完全是配合着抗戰的經濟政策開展着的，許多不能說明的有趣花頭，正如同電影上面的噱頭一樣，盡可以引人發笑；一句說回來，用老式方法按部就班經營商業是不易站腳的，反之却要應用一些前所未有的小聰明和小技巧，那才是最大的成功。

「請吃魚，」當一盤清蒸魚上來的時候，胡委員在開始讓着客人，「龍門

陣不能多擺，還是吃菜要緊。」

客人們在回報着一陣輕重不同的閨笑，然後，便在先後的伸出各自的筷子。

「重慶吃魚是最貴重的菜。」屈小姐說，從飯桌上拿起漂亮的手絹擦拭着剛剛吃了一口魚的嘴巴。

「確乎不錯。」徐小姐附和着說。

「來，再喝一杯。」主人端起他的酒杯來。

喝過了這杯酒之後，有的人們則在抽起香烟來，那個白衣侍者使用最恭敬的姿式給客人們擦着火柴。

「我看我們也豁兩拳，」胡委員提議着說，「我來打個通關，今日有酒今日醉，莫待無酒想醉時，真正的綿竹太糲呀。」

一經豁起拳來，宴席上就顯得熱鬧了。無論是男客人或是女客人，當高度

的酒精在腹內燃燒着時，在行動上便各自顯得稍稍有些不同了，年老的變年青了，年青的更顯得活潑不拘，那一種平常日存留在社交之中所應保有的適當的持重，以及爲掩飾自己在某方面的缺點而故作出來的裝扮，全在不知不覺中消滅了他的存在。

三個鐘頭之後，這一桌酒席才算收場，時鐘已經指示着十一點鐘了。

二

屈小姐的住室，是××旅館臨街的三層樓上的兩個寬敞的房間，其中的裝飾可說是合乎了現代化的條件。只有一個美中不足的缺點，那便是從那空空的竹板釘成的外抹白石灰的牆壁裏，時常的竄出一些討人厭的耗子，打攪她的睡眠，或是咬碎她的價值昂貴的東西。雖然如此，她仍然在和惱人的老鼠和這間屋子共住了二年以上的日子。原因是她除了住在旅館之中再不會有比它更便當的地方，而除此一家旅館之外，她更不能找到比這更合適的旅館。因此她就成爲這家旅館中的長客。王小姐也住在她的房間裏，兩張鋼絲床相併的安置在向陽的窗口邊，打開那淡綠色的窗簾，便可以躺在床上接受到和煦的陽光，不過

這機會慢慢的少起來了，因為在過去一個短短的時間之後，那必有的霧季馬上就將降臨到整個的山城，於是，每天在廣闊的天空上除了給你看見一片陰霾的霧氣外，陽光的本身簡直成了稀有的點綴品了。這時那奔流在街上的喧囂的市聲正在撲打着屈小姐的關緊的窗子，彷彿在給晏起的人們在通知着似的，這在往日，屈小姐差不多快要起床的了，然而今天她還在靜靜的睡在鋼絲床上，彷彿還正停留在甜夢之中似的。王小姐是早就上班去了，她那床上鋪着漂亮的印花床單，還剩下了那一對繡着「甜蜜的夢」的府綢枕頭，和閃亮耀眼的川繡的紅被。昨晚的酒稍稍的喝多了一點，雖然並不會使自己醉倒，然而那頭腦昏沉的感覺，屈小姐確乎是感到了的。她是多麼的滿意於自己的成功之作——把那個肉團灌醉得有如一團爛泥的啊！那時在她的深心之中有着說不出口的快感。愈是她發現到將軍的太太在有意提防着她，她愈要回報她以惡意的戲弄。教她屈服於像肉團這樣的女人之下，那是她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只有給對方以無

窮的打擊，把她打得屈膝不能爬起來的時候，才可以使對方驚服於她屈小姐手腕的高明。

如她所自鳴得意的，她可以在許多男人之間佔有優越的地位，不僅只引起多少人的向她顧盼和慕戀，且還進一步的使她的形象保存在他們不樂忘懷的記憶之中。當人們樂於多多的和她接近的時候，這種接近往往就被男人們看成爲稀有的光榮，於是那些引爲光榮的騎士們在湊巧的機緣中自然而然的就情願爲她施惠一些需索了。如她所說，只要你能夠設法盡量的在男人面前表露出你的優點——那種使他們永願存留在記憶裏玩味咀嚼的優點，那你就總不愁沒有擁戴你的羣衆，一片磁石足以把四週的鐵器吸引到身旁的，正如同一朵鮮艷的花不乏蜂蝶的招引一樣，幾年以來這位小姐的生活便是被這樣運用的擺佈過去了，也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女人的王冠所依憑的就是年青，而年青正是女人的尊貴的驕傲；所以好好的使用着年青，擺佈着年青，玩弄着年青，便成爲她的

生活之內最重要的一環。把握着這生活中的重要的一環，加以使用周到的交際手腕，無論幾年以來的陪都物價如何上漲，無論官場之中的如何浮沉，屈小姐絲毫不受影響的過着她的奢華到頂點的生活，結交着各種各樣不同的朋友。

奢華到頂點的生活，自然是缺乏着嚴肅的成份了，就以屈小姐來論，不能在她的身上要求有一天正常的生活原是不足為怪的。這位小姐如果是真正想到了作事的時候，那她就不免忙的連個休息機會都沒有，由於她成爲婦女界中小有聲譽的人物，她可以從早到晚參加各種無謂的集會，爲發言而使着嗓子瘡啞，也可以把她累得十分的疲憊。但當她忽而厭倦了她的生活的無聊，那些掛名的虛銜和無止的參加集會不足以給她精神上的安慰時，她便尋求刺激的決定下去出入跳舞廳或是參加宴會了。當她以嬌媚的打扮坐在人們的面前時，爲着驚服於她的動人的美貌，多少人都在設法和她表示着親熱，她也就自自然然的成爲了他的交談的對象，人們也就可以直感的認爲她是一位高貴而潔緻的女

神。總之她所能留給人家的印象是標緻而難忘的，如果有着某種缺點的話，也決不會暴露給別人，譬如這一刻當她晏臥未起的時候，有些弱點是不能求得慕戀她的高貴的人們的同情的。長統絲襪有着一隻放在她枕頭的一邊，那穿髒了的襪底正對準了她褪了色的嘴唇，這對於睡眠上說是不宜於呼吸的，至於那一隻襪子則正可以把那發光長統淹在床邊的痰盂子裏，而此刻痰盂則因爲前夜的作爲使桶的使用正在發散着難聞的氣味，但這種缺點她是永也不會擺出來給外人瞧看到的，因而她給別人的印象便也永是那難忘的崇敬。

屈小姐在這家旅館住着兩個房間，臥室的外間則是她的會客室，這是和她裏間臥室同樣大小毗連着的房間，不同之處叫人一看就可以猜得出這是一間會客室，新式的木器，軟椅沙發，配合得很適襯，要人的墨跡以及名家的西畫錯雜的懸掛在粉白的牆壁上，那怕是細微到一套茶具甚而一只盛烟灰的小盤，全保持着如同屋中其他裝飾一樣的特別精緻。在那位個子不甚高大時常喜歡在替

屈小姐購買香烟水菓以及點心偷偷賺下一點小錢的四川茶房，由於他承認她的進項也並非是正常的收入，他對於自己的不道德行為反而覺得頗為正常，如同運用一句四川話說來，那便是敲人者人敲之，而在他剛剛擦完了閃亮的地板時，房門的外面有人在敲出輕輕的聲音來。

「這麼早又來了客人。」茶房心中不愉快的說，隨即從屋中拉開那扇西式的漆門。有多少屈小姐的訪客，他早都認在眼內了，而且可以把他們分出等次和類別，以及誰和屈小姐的關係看來最親近些。而從他的等次和類別中，他施着對於他們招待應酬的準則，那就是說，他可以對待一些訪客十分的客氣，另外則可以在他們的面前擺出來他的不肖而卑視的態度。現在面對着這位陌生的訪客，他就援用後者的辦法來對付着了。

「茶房，」客人說，「屈小姐住在這裏吧？」

他使力的把對方打量了一下，運用着不耐煩的神氣拉着長聲說：

「就是麼。」

這是一位約有三十歲的青年，從那身中山裝的穿戴上，茶房斷定他是部院中的一個級職不高的小小的公務員。

「請你給屈小姐說一說，我預備會會她。」

連客人的貴姓都未曾問一聲的茶房，就沉下臉來說：

「能夠起得這樣早麼？」

「還未起來麼？」客人重念着的問了一句。

「早得很。起碼要十二點，下午來麼。」

「不行，我下午還有事呢。我給她留個字吧。」客人隨即坐在桌旁的座位上，掏出一枝自來水筆在一張名片上默默的寫了起來。

這時茶房的第二部工作則是在運用一張抹布，普遍的把屋中的木器擦拭一遍，然後再擦擦那緊關着的玻璃窗。彷彿是成了習慣似的，他所擦着的玻璃，

總是那麼固定的幾塊，其餘略高的則在按例的從略了。

客人等寫了名片之後，交給他說：

「請你把這片子交給屈小姐，等她起來的時候。」

他拿過了名片，一面看着一面說了短短的兩個字。

「好的。」

客人去了之後，他低聲的念誦着：

「四妹：費了好多的力量，才打聽到你的住址，然而我來得太早了，偏是你還未起床，不願打擾你的清夢，一面還有其他事情，所以不等你了。我的住址如名片，歡迎你來。」

他再看看那名片上面的官銜：

「××部專員屈文啓。」

茶房一下子明白過來，這位來客，原是屈小姐的哥哥的，他應該留住客人

等上一會，再到屋裏把屈小姐喊醒過來，但當他追出門外找尋那位客人的時候，連一點影子都追尋不到了，正如他匆匆的來了一樣他又在匆匆的去了，使他祇好悄悄的走進了屈小姐的臥室，把名片放在她的枕頭邊上，再偷偷的端詳了一下她的睡態，便慢慢的退了出去。

這天早晨在晏起的睡眠中，屈小姐在作着一連串的美夢，夢中的對象正就是昨天晚宴中的一羣人物。如同走馬燈似的他們在她的面前旋轉，頭一個扮演出場的角色，正就是將軍他自己，他跪在她的腳下，瘋狂的吻着她的白嫩的手，那樣子使她感到了就像她的大兒子在向這位小母親討取糖菓。而實際上則是在向她求愛，從他那多鬚的乾癟的嘴唇間說出來一連串的甜言和蜜語，頌揚她的美麗，說明他娶她的決心。她自然不願放棄這個惟妙的機會的，於是就說明只要那個肉團可以滾蛋，她決定和他開始一個新而有共同生活，那肉團馬上當場的被他踢開了。第二個場面則轉到了胡委員的身上，彷彿正是他

們的訂婚宴，好多人都爲她高舉起祝賀的酒杯，客人且在要求這位未來的胡太太爲答謝衆人的雅意，唱上一曲艷麗的名歌。這以後，不知怎樣的忽然就輪到了她和那位拍賣行經理結婚的場面，伴郎是那位大學生，王小姐在作着伴娘，晚報的特寫欄，正在登載着徐小姐的堂堂特寫，題目是醒目而有趣的——「交際花下嫁四維公，拍賣行從此添皇后。」這動人的一幕，達到了最高的頂點，過度激動了的感情的衝動使屈小姐刺激的一下子，就從夢境之中醒過來了。

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羅經理愛撫的笑臉，而是王小姐摺疊好被蓋的床鋪，屈小姐明白過來不僅只她作了一個可笑的夢，並且時間也不早了，伸出左手，手錶在告訴她時間已經過了九點鐘，她要起床了，當她剛一起身，猛然的發現到那半截落入痰盂的絲襪的時候，她便在高聲的喊起茶房來。

「茶房！茶房！」

茶房推門進來的時候，屈小姐斥責的說道：

「你看你，怎麼不把痰盂倒出去！怎麼把襪子也掉在裏面了！」

茶房端着痰盂走了之後，屈小姐當真的起床了，當她拿起一把梳子準備梳頭時，讓她發現了枕邊的名片。

「啊！是他呀！」她看着名片興奮的叫起來，「真是巧極了。可是他走了，不要緊，我去看他，就去。」

屈小姐嘴裏儘管說着就去，然而她的行動是不會這樣快着的，梳洗粧點的工作，必需要化費很大的時間，即或連絲襪旗袍都要換妥了，她總不能不吃早點就出門的。

「茶房！」他在急促的喊。

茶房進來之後，她便問道：

「牛奶熱好了麼？」

「我就去端來。」

吃早點的地方，照例是外室，彷彿早經安排好的節目似的，當她走出屋外之前，先把裏外屋的臨街窗子全部打開，於是，那迎面的冷風便活躍的奔竄進來，這種新鮮而帶潮濕的空氣，當它全然戰勝了原有的惡臭的炭氣的時候，便也是屈小姐從心之深處醒悟於清晨之寶貴可取的時候。有時她還像感染到回憶到學生時代的生活，每天一早起來伸出向着清晨愛戴的雙手，她可以心花怒放的觸及生命的寶貴，然而這種快感上面的回味，只不過閃電一般亮那麼一下就消逝了，繼之而來的感覺，則仍不免是怎樣把自己打扮得更滿意些，而最大的希圖，勿甯是如何能誘引起別人對她的注意。牛奶放在桌上了，茶房的工作是打掃內室和第二步的加以整理，這四川人雖在躬身掃地的時候，當他瞧見屈小姐摸到了烟盒，他照例要奔上前去給擦着洋火，這也幾乎成爲老例了，當他轉身打掃房間的時候，也多半是屈小姐佇立窗前俯覽街景的時候，而她急於向茶房討索的牛奶，則可以不動一動的聽他自己無聲的擺在那裏。似乎又總是當茶

房把臥室整理完畢退出外屋提醒她的注意，說明那杯牛奶如若不喝就要冷了的時分，她才可能回過頭來，在那尚有一絲熱氣冒着的杯子打量一眼，脚步就跟着轉移過來了，於是她那吸了多半截的香煙就被丟進了痰盂裏去，開始喝着這杯牛奶。似乎有些人都在公認摩登小姐的飲食的分量，小得過分的斯文，且可以便一個鄉下的人不相信他眼光之中所見的會是事實，反而言之，鄉下男女的飲食量可以大得粗俗而可怕。自然也許會有人在懷疑她們的食量是否能夠支持她們的需要，而在不免爲之擔心的，但當你明白了所謂飲食的營養是貴精不貴多，而那小量的飲食，足可以在愛美的女性們的體質之上得到幫助時，便可以預知到這種道理的奧妙和可貴了。基於這種原故，對於屈小姐每早所喝的牛奶一定要剩下三分之一的碗底的事實，也就可以說是不足爲奇了。

帶着落後眼光的道學夫子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看成爲暴殄天物，如同鄉下的父老們在教導子女時所強調的指示，要把飯粒打掃乾淨吃到肚子裏去，爲着

惟恐孩子們不能遵行這條律法，還在威迫着說倘若你不照樣的作得圓滿，就是說你不把飯碗中的飯粒檢淨，那你以後便可以被命定娶上一房瘋子媳婦，或是嫁上一個瘋子丈夫，總其結果孩子們全不得不兢兢遵行，而這種行爲幾乎成爲衆人眼中的美德了。然而在都市的文明的社交裏，見解在這方面就容許多少有點出入，喝牛奶剩下碗底不僅不爲過份，且可以表現出當事人的文雅和雍容，在宴席上剩下半碗飯也實在不足爲奇，對於一個自命身份很高的女性說，這種舉動彷彿適足以顯示她高貴的斯文，即或是一場豐盛的西餐，那也容許你剩下盤底少量食物的。論起飲食的分量，自然是人各不同，說到屈小姐喝起牛奶必須剩下一點這上面來，則實在應該說那是她的一種早已養成的自認高雅的應有的習慣。

習慣則使屈小姐喝完牛奶之後，仍然要吸上一支香烟，飯後一支烟，快樂似神仙，這支香烟的效能正可以和飯後的香烟等量齊觀的。這支香烟意外奇妙

的誘引着她回憶到早晨的那連成一串的離奇夢境。她在抿着嘴的默默的笑着，脚步則在下意識的走到了穿衣鏡的前面去。她在經久不移的端詳着她的美麗的面孔和軀體，如她自己所下的評語——毫無缺憾的一件美術品，她在半紅着臉的有趣的說：雖知道是那一個才有福享受呢。黎將軍那老不死的廢物若想接近她麼，最好等下一世轉生罷，至於胡委員也不必在她的身上打算盤，有工夫還是每天到部裏開開會的好，免得白拿政府的薪金，說到拍賣行的羅經理，那怪夢真是作得不倫不類，百分之零點一的可能都不存在啊！即或真有這樣一件事實，那真可以笑掉熟朋好友的大牙。多少人都會在身後指點着她說，「所謂有名的交際花，眼光不過如此，未免太丟人了。」是的，那就真太丟人了，和她能成爲配偶的可能的，起碼也得次長以上的人物，否則那真等於是聲名一落千丈。她會遭到遏制不住的物議的。

她在對着鏡子扭動着身腰，且在作着一個跳舞的姿勢，隨後以極頑皮的樣

子給自己笑着，便默然不語的回到裏間屋去。

目的是要拿着手提皮包，便可以走出旅館奔赴××部去會晤她的哥哥，這位哥哥可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自從抗戰開始他們就失了聯絡了。

三

原意是要到××部去會見多年失掉聯絡的堂兄的屈小姐，當她一經走到街頭的時候，問題就馬上推到了她的面前，第一是當她發現陰雲籠罩住整個的天空，她就不免耽心到會不會落上一場雨；重慶的雨水落得那樣容易，而一經落雨之後便滿街稀泥的當真可以使得行人裹足，這是值得斟酌的。其次是她想到了到××部的路程，雖然不算太遠，却當真要拐上幾個大灣，還要爬一個大坡，儘管她可以坐車也可以坐轎，但那又多夠叫人討厭叫人踟躕不前的呀！於是，我們的屈小姐不禁就深深的皺着眉頭又想到了她常常口中抱怨着的話了！「重慶這鬼地方，簡直不是人住的。」

雖說把出行的事情經過了一番周密考慮，心理方面彷彿仍在盤旋着不愉快的感情，屈小姐到最後還是不思索的坐上了一輛車子。當她放眼向着街面掃視一下，確然發現到還有着不少行路男人以貪婪的眼光注視着她時，她有點心有所慰的便寬心的發出來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微細的笑聲——她自滿於她的標緻總算獲得了正常的報償，而這種報償恰恰正是如她一般的女性所欲取得的空洞的虛榮。

任何一個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大概都不缺乏一種找尋消遣的心情，以便排遣那連自己也感到了無聊的時間，而以之作爲個人暫時之間的安慰，類似這樣的消遣方法，無從用言語和文字加以詳盡的解說，實在是多得無從說起。就以目前來論，我們的屈小姐當她坐上車子感到了稍稍有點無聊的時候，便也就樂得買上一份報紙看看，來消磨時間了。她買了一份新民報，這小型的報紙倒是有得是頗爲豐饒的材料，不僅只在大小標題上可以發現到它的獨出心

裁的特點，單以副刊來論，其中的文字尤能吻合着如屈小姐這般人物的胃口，作爲新民報的熱烈擁護的讀者，今天她自然要購買這份報紙的。

但實際上坐在車中看報，那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爲重慶的街面本來就不十分坦平，加以當時陪都的人力車，全是用汽車胎剪下來的象皮作爲車子的輪胎，其中缺少着適當的彈力，所以顯得非常的顛簸和震跳，坐在車上觀看手中的報紙，除了大字標題之外，其他用新五號字排印的新聞消息和副刊的文字，祇能看出來糝模糊糊的一片，更加以當地那種手工製造的土紙，常常不能勻稱的把油墨印在紙面上，就顯得益發的糝糊了。

屈小姐無可奈何的便把報紙折疊起來，放進了她的精巧而高貴的手提皮包的裏面，安然的坐在車中瀏覽街景了，重慶的市街窄小的有些僅能並行兩輛汽車，街道又過份曲折，人口又是那樣的多，使每個行路的人不因上坡下坡而苦惱，倒是由於每走一步須要顧及躲閃對方的來人，以及如何擠過前方的人羣

而加快幾步，才感到是一件耗費時間最傷腦筋的事情。

從行人的擁擠自然也可以想到了汽車通行的困難，若是用實例來加以說明
的話，那便是往往就會有些汽車如同顧客一般的闖進了店舖的屋內，而把那用
竹桿木板建築的房屋，給撞毀了。雖然如此，街面之上整天還是擁擠着大羣
的人，和扯成一串串的車輛。重慶是繁榮了，叫一個五年以前久住當地的人重
行回來的時候，會全然陌生的認為他是走進了一個新的都市。五年以前這本是一
個十萬人以上的小小的都市，但五年後的今天，由任何人提到了重慶的時
候，便可以叫人連想到華盛頓，莫斯科和倫敦的使他一躍而為世界聞名的都城
了。

這時有一點薄霧，以輕描的姿態在市空盤踞着，似乎給人們一個預告，在
說明了霧季快要開始了。作為新中國抗戰的神經中樞——這華西的霧都每年的
秋末冬初就是霧季的開始，由於多年以來都在保有這一定律，無人把他當成奇

跡來看待着了。而且依靠着霧季的開始，在幾年抗戰中，他本身當真替國家盡到了消極防空的任務，而減少了敵機空襲的次數，這，則已經成爲衆所周知的鐵一般無從否認的事實。但今年的霧季即今已經開始，估計他所能給與我們戰時首都對於消極防空所收的實效，可說是小到了零點，那是因爲第一，敵人的飛機生產量非常貧弱，而他需要供給的戰場，如索羅門羣島，如加羅林羣島，馬紹爾羣島，菲律賓羣島以及印緬戰區，必須保有優勢空軍，才可以握住制空權，尤其需要把第一線飛機增厚力量，才可以打擊英美澳的空軍優勢，基於這種緣故，我們的敵人權衡輕重之後，必然的趨勢則在使他把中國戰場的空軍力量轉移到如上所說的戰場上去了。用一點實例作證，自從湘桂戰事暴發之後，敵人雖然也曾經出動了攻擊的空軍，那只是一種配合作戰集中攻擊的戰略空軍，使用之後依然要返還基地的。這就是敵機爲什麼經久不來空襲重慶的原因，第二則又彷彿應該被作爲一個主因了，那便是我們華西空軍基地，建立起

雄厚的空軍實力，加以駐華美國空軍協同作戰，使劣勢的敵人空軍不敢輕臨巴蜀，不作無謂的犧牲。今年的重慶市民由於如上所述的原因，從入夏以來就過了些不爲空襲所驚擾的日子。正因爲這種緣故，當地的人們今年對於霧季的認識和情感也與往年不同了。比如往年的時候，大家可能全在歌頌濃霧，今年則不免對之感到了厭煩。最充滿這種感覺的人，屈小姐就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儘管她僅只看到了一點薄霧，她仍不免感到有些遺憾。

屈小姐對於重慶的霧和雨最無好感，一如她對於整個的四川生活不能習慣缺乏好感一樣，她常常因爲想到了家鄉明媚的風光而在一個人默默的發呆，她覺得只有她的家鄉，才是全中國最優美的地方，雖說如此，她却依然很矛盾的在這裏不愉快的生活下去，彷彿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裏都是她不敢也不願想的事情，充其量也不過是說，因爲抗戰別人都來到了戰時陪都，所以她也來到這裏，你這樣，我這樣，她也這樣，人就在這裏越聚越多的把這小小的都

市，變成爲一個名城。

車子這時已經拉上一個小坡，速度很自然的減慢了，車夫彎下上半身，以四十五度的角度拉着，天似乎要落雨，而且屈小姐當真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居然使她感到了真有雨點打落在她的臉上。「回去麼？」她問着自己。「不，」她緊接着給自己以回答，「不要緊，看樣子是落不下大雨的。」她本想呼喊車夫拉回住處的，這一來便收回了原有的想頭。

在中國的社會裏不是有一句流行的俗語嗎，這句話是說「靠天保佑，」現在我們的屈小姐總算是靠天保佑沒有淋到雨，也許是上天對她這位小姐太偏愛了吧，因之把這該落的雨點收束起來，而使得我們的交際花在換乘了一乘轎子之後，順利的達到了××部的門外，就不經過傳達的通報的直接走到了院子裏去，她原是打算到一位她認識的區長的辦公室的，然後請他代找她的堂兄，便可以減少許多的麻煩。但當她在過道處瞧見專員室的牌子時，她便收束了原

有的念頭，一直的走進了屋子裏去。

她的出現，引起了全部辦公人員的注意，多少人都抬起深埋桌上的腦袋，盡心竭力用探勝的眼光在追逐着她的脚步，然後就從下往上的看到了她的漂亮的身軀和秀美的面孔。她馬上就被她的堂兄認識出來了，而她也作出極優美的手勢在和他打着招呼，三脚兩步的如同一個年輕姑娘似的奔上前去。她和她的堂兄緊握着手，一面在問長問短的說起她的家鄉話來。她的堂兄如他在名片上所印着的，是有着一個屈文啓的名字的。這位××部的專員在和他的堂妹交換了幾句寒暄話後，便把她讓到了公共的會客室去。

「我想你該結婚了吧？」當他們在會客室中坐定了後屈小姐笑着問。這位堂兄慢慢的點點頭，一面就反問道：

「你是否也結婚了？早晨太匆忙的把這事忘記問問了。」

「你猜呢？」她頑皮的反問着，不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猜想你該給我找到一位好的妹夫。對嗎？」

「也許——」

「也許說對了，」堂兄截住話頭說，「是麼？」

「也許——」她故意拉長了聲音的半晌之後才說道，「你猜得全錯了。」

「真的麼？」

「一點不錯。」

「該到結婚的時候了。」堂兄說，一面喊着茶房倒茶。

「無所謂。」屈小姐說，掏出來她的金駱駝，讓着她的堂兄。

「我不抽，」堂兄回答道，「你怎麼學會抽煙了？變動太大了。」

「一個人的變動算得什麼，你看看國家的變動又有多大。再過幾天說不定

這裏都會踏上敵人的足跡的。」

茶由工友的手中送到了訪客的面前，煙也在點燃了，於是他們就從目前的

戰局開端繼續了足足有四十分鐘的長談。他們談話的範圍非常的廣泛，但也正因為這種原故就顯着缺少着系統，他們明明的在談着家鄉的趣事的，親戚故舊的探訪，資財田產的轉移，忽然就可以轉到重慶的居食上面，從重慶的居食上面，他們會談到武漢的撤退，還可以談到引人發笑的關係各個人戀愛的事情上。總之他們可以說無往而不談，正如同湧出的泉水一樣，滔滔不絕的傾吐出來，直到部裏下班的鈴聲響過之後，他們才一同的離開了那間會客室，由這位堂兄所領導，屈小姐和他一同到小飯館中去吃午餐。

「嫂子漂亮麼？」走在路上的時候，她問。

「還不如你呢。」堂兄在笑着說。

「你說我麼？我還漂亮？」她追問。

「比以前有過之無不及。」

「別開玩笑吧。幾個孩子了？」

「三個了，一天到晚亂糟糟的得不到安靜。」

「我就是顧及到這一點才不結婚的，年青的人還是清靜幾天的好，這也可以說正是我至今還未結婚的原因。」

「但人總是不能不結婚的，」堂兄說，讓着他的堂妹走進了一間叫做樂露春的江蘇飯館，因為裏邊的食客還不怎麼多，所以他們談起話來，還相當的方便。

若是你們承認南方人比較北方人喜歡吃着甜食的話，那你不難猜到她們要吃些什麼菜的了，屈小姐要了一個糖醋裏脊，那位堂兄屈文啓叫的是肉絲炒雪裏蕪，十分鐘後便都端上來了。

屈文啓是一位健談的公務員，隨時隨地彷彿他都不肯放棄談話的機會，他由於對於自己的堂妹幾年以來的生活，完全不甚明瞭，所以就慢慢的把話頭引到這上面來。這位公務人員有着世故而銳利的眼光，當他從經驗上判斷了堂妹

的生活將是一種特殊的人物的生活時，他愈增厚了他對她的探問。

「我的生活麼？」屈小姐很自然的說「沒有什麼，很隨便的。」

「請恕我的好問，你所說的很隨便的生活，究竟隨便到什麼地步呢？」

屈小姐在細細的嚼完了她口中的一塊裏脊時，下細的端詳起她的堂兄的面孔，那種凝注不移的眼光，如同要在堂兄的臉上觀察出某種特點似的。就這麼凝注過了兩分鐘，她不知怎麼的竟然不能自制的笑了出來，一面在怪責的說。

「哥哥你怎麼問到這些話呢？我是你的妹妹呀。」

「就因為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我對你才特別關心。怎麼你還有礙口之處麼？」

「不，」屈小姐大大方方的說，伸出筷子去夾着盤裏的菜，「我不是那種意思，不過我認爲哥哥無須在這上面分神，但是如果你真希望的話，我一定可

以滿足你的期求的。我可以跟你坦白的說，雖然我至今還未結婚，但我並未因此就斷絕了和異性之間的往來。而且我還可以負責的報告給你，那些異性朋友成爲我個人生活方面有力的支柱。」

「這一點我不贊成，」屈文啓攔住話頭說，「我的意思生活應該正常一點才是正理，尤其是你的這種生活態度，我認爲稍稍有點欠嚴肅，你生我的氣麼？」

「謝謝你，我一點也不生氣，個人有個人的生活方式，那倒無可厚非，也許你不贊成我的生活，但我自己倒頗滿意於自己運用之妙。」屈小姐鄭重的說，臉上則在報以勉强的笑。

「那麼我可不可以再問問你的運用之妙呢？」

「一句話兩句話無法解答這個問題。」屈小姐說，伸出湯匙在喝着榨菜湯。「但我可以這樣對你解釋，乾乾脆脆的說，既然有些野心男人，無聊男

人，有着化不完的錢，爲着迷戀於我的才貌而樂於供給我的需索，我又何樂而不爲——哼——我才真真的看透了男人的偽善了，當他們服裝整齊出席集會時，他們可以發出最動聽最感動人的辭句，他們的詞句可以誘引出多少聽衆的熱淚的傾流；但當他們爲着討取我的一笑，任何卑劣的動作都可以扮演出來的成了馴服到極點的綿羊。結婚麼？成爲一個人的專用品，每天閒在家庭裏，那才不是我所能容忍的生活，就這樣的你也來攀我，他也來看我，才越顯得我的高貴以及生活方面的自由自在的了。我的哥哥，無論你持有怎樣的看法，我總算由於你對我的關心，不辜負你的好意的把真情實話說給你聽了，這一點赤裸的自白，應該夠教你滿意的吧？」

堂兄稍稍的沉了一會，在連吃了兩口飯之後，終於在不以爲然的搖了搖頭。

「這種辦法不算好，」他說，「因爲這不算是正常的生活方式。」

「但我認爲這是我歷年以來運用最成功的交際哲學，對我有着很大的幫助。」

「不，」堂兄仍在搖着頭，「整個全是問題。」

「問題？」她急急的追問。

「畸形的現象。」

「好了，好了，不談這些吧，讓我們好好的吃完了一頓午飯。」她說，移轉開話頭，「好在以後見面的機會很多，隨時都可以談起來的，有機會我還想看看嫂子呢。」

「不，」堂兄不同意的說：「我覺得你的話還未曾談完，因爲我們還未從其中得到正確的結論。男人固然有些人無恥到極點，卑鄙到極點，但你自己總不能成爲一個不事生產的寄生蟲。一個最不應該忽略的原則，倒不是所謂男人女人問題，而是凡人都應該作上一些事情，就是工作，爲自己，爲國家，爲社

會，以及擴大了說爲全人類。至於說到你化了某人多少錢，從某人手中拿到了錢作爲你的生活開支，這都是些枝節問題。尤其是那些來之不正的錢物，你能加以無情的取用，原不能視作罪惡。怎麼，你吃好了麼？」

堂兄看見了堂妹放下了筷子，就不自主的止住了他的談話，同時他眼看着堂妹自尊的矜持彷彿遭受了毀傷而在不快的沉思時，他也就留些分寸的停止了談論。

但屈小姐却似乎並未厭煩於堂兄的噁舌，她很諒解於堂兄對她的關心，而這種關心無論兩者之間意見有着多大的出入，感情本身之出於純真以及出於愛護則是無從誹議的。他們彼此之間所存在的感情可以說是繫於家族的血統，也惟有這種血統的關連，愈因之可以證實了其中的珍貴和可愛。以同樣的立場和同樣的關心，屈小姐出於自願的現在就樂於反問堂兄這幾年的生活情況了。對於嫂子的爲人，她探問得非常的詳細，大概普通的一般作小姑的全不缺少對於

嫂嫂的特別關心，如同這點必有的關心，本來就應該是她們應盡的本份，屈小姐詳詢嫂子的出身和治家，然後就談到了孩子的身上，她笑着說：「真正想不到，十幾年前自己才不過是小孩子，現在竟然作小孩子的大人了，十幾年的日子，倒像是作了一場大夢。我想小侄子和侄女一定都很聰明漂亮的吧？」說到這裏，屈小姐點燃了一枝金駱駝，慢慢的吐了一口烟，再追問到其他身邊瑣事和抗戰七年生活方面的經歷。她的話語一時半晌還不能告着結束的，她似乎完全沉醉於有趣的探問之內了，但當她的堂兄發現到只差五分鐘就將到一點鐘，也就是他該當上班的時候，他便以極快的速度付過飯錢和堂妹一路走出了飯館的大門。

「我要走了，」屈小姐說，「謝謝你，改天去看嫂嫂和侄子侄女們。」

「不再到部裏坐坐麼？」堂兄徵詢着說，「你的話像是還未說完呢。」

「沒有關係，」屈小姐說，「無關宏旨的談話，無所謂談完，無所謂不談

完，隨時都可以收場，也隨時都可以開始。」

「好的，」堂兄說，伸出她的右手，「那麼再見。可是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來替你盡力的麼？可能範圍之內，我一定願意效勞的。」

「謝謝哥哥，」屈小姐也伸出手來，他們的兩隻手緊緊的握着。「若是我有什麼困難的時候，我一定要來找你的，放心罷，少不了麻煩你的。希望你一件事，有工夫的話，請你常來玩，尤其希望你把嫂子也帶來玩。」她面朝着擁擠着大羣行人的街心喊道：

「車子——車子——」

當車子停到她的面前的時候，她依然如同早上出門坐車的時候一樣，以極優美的姿態坐了上去，一面在擺闊綽的把抽得還剩很長的金駱駝扔到街心上去，一面在和她的堂兄不停揮手的道着別。

四

開場的音樂被那些熟練的樂師們以興奮的心情在×××舞場中伴奏出來了，這正是日暮黃昏的時候，舞廳中由於強度電光的輝照，顯得特別的富麗堂皇，使你彷彿感到進入了神祕的宮庭。

雖說如此，當你細心的在整個舞廳上上下下觀察着時，你便可以發現到這座堂皇的建築，原是就着舊有的一座古廟改裝出來時，儘管那黃色的粉牆如何的漂亮，仍然掩飾不住的使人看出來固有的檐頭，顯得稍稍有些不倫不類，但是那些一心爲着跳舞，爲着尋求刺激爲着尋求快樂而來的舞客們，他們的歡快都建立在舞女的臉上、腿上、脚上、和笑容上，他們的眼中自然不會光顧到這

上面來的了。多虧那位建築師的苦心，他總算把一座舊屋改成了巍然的廳堂，說起來倒是頗不容易的。

沿着舞池的四週，除了有一面作爲樂師們奏樂的場所之外，其他三面則在安放著些方桌和圓桌，這是專爲供給舞客休息喝茶用的，從那些漂白的桌布上，使人們爲之而引起來輕鬆之感。這時已經絡繹的走來了不少的男女客人，他們均在各自找尋着自己喜愛的座位，要上一杯紅茶或是牛奶，還有些人在喝着啤酒和白蘭地。靠近舞池的四五張方桌，這時在桌上倒放着幾把椅子，表明這些座位已經被別人訂下了。舞女們穿着單薄而漂亮的衣服，並排的坐在她們的座位上。他們所穿的衣服，全在保有著一個新奇的與衆不同的特點，無論是中式旗袍以及西式洋服，長短肥瘦恰當而合度，那些衣服自然是屬於上品的質料的，尤其顏色方面更能作到了爭奇鬥豔的地步，如同在面孔的裝點上她們也均能加工修描一樣。從她們身上所發散出來的巴黎香水以及最好底香粉的味

道，恰如那溫煦的春日的晚風，在一陣陣的透進了客人無法安定的心，使之不免稍稍易於被感動的樂於接受這種有彈性的誘惑，如果說舞廳之中最爲人們所注重的人物就是那些舞女的話，那麼她們確乎也知道怎樣作出一種美麗的姿態或者談吐以便從客人方面取得特殊的注意。另從幾位陪同進來的客人殷勤招呼的舞女的身上，可以猜出這些舞女和客人之間已經建立着深厚的交往了，她們彷彿也正以此引爲最大的榮幸，又似乎正可以藉此增厚自己的身位以及在交際方面的廣闊的眩耀。若說到跳舞這門功課，在當時的重慶僅只能說是一種新興的玩意兒，而這種新興的玩意兒，若不虧爲着迎合盟邦的交際習尚，恐怕還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爲在我們舉國上下均在聚精會神的爲那同一的抗戰事業工作着時，每個人自然在生活態度上要求極度的嚴肅，服務人員也應該特別認真，就是這樣惟恐其不能達成美滿的任務，若說是再用餘暇時間去打算到消遣娛樂，未免過於是奢想。我們的敵人，不是每天在大聲疾呼全民總動員的麼，人

家作爲戰爭的發動者，還在上一體的從事戰爭，我們這被侵略的國家，爲着國土的完整，民族的解放，自然更應該萬衆一心同力以赴的了。但話是不能同一而論的，正如同事情的作法，也儘可以不能完全一致一樣。我們固然在抗戰的陣營中看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場面，使我們感到了這偉大的洪爐鍛鍊出不少結實的成品，然而你也儘可以從許多事實中爲那些不如意的現象而搖頭。囤積居奇的國難商人無時無刻不在希圖更大的發上一筆財，野心的政客各處找尋機會作爲進身的階梯，還有多少人則在混混沌沌的討求着不明不白的的生活，以及昧良心的作出若干違反法紀的醜事，叫任何人都爲這些隱伏在抗戰陣營中的贅瘤而耽心。從這一點上面說，讀者們就可以猜得出來抗戰的重慶之所以遲遲至今才有着舞場的設立的原因了。

我們的那些遠涉重洋出生入死來到中國戰場參加共同對日作戰的美國友軍們當他們在緊張工作之後，而需要在餘暇之時找尋消遣時，爲着適應他們社

交的習尚和趣味，於是我們的舞場便在市上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街頭了。在起初的時候，自然是爲着友軍的需要才開創的舞場，原來只准那些外國朋友去消磨餘暇時間的，但過後不知怎麼的我們的中國人士——一般高等華人，公子哥兒，太太小姐，達官顯貴便也樂於到這邊來觀光，漸漸的他們終於養成了留戀舞場的習慣而變成爲有力的支柱和長客了，即令沒有友軍光顧舞場，那些老板們儘可以從衆多的中國舞客中得到他的盈利。

基於這種原故，聰明的讀者們便可以推想到這新奇的功課如何的受人歡迎了，尤其是世人俱有好奇的習慣，跳舞既然是當時的玩意兒，他就格外的受到了人們熱烈的歡迎了。那種歡迎的表現，叫人感到了當真有些過於瘋狂。

重慶的舞場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每個進入舞場的客人都要買上一張門票，從老闆的生意經上說，這自然是一種最好的打算，因爲無論你參加跳舞也能，或是觀賞跳舞也能，或是連一杯茶也不消費也能，最低限度一張門票的收

入算是落入業主的進項之內了。就是這樣買賣門票作爲對於入場客人的限制（恐怕這也真是一種實情）仍然可以使你看出來舞場之中人滿的現象。

現在跳舞的節目正式開始，時間正正到了七點。

參加第一個節目跳舞的舞客，向例是不算如何的踴躍，但在舞池之中則不會顯得寂寞，因爲這一幕開場，多半是由那些舞女們自己跳着以撐支場面的。那些舞女們正可以藉此顯示自己的舞技，以便討取舞客的注意，一方面凡是喜歡跳舞的舞女們，當她一聽到音樂起奏的時候，便會不由自主的有點腳癢了，正如同一個嗜好唱戲的人，常常會爲胡琴名手的演奏而止不住嗓子發癢的樂於要唱上幾句，這兩者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

這時從一些坐客的中間，走進來幾位男女來客，他們在舞池邊上預訂的座位坐下了。他們之中的兩位女客便是屈小姐和王小姐，兩位男客胡委員和羅經理。他們的同路而來，在兩位小姐和羅經理說，原是一種預定計劃的實現，胡

委員則是以一種偶然的機會被他們拖拉進來的。這位老革命家胡委員對於革命事業雖然是老手，但他對於跳舞則是一位毫無經驗的門外漢，說得再實在一點，自從抗戰陪都開設了舞場之後，他這還是首次光臨。他們是打從屈小姐的住處一同來的，臨行之前，他一再的謝絕他們的好意的邀請，連聲的聲辯着說。

「不行，我不能去，一個不會跳舞的人去到跳舞場，那是最無意思的事情。」

「沒有關係。」王小姐說。

「什麼都是外行的，了無趣味。」胡委員說。

「擺測字攤。」屈小姐說着，牽着胡委員的袖子，「走，快。」

「什麼叫擺測字攤？」胡委員一邊站起身來，一邊反問道。

「你在那裏，光管吃茶看熱鬧，不參加跳舞，不等於是測字先生麼。」羅

經理說，作着解釋。

「好，好，」我來測字罷，這叫作盛情難却，讓我來捨命陪君子。」胡委員說，無可奈何的跟着一道來了。

他們坐定之後，兩位小姐要了兩杯咖啡，羅經理和胡委員喝的是紅茶，另外他們又來了點汽水和白蘭地，烟麼，自然還是金駱駝，有着拍賣行經理在場，金駱駝是不會缺少的，而且今晚他口口聲聲宣稱一切由他作東，別人自然在一切需要上都不必自己開銷了。

如同前面曾經介紹過的，羅子亮經理雖說由商店夥計一變而為委託商行的經理，且又依靠特殊辦法賺了一點錢，使他今日成爲能夠攀扶到如屈小姐之類的交際花作爲朋友經常的往來，但在摩登的社交場面上他還在欠缺着經驗和老練。倘若我們承認一個鄉下青年不易在短期之內變成爲都市的闊少，那你們便應該在這種學習上欽佩羅經理的如何的煞費苦心，如何的熱心向上的值人贊許

了。就以今天晚上來說罷，羅經理自然是興致勃勃，希望能盡量的跳上一刻的，然而他今日的能夠在舞場上試試身手，那完全是由屈小姐一手包辦教育出來的。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舉動，當屈小姐每天在固定的鐘點之內去到羅經理的會客室中，在留聲機的伴奏下從啓蒙一直到教會狐步舞華而茲舞以及唐哥舞後，每天他都特別爲這位小姐預備一頓上好的飯食，且不止一次的把那連號的嶄新鈔票一疊一疊的送給屈小姐的手裏，每次又總是運用那相同的詞句說，「太少了，但是總可以買一點零用東西的。」其實，那些屬於零用東西是早就由他羅經理就行中所有的新奇器皿中給送過去作爲她的房中的裝點品了。

若論起王小姐的舞技，直可以說那還差得很遠，她只能跳着簡單的狐步舞，實際她對於這門交際酬應還未能感到多大的興趣。至於她今晚的來到舞廳，與其說是爲着跳舞，倒勿甯說是爲着要調和白日久坐辦公室的沉悶的空

氣，希望在一個新場合中找尋一點刺激的好。她現在正和胡委員在談着最近的時事，她是用着最低的聲音說出來的，彷彿怕旁人聽了去。

「這幾天的局面，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戰事倘若不能好轉，看起來重慶又該準備逃難了。」王小姐說，從玻璃杯旁伸過去她的尖尖的下巴，湊到胡委員的面前。

「現在的謠言很盛，有人說政府要遷移西康，還有人說要遷蘭州，辦公的時候，大家都在竊竊私語，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

「人心的動搖倒是事實，」胡委員承認着說，向着四座掃視一眼，「有些南岸的人貼出來賤價出售房屋的廣告，其實這也未免太神經過敏了，打仗不是賽跑，沒有那麼容易的。」

王小姐喝完了她的咖啡，用緋紅色的蘇紗手絹在塗紅的嘴唇上慢慢的擦拭着。

「也不見得太困難，」她不同意的說，「像這次戰爭的開始，衡陽保衛戰算是有聲色的一幕了，我們正以史大林格勒準備久守予敵人以最大的打擊，不料四十多天的前功，終不免最後一敗。我們究竟不能明瞭，爲什麼就不能再守上兩個三四十天？爲什麼我們的援軍就不能及時趕到？衡陽以下桂林，柳州，可說是每况愈下，柳州以西聽說到了宜山，還有人說到了獨山的，即使是敵人行軍，也不會有如此快的速度實在叫人不解。」王小姐伸手輕輕的指着舞場說，「你說罷，前面的戰事朝不保夕，後方還這麼花天酒地，未免太不調和。」

「這話誠然不錯。」

「譬如最近流行的俏皮話，『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要啥沒啥，後方要啥有啥，』類似這種情形，不是早被我們看得明明白白的麼，這叫作什麼現象？」

「最好還是多看點光明罷，免得煩惱。」胡委員說，把抽完的烟頭扔到痰盂裏去。

屈小姐和羅經理早不知在什麼時候進入到舞池之內跳了起來了，都是慢步的狐步舞，當音樂收場的時候，他們本可以回來坐上一刻的，但因為要等待下一節的快步狐步舞，就站在那裏未層離開一步，而且連彼此的手還在緊緊的拉着不放。

「但事實總是事實，」王小姐接上來說，她認為她和胡委員的談話還未談完，「光明固然爲人歡迎，黑暗也無法加以泯滅。老實說只有光明和黑暗的矛盾的發展，才可以發展出進步。」

「我明白，王小姐，你所講的是最實際的哲學問題。依照着哲學的方法論來說，矛盾的本身正是社會發展的原素。可是我們無須在這上面多費工夫，喝杯汽水不是也很好麼。」胡委員說，笑着給王小姐在杯中倒上了汽水。

「我是說，萬一真有逃難的一天，你準備怎樣辦呢？」王小姐以問作答的說。

「怎麼辦？」胡委重念着說，「沒有關係，直到了陪都不保的一日，我準備協同×將軍作遊擊戰，上次的宴會上好像也談到了一兩句的。」

「好得很，」王小姐贊許着說，「不過我也不太悲觀，你單只看最近後方的民衆如何踴躍輸將，如何樂於慰勞過境官兵，如何樂於解囊相助，就可以猜出民氣不死，軍民一致，不愁打不敗敵人的。」

舞池中早開始了快步的狐步舞，舞客多得頗顯擁擠，但那些扮演的角色似乎絲毫未曾介意，摩肩擦踵的他們正把它看成爲一件樂事。忽然廳中的燈光轉暗了，但不一會又亮了回來，這種光線的明暗的映射，給舞客們以緊張輕鬆不同的心情。

「胡委員下去試試吧？」王小姐忽然改變了話頭的問。

「我可沒有這種勇氣。」胡委員搖搖頭笑着說。

「下去兩回就壯膽了。」王小姐勸解着說。

「不，謝謝你的好意。」

「那麼你擺定測字攤了。」

「我看今晚的測字先生，可說是大有人在呢。」胡委員在旁邊看了一看說。

「劉老老進大觀園，完全是觀看景緻。」

「但願爲此，還算有辦法，否則到了不能自拔的時候，那就要在金錢和精神方面多多的消耗了。」胡委員壓低了聲音說，彷彿怕別人聽去似的。

「是的。」王小姐承認着說，把視線轉移到舞池中去。「胡委員！」她忽然大聲的叫道，一面伸出手去在胡委員的肩頭使力的拍着，「你看，屈小姐的舞姿多麼美妙啊，可惜這位經理先生，真是太不大相配了。」

胡委員聽從的轉過臉去，在那亂擠的舞客羣中，費了好半天的工夫，才算找到了對象，因為屈小姐他們已經轉到了別的角落中了。他忽然發現到在酣舞的人羣中，有一位似乎他認識的熟人，但又不能馬上想到了他的名姓，他用力的皺着眉頭追思着過去的記憶，希望能在那裏面搜尋出一點線索，但結果是一點辦法沒有的連那個熟人也不知又舞到什麼地方去了。

音樂在高度的旋律中停止下來，緊張到極點的高潮猛然間降落到零度，一切所有的動的活力，跳着的，看着的，動着的，笑着的，歌唱的都得到了正式的休息。以一種輕鬆愉快的歡笑作為對於方才狂舞的有趣的回味，舞女們返回到她們的席次，其中有些顯得疲累一點的角色，便拿出小小的鏡子來照看着自己的容顏，看看是否會因之而影響到她們的裝飾。

屈小姐和羅經理手牽手的回到了他們的座位上，王小姐和胡委員同聲的給他們一番頌贊的詞句。胡委員更在放膽的說：

「屈小姐，我真覺得你就是嫦娥仙子了。」

「不敢當。」屈小姐說，倒滿了一杯白蘭地，放到胡委員的面前，「喝一杯。」

「這可不行，」胡委員推託着說，「我誇獎了別人，因之受罰，未免太不公道了。」

「就是因爲你誇獎了我，我心裏很高興，所以請你喝一杯。」屈小姐說，仍然堅持她的要求。

胡委員是深知屈小姐的脾氣的，那就是當她高興到極點希望你作一件事，你若是能滿足了她的企求，如她所願作完了那件事情的時候，她便有得是忘不掉的對你的感激和說笑，倘若你拒絕了她的要求置之不理的時候，那她便可以聲色俱厲的和你提出絕交的言詞。而她確有一種把握，使她對於任何人的請求，從無遭受拒絕的一日，如同一般人所說的她什麼事情都是一帆風順。

說這話，就是在說明胡委員對於屈小姐所讓的一杯白蘭地不能不喝了，但他是沒有絲毫喝酒的意思，因之屈小姐真可以說是強人所難，雖然如此，他仍然慢慢的端起酒杯來，對着杯子斟酌了一會，先把那杯中的多半的酒倒給羅經理面前的空杯之中，請他代喝，然後便把那僅剩下了一點，自動的喝光了。

「不行，不行！」羅經理連聲的喊。

屈小姐止不住在笑了起來。

「你喝了罷，」她向羅經理說，「我的面子。」

經過了這麼一個小小的前奏曲，她才安心的坐下來開始了談話，這時音樂又在開始演奏了。

五

作家劉芹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缺乏着規律性的，不，這說法似乎還不算怎麼恰當，與其這樣的解說，到勿甯爽快快樂的說作家劉芹的日常生活根本沒有規律性則比較更為合宜。類似這種沒有規律性的實例真可以說是不勝枚舉的。讀者們也許曾經讀過舊俄作家岡查洛夫的大作「奧勃摩洛夫」的吧，這位破落的小地主他可以從早到晚的躺在床上和你交談，儘管他隨時準備起床，隨時準備着辦事，也隨時都發覺到時光不早，但結果仍然是不明不白的挨延下去的，把一個可貴的白日就輕輕的給打發過去了。我們的作家劉芹，正具有着奧勃摩洛夫這種相似的習慣，縱有不同之處，充其量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劉芹的

不能夠整日躺在床上，也許要歸咎於他身體缺少一個奧勃摩洛夫的那位老僕的吧，換句話說由於他的事情必須要經過他自己親身處理的原故，所以他總算不能在床上躺上那麼一個整天，而把那可貴的時日隨隨便便的打發掉，但事實則在說明他這一種和奧勃摩洛夫相同的習性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離罷了。若是遇到一個賭錢的機會的話，譬如打撲克，作家劉芹非到在座的人紛紛離席的時候，他從來自己不先離開那個寶座，若說是四個人湊到一起開始打個麻將，那麼坐下之後他頂少也得來上那麼二十四圈彷彿才能過癮。至於這位先生在外表上給人的印象則又總象不肯與人多所交談的樣子，且又具有一種萎靡不振的表情，因之就可能使一個生人爲着他親近而生着戒心，但當他坐近了牌桌開始爭取運氣的時候，他不僅可以精神矯健的始終不懈，並且可以不停嘴的說出許許多多逗人發笑的言語，作爲一種陪襯的消遣而使得每個在場的人共同感到他的可親和可敬。在賭博這件事情上，作家劉芹和別人不同的很少計較到輸

贏，彷彿他只要有機會成爲牌戲中的一員，那便是他最大的安慰。所以在賭博這件遊戲中他確乎成爲一個難得而又非常正派的角色。至於談到了他的本題之內，說到了怎樣寫上一篇文章的話，如同一個遇到了難產的孕婦，他則在千小心萬仔細的認真到不肯輕易於落筆，自然，這本是一個創作者應當具備的良好習慣，由於這種創作上的認真不苟，纔可以產生出良好的作品，和那些速成之作的爛芋充數是不可相提並論的。我們應該特別表示出我們對於他這認真創作的態度的尊重。但問題在於他不能在工作時間上得到合理的支配，未免有點美中不足，譬如說，他可以對着一盞孤燈構思到半夜，人就那麼合衣的把那後半夜給排遣過去了；也許還有時睡得正甜的深夜，他可以猛然的坐起身來，開始他的寫作工作，煙士被里純來到了他的頭腦的時候，他就任什麼都不顧及的了。本來就有人說，從事文學生涯的人，多少應該有着幾分神經系的敏感症的，如若我們承認這句話的存在，那麼劉芹先生自然就該是其中的一位。

如上這段冗長的介紹到了收場的時候了，對於像作家劉芹先生來說，與其單單的加給他一些敘述性的介紹，莫若讓讀者們在實際生活中去認識，去憑價更爲好些，其餘再多的言語，也許成爲不必要的累贅。雖然如此，僅就上面所知的幾點，多少總算得到了些概念的認識，若是我們以之作爲一種參考的話，諒來還是不無小補的。

現在就讓作者把作家劉芹先生再搬到讀者諸君的面前來吧，他——你們所認識的劉芹先生此刻正在一家茶館之中，一個人默默的在喝着茶，一面在翻看着幾種日報。這是一家面臨中山公園的較爲清靜的茶館，全室之中坐有三十多位茶客。若是我們承認四川人有着喝茶的奇癖的話，那麼你也就無從否認四川人擺龍門陣本領的高強。而且事實上只有喝茶的時候才是擺龍門陣最合適的時候，因而連帶的我們可以說茶館之內正是擺龍門陣的良所。正因爲這種緣故，這家茶館儘管相當的清靜，却無從杜絕了茶客之間的彷彿必有的交談，而仍然

還不免使人感到了煩囂。

茶室之間的交談，似乎有着一個共通之點。那便是大家都是關心的談論着的時事，如同軍事方面形勢的轉緊，中樞人事的行將更動，以及市面人心的紊亂動搖等等，成爲了其中的主題。從這一件事情上看，便可以看出來如今的人民對於國事的關心程度如何的被重視的了。

擺在作家劉芹面前茶桌上的報紙，一共有着四份，他們是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和新華日報，另外還有幾本十六開本的文學雜誌。他來在茶館之中已經有着一點多鐘的時間了，前一天晚上他曾經有過整夜的豪賭，以至於他此時雖在面對着報紙，頭腦之中仍不免在轉旋着那些張牌，一如他還在賭場的一樣。他顯得過分的疲倦，請想想罷，一個缺少適度的休息和睡眠的人，必然的行將要影響到他個人的健康的，而這種對於健康的影響，則實在是應有的一種合理的現象，否則就將要把因果關係給顛倒了。

報紙上所能告訴人們的消息，大致是相同的，除了社論和副刊成爲當時報紙角逐的對象，此外在新聞方面，可說是製作不出任何的花頭，因爲所有那些國內和國外的消息，全都是國有的中央通訊社發出的稿件，自然是千篇一律，作報的人爲着抓取讀者推廣銷路，就自自然然的向着如上所說的兩種部門去競爭了。

我們與其說劉芹先生在看報，勿甯說他在用報紙作爲對象在思索着的比較好些。再換句話說，則可以說他是在報紙上面找尋一個合適的地位，準備將來在給他的雜誌登上一個廣告。他是打算以嶄新的姿態和別開生面的風格，把「展望」這個雜誌貢獻給出版界中。作爲一個雜誌的編輯人，他須要從許多細微的地方去分心的，計劃廣告自然是其中之一，此外關於雜誌的字數和程式，內容和編排，裝幀和印刷等等，都值得編者多多在這上面化費精神。劉芹先生對於這些地方他早經有過細密的思考，而他對於這方面的失望也非常大，

因爲當時作爲書報印刷一般使用的四川土紙，首先在印刷方面就不能作到盡美的地步，至於那種土紙的易於毀壞，以及絕對不能耐久，鋅版製造的諸多困難，也曾經使他爲之而搖頭。一個再好的雜誌編輯者，當他面對着重慶印刷條件的困難情形，也只有把所有的失望藏之心中罷了。雖說如此，我們却不會對誰有過抱怨，因爲我們正和敵人在長期抗戰，當我們對外的海路交通全被封鎖外貨斷絕進口的時候，平素仰仗外國紙張印刷書報的我們的出版界，便終於不能不爲之低頭改用土紙自己將就自己了。

劉芹先生他還企圖在今天的新聞消息中，選擇幾條最爲重要的新聞，以便作爲雜誌中的「半月大事」的摘要述評。多日以來他就着手這件工作，至於那些被他用紅鉛筆作着記號的新聞，便是他將來使用的材料。

他接着就在翻看着那幾本雜誌，就着他們的編排和版式作着比較，以便作爲自己所編的雜誌的參考。他在精心的計算着排爲兩欄的文章，每行應該排出

多少字，排爲通欄的文章又應該每行排出多少字，以及三欄文章每行又應該排出多少字，所有這些文章每面是否保持有共同的行數，還是允許他小有出入。用字方面在原則上希望作到最大限度的活潑新穎，新五號老五號字並用，特別還要在標題上多加工夫，譬如作上一些有趣的小報頭，或是把做宋字，老漢字，方體字，美術字給予一個適當的配合。將只想到了這個地方，劉芹先生的頭腦便昏亂得不能自持了，彷彿有些無形的輪子在他的腦袋裏盡興的轉動起來，使他感到有些言說不出的疼痛，且使得他的眼前呈現出一片昏黑的顏色，他有些茫然無主，最後就在順乎自然的閉上了他的眼睛。

他確乎應該稍稍休息一下，那才是對於他在健康方面有益的幫助。一個睡眠不足的人，或者缺乏睡眠的人，必然的他的精力將要受到嚴重的影響，一架精製的機器當他過久的時候，都還需要檢查整理和修補，何況一個精力有限的活人，當他不能得到適當的睡眠時，自然是更加不堪言說了。

但他這暫時的休息却不能給他有用的幫助，因為當他閉眼假寐的時候，他驚覺於在他的肩上遭受了重重的一拍，眼睛就猛地睜了開來。他向着四外搜尋着，究竟是誰在和他開着玩笑，於是讓他看到了兩具笑臉在他的面前閃動個不停，到後則使他終於辨認出來站在他的身前的他所認識的一對兄妹——張雲青和張瑞珍。

「嚇了我一跳，」劉芹說，慢慢的站起身來讓座，「請坐，請坐。」他喊着，「么師，拿兩碗茶來。」

「太對不起劉先生了，」張雲青抱歉的說，和妹妹就着茶桌旁邊坐下了，「冒昧是有點冒昧的，但我們太高興了。因為我們不期而遇正是我們心中所盼求着的。」

「真的，」妹妹附和着說，「劉先生，我們正想找個機會和你談談的。因為自從上次分手之後，我們又有好久工夫不曾見面了，而我們覺得只有和你才

談得來。」

「不敢當，」劉芹說，慢慢的坐回原位，「你們兩位今天這麼有興致，怕是進城來有事情吧？」

哥哥端起茶房送來的沱茶喝了一口，然後回答道：

「事情倒是有一點，但那也不算怎麼要緊。」

「是這樣的。」妹妹解說道，「今天有兩位同學結婚，我們是特意來參加婚禮的，一方面是希望再看一下早場的電影，就是這麼一點打算。」她向後欠着身子，看了看她的哥哥，彷彿在徵詢他，她說的話是不是合宜。

「好，好極了。」劉芹說，感到了仍不免有點頭痛。

今天的張瑞珍小姐，雖然仍舊穿着那件黃色旗袍，却在外面加上了一件灰色套頭的毛線外衣，愈顯得十分的漂亮。她那一對有神韻的眼睛當她每一轉動的時候，當真的就使得我們的作家感到自己的蒼老和愧疚。張瑞珍小姐還有着

一副雪白而齊整的牙齒，這便是每當她裂嘴一笑的時候就會贏得她的任何對方極端贊賞着的原因。她還具備着有一種無形的潛在的力量，使每個認識她的人，都願意和她保持多多接觸的企望，彷彿多和她在一起往來那麼一會兒，那人就會因之而得到了言說不出的快慰。

在一般男人的眼光中，對於任何一位年青的女性，大概都會別具隻眼的發現到她的美麗之點的，如果你還承認着女性的值人可愛的話，那麼更可愛的將是她們的年青，而且是你還可以在年青女性的身上發現到她們之間彼此不同的特點，這種特點又確乎不折不扣的使你情願深藏在記憶之中而叫你願意在無人之時悄悄回味着的。援用着相同的一種道理，我們便可以分辨出如同前面爲我們讀者所熟知的屈小姐，她和張小姐之間的特具之點是在有着怎樣不同的了。

在不好意思的拿起報紙看了一下又無目的的放在原處之後，劉片先生愈發

感覺到自己在生活上沒有規律的缺憾。雖然這個問題似乎從來未曾被提出在他的面前，而今天，當他面對着這一對精神飽滿的青年，他們是在那麼有規律的打發着他們的生活，充滿着新鮮的朝氣的時候，他實在受感動的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加以合理的調整那才是正理。生命是有限的，除了你必須爲你的信仰保持着始終不歇的奮鬥，你還應在生活之中去發現趣味，去尋求快樂——那屬於生活上的正當的消遣。把健壯的精力和時間消耗在賭錢的上面，可以說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過失。

「一切都還不算晚，」劉芹先生心中說，「生活須要調整一下。」這就馬上消除了他的自慚形穢的心情而在振作起自己的精神。

「早場電影怕是來不及了？」他於是開口說，「而且電影票也很難買到呢。」

「來得及，」張瑞珍輕輕抬起手腕來看看她的表，在慢慢的點着頭。「還

差一刻鐘。票麼？哥哥已經買好了，他在電影院門口排隊等了二十分鐘，容易是不算容易的。劉先生，我常常想不通這種道理，爲什麼前方的戰事這麼吃緊，我們後方的電影院還會有着排隊購票的擁擠現象？我又在可笑的想過，倘若抽壯丁，從軍，也能這樣的踴躍，那我們還怕打不勝仗麼？劉先生，我說的話對麼？」

劉芹先生下細的在對方的面前打量了一下，他感到這個小姐的天真。

「對是對的。」他慢慢的答道，「不過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可以說完的。其實這也無須我來解說，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矛盾的現象，畸形的發展。」張雲青接上來說。

「誠然，」劉芹說，忽然轉過話頭問道，「你們學校不是有不少同學爲着響應政府的十萬青年軍自動投效的號召，而在參加這一愛國運動了麼，你們是不是沒有參加？」

「沒有。」張瑞珍承認着說。

「一想到軍隊中那些層出不窮的黑幕，就減少了我們自動投軍的勇氣。自然，在抗戰中我們也曾經收取到一些新的成果，但那實在是太少了，但是在任何部門任何角落隨時隨地都可以使你發現到叫人搖頭的腐爛現象。我們不是不愛國，反之比任何人還更愛國些，當我們以前在東北看見了那些亡命的朝鮮人遭受日本人的種種虐待而無人給予主持正義加以保護時，我們就澈底的認識了國家的可愛了。作爲一個中國人民，愈發覺得中國的親切可愛，他之可愛絕對勝過親生的爹娘，否則我們也不會跋涉千山萬水，受盡了頭沛流離，拋棄了山海關外土生土養的家鄉，來到內地，來到抗戰大後方的了。問題是腐爛的儘在擴大着腐爛，新生的則可說是寥寥無幾，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叫我們參加一件愛國工作，還莫如先下工夫把這工作作上一番的仔細考慮的好。這話似乎有點不忠於國家，實際上青年本身也有他的缺點，揭竿而起，這是受到熱情的鼓

勵，以後的事情可能就使他們發生了厭倦之感，工作便因之受到了牽累。這又是青年本身值得注意的通病。」張雲青一口氣說完了這段話，端起茶杯來一連喝了兩口茶。

「劉先生，你不會笑我這點幼稚的見解吧？」他又追問了一句。

「這不僅不幼稚，正是你老成持重的地方。」

劉芹回答了這句話，喊着茶房再來倒茶。張小姐却在這時站起來了。

「快到開演時間了，」她說，「我們該走了，劉先生，抱歉我們只有兩張票，而現在買票又買不到手，不然我們就請你一道去了。」

「改天來看劉先生。」

「不敢當。」

目送着這兩兄妹走出了茶館，劉芹先生彷彿在深心之中丟失了一件東西似的感到了過分空虛，剩下他一個人坐在那裏，顯得太冷清了，但今天這次的會

晤，却有助於他們感情方面的親近。

他信步走到窗邊，窗外的公園，籠罩着一層薄霧，籃球場上有着四五個球員在練習籃球，他們在跳着，叫着顯得非常的熱鬧，旁邊偏右那個六角亭，遊園的人坐在那裏看報，還有些上山的人們，也多半在亭邊歇歇脚步，緩上幾口氣。對江的遠方南山極巔，轟然獨立的文峯古塔以及那連綿不斷的山峯林木，和顏色新鮮的建築物，都在整個的隱伏在霧靄之下了，僅只能看得見煙霧淒迷的海棠溪的碼頭，車站上來來往來的輪渡和車輛。今天的天氣稍稍有的微寒，而那迷漫在空氣中的潮濕氣息，彷彿又在說明可能落上一場雨。

「這個鬼地方，真他媽的悶人。」在深心之中念誦出這句時常掛在嘴邊上的老話，劉芹便在不自主的慢慢搖搖他此時仍感疼痛的頭。他把雙手支撐在窗框的橫邊上，但他馬上又發現到這是一條骯髒的窗框，及至他縮回手來的時候，兩手已經污了一層黑黑的灰土了。「么師，」他不愉快的大聲喊道，「拿

「帕子來！」

茶房替他解決了問題，但他再也無心憑窗閑眺了。他在默然的又行坐回到他的原位。

茶客們的議論，從時事的紛紛議論，轉到了物價的波動上來，他們在熱心的發揮着意見，認為某種物品，縱然目前看落，過幾天還不免要上漲，還有某幾種東西，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跌價的，反之它必然的將要上漲不已，人心儘管動蕩不定，市面儘管混亂不清，想求生活指數的低落，那是決不可能的奢想。

也有些人預測到戰事會不會轉到川黔的邊地，甚而竟可以使得陪都也發現到敵騎。誰也沒有把握，判定我們的大軍是否可以擊潰黔南的敵人主力，誰也沒有把握，保證敵人不能佔領陪都，因而大家都在斟酌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陪都不守，他們每人之間應該作些什麼準備。對於這一問題，他們全在熱心

的討論，各自說明各自的意見，大體上歸納起來則是如何把自己躲藏到遠遠的鄉區去，彷彿這便是良善的辦法。至於怎樣積極的以個人力量供獻給國家支撐政府，出人出錢，用最大的犧牲，軍民合作，挽救危難於狂瀾，則又似乎不是他們的打算以及分內的事情了。

「這就正是一般小市民的心理。逃避，逃避，永遠是逃避。」劉芹在悄悄的對自己說。

「很好的一段雜感材料，」他掏出了自來水筆和本子，開始在寫了起來。

「當茶館之中遍貼着『莫談國政』的紙條，而仍然制止不住的引起一般茶客在同一題目上的熱烈發言的時候。」他用這句話爲目的寫道，「就可以明白了一件不可抹滅的事實，事實到了今天誰也不願三緘其口了。因爲國政決非一兩個人的國政，反之，他實在是大眾人民的國政，所以，在人人關心的情況之下，人民就樂於談論國政不願後人了，這是一個良好的現象。只有從前軍閥秉

政的時代，他才禁止人民談論國政，如果談論國政，等於違反禁令，現在我們生逢民主時代，甚而我們這次的整個戰爭，也是爲民主而戰爭，所以願意民主政治的實現。基於這種原故，人民能夠關心國政熱心談論，則正吻合了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原則。

「在原則上，我們主張言論愈多愈好，意見愈多愈佳，但須注意一個的前提，那便是所有言論，應該以整個國家民族的安危所繫爲基準，違反上一基準的言論最好不要提出。現在正是人心動搖國事垂危的時候，大家應該多貢獻意見，以便如何挽救國家的最後難關。」

剛剛寫到這裏，又把筆放下，這是因爲第一，他感到他的意見將要有所修正，第二，身邊的環境鬧鬧嚷嚷的使他不能再靜心。於是他就闔上了本子，收起來他的自來水筆。

六

當副官悄悄的走進了將軍的臥室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的站在門旁用小心到極點的緘默保有着他的穩重，就像怕被發覺似的一動也不動了，將軍這時正在聚精會神的習寫着大字，如果有人在這時打攪着他的話：他就會爲之而發上一場暴躁的脾氣的。

自從上次宴會以迄現在，將軍和我們可說是久違了。靠上天保佑，他健在如恆。這位將軍雖然脫離了軍隊，自不免也有他的日常工作要作着的，而每天早晨的習字，則已然成爲了他的必修的功課，不過這其中也不免偶有例外，那便是當他在前夜作着通宵的牌戲時，第二天早晨的這門必修功課就將要缺課

了。一個沒有隊伍指揮的將軍，閒居在萬花繚亂的都門，當他無事可作的時候，他爲什麼不可以找尋一點消遣呢。可是說到消遣這宗玩意，那就個人有着個人的嗜好了，進跳舞場和彈子房自然是一種消遣，聽大鼓看電影也有着異趣同工的妙處，至於論到我們的將軍，多年以來的生活習慣早已把他的興趣傾注到門牌的上面了，這也就是他樂意化費些時間常常的鬥牌的原因。我們的將軍還有一種另外的嗜好，而這種嗜好的養成，也就記不大清其中的原因了，但也却忘不掉一件事實，那便是他時時憎惡着他的嗜好，而又時時丟棄不了他的嗜好。這嗜好使他成爲一個鴉片烟忠誠的吸食者，鴉片這種東西實在是具有一種無比的巨大魔力的怪物，使每一個和他親近的人都願和他結有不願丟掉的濃重的感情！說到我們的將軍每當有人談到了這件嗜好上的時候，他就不免在生人的面前感到了有些臉紅，他極力避免着別人洞悉他這種嗜好，尤其不願聽到別人說到了這樣的字眼，彷彿凡是在他面前談到鴉片這個名詞的人，就無異在

有意的揭發他的短處。其實這正是所謂作賊心虛，當着如今到處流行奉承的時代，人人均懂得如何說出一些花言巧語，以便博取對方或是上司的歡心的時候，有誰願意作爲一個傻瓜而來當面揭發你的短處！沒有了，這種自討無趣的人實在太少了。即令世上並不缺乏這種慣說叫人不快言語的人物，他們也多半都喜歡背地裏竊竊私議，以不負責任的辦法海闊天空說上一陣，便算是完事，至於當面加給誰以難堪的言詞，真可以說是寥寥無幾。世故這種東西，當他在封建社會遨遊的時候，它可能給每個人戴上一具假面，而使得容易動搖的人忘却真理的誠心竭意的甘願爲虛偽敷衍而獻身服務，在當今的社會，它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威力的啊！

將軍似乎還有一件憾事，彷彿使他心中不能坦然，而這件隱秘則是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甚或也不希望有人提到的，那便是他有着那麼年青而又來路不正的一位太太，儘管他給了她無限的滿足，儘管他把她當了惟一的至寶，但當舊

日的老友們聚會一塊用意味深長的眼光打量他或是他太太的時候，他便感到了無法形容的難堪。他曾經在這一問題上化費過不少的工夫，希望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實際他所獲得的答案，則是排解不開的苦惱。他當真爲之而快快不快。

若是論到將軍的脾氣，則又不是一二句話所可以敘述周詳的了，不過我們單只從那位靜立門旁默不開口的副官身上，就可以猜測得出，他一定具備着有不小的脾氣的，惟其如此，那過往的經驗才使得副官半晌不敢開口，但這位副官的所以走進臥室裏來，自然不免因爲有事請示才這麼作的，當他久久靜待了一刻之後，猛然看到將軍放下了筆管的時候，他便壯着胆子到底把一張攤來的名片交了上去。

「這個人等了有兩點鐘了，」副官低聲說，「天剛亮他就來到了。那時因爲你老還未起床，所以等到現在。」

將軍把肥胖的身子站直，使力伸了一個懶腰，隨即拿起一支華福牌的香烟來，副官趕忙跑過去擦着了火柴，然後就垂立在一旁。他希望將軍儘快的交代完這件事情，而事實將軍則在若無其事的走到了尚在酣睡的太太的床邊去了，他在那裏呆呆的站了一會，再深深的吸了兩口烟，才重行返回原處。

「你老看看吧。」副官趁此加了一句。

將軍不自然的哼了一聲，隨即把那張片子拿到手裏。緊緊的貼近了眼邊，然後又拿得遠遠的用仔細的眼光觀看了好半天的工夫，不在意的把片子放下了。

「郭清山，」他不耐煩的念誦着說，「他來了，他來見我幹什麼？」

「他說他有事情。」副官加上了一句。

「你說我在家麼？」將軍半歪着臉問。

「是的，因為你老本來就在家。」副官答。

「你說我起來了嗎？」鼻子裏哼出來的聲音。

「這個我沒有說，我只對他說，我來看看你老起來未起來再回他話。」

「他等你回話了？」

「有這麼一回事。」

「可是我不想見他。」將軍說，顯出十分不快的樣子。

「不見？」副官覺得有點出乎意外，且顯得有些慌張。

「怎麼，不見不行？」

「不是這個意思。」副官向前邁了一步，怯怯的說。

「那麼你底意思？」將軍用不快的聲調反問。

「我是說，他是你老的部下……」

「什麼部上部下？」將軍沉下臉來說，「我用得你來當家麼？」

「我沒有說什麼。」

「你還嘴硬？」將軍的脾氣是上來了，「還說沒有說什麼，沒有說什麼你怎麼說我在家？」

「可是我總不能不來看看你老呀，萬一你想見他有事辦，我給你擋了駕，不是耽誤正事了嗎。」副官斟酌一會終於這麼大胆的解說出來。因為他覺得他有正當的理由。

「完全胡說！」將軍這回把他那肥大的手掌使力向桌上拍了一下，那巨大的聲響馬上把睡得正熟的太太驚得叫了一聲。

「啊！太太。」將軍發現到他這舉動在闖了禍，趕忙跑到太太的床邊，低聲下氣的說道，「對不起，驚動你了，嚇到了麼？偏是老王這東西，大清早的叫我生氣。」

太太不耐煩的眨了眨眼，作爲一種無聲的回答，便又翻過身去睡了，一面在少氣無力的說道：

「又發了你的脾氣了，越老越不知道好歹！」

將軍止不住噗味的笑了一聲。

「有臉笑，手痛麼？」太太關心的又問了一句，仍在緊緊的閉着眼睛。

「謝謝你的關心，我的手很好。」將軍回答着，離開了床邊，走回到他的副官的身前。

副官在悄悄的向後退了一步，惟恐他的上司再給他以更甚的難堪。按照平常的經驗，當將軍拍手發威的時候，他將更要大發雷霆的。

但事實則完全出人意外，這位將軍不僅未再大發脾氣，且在一變溫順的使事情自動的得到了解決。

「請他來罷，」他交代副官說，「我在客廳裏等他。」

拉開寫字桌對面的旁門，便是那間客廳。這是一間小巧的房子，裏面按放着桌椅沙發之類的家具，因為未曾經過細心的佈置，彷彿總像有點不大適襯。

衣架的頂上，盤據着一層塵灰，靠椅的墊子則在沾染上些污漬。這間客廳其實會客的機會倒並不算多！實際上多半用爲打牌的場所。只要再看到桌布和椅墊上面燒焦的小窟窿就可以猜測到那些牌戲參加者由於一時的疏忽而造成了香烟頭燃燒而引起的損失了。房子的位置座落在半山之上，雖然他並不朝陽，像是稍稍有點遺憾，但當你一經憑窗遠眺，就可以把對面的山村整個的看在眼內，以及那裝點適度的園林，古塔，蜿蜒的公路，朦朧的霧靄，晴天的白雲……歷歷的浮現在眼前時，則使人必然的覺着這正是他的可愛之點的了。

將軍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了，對着嫋嫋的香烟，他眯縫着眼睛，回憶到一段過去的事情。

那時，他正在遠遠的一個地方，遭受到敵人不意的圍攻，關於警戒的疏忽，那應當是他的責任，尤其叫人不敢信任的，在敵人的猛烈砲火的轟擊下，他不僅未能下令官兵死守陣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一舉而殲滅之，且在聽信王

半仙的慫恿，妙想求助於奇門遁造成了最大而可笑的錯失。敵人是絕不給被攻擊者以喘息的機會的，當他們已經攻進了司令部的門前時，我們的將軍才發覺到危險的臨頭，那班平日護衛左右的隨從們，早不知在什麼時候都逃散了，多虧這位郭清山少尉來見的客人，他背着他的長官，兩手開着手槍，衝出後門，才騎上兩匹劣馬闖出了重圍，免去了被俘的危難。出圍了，脫險了，受傷的馬匹最後靜靜的死在道旁，少尉的左肩也中了敵人的槍彈，等到他們找到部隊的時候，這位傷者曾經斷絕了三次呼吸。

天保佑，到後來總算是弄好了傷，但他那隻胳膊如同殘廢似的再也不能彎轉了。他曾經一再的請求將軍救助，當將軍厭棄於他這種多餘的請求時，所以剛才一見到他的名片就打心裏往外的感到憎懣。

當客廳的正門推開，短時的回憶被打斷了之後，將軍接待着他的訪客。因為來的人僅只是一位最小的軍官，所以他就無須使用客氣的禮遇，一直等到他

的少尉行了最敬的軍禮，他也未曾爲之悄悄欠身，似乎就連他那輕輕點頭的還禮，倒還並非出自心願呢。

「你來了半天了，是麼？請坐。」將軍倒是先開口了，大模大樣的揚着肥碩的下巴。「哦，好久沒有見到你了，你這一陣很好？真是日本人吃高糧米，沒有法了，咱們都躲到四川來受清風，鬼地方，再有三分志氣也不受這洋罪。哪天能夠打回老家去，什麼問題就都沒有了？……」

「你老別那麼想吧。」少尉坐下之後，打斷了語頭插進來說，「再過幾天說不定敵人把咱們這最後的老窩都給佔領了。貴州那邊的戰事，聽說已經到了馬場坪，貴陽市內人心慌慌，到重慶一條黃魚票價要十五萬，這可成了什麼世界。」

「到馬場坪了？」將軍急聲問道，彷彿忘記了對於來人極惡的感情，「報上沒有啊。」

「報上怎麼會報這些呢，這一點你老還不知道嗎？動搖人心的軍情是不能發表的。」

「你聽誰說的？」將軍追問道。

「這話倒難說了，反正是人人都是這麼說的，事實無人懷疑。」

將軍猛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了通達內室的門口，他伸出手去拉着門柄，但又中途縮回的退轉回來，倒背着兩手，仰面朝天的踱着步子，一面在不斷的搖着他笨重的頭。

他再點燃了一枝華福牌的香烟，這位來客不待主人相讓，自動的也點燃了一枝。從他們的薰黃了的手指頭上，便可以推斷得出他們是如何的成爲香烟的嗜好者。將軍自然是不能不顧慮軍事的發展的，這因爲他是軍人，顧慮軍事情況可說是他應盡的本分，同時，他又不能不考慮即將迫在面前可能發生的危機，就是說，倘若敵人迫近川邊，甚而佔領陪都，那他將又開始無從想像的逃

難；幾年以來剩下來的一點東西，譬如這座小樓，以及樓中陳設等項，若是再丟掉了那就過於可惜了，另外的問題，那就該涉及到一件預約的如何兌現上。說穿了這件事情，就是他答應和胡委員合作，在陪都近郊發展爲一個游擊根據地的事情，當時他們說得非常容易，彷彿施行的時候也非常容易，但今天，當他把許多枝節問題都仔細想過了之後，他便怯怯於如何着手才可以成功的了。第一是幹部問題，幹部決定一切，但沒有幹部那便任何工作全不能推動。第二是思想問題，也就是領導的問題。他須要用什麼樣的思想才能得有正確而適度的領導？第三是經費問題，經費問題不得解決，一切工作不能展開。第四第五，多着了，還有許多想辦未想到的問題，當有一天推到他的面前的時候，他將如何以言解決？……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因爲這中間的牽連太多，使他感到了茫然無主。

相反的，他的客人却在有計劃的打算說出他的周詳的詞令，準備向他的上

司開口，以便借到手一點錢。儘管他在陪都多多少少也認識幾個熟親舊友，但他却十分明白能替他解決經濟上的困難的人物，仍然要推舉他的上司是最合宜的人選。

雖然由於到金錢借用的事情，將軍曾經和他起過劇烈的爭執，且曾經有如決鬥似的伸過拳頭，但少尉自己自有他的主意，那主意便是大的原則一成不變。這就是說，將軍是他的上司，他是他的部下，他曾經解救將軍性命於危難之中，因而自己的胳膊落了殘廢，將軍比他有钱，他比將軍窮，原則的形成，變成爲他最有利的條件。基於這種原故，少尉認爲向將軍借錢那實在是一件最合理最應該的舉動，談不到憐憫，也無須表示感激了。於是，少尉就站起身來，走近了將軍的面前。

「我求你老一件事情。」他說「請求你老……」

「求我？」將軍停下脚步問。

「是的。」

「得拉罷，你少張嘴好不好？」

「爲什麼？」少尉湊近了將軍的嘴巴問。

「爲什麼，因爲我不比你富有。」

「你老別苦窮啦。」

將軍慢慢的翻了翻眼睛，皺起來多皺的眉毛。

「早知道你要說這句話的，你就算不替別人打算。」

「拔一根汗毛都比我們的頭髮粗。」

「老是嘻皮笑臉的。」將軍沉下臉來，木然的坐回到原處。

少尉跟上前去，半灣着上半截身子說：

「你老討厭我嘻皮笑臉就好辦了。」

「好辦？看不透。」

「快點借我幾個打發走不就完事了嗎。」

「我不是剛剛說過麼。」

「窮。」

「這回你算說了真話。」將軍制止不住的笑了一笑。

「我說的是真話，可是你老說的是假話呀。」

「老是跟我搗亂。」將軍又移坐到另外一隻椅子裏，彷彿這樣一來就可以減去了麻煩。

但他的部下緊跟着趕了過去。

「並不是搗亂。」他解說道。「實在因為不能不向你老求借。」

將軍把雙眼縫起來，彷彿在養神的樣子，一聲不出的吁着氣息。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這事情就是他準備重用他的來客。他想萬一陪都不守，他可以派他的這位部下看守他的房產，這是其一，此外倘若真能實現游擊計劃

時，少尉仍然是他的親近的衛士，有用的人須要設法準備的，這是其二。

這麼想過了之後，將軍便決定了借給少尉一點錢，並把他的意思微微的露出一些，以便使他樂意爲舊日的長官而效忠。

「可以，」將軍答應着說，「不過你也總得儉省一點才行啊。像我罷，一天到晚什麼閒錢也不化。」

「你老輸下一場牌，夠我過半年。」

「瞎說，我打牌從未輸過錢。」

儘管少尉親眼看見過他的上司在如何輸過錢，甚而還可以把幾次輸的錢最多的數目記得十分的清楚，他可以像一個管家那樣一清二白的開出一筆清單，作爲有力的證據，但將軍矢口否認的時候，爲着討好上司，爲着把自己所需要的錢借到手裏，少尉自然不能在這件事情上多加爭辯，而觸發了將軍的脾氣。換句話說，目前與他有利的辦法，最好是運用一些適當的言辭取悅於他的上

司，他便可以完成他的願望了。

他向着將軍迎合的笑了起來，順口說道：

「你老沒有輸過錢，倒也是實在的。」

「所以你不要亂說話，」將軍深入進來的說，「因為，一個人說話必須自己負責才行。」

「負責麼，那麼好，我就來跟你老說負責的話，沒有法子，還是剛才說過的，請你老幫幫忙。」

「你聽我說，」將軍又坐回原處，「郭清山，若論你本人，曾經在鎗林彈雨中救過我的性命，我自然很知道，可是你不該以此爲功，向我有所要脅，再說我歷次對你的資助，若說報償你的救命之功，那早都綽有餘裕了，何況搶救自己的上司，正是軍人的職份，更不該多有話說。」

「我明白。」少尉挨坐在將軍的身旁說。

「那麼這樣，你先在我這裏住幾天，萬一將來我離開重慶，你就在這裏給我看房。這裏先給你一千塊錢零化，以後也許還有事情找你擔任的。」將軍說着，一邊掏出錢交給了他的部下。

少尉的本意，準備借上三千塊錢的，現在既然有了食宿之處，鑒於將軍之吝嗇，他也就不再多嘴了。

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表示謝意。一面在馴順的問道：

「你老還有什麼指示麼？」

「希望你在這裏好好住着就是了。」將軍說，喊來了他的副官。

「你給郭清山預備一張床。」

「是。」副官答應着，心中覺得有點奇怪，因為早上他是那麼不願會見他的部下，想不到現在竟然又留他住下了。

「跟你住一間房子，」將軍繼續說道，「一道吃飯，你有伴了。」

「是。」副官看看少尉，少尉看看副官，兩個人暗暗作着鬼臉。

門鈴在這時被按響了。

副官趕忙跑出門外，不一會送來一張名片。

將軍加細的看了一眼，馬上興奮的叫道：

「請。」

於是，副官和少尉一前一後的退出門去。

七

進尾來的是拍賣行的羅經理，這位矮個的國難商人拐着右臂，跨着他同路的屈小姐，以極度的愉快的表情走到將軍的面前，用久別重逢的老友一般的熱情，在緊緊的握着手。作爲一位負有盛名的社交人物的屈小姐。自然也免不了要搬演着見面禮節之中所應使用的一套。

「什麼好風把你們兩位吹到了這邊來了？」落座之後，將軍在開口說，臉上盤旋着意味深長的微笑，「看你們這種親密的樣子，倒像在開始度着新婚之後的蜜月的呢。」

「但願能有那一天。」羅經理說，也在笑着。

「你別揀便宜，」屈小姐在羅經理的肩上按了一把，「大經理，錢麼，也許你多得很，說到和我結婚嗎，最好不要作這樣的夢吧。但是這也並非是說你經理不配討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正相反，你應該討娶一個比我更漂亮更有學識的太太，那將是你的幸福，你的快樂。至於說到我自己，老實的說，到今天還未想到結婚這件事情，卽或頭腦之中打過這樣的算盤，也不敢高攀到你的身上。」

「哈哈哈哈哈！」將軍在高聲的叫了起來，「可是你們兩位今天怎麼這樣有興致？」

「這叫作專誠拜訪。」羅經理說，朝他的同伴瞟了一眼。

屈小姐接下來說道：

「自從上次胡委員請客之後，我就想到你這邊來作一個專誠的拜訪，這完全是真話，絕非虛語。昨天和王小姐約好，決定今天到府上來，想不到王小姐

臨時有別的事情絆住了她，所以不能如約過來，她請我代向你和你的太太致候。就在這個時候，羅經理趕來了，自告奮勇的願意替我作伴，義務效勞，盛情難却，我就和他一道來了。」

「謝謝你們的誠意。」將軍謙遜着說。

「可是你的太太呢？難道她不歡迎我們來訪的麼？」屈小姐問。

「豈敢，豈敢，她馬上就會來的，我早已通知她了。」將軍說完，把身子向前躬了一下，「實不相瞞，昨天晚上睡得晚了一點。」

「你是說昨天晚上睡晚了一點？」屈小姐跟進來問，一面在老將軍的臉上不懷好意的瞧着，「那是爲什麼呢？」

「是呀，那是爲什麼呢？」羅經理隨着加了一句。

「見笑了。」將軍說，大概是聽到了內室的輕微的脚步聲了吧，他離開了座位走去拉開那扇通達臥室的門，一點不錯，恰在同時，那位矮胖的將軍的太

太慢慢的走了上來。她在和客人招呼着。

一見到了屈小姐，將軍的太太在心裏方面就回味起一段不快之感，胡委員的晚宴屈小姐所故意給她的難堪，使她爲之有過過份的不快。尤其是當她發現到將軍居然在當時和她作出特別親密的樣子，更使他冷心。所以那一夜她喝了過量的酒，一直把自己醉倒了，那都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將軍對於屈小姐當時未必有意，但當屈小姐一再的向他表示好感，而他在濃酒的激動之下萬一引起不良的念頭，她必然的將要實受其害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了。然而這都已经成爲過去的陳跡了，輕煙一般的慢慢的飄來，又慢慢的飄去，所留下來的——一點踪影，却只有將軍在事後親口對她發出的誓言——他在這世界上所愛的女人，只有她一個。她寬心了，她滿意了，所以在今天接待着屈小姐的時候，在先雖還有些覺着不夠滋味，到後却終於自動的掃除了那片遮在眼前的陰霾，而裝扮出一副極度歡迎客人光臨的笑臉。

客人屈小姐在這位將軍太太的身上，是絕對不存有絲毫的好感的，她所能在她的身上得到的惟一印像，只不過使她記得有一個臃腫的肉團，叫她爲之而嘔心。雖說如此，今天當她來作爲一個訪客出現在主人的客廳中時，除了應該給主人好聽的言詞之外，彷彿再不應有其他對她任何足以挑撥情感的交談，則又是理所當然的了。

女主人親身給客人倒着茶，表示出她對於來客的恭敬，她向客人求饒她的失迎，一面在補充着的說，她以十二萬分的真情，歡迎兩位客人以後多多走進她們的屋門。她拿出兩盒華福牌的香煙，擱在客人的面前，這位拍賣行的經理馬上供獻出他的金駱駝。

「抽我的吧，」他說，把香煙送到男女主人的面前，「這煙稍稍好一點。」

金駱駝是當時陪都的煙王，這種產自加里福尼亞的烟葉，在作成爲香烟之

後，有着濃淡合度的芬芳氣息，又因為遠涉重洋穿山越嶺來到中國，自然更成爲稀世的珍品。在烟酒不分主客的原則之下，我們的男女主人以及屈小姐便都樂於一親美國製造的金駱駝而冷淡着華福牌了。

「近來有什麼消遣？」將軍抽着了金駱駝，向着他的兩位客人問。「打牌了，還是常跳舞？」

「什麼也沒有少幹，」羅經理說，把上身向後仰着，那一隻疊在右腿上面的左腿，則在如同機械一般的搖動起來。「想想吧，仗快打進四川了，長期抗戰落到這麼一個下場。自己天天說四強之一，人家別的同盟國處處打勝仗，只有我們自己，天天向後轉進。作了亡國奴，活着有什麼意思？還不如痛痛快快玩玩的好。」

「亡了國也還可以作買賣呀。」將軍說。

「你還不是作一位偷閒的寓公。」屈小姐朝着將軍說。「看來都沒有關

係，小姐仍然當小姐，太太仍然當太太。」

「不行，不行，亡國的滋味是嘗不得的，」羅經理說，使力的連吸了兩口烟，「猶太人那麼有錢，沒有了國家，還不是到處受欺負，我是不願當亡國奴的。」

「別說得那麼冠冕堂皇吧，」屈小姐譏諷着說，「十個商人有二十個沒有國家觀念！」

「請容我攔你一句，小姐，」羅經理插進來說，「即令如你所言，商人缺少國家觀念，但也不能十個人中倒有二十個相同一致啊。」

「十個再加上影子，豈不是二十個？」屈小姐說，向着羅經理撇撇嘴，那意思是你看對不對？

「太挖苦人，我要向你提起抗議。」羅經理這回坐直了身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

「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屈小姐輕輕的說，朝着將軍使了一個眼色。

「是的，」將軍馬上接上來說，「對於一位忠言的小姐而抗議，那實在是一件遺憾。」

「你偏心！」羅經理不同意的站起來，對着將軍說，「對於小姐客氣是應該的，但不能縱容。」

將軍陪襯的也站了起來，似乎還想說上幾句的，但當他的太太在身後捏了一把之後，他便不了了之的笑了一笑便默默的坐下了。

將軍的太太自然不喜歡將軍給屈小姐以支撐，即令屈小姐所說的話全是實情，也無須他來多言多語，可見一個再老的男人，在一個陌生而漂亮的女人的面前，總是不免樂於常常獻着殷勤的。也許這是她自己氣量太小的弱點，但她樂於保有這個弱點，只有這個弱點的把握，才是監視自己男人最好的方法。

她對着屈小姐懷着戒心，因而對於屈小姐的言語，她最容易發生出不良的

防範和反映。但她也並非同意羅經理的言論，正相反，她以堅決的態度反對過將軍和商人的接近，她見過許多見利忘義的商人，他們簡直下流到無恥，這位羅經理雖然還不夠那麼討厭，然而若以他來和屈小姐相提並論，尤其是他們還能跨着胳膊一同走路，實又有點沾污了屈小姐的清高。

從這一點上說，她簡直成爲屈小姐的同情者了，且愈發瞧不起這位拍賣行的主人。

「不行抗議！不行抗議！」她竟然聽任自己的熱情的流露的變成爲屈小姐的撐腰人了，一連聲的說道，「屈小姐的話是對的！」

「真是對的？」羅經理走到她的面前問。

「真是對的。」她決然的回答。

「那麼只有我是不對的了，」羅經理頹然的坐了回去，「可惜我的金駱駝，僅只換來了你們對我的攻擊。你們既然同聲一氣，我只有住嘴大吉。」

「住嘴倒不必住嘴，」將軍說，「我是說我們還大可以談點別的。」

「要得。」羅經理順水推舟說了這一句話，屈小姐趁此就說到正題上來。

「我想要問問你，」她向着將軍說，「你對於最近時局的發展取着怎樣的態度？」

將軍並未馬上給這問題以回答，却在慢慢的在室中踱着步子，仰面朝着粉白的天棚，屋角茶几上蹲伏一隻花貓，在不顧一切的打着鼾聲。

將軍慢慢的走近了窗前，輕輕的開開一扇窗子，這時便有一陣冷冷的空氣奔竄進來，另外的又從屋中竄出去一陣陣的輕烟。

他癡癡的望着窗外的山景，精神貫注的如同發現某種秘密似的，這麼過了一會之後，他忽然轉回身來，用快速的步子回到他的原處坐下了。

「對於目前時局的發展，我個人沒有什麼表示，」他隨即回答着說。「因為我自己沒有把握到半點實力，徒託空言，無補於事。至於那些當政的人物，

倒真應該好好化費一點腦筋才對。時局確乎嚴重到極點，戰火眼看就燃燒到川邊，萬一陪都不保，八載抗戰可說是前功盡棄。但意見我是有的，我是說，時局轉變到目前這樣的惡劣，當政諸公應該負有責任，至於如今人民情緒的低落，失掉抗戰必勝的信心，也是不可掩飾的事實。這——全是問題。」說到這裏，將軍換上了另一支金駱駝，太太馬上給他擦着了火柴。「我個人麼，早已經打算好了，真是到了川邊緊急甚或陪都不守的時候，我將拼上我的老命來開闢一個遊擊根據地，再和敵人周旋一下。」

「好！」屈小姐高聲叫道，「我們擁護你這一件偉業的成功！」

「贊成！贊成！」羅經理接上來說，真有那樣一天，我情願跟着將軍牽馬追鐙。」

「不敢，」將軍欠身的謙遜着，「事情是要大家共同合作的。上次所談的那個雜誌，什麼時候可以出版呢？」

「錢我準備就交給胡委員，至於那天出版，我還沒有確實的消息。」羅經理答。

「雜誌是說話的機關，頂重要不過了，屈小姐的文章是否脫稿了？」

屈小姐否認的搖着頭，然後聲明着說：

「我根本就不會寫文章。」

拍賣行經理偷偷的看了屈小姐一眼，接上來說：

「不會寫文章倒也好，反正那也不是發財的玩意兒，只要你有錢，什麼好文章全可以買得到，再說那些寫文章的人，我總覺着有些看不順眼，頭髮蓬鬆着，皮鞋不上油，衣裳稀髒的，真有點嘔死個人。」

「嘔死個人？」屈小姐引用羅經理四川腔的原句問，一面跟着說，「叫你看的是文章，不是看的人！」

羅經理却並不同意屈小姐的見解。

「不修邊幅的人，他的文章也不會出色的。」他加重了語氣的說。

屈小姐立即把自己的面孔伸到羅經理的面前，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哼，」她不滿意的用鼻子哼了一聲，「真是高論，可惜我却不知道他應該吻合那一套的邏輯。」

我們的拍賣行經理稍稍的楞怔了一下，說老實話他是不明白什麼叫邏輯的，他未免爲之而費了思索。但他不便直率的當着將軍的面前向屈小姐請教，那似乎就太不夠光彩了。可是他也不能不回答一句，因爲那更將暴露出自己的弱點，這一層他確乎想得明白看得清楚。

「饒了我吧，小姐，」他最後這麼說，「高論雖然當不起，却總是不無道理。」

將軍肥胖的臉上裂出一些縱橫的皺溝，他捋捋鬚鬚，把手中的香烟頭丟到痰盂裏去。

「見仁見智，」他說，「各有不同。」

將軍的太太半晌插不上言語，只能呆呆的聽着。在一般粗俗的婦女當中，說上一些庸俗的言語，或是交換一些挖苦的詞句，她也許還不失其應有的才智；她的眼界，她的閱歷局限在那麼一個無形的範圍之內，使她只能發揮那麼一點見識。但當別人稍稍談到了一個專門的問題或是固有的名詞時，那就不是她的智慧所能解釋所能理解的了。類似這樣的情形，在她和將軍的共同生活中，幾乎成爲了家常的便飯。她曾經爲此而感到了過分的苦惱，她也曾試思解除這樣的苦惱，但她的嘗試到後全是失敗。作爲一個將軍的太太，在享用上雖然優裕，由於接待來客在交談上受窘情形的層出不窮，她便追悔於副官太太的生活的安適自在了。

她不願參加在他們中間遭受折騰，這種難言的苦衷，較之折磨還難受千百倍。但她就這樣的轉回自己的臥室去麼，不，那有點失禮，然而她却願把寶

貴的時間化費到不理解的言談的旁聽中，那倒不如一個人去摸摸骨牌的好。

「屈小姐，」她忽然想到了解圍的辦法，拉起屈小姐的手，「到我們的房子裏坐坐，別跟他們談什麼國家大事，還是說點咱們娘們中間的話罷。」

屈小姐似乎連思索的工夫都沒有的就被女主人給拉走了，當她走到臥室門口時，她一面用跳舞的姿式扭了扭屁股，一面和屋中的兩位男先生招呼着說：

「對不起，我們要說點知心的祕密話了。」

「快請吧，」將軍站了起來讓着她們。

羅經理也站了起來。

「好得很，」他擺擺手說，「我們也要談點知心話的。」

他這倒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話。他雖說是專誠拜訪將軍的，然而他仍然負有一件對於生意方面的打算。

他悄悄的湊到將軍的身旁，把屁股坐在將軍所坐的安樂椅的橫把手上，低

下頭來用壓低的聲音說：

「我想跟你打聽一件事情，我想你一定能告訴我的，因為你和他們有着很近的來往。……」

「開門見山你就直說了罷，」將軍不耐煩的插進來說，偏過半個臉去使力的瞧着他的客人的眼睛。「何必繞着那麼大的圈子。」

「是的，」羅經理鬼祟的朝着屋子裏看了一下，彷彿懼怕別人偷聽了去似的，故意把嘴巴湊近了將軍的耳根說，「我是說，你的那些同鄉們，他們在這邊都多少有一二座房屋，萬一陪都不保，他們準備作什麼打算？聽說近來很有些準備賣房子的，是不是他們之中有人想賣出？」

「有啊，」將軍馬上答應着說，「是不是你準備買進呢？」

「倒不是我準備買，不過是受人之託，另有人想買，叫我過來問問的。」

「那好極了，」將軍霍然站起身來，和他的客人重新握握手。「多的沒

有，六七座洋房保準買得到，而且家家都有防空洞。」

「防空洞有沒有不關緊要，美國的黑寡婦比防空洞還保險。主要的一點還是在價錢上面。」

「價錢又有什麼問題，憑貨賣錢，憑錢買貨。」

「這可不那麼簡單，」羅經理離開了安樂椅的把手，在慢慢的邁着步子。「買賣人家有句成話，所謂早晚市價不同，你明白這個意思麼？」

將軍用鼻子笑了一聲，把身子仰到安樂椅的後靠手上。他順手拿到一支香烟，但並未放到嘴裏去。

「好了，好了，」他冷冷的說，慢慢的探了探頭，「我明白了。若說是好講好賣，我可以大包大攬替你促成，若說是賤價巧買，那我可不敢伸手了。」

羅經理去到將軍的面前，向他作着手勢。

「不是這種意思，」他解說道，「你誤會了。」

「我不是十歲八歲的小孩子。」將軍淡淡的加上一句。

「就算那樣，」羅經理承認着說，「但你也不能因此就冷淡了我。在商言商，三句話不離本行，買賣不成仁義在，並不能有礙於我們的私交。」他在解說着道理。何況我本來是爲人作嫁，不負有任何的義務。」

「一點不錯。」將軍陪同的站起來，但緊接着把他的客人拉在他的身邊坐下了，擦起火柴點燃了烟，哈哈的笑一笑，然後慢聲的說道，「我明白你，你別上火，怎麼，你想講講生意麼？可以的，儘管早晚市價不同，買主總得出個價錢的。你就先看看我這所房子罷，我的那些出賣房子的朋友們，他們的房子和我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看看我的房子，就等於看了他們的房子。好，請罷，先來看我們的臥室，然後再……」

他們一前一後的走向臥室，當他們拉開了那扇通臥室的門的時候，從臥室之中傳過來兩位太太爲意外的高興所激起的笑聲。……

八

濃重的霧氣滲和着陰沉的雲幕，緊緊的籠罩住整個的天空，天空拉出一具暗淡的愁容，俯瞰着這失掉了光明的大地，在無邊的大地上，到處都在落着連綿的秋雨，如同一個寡婦哭泣她的丈夫所流出來的眼淚似的，這冷森的雨水一滴滴的打進人們淒愁的深心裏，偶然刮來幾陣不關痛癢的秋風，它既無法刮散濃重的雲霧，也不能刮走了人們心中的煩愁。

陰雲像鉛塊似的重重的壓在人們的心上，號稱爲一百多萬人口的戰時陪都，多少人都在担心着目前嚴重的戰局，同時，由於一般物價普遍的飛漲，致使多少人爲之而感到較之戰局的嚴重更受到切身的威脅。

多少人都形成一種共同的苦悶，多少人都感受到共同的威脅，多少人都激發起共同的憤慨。這一個巨大的洪流在拼力的向着一個方向傾流，彷彿將有一天要衝破那阻攔着的堤防似的。

交易所門前仍然擠滿了人，黃金交易成爲最受歡迎的主顧，儘管價錢在節節的提高，仍然有着大批的購進。苦悶固然是當時普遍的現象，立意要藉此發上一點財的仍然大有人在。

所以連雨儘管不住的傾注，却一點也不能限制住人們的活動。重慶是個秋天多雨的城市，作爲一個重慶市民，你若是因爲連雨而怯於邁步，那你將把什麼事情都耽誤下來了。這就是說，雨儘管下得再大，街上仍然有得是來往不斷的車馬和行人。

在許多來往的行人中，我們的作家劉芹也是其中的一個，如同一般的人們一樣，他也打着一把雨傘，褲襠的邊上沾上了一些泥點的在踏着那腳下的雨水

和汚泥。

他是準備到印刷所去看校樣的，「展望」創刊號的稿子已經付排有十天了，按照老闆的說法，五天之後就可以送上小樣，雖然這份小樣那家印刷所至今尚未送到他的手中，他却不能不親身去察看一下。「問題是有了，」他心中在想，「不是沒有排出，就是根本沒有排。」幾年以來由於職務上的關係，他曾經和印刷商人有過不少次的往來，其中能夠使他感到滿足的僅有很少的一二家。基於過去的這一點經驗，他對於發交給印刷所的稿子就不能不去追問一下了。

重慶的印刷商人，他們在生意經上另有一種新的發展，儘管排工印工都在提高了價錢，但他們寧願把工人關在那裏，白白的發給工資，却不願接印零星小件的來貨，他們看得非常的明白，只要化錢囤上一點印刷器材，譬如生鉛，報紙之類，日子一天天的往前，他們就可以由於物價上漲而賺上很大的一批進

項。

在沉思着印刷所的事情而在雨下低頭前進的劉芹先生猛然發現到擺在他眼前的一雙熟習的女人的脚，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那一個却先他開口了：

「劉先生，是你呀。」

「啊，張小姐你怎麼趕到下雨天進城來了？」

張瑞珍小姐也打着一把雨傘，雨水在傘邊下向下奔流，她稍稍的朝後退了一步，回答着說：

「我是因爲有點事情才進城來的，啊，劉先生，我還怕要勞你駕的。」

「可以，你說罷。」

「等一會罷。」她看看身旁說，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我請你喝牛奶去，」劉芹說，張小姐同意的跟他走了。

雨仍在下着，但他們不一會就走進了一家咖啡館。

屋裏和外面是絕對不同的兩個世界。儘管大街的上面落着不停的連雨，屋子裏面却充溢着溫暖的氣息，懸在牆上的油畫，襯着綠絨的玻璃板桌面，光滑的地板，以及在暗淡氣氛下所映照出的綠色的電燈和那來往的白衣侍者，穿戴講究的顧客，習慣而又欣領了目前的環境之後，人人都樂於忘記室外的一切了。

劉芹和張小姐相對的坐着，他們要了兩杯牛奶。

「你說你有點事，」他開始說，「我還想找你問點事情呢，今天真算湊巧了。自從上次分手之後，我們有二十多天不曾見面了。」

「這二十多天的局面變化得太多太大了，」張小姐加上了一句，用茶匙在牛奶杯中慢慢的攪動着。「你問我什麼事情啊？」

「我是想問你，」劉芹看看左邊的茶客，壓低了聲息接着說，「關於沙坪壩的情形，學生不滿政府，到底怎樣？」

「學生總是有學生的熱情，熱情澎湃的結果，自然容易形之於行動，」張小姐也在壓低了聲音說，「不怕你見笑，在到處都是一片黑暗的社會，恐怕想發現到一點人羣之中的真理和正義，也只有有在學生身上找尋了。」

「是的，我並非否定了學生的熱情行動，反之我倒十分的關心，我對於學生的看法，和你具有同樣的眼光，這就是我爲什麼想打聽你的原因。來，喚點罷。」

他們在慢慢的喝着牛奶，一面在細心的看看在座的客人，這些客人不比茶館的茶客，他們全都穿得非常的整齊，擺出來特別高貴的樣子，彷彿專門是給別人看着似的。

大家都在說着有關國家和戰局的言語，在談話的時候，似乎誰都在提防說得走嘴，但當講到了緊張的時候，則又會不知不覺的把什麼都忘記了。

喝完了牛奶之後，張小姐把身子向後靠了靠，就朝着劉芹繼續說道：

「劉先生，你不必對我外加解釋，我對於你認識得很清楚。你剛纔所要問我的，我可以給你一個切實的回答，那便是多數同學因為感到目前危機的嚴重，政府方面仍不能給人民一個具體的表示，所以就流露出極端不滿的熱情。這正是愛國行動的表徵。」

「是的，」劉芹說，「再來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才是需要的呢。可是你剛才說有事找我替你辦，你可以現在就說給我聽聽麼？」

這位小姐笑着看了她的手，微微的低下頭。

「等一等。」她輕聲的說，伸出右手在玻璃板上無目的的劃着。

就在這時，一個衣服襤褸面容消瘦的男人，走上他們的面前，伸出來一隻污黑的手。

如同方纔在別個客人面前所講的言語一樣，他不待盤問的就用江蘇口音滔滔的述說了一段。

「我是從廣西逃來的難民，」他說，「二十多天死裏逃生，總算留下了這一條命。可是我的家人六七口都在金城江被炸死了。我不敢想，一閉上眼睛他們那慘死的樣子就來到我的眼前。我本來在桂林開一家西菜店，買賣不算壞，現在落得朝人家伸手討要。這仗再打一年，不用說敵人打，自己餓也餓完了。江蘇逃到漢口，漢口逃到長沙，長沙逃到桂林，現在又逃到重慶，將來還往那裏逃？爲什麼我的命運就這樣不好？……」

「明白了。」劉芹說，攔阻他說再多的話，以免更多的引發出他的痛創的感情。「我們都是一樣的。」

「一樣？」那人不明白的搖搖頭，「你先生也太客氣了。」

「你不信？」他追問道。

那人在嘻嘻的笑着，便向前伸出他的污黑的手。

從身上掏出兩張鈔票，劉芹把那人打發走了，他伸手端起來牛奶杯在喝

着。

「問題太多了，」他感動的說，「非要有一個徹底的改革，是無補於事的。」

「是的，」張小姐跟着重念着說，「問題實在是太多了。且不說國家大事，以我個人來說吧，我剛才所求你的事情，正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劉芹追問。

「幾個遠離家鄉的同學，由於接濟的斷絕，不得不狠心的出賣她們的訂婚戒指，我今天就是順便替他們辦理這件事情的。」

「這其實不成其為問題的。」

「問題的癥結在乎儘有些同學不顧一切的揮霍，就教人感受到享用方面的不平。」

「是的，這是個問題。劉芹承認着說。「是不是你要我幫你一路上金店

的？」

「一點不錯，我一個人不好意思去呢。」張小姐說，抓過了她的雨傘，
「現在我們可以走麼？」

「可以，可以。」劉芹說，一面替張小姐解釋，「沒有關係，憑貨賣錢，
有什麼不好意思。」

「說不出道理呢。」張小姐說，她走在劉芹的前面。

街上的雨小得多了，但並未停止，因而大街上面仍然是到處稀泥，每當馳
過一輛汽車的時候，多少人都忙忙的向街的兩旁迴避，行人並未因之而減少，
彷彿都有着辦不完的事情。

「真是好買賣，」他說，「下這麼大的雨，還有這麼多的買主。」

「戰局緊張，通貨浮動，人們都樂於在金子上面多打主意，因為這總是硬
貨。」張小姐說。

他們在一邊等了一會，苦於沒有伸上手去的機會，到後就到了另外的一家。

今天金子的牌價，飾金每兩賣出三萬八千元，買進三萬三千元。

仍然有着不少主顧擠在櫃台的一邊，正和店裏的人鑑別貨色講論價錢。但這回却讓劉芹先生擠上了一個位置，使他得以把兩個戒指送到夥計的手裏。

十分鐘後，他離開了櫃台，把拿到手中的鈔票交給張小姐。

「你還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嗎？」他問。

「謝謝你，沒有了。再見罷。」

「再見。」

用眼睛把這位小姐送到了不見影子的時候，劉芹又開始在混進了滿街雨水的行人裏。

雖說這時僅只落着微微的細雨，然而他本身確十分的有些惱人。這陰沉的

日子愈發使人感到了心理方面的陰沉。

劉芹在默默的向前走着，他爲兩件事情擾亂了他的思緒，那個在咖啡館中向他伸手的江蘇難民的苦臉，和那位小姐在賣戒指時的冷笑，打動了他的情感，使他深深的感到了不安。難民的發生自然是因爲打仗，這是普遍的現象，但如何可以安置這般可以服務的難民，則是國家應有的責任。一個女學生賣她的訂婚戒指，算不了稀奇，但儘有多數學生托庇家庭的優裕竭力揮霍，自然也是個教人不平的問題。一切奇形怪象都出現在我們的國度裏，正如同我們這裏原是一座豐饒的寶庫，可以從裏面提取到多種多式的花頭一樣。譬如在各國均在作戰的時候，人家別的國家真可以說集中全力於軍事，一切爲軍事，一切爲軍隊，軍隊享受最高的優待，可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雖然也有着軍事第一的口號，其實正可以和軍事不着邊際。穿最壞衣服的是軍隊，吃最壞飯食的是軍隊，儘有得是達官顯貴投機商賈等享用最高的物質生活，統制呀，專賣呀，其

結果總是適得其反。

「問題太多了，」他最後對自己說，「一個以問題最多最聞名的國家——整個的社會不安定，整個的國家充滿了危機。」

雨下的漸漸的大了，如注的雨水從傘邊一直傾瀉到街面上，那些街面的雨點在打出翻流的泡沫，人們都在急急的躲進舖子裏去。劉芹也要躲上一躲的，恰好不遠的路邊有一座小書店，他便一直走了進去。

書店的顧客比其他的店子裏總是出奇的少，即令那裏有些主顧在翻着陳列的書報雜誌，實際上他們多是作爲一個臨時讀者，希望在不出代價的原則下獲取到一點知識，若說是拿錢買貨的顧客，那真可以說不很多有。

正因爲這種緣故，我們的劉芹先生躲進了書店之後，由於顧客的稀少，使他得以從容的放下雨傘，從容的掏出手帕來擦擦他的濕濕的臉。他低下頭去看自己的兩隻腳，一雙皮鞋沾滿了骯髒的污泥。

他湊到了陳列書籍的案邊，翻閱一本最新出版的雜誌。雖說這只是一家小小的書店，當時流通於世面的出版物，無論是半官方面的刊物，內容新奇的著譯以及鴛鴦蝴蝶派的章回小說，大致是應有盡有。

他在那本雜誌上看到了頭一篇最醒目的社論，一個最生動的標題——我們對於當前嚴重局面的呼籲。這篇文章分成三段來寫着的，第一說到當前局面的所以嚴重，由於以前的種種才種下了今日の後因；第二說到當前時局嚴重到如何的程度，以及第三就是那個呼籲，提出幾點重要的辦法，以挽救危難的狂瀾，喚起國人的共同注意，爲這一辦法而努力，而奉行，任便一個國民，都不能也不該忽視這一個嚴重的問題。

「有道理。」他看完之後點了點頭。「這是人民的聲音。」

「劉先生麼？」

他忽然聽到有人在這麼說了一聲，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就看到了倚着書架

邊也在看書而在和他招呼的徐小姐。

「啊，徐小姐，他和他招呼着，一邊走上前去，「久違，久違。」

「你來多久了？」她問，伸出去她的白白的手。

「才進來沒有多大一會，是來避雨的。」劉芹說，也靠在書架上。「今天有什麼重要的消息麼？」

「中國的消息沒有什麼好報告的，」徐小姐說，把手中翻閱的一本書放下了，那是一本描寫蘇聯婦女如何和法西斯德國軍人鬥爭的小說，題名叫作「虹」，作者由於這本著作的出版，榮獲了斯大林的文學獎金。「外國的消息麼，在西歐方面，盟軍突入華沙，造成光榮的戰績，今天的晚報就可以報導出來的。」

「勝利，勝利，這名詞彷彿變成爲別的盟國的專利品，和中國麼，却沒有一點緣分。」劉芹說，止不住自己在笑起來了。

「我何嘗不覺着奇怪呢，」徐小姐說，接着又拉回了話頭，「其實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想想我們的生產，我們的管制，我們的軍事指揮，我們的行政效率，以及那起着絕大作用的我們的鼾睡的人民，那些因素足以給我們一個最好的證明，證明我們不打勝仗完全吻合着哲學上的學理。你是看了那篇對於時局的呼籲的文章了嗎？」

「是的，你覺得怎麼樣？」劉芹反問道。

徐小姐把那本「虹」翻了幾頁，然後又放了下去。

「道理是有道理的，見解也有見解，」她說，「不過麼——」她說到這裏止住了話頭，看看書店裏面的別的顧客。

「不過——」劉芹重念着說，等候着徐小姐的回答。

「不過還有修正和補充的必要，」她作着結語的回答。

「你很細心，」劉芹說，把那本雜誌放回原處，「我很贊成。徐小姐給

我們雜誌所寫的那篇『陪都秋景』的特寫稿，也就夠精細的了。」

「不敢當，」徐小姐謙遜着說，「那是一篇不成形的東西，還請劉先生多多斧正。」

「我已經交印刷所付排了，今天就是去看校樣的。」劉芹報告着說。

「獻醜。」

「徐小姐太客氣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徐小姐把那本「虹」交給了店員，一面付出了書價。「劉先生你的那本大作『大時代』還未出版麼？」

「別提了，傷透了腦筋，也許永無出版的一日了。」

徐小姐剛想問他這是什麼原故，接着就恍然大悟的說：「啊，我明白了，」她從店員的手中收到了她所買到的書籍，然後向街面上望了望。街面上仍然在傾注着暴雨，那些雨點在打出來暴躁的聲音，有些凹陷的地方則已經變成了一

片汪洋。

雨水阻止了他們的脚步，於是劉芹先生就順便的問到了徐小姐看到一篇名叫「前線」的翻譯劇本沒有。當徐小姐說她還沒有涉獵到的時候，劉芹先生就負責的把這名著推荐给她了。

「我很冒昧的把這名作推荐给給你，」他鄭重的說，「希望你能爲它化上一點時間讀完了它。你一定不會失望的。」

徐小姐接受了他的意見，問店員有沒有這本書。當店員回答她已經賣完了的時候，她決定了到別家書店裏去買來它。

「看過了『前線』之後，」劉芹繼續着說，「你就可以瞭然於蘇聯的軍隊爲什麼會打勝仗。同時，你還可以看出來，蘇聯的軍隊，仍然不乏表面倚老賣老而內裏一無可取的高明指揮大員在那裏貽誤戎機；但由於最高指揮部的英明果敢，終於毅然決然的實行了新的決策，割棄了那些落伍的指揮大員，提拔了

新的青年將才，以及士兵的勇於犧牲，而獲得了一個會戰的勝利。這是真正的寫實。很可以給我們的軍事指揮人員作個良好的借鏡。我雖然對於軍事很外行，但我覺得凡是在『前線』上所描寫的缺點，在我們的軍隊中應有盡有，而那中間的優點我們到現在還未曾發現。應該向人家學習。」

他這段話把書店的店員以及三四位看書的人都說得爲之神往，正如同一個遊藝場中說評詞的傢伙把聽衆講得諦聽入神一樣。

劉芹更爲之興奮起來，終於止不住的說道：

「問題是我們不僅不向人家學習，就是想揭發一點軍隊中的黑暗，恐怕都還辦不到的。」

「這也倒真是實情，」徐小姐跟進來說，「所以麼，我們壞就壞在這裏。」

賣晚報的報童，在街上喊出賣報的聲音，當劉芹把報紙買到手中的時候，

徐小姐就說道：

「看吧，西歐方面的盟軍的勝利。」

店員和翻書的顧客們都在不約而同的圍了上去。

九

一件使多少人都與奮期待的事情，終於在報端上披露出來，那便是中樞人事方面的重要的更動。按照一般的看法，政府當局的用心以及盟國方面的評論，有着一個共同之點，這共同之點所說明的乃是人事方面的更動，完全是爲着迎合嚴重戰局的需要。戰局確乎到了最嚴重的頂點，八年以來從南京撤守以迄武漢的放棄，任何階段全不能和這一個時期相比。儘管八年之中人人喊着到了最後的關頭，實際上今天才是真正的最後關頭，這一個最後關頭倘若不能支撐下去，也就是說無法渡過這個難關的話，那麼八年的艱苦抗戰。到此算是功虧一簣前功盡棄了。想想罷，若是陪都不守，我們還能退到西康和青海麼？倘

若真有那麼一天，不用敵人來進攻，只消用極小的兵力封鎖了交通的要道，我們就將要坐以待斃了。

八年的抗戰，不可諱言的在任何部門中，我們都或多或少的得到一點收獲，但大體上說則仍然到處在堆積着腐亂的渣滓。那些不進步的牽累，終於影響到和減少了我們和敵人對抗的力量。這是一件最大的遺憾。

我們那些執政的權貴顯宦們，他們每天所能替我們作出一些什麼事情來，那是無從得知的了，但他們今天不能不掛冠而去，自然是證明了他們的服務未曾投合了全國的需要，這却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現在這個人事更動的措施，終於給世人一個新的耳目，即令還有多少熟悉國情的人，還不能爲之而加以完全的贊同，却到底看出來政府方面不能不採納輿論的呼籲和民衆的要求了。而這人事更動的本身終是可慰的良好的現象。

這是一件最重要的新聞，四五天以來人人見面都在爭道這件重大的變動。

不問可知在素以擺龍門陣擅長的大小菜館的茶客們的談話，自然都是這個共同的題目。但大家的意見是頗不一致的，正如輿論方面的評論一樣也不完全相同，有些人認爲這次的人事更動，在政府方面可說是盡善盡美，得到了適當配合，只要能夠合衷共濟努力以赴，一定可以應付過目前最嚴重的難關。有些人則認爲目前的人事更動，仍不免是一些過渡時期的人物，須要再經過一番改組，那才是最上選的陣容。還有些人一方贊頌政府的人事更動，一方面却認爲做得還不夠澈底，而那最澈底的足以應付一切難關的辦法，便是應該網羅所有國內各黨各派的賢達，參加整個改組後的政府，那麼在這樣一個健全的新政府領導之下，中國才可以言新生的復興。

既然是到處都在以政府人事更動作爲談話中心，那麼胡委員一羣——包涵屈小姐王小姐老將軍以及羅經理這些人在屈小姐屋中關於同一題目的談論，自然是不足爲奇了。恰值今天是屈小姐的生日，大家既然有機會聚會到一處，於

是就自自然然的談到這個題目上來。

屈小姐的生日是不是這一天，正如同這是她的第幾個生日一樣，她自己既然記得不大清楚，同時也不願輕於告人。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且隨她的高興罷。她高興說今天是她的生日，那麼今天就是她的生日，她高興說今天是她第十八個生日，今天就是她的第十八個生日，說它就是，說它不是也沒有什麼不可，這樣就是了。我們似乎記得屈小姐在生日的這件事情上，出過一個小小的差錯。她曾經經過一個老友參加過她生日的賀宴，雖然這人僅只參加過兩次，但差錯就出在這兩次上。這位朋友頭一次參加生日宴的時候是在春天，第二次則是在秋季。自然他是不能理解這個奧妙之處的，他就不能不爲之而發着疑問。

「沒有什麼，」屈小姐很自然的回答她的朋友的疑問，「春天是我的第一個生日，秋天的生日是我的第二個生日。有什麼稀奇。我有一個朋友，她一年

所過的生日的次數之多，連她自己都記不得的。」

這差錯的發生，不能怪罪於屈小姐她自己，而只能怪罪於那不懂世故的朋友，不該多加發問。

小姐們的事情，除了讚賞之外，最好不要認真的追問，因為她們的奧妙之處是只有她們自己才會知道的。

自從上次夜宴之後，胡委員雖然常常由於順路的關係來到屈小姐的房中坐上一坐，扯上一點長談，有時還故意坐攏了身子，說出一些低得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聽出的語言，可是像今天這樣他們五個人全遇到一起，那還是第一次。那次他在跳舞場擺測字攤，却缺少這位將軍在場。胡委員對於這兩位小姐，在友情方面可說是盡到了最大的助力，他給屈小姐在他們的機關裏面弄了一個掛名的職務，地位很高，每月薪給雖不算大，照例可以領上一份平價米，實際是多了一筆收入。王小姐自然也不會落空，他給她在另外一個機關裏也掛了名，

是說她也有了一筆多餘的收入。她們感激於胡委員的熱誠相助，於是彼此之間就有了親密的來往。

他們談論到政府人事的更動上，意見方面稍稍有些出入。在這位沒有軍隊指揮的將軍看來，他認為並不怎樣合乎他的理想，言語之間彷彿有着這麼一種暗示，那就是這回未曾把他起用到軍事部門使他擔負一部任務，實在是國家和他個人的遺憾。持穩重見解的要推到胡委員的身上，具體而澈底的評論他一點不說，却只表明着能夠有這麼大的人事更動就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好現象了。在談話的時候，他常常徵詢着的問着屈小姐說：「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說的對麼？」當屈小姐贊同了他的時候，他就會滿意的高聲叫道，「是麼，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除此之外，對於這幾位新上台的人物，他都在一一的加以介紹，從他們的家庭環境，談到他們的私生活，和專有的嗜好，在敘說的時候，他在暗示着論起他們的資歷，他們該都是他的晚輩。羅經理的談話最少，彷彿

這事與他痛癢無關，他所欲希望的一點，就是上台的新人物能替商人設想，減去一點雜捐，那他就心滿意足了。

「不可能，你這是妄想。」胡委員不同意的說。

「各處的經理，頂怕出錢，」屈小姐說，伸出手指連連的點劃着他，「商人不出錢，國家靠誰打仗！不怪人家罵奸商，良心是不好。」

「你的嘴巴硬是要不得，」羅經理着急的說出一句四川話來。「小姐也要出錢的。」

「小姐的錢呀，哼，還不知出在誰的身上呢。」

「小姐都是些窮光蛋，」王小姐加上了一句。

「商人也不一定有錢。」羅經理頑皮的注視着她。

「沒有錢爲什麼會買房子？」屈小姐說，揭發了他一件買賣，「這麼，才叫天知道。」

「怎麼，羅經理買房子了？」胡委員探出頭來問，「恭喜，恭喜。」

「瞎說，瞎說，同盟社的消息。」羅經理矢口否認。

恰在這時，將軍插進來向他問道：

「怎麼，那些房子原來是你買呀？你不是說你的朋友要買的麼？」

「屈小姐開玩笑的。」羅經理仍在否認着說，却止不住有些臉紅了。

「不夠朋友，不夠朋友，」將軍連聲說，不贊同的搖着手。

羅經理不得不特別湊到將軍的近旁，向他作着剖白的解釋。他說那天承將軍所介紹成交的兩座房產，確是他的朋友的買主，一點也沒有他的份，至於屈小姐爲什麼會在大家面前出他的醜，他却猜不到那是什麼原因。「小姐們的事和小姐們的嘴，你只有馬胡一點算了，」後來他只能用這句話來自己收場。他誇說將軍的人格如何偉大，如何的負有厚望，正因如此，他才高攀的和將軍結交爲朋友，希望於將軍的提拔還希望不到，怎能夠在將軍的面前撒謊呢。「開

玩笑，「他低聲說，「不可信的亂說。」

總算將軍爲幾句好言解除了疑慮，但羅經理爲屈小姐的揭發祕密而確實受到了重大的毀傷。在心情方面他在激起憤恨的怒火，準備和她斷絕來往。「這不要臉的東西，」他在心中暗暗的罵道，「她會這麼對我不留情。」甚而他預備在無人的時候把她重重的打上一頓，那才夠洩憤的。可是當他稍加平息下盛怒的情感之後，他便虛心的承認了這仍然是他的錯悞，因爲在這兩座房屋的交易上，他答應付與屈小姐的錢，他在事後完全不會兌現，抹殺了她在側面給他的幫忙，使她爲之大大的傷損了她的自尊；於是遇到了這個絕妙的機會，她就給他一個輕輕的報復。他是躲匿不起的，最好的辦法是跟她講和，而講和的辦法就是履行諾言。他決定了他的辦法了，因而就朝着屈小姐說：

「請你留點情好吧，我們的事情我跟你私下解決，保你滿意。」

「這還像人話。」屈小姐同意的說，嘻嘻的笑了起來，她心中正在轉旋着

這麼一句話，「你想耍我麼，好，先教你嘗一點小的厲害。」

將軍的心裏也在暗暗的打着算盤，他直瞪瞪的從旁注視着叫饒討告的羅經理，心中在罵着說：

「你這狡滑的商人，不講人情，不講道義，就只是認得錢，管錢叫爸爸，叫祖宗缺德的傢伙！」

茶房推開房門，半躬着身子，用低低的聲音報告着說酒飯完全預備好了，桌子也放齊全了，問她的兩位女主人，是不是可以讓着客人入席。同時他告訴屈小姐，她的哥哥剛才打電話來，說他因為臨時有事，不能趕來參加她的盛會，叫他代為轉達一下。

「他打電話來了？」屈小姐問。

「是的。」茶房承認着說，給剛剛拿起香烟的將軍擦着了洋火。

「你怎麼不來告訴我呢？」屈小姐不同意的對茶房說：「你總是這樣糊

塗。」

「不是我糊塗，」茶房接上來說，「屈先生說他無須直接跟你說話的。」

「好，算了，客人們，我們準備入席罷，請。」

飯桌擺設在外屋，上面鋪着一張漂白的桌布，飯館的小伙計，正在擺着碗筷，碰出來輕微的瓷器互撞的聲音。

如同上次胡委員的夜宴一樣，依然是將軍坐着首席，從年歲和名望來說，他也是最適的人選。將軍雖然到了應該休止的高齡，然而他對任何人不會表示出老不可為的一點。就以他居住到陪都這幾年來說，他所能給與一般認識他的人的印象，便是他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爲國效勞，克盡軍人的天職。縱然直到如今他仍未離開陪都一步，他的雄心壯志實在叫人欽佩。第二席本該是屬於胡委員的，因爲他究竟是革命的先進，但他竟把坐次讓給羅經理了，這位拍賣行的經理一再謝絕，爲的再次的坐位可以接攏了屈小姐，並且他還想和她交往幾

句祕談，但結果却讓胡委員佔了便宜。那完全是屈小姐的意思，她自動的請求胡委員坐在她的身邊，故意說有話準備和他多談，作為一種理由，於是羅經理在察看好了風勢之後，就只得讓了步。屈小姐另外的一邊坐的是王小姐，她雖然很久少發言，眼睛却始終跟着別人的言語在轉動。今天她穿了一件漂亮的夾袍，那剛剛修理過的髮捲和施在臉上的勻和的脂粉，使她平添了無限的美麗。她不時的在一邊偷偷的笑着也不知是爲着什麼原故，當別人問到她的時候，她又閉口不言不語了。

這是一個晴朗到使人過份感激的下午，的確，由於前半月的連雨，多少人的心中都被那惱人的雨水給澆得陰冷了，因而當着這麼一個乾乾脆脆的晴天的來臨，重慶人自然爲之表示出最大的歡喜的。時間約模有四點鐘的樣子，那一片跨越山巔斜射進屈小姐屋中的秋陽，給她的屋子滾出燦爛的光芒。正是由於晴天的原故，氣候方面也就顯得暖和了一點，人人似乎都在今天有着這麼一種

感覺：「今天才是一個真正理想的秋天。」而我們的胡委員當他打開了臨街的窗子，更澈底的放進來秋陽到屋子裏來的時候，更是在讚不絕口的說，這個美好的秋日，象徵着一個過生日的人，將因之而得到更爲美好的生活。他說他自己不是一個作家，否則一定要爲這位女主人而獻上一首讚頌的詩。

「你歡喜作家麼？」當他坐回了原處之後，屈小姐半歪着臉面問。

胡委員想了想，然後點點頭。

「若是劉片在這裏就好了，」他接着說，「他寫的東西確乎不壞。」

「得啦罷，」屈小姐不同意的搖頭，「看一看他那副窮酸的樣子，我就不敢領教他的大作了。」

「你不能這樣說，」胡委員糾正着說，「文章自古都是窮而後工。據說一位作家倘若不在窮苦中生活受過磨難，他就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品的。」

「那一國的洋理論？沒有聽說過。」屈小姐說到這裏的時候，酒菜都端到

桌上來。「好，客人們，請。」

她在每位客人的面前斟上了酒，和他們乾了一杯。客人則在用共同的乾杯來向她祝福。

「謝謝。」屈小姐笑着回答了在座的客人。「希望明年我的生日，諸位仍然能夠光臨。地方麼——她停了一停說，「最好在上海。」

「別作那夢吧，過幾天重慶保不保得住？都還不敢說定。」拍賣行經理跟上來說。

「不要緊，」這回是王小姐說話了，「前方的局面已經穩定住了，美國的運輸機把雲南的優良裝備的軍隊，運到貴州兩個軍，重慶方面傳美國陸軍將要空運一師團，人心已見穩定，前方的敵軍聽說已經開始撤退了。」

「好消息，」將軍說，端起來他的酒杯，「大家爲王小姐乾杯。」

王小姐喝乾了這杯酒之後，胡委員端着酒杯站起來，他向着女主人說：

「請喝一杯。」

屈小姐陪同的端起酒杯，但沒有馬上就喝，似乎等待聽聽胡委員還有別的話說沒有。

胡委員把自己的酒杯和屈小姐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後對她說：

「祝你永遠的年青。」

屈小姐毫不猶豫的把那杯酒喝下了，別人在共同的叫着好，稱道胡委員的高明。

「然後我再請你喝上第二杯，」胡委員第二次的端起酒杯和屈小姐碰杯，「我不但希望明年能在上海參加你的生日酒宴，並且希望那也就是你的結婚的大典。」

「好。」大家一齊在鼓掌，屈小姐喝下了她的酒。

「還有這第三杯……」

胡委員這句話未說完，就被屈小姐給攔住了。

「沒有了，沒有第三杯了，」她急急的說，「我要喝醉了。」

「這第三杯也是我今天對你祝福的最後的一杯。」胡委員說，伸出去他的酒杯。

「屈小姐要喝這一杯的。」將軍勸說了一句。

「這第三杯酒，我希望你的婚後生活極端美滿，但是有一宗，可不要忘記我們這幾位舊日的友好，我們就感激不盡了。」

屈小姐自然不能拒絕這杯酒，不過當她喝完了的時候，半喜半怨的她止不住，手托起胡委員的下巴說：

「誰教你想起這麼多的花花道兒。」

「這就是我給你的頌詩。」

「要得。」羅經理在一旁拼力的鼓掌。

他微微的覺得心情方面不大自然，因為屈小姐無論在行動上和言語上，彷彿特別表示出她對於胡委員的親熱。幾天以前和屈小姐同遊同舞的人不正是他羅經理麼，可是這只是不上幾天前的事情，他就被她這麼不留情的冷落下來了。他有些懷恨起她來，且在更進一步的打算和她絕交，給她一個重大的打擊。但他接着又推翻了自己的原意，他不僅不想和她絕交，並且要進一步的從胡委員手中把她重行奪回來，甚而不惜巨資娶她過來，使她作為羅經理的太太，那才是他的光榮，那才是他的勝利。從此之後他將永不令她在他的面前，提到了胡委員這三個字。「是的，」他心中在說，「我就要這麼幹的。」

「屈小姐，」他終於負氣的開口說，「對不起，我既沒有讚詩，也沒有口才，所以，也怕討不到你的乾杯。但我早已經替你預備了一件禮品，願意當場貢獻給你。」他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精緻的小盒，開開盒蓋之後露出來燦爛的光芒。「這是一個寶石戒指，希望能戴在你的手上，永久作為我的祝福你的生日

的紀念，並請你賞光和我碰上一杯。」

屈小姐馬上就和羅經理碰了杯，並且立刻戴上了那隻戒指，一面把她的白嫩的手放在桌上任憑大家觀賞。

「謝謝羅經理了。」她說，給他一個滿意的笑。

大家都在誠賞這支戒指之貴重，並稱贊說只有像屈小姐這樣的手，才配戴這樣的戒指，那個端菜的伙計和茶房都在旁邊探出頭去。

但胡委員却沒有這樣興奮的興致，他不僅未曾下細的去觀看那隻戒指，且在厭煩的走到了窗邊去。

窗外的馬路上，來往着穿梭的車輛和行人，公共汽車的候車站乘客在排成長長的行列，人人的臉上都在流露着焦急盼待的眼光，旁邊貼着本市報紙的壁報欄，那裏本來也擠着一些看客，但因為不知從什麼地方出來一個生客，把那些報紙都撕走了，他們就自動的散開去了。電燈來了，然而他那微弱的光芒似

乎誰都未曾注意。

恰好將軍也在這時走到了窗口，當他靠攏了胡委員的身邊時，他就悄悄的撞着胡委員的胳膊說：

「簡直是莫名其妙，世界上什麼樣的怪物都有，倒像是有神經病。這小子他不是人。」

「一點不錯，真有點莫名其妙。」胡委員說完，把將軍重行拉回到座位上。

八點鐘時，酒宴結束了，大家似乎都有了一點醉意。但客人們並未因此就告辭。雖然胡委員聲說他將要到一個朋友的地方去一趟，到後讓屈小姐留住了他，他們就按照白天早就說好了的原定計劃實行，來開始了撲克的遊戲。

+

「怎麼樣，第一個條件？」

「沒有問題，完全照辦，一百五十萬法幣，算得了什麼。你說第二條罷。」

「第二麼，我們結婚之後，我個人行動完全自由，你不能干涉我，就是說我有我的社交。」

「完全同意。」

「那麼第三，將來打完仗要住到上海，你有意見麼？」

「完全同意，你再往下說。」

「說到第四，也許你就辦不到了。」

「你說罷。」

「第四是你所有的財產，完全由我經管，因為我是你的太太，這就是我的權利。」

「百分之百的照辦。」

「那麼第五麼，就是我們的婚期，我的意思是明年我的生日。」

「我也是這個意思。」

「第六，你不准在外邊交結女友，否則我隨時提出離婚。」

「悉聽尊意，這就是你的約法六章麼？依我看一點不成問題，我馬上就去寫，把他寫成兩份，然後個人簽名，再由律師作證。」

「好極了，我的羅經理，那條訂婚啓事也由你擬一下吧。」

「嗯，你又叫我羅經理了，不好，不好。」

「那麼叫什麼呢？」

「先生啊。」

「那要在訂婚啓事登出，訂婚酒宴吃過之後，我才能這樣稱呼你的。」

「小姐，就算請你慈悲一下。」

「快去起草去罷。」

這是我們的屈小姐和羅經理之間的一段對話，時間是屈小姐生日之後的第八天，地點在羅經理拍賣行三層樓的臥室。自從屈小姐生日宴席親獻寶石戒指之後，羅經理就把追求屈小姐以及進一步娶她爲自己的太太的工作，作爲必修的功課了。他決定了不惜在金錢上的重大犧牲，準備把這件事。照着他的打算辦成，他覺得只有這麼一天的實現，那才是他個人的最大的光榮。而最使他能忘懷的，莫過於當時那幕緊張的情景，他獲得了意外的勝利，而胡委員他們狼狽含怨的樣子，正是他在心理方面愉快到極點的安慰。彷彿有志者事竟成這

句成語，當真就是不能更動的格言似的，羅經理在八天之中居然用特別飛快的速度，把他的計劃實現了。今天，當屈小姐提出來她的約法六條而他全部同意，並動手去書寫條款時，就是在說明我們的社會之中又參加了一對新的未婚夫婦。

窗外落着連綿不斷的秋雨，那雨點澆出來多少分解不開的惆悵。屈小姐斜躺在綠絨的沙發上，而對着死靜的屋子，聽着窗外不休的雨聲，她不禁暗暗的笑了一笑。直到如今，彷彿還不相信自已會作了羅太太似的，屈小姐笑他自己像在白日作夢。她還記得胡委員請客的晚上她所作過的怪誕的夢，夢見她和羅經理結了婚，於是小報上就把她作為取笑的材料。她也記起了前些天在將軍的客廳中，她曾經說過她決不會作為羅太太的話的，但今天她却不折不扣當真走上了這條道路，愛他麼？她想到了這裏的時候第二次的在自己笑起來了，半閉着眼睛的她用慢慢的搖頭作了回答。他有錢麼？在她所認識的男人之中能

夠和他在財富方面相比的還多得很。人又長的不夠標準的漂亮，尤其是他那矮小的個子幾乎和她平身，萬萬算不到合襯。那麼到底是爲着什麼原故呢？和羅經理結爲正式配偶的真正之愛雖然不能具體的說明出其中的道理，但是到現在爲止，屈小姐也究竟不能對他發生惡感則是事實，大概人世上的配偶並不缺乏如她和他相同的情形而結合在一起的吧？

若是說句發自良心的話，她自然要滿意於她這幕喜劇的扮演的，她也應該承認這是她的得意之作。把一個活的玩具放在自己的手心裏眼看他隨着自己的心意轉，即令他有着微小的缺憾，也大可不必挑剔了，何況如羅經理這般聽說聽道的玩具，怕還是一般玩具店中所選擇不到的中上之品，她老實要引以爲快的了。她走到那閃光的穿衣鏡前仔細的觀看着她的身影，秀緻麼算是相當的秀緻了，然而不可掩飾的她那躲藏在鬢角之中的微現的皺紋，在確鑿的證明着她已經在年齡上接近了三十的數目。只有如羅經理這樣的角色，才那麼一心一意

把她當成爲二十上下的少女。但這也正是他的可取之點，倘說到優點麼這就是他的優點——他是絕對信服她聽從她馴服的如同一隻擺在她面前的綿羊一樣。

雨在窗外繼續的落着，那冷冷的雨點澆冷了人們的含有秋意的心，也澆冷了屈小姐的心，小老鼠在夾皮牆中嚙嚼着那腐朽了的板條。

問題猛然被推在屈小姐的面前——一個她未曾仔細考慮過的重大問題。就是她和羅經理結婚之後，會不會有着幸福的日子。彷彿她不僅未曾考慮過，並且都未曾思量過，而她就這麼馬馬虎虎的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她記起來中國有一句成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她的近憂將要在什麼時出現呢？馬馬虎虎的打發了一件事情，解決了一件事，說不定可能造成嚴重的錯誤。

「太過慮了。」在鏡子前邊再看了看自己的身影之後，屈小姐在心中對自己說，「什麼問題也不會有的。」

於是她就樂觀的在屋中徘徊起來，一會走到窗邊去看看外面滴落的雨水，

一會對着某件新奇的器具出神，當她感到了厭倦了的時候，就仍然坐回到原處，無所謂的把報紙拿起來看，然而又不能看眼裏一個字去。

「太好笑了，」她忽然不自主的暗暗說道，「簡直像作了一個夢。」

她點燃了一枝金駱駝，對着那裊裊的烟絲出神。

正在這時，三腳縮成兩步的羅經理跑到屈小姐的面前，他以極度興奮的感情歡悅的叫道：

「好了，好了，小姐，請看。」

他把那訂婚啓事鋪在桌上，屈小姐壓下紛亂的思緒，慢慢的念誦道：

「我倆經過長久的認識，和友情的增進，志趣完全相投，因此願結爲正式夫婦，現於本月×日在重慶訂婚，特此敬告諸親友好。」

「不行，」念完的時候，屈小姐高叫道，「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頭。」

羅經理看了看啓事的末尾，馬上抱歉的說：

「對不起，我疏忽了這一點，因為我是從別人的結婚啓事中抄下來的，請小姐——我的太太原諒，我遵辦。」

他把名字的次序用鋼筆鈎了過來。恰在這時，由於屈小姐的伸手到他的腋下挖了一下，使他不禁高叫了一聲。

「不行這樣叫！」屈小姐抗議的說。

羅經理這才明白過來他被捏的原因。

「沒有什麼，」他笑着說，「早晚還不是我的太太。」

「不行！」屈小姐生氣的撅起嘴來。

「好，好，好，」羅經理不安的求饒，「我的錯，小姐，請你在約法六章上簽字罷。」

他把那兩份東西放在她的面前，嬉皮笑臉的挨着她的身邊坐下了。

當屈小姐鄭重其事的觀看約章的時候，羅經理偷偷的從旁觀看着她的轉動

的眼睛，有時看着她的轉動着的嘴唇，然後又把眼光停注在她的白白的雙手。屈小姐這兩隻白嫩的手，是從他認識她的第一天起，就對她發生了絕大的好感的了。他曾經爲這兩隻手受過最高的鼓勵，也爲之受過最難堪的激刺。現在這兩隻可愛的手和她整個的人終於成爲他——羅經理的了，多麼幸運的一個奇蹟啊！有什麼理由可以使一位屈小姐作爲一位羅太太呢？很簡單，他由於能滿足她需索的金錢。他滿足了她，而她自己也滿足了。

想到這裏的時候，屈小姐已經看完了兩份約章。

「對麼？」他問。

「一點不錯。」她答，把東西放在一邊。

「那麼請簽字罷。」

屈小姐用鼻子笑了笑，却沒有動手。

「翻悔麼？」他不安的問。

「這倒不是，」她廢然的說，「因爲你還未履行條件呢。」

「啊，」羅經理叫了一聲，知道他忘記了一件事情，就趕忙把兩張支票掏出來遞給她了。

「壹百五十萬，中央銀行的本票。」他說，伸出手去摟住了她。

屈小姐掙扎着歪過臉去，但她仍然爲羅經理強迫的接了一個吻。

「害羞麼？」他笑嘻嘻的問，一面輕狂的說，「以後的日子長着了。」

「去。」屈小姐推開他，跑到另外的座位上坐下了。

羅經理剛剛向前追了兩步，恰好和他那位走上樓來的賬房先生碰個對面。

從這位賬房漲紅的臉面上，羅經理彷彿預感到大約發生了意外事故，於是他那對於屈小姐的熱情衝動的調侃便一下子被壓下了。

「請你下去看一下，」那賬房先生喘息的說，「出了一點事情。」

羅經理聽從的馬上就向着樓下走去了，他看看屈小姐，她正在和他作着嘻

笑的鬼臉。

樓下的門市部中，有兩位軍官和店員之間起着爭執。那是起因於軍官在寄賣的物品中，認出來兩套華達呢的軍裝，正是他們三天以前被竊的物品。他們據理和店員交涉，希望能知道寄賣人的姓名和住址，以便進一步查究一下，因為店員不僅未曾答應他們的要求，而且在言語之間顯露出輕蔑不訓的口吻，隨即引起了軍官過份的不滿。當這兩位武人舉起他們的拳頭的時候，也就正是賬房先生跑上樓去的時候。

現在他們雖然未曾打在一起，但那緊張的一幕是直到羅經理下樓才算鬆了下來。

「啥子？啥子？」他打着四川話問。

「太沒禮貌了！」軍官之一憤憤的說。

店員如同訴冤的向他的經理報告着事情的經過，把衝突的原因推到了客人

的身上。

門外進來幾個過路的人，收住了雨傘，他們用好奇的眼光觀看。

另外的那位軍官也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末後說出來他們共同的要求。

「不必跟他細說，」軍官之一仍在憤憤的說：「他不把寄賣人的姓名住址交出來，我們就把他帶到衛戍司令部去，太可惡了，窩藏竊犯，豈有此理。」

「那兩套衣服是你們的？」羅經理問，由於店員的受辱，不免也有些生了點氣。

兩位軍官把他們丟失的兩套衣服指明給他看。

「你們能叫得應麼？」他再問。

「你說什麼？」軍官之一跟進來質問，「你的衣服能叫得應麼？」

「那麼你有什么理由呢？」

「說話客氣一點。」另外那位軍官警告着說。

羅經理向後退了一步，用鼻子說：

「笑話，客氣怎樣，不客氣怎樣？」

「難道有繡出的名字在衣裳裏子上還不夠證據？」軍官之一上去糾住了羅經理的領帶，「不客氣怎樣？現在就對你不客氣了。走，窩藏竊犯，我們打官司去。」

羅經理向後掙扎着，却脫不開那隻茁壯的大手，那小店員却在這時溜出門去，大聲的喊了起來。

「打人了！打死人了！」

從雨的街上湧進來一些好事的觀客，當他們進屋的時候，羅經理彷彿得救似的吼叫道：

「打麼，打麼，你打麼！」

「打你幹啥子？拉你去講理。」軍官之一說。

那時在重慶地方，也可以說在四川地方，保有着一種濃重的排外的封建思想，他們把自己看成爲「高頭人」，而所有的外省的人都被呼爲下江人，甚而更難聽的「腳底下人」。平常的時候，他們自己的事情，儘管打出人命，問題總好解決；但是一當牽連到對外的事情上，他們就可以大家一心共禦外侮了。譬如在日常生活中，稍有一個外省人和四川人發生了糾葛，只消那四川人喊上一聲「打人了！」其餘的四川人，就可以一湧而上的把那個外省人打得抬不起頭。當這種風尚既經造成了之後，讀者們就可以明白羅經理喊叫着「打人了」的語言，正是在無辦法的表示他的對於外援的希求。

但這回的情形則又完全有些意外，一方面由於軍官把事情的經過解釋得明明白白，使稍爲明白一點事理的人就可以知道誰該負責，一方面這兩位軍官終不比平常的腳底下人的可欺，於是這些湧進來的助手就只有面面相覷了。

那賬房第二次上樓的請下屈小姐來，他是一片好意準備替經理解圍的，但

羅經理因之而感到過份的歉疚，尤其當他半天也掙不出那隻大手顯得極度狼狽的時候，他真覺着他受了重大的侮辱。雖然一位即將作丈夫的人可以不必計較在未婚妻面前遭受別人的欺凌，似乎不必顧及什麼叫威嚴，似名譽和人格的毀傷，却再也無法在未婚妻前恢復信用了。

他着急到極點，於是就想在未婚妻的面前表示一點騎士的俠義精神，隨即拼足了氣力的向前撞了過去，他打算用這猝不及防的一着把他的對方撞倒，無異的也就等於給自己爭到了面子，却不想那隻大手反倒把他像一隻小鷄似的提了起來，連個逃避的機會都沒有了，還多虧屈小姐的解勸，那一位才算鬆下了手。

「不行！不行！」彷彿找到了幫手似的，羅經理咆哮起來，「太野蠻了！」

「你再出聲我就揍你！」

橫。

另外的一位軍官不憚絮絮的把事情向屈小姐說了一遍，他責斥羅經理的蠻橫。

「是的，」屈小姐說，「這是羅經理的錯處。讓我來給你們和解吧。請看熱鬧的人先請出去，」她對那些觀客們說，然後向着羅經理命令的說：

「拿出來你的登記簿，把寄賣人的姓名住址告訴這兩位軍官。」

羅經理氣咻咻的不肯答應，顯示着他的倔強。

「你不聽麼？」屈小姐問，開始走向門口：「好，再會。」

「得，得，我聽了。」羅經理一連聲的承認着說。

「哼，」屈小姐笑着撇了撇嘴，「錯處本來就在你的身上的，你應該勇於認錯才對。」

十一

雲彩在浮蕩的俯瞰着泥濕的馬路，馬路以最大的忍耐，載伏着滂沱的泥水，泥水則以頑皮的笑臉向着四外粗暴的飛濺，打着每個路上的行人爲這意外的阻難而說出憤懣的埋怨。

梯田裏面存滿了新落的雨水，長青樹露出傲視一切的神情歡迎着羽毛新鮮的鳥兒在枝頭上歌唱，轎夫們不因腳幹上多沾了泥巴而少吸了一口香煙，茶客們依然在茶館中佔領座位消度無聊的歲月。

在街面上，在樹梢上，在山頂上，吹着不見形影的透骨的寒風，這寒風在到處散佈着初冬冷森的氣息，但當那多日以來隱蔽在雲幕之後的太陽的光芒又

復出現在山城的空際的時候，它那溫暖的氣息則又把人們的感覺帶回到秋的記憶裏來。

作家劉芹帶着不快的心情，趁着這久雨新晴的日子，走進了胡委員的客廳。作爲一個同鄉和熟客，劉芹的脚步踏上胡委員的家門早就免去了所謂「通報」或「傳達」那一套了，不僅如此，逢到胡委員那位男僕給他端上一杯茶水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的時候，他就可以毫不客氣的攀過他的肩頭使用最不愉快的腔調命令着說：

「去！給我拿香煙來。」那位男僕儘管在別的生人面前常常喜歡擺上一點小小的架子，然而他在作家劉芹的面前却永遠可以作爲一頭馴服到家的綿羊。而且當他轉身覓取香煙時，我們的作家還正可以罵上一句：「壞蛋！老是這麼記項不好！」至於這位胡委員的男僕爲什麼對於作家劉芹客氣到這個地步，那簡直是任何人都不能解說的啞謎。但這位男僕其實是自己明白自己的，那便是

當某一次作家劉芹來作客的時候，他曾經請他代寫了一封家信，這總不能不說是人情，而人情是需要答報的，於是他便使用恭敬服從作爲對於作家劉芹的答謝了。一方面，那時作家劉芹確乎由於順嘴說出的一句隨便話，傷及了他的一向矜持的自尊心，而自願屈服於他的面前。作家劉芹在給他寫了家信之後曾經這麼說過：「看你的穿戴真像喝過幾年洋水，想不到你倒真是連一封信也不能寫。」在他當時不過說說就算了，却一點也未料到他的對手竟因之而引起對他的崇拜，而這崇拜的結果，則在掩蔽了他由於羞惱而引發的向他的對手報答的心願，真可謂是一件難得的創舉。

但胡委員今天不會在家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說得再明確一點，他是昨天晚上都不曾回家過夜的，至於爲什麼沒有回來的事情，似乎他的這位男僕也不十分清楚，當他伸手搔頭緊皺雙眉思索着時，後來却終於在案頭翻出一張請帖遞給了他的客人。「王委員請客，」他解說着，「委員是到他那邊去的。」接

着他彷彿很有自信的又告訴他的客人，請他不要着急，說不定胡委員一會就會回來了。他這話不過是隨便說說以安客人盼待的心思的，却不想一刻之後胡委員當真從外面走回來了。當他看見了客人的時候，就口不連聲的說道：

「好極了，我正找你呢，你倒先來了。劉先生，我們的雜誌還有幾天好出版？大該不會太久了吧？印刷所那方面你去過了沒有？關於校對一項，無論如何不能馬虎，否則錯字連篇，人家看也不願看了。時局一天比一天緊，人心一天比一天動搖，政府改組也罷，美軍增防也罷，不把貴州當面的敵人打退，什麼仙丹妙藥也治不好病。」

他一連氣的說了這麼一陣之後，似乎感到了稍稍有些口渴的樣子，而當他猛然明白過來他此時並非出外作客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寓所的時候，也就是說他大可以舒舒服服休息一刻無須再那麼忙忙碌碌上下不接氣的時候，他才想到了用一種極度懶散的姿式坐到安樂椅子裏去，他的男僕適時的送上一杯清茶，而

使我不禁打從深心中透露出對於他的用人的真正的感謝。難怪我們的胡委員如此的顯得忙碌，這並非是故意裝得煞有介事的樣子，實在也真夠我們這位革命的老前輩招架的了，我的聰明的讀者們想上一想罷，幾天連雨固然是惱人到家的事情，而我們的胡委員竟然在連雨之中一連吃的好幾天的酒席，你能說這是一件清閒的工作嗎？一個鄉下的農人當他偶然大嚼一頓豬肉的時候，自然要感激他自己的口福的，但一位都市的要人當他每天往來於宴席之中的時候，他不僅要感到過份的麻煩，且還會認為那種經過名師烹調的美饌，反而不如一顆花生米的饒有滋味呢。但這些又彷彿是閑話了，若是把閑話收住的話，那我們就仍然要拉回到我們作家的身上。

作家劉芹對於胡委員對他的發問，他不曾回答出半個字來，他却在一一的觀察着他的對手說話的神態和落坐的姿式，一如他對此發生了興趣似的，不過說到了興趣上，那還像有點離題太遠，倒勿甯說他覺着胡委員有點好笑的好，

因爲他究竟不明白這位委員每日赴宴到底是爲什麼公務須待商討，而公務不是在辦公室中全可以解決的麼，又何必有些人化上一筆大錢請酒席。這是可笑之處的一點。其次，由於這位胡委員答應他的條件迄今無一兌現，使他不免懷疑到他的同鄉每日如何奔忙？而這種無謂的奔忙，以及言行的不能一致，就很自然的引起來像作家劉片這樣人物對他的不滿和可笑了，這是第二點。也許這位委員先生的本身就充滿了可笑之點的，甚而他多年以來的生活也全在這兩個相同的字眼之中消度過來的，那麼這無異是一本童話書中跳出來的奇異的人物了。

久雨新晴的秋陽，以極度灼熱的光度照射到屋子裏來，於是這間木板釘成的樓房客廳便馬上把這灼熱的感染傳到了人們的身上，我們的委員和作家因之就不停手的揮動着那從抽匣中尋出來的蒲扇。若在北方的原野上，正應該是秋高氣爽的季节，從那一陣陣吹過的涼風中捲來幾片落葉，以及偶然掠空而過的

孤雁的低鳴，說明着一年的時序又在向前邁進了一步。但重慶這個戰時的陪都，雖然是在久雨新晴之後，他還要在遠山的邊角浮遊着一層不散的薄霧，叫人感到了總有點混混沌沌的不快。北方還有一句成語說是「立秋把扇丟」，這誠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在重慶這邊却大大的不然了，當你吃着月餅的時候，扇子依然還是你所需要的物品，不過這情形並不能從單方面來作例，也就是說遇到了天色陰鬱的時候，也可能冷上幾個和冬天並比的日子呢。

在稍稍的休息一刻之後，客人和主人之間到底開始了正式談話。其實這倒要要求讀者不必爲此焦慮，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客的人當他訪問到他的主人時必然的他少不了要開始一段攀談的，即令是一位啞吧訪客，他也可能作出幾個手勢用以代替語言的表答，何況如我們的作家除了善於執筆之外他還不缺乏一副足能表達意見的嘴巴，更不會經久的在一邊沉默不語的了。

至於究竟要向胡委員說些什麼話，作家劉芹其實早就有了盤算了，正如

俗語所說「夜貓進宅，無事不來。」因為他在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危機，若果他不從胡委員身上商量出一個妥善的辦法，那他便無法突破那圍繞他的無法解決的難關。

「胡委員，」他到底開口了，「請恕我的疏忽，方才未能即刻回答你的問題，這純然由於我當時正在盤算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什麼問題呢？』也許你會這麼問我一句的。好，我就告訴你說吧，正是你剛才所問的，我們的雜誌再有幾天可以出版。我和你一樣在關心這事情，這話無須我多說你自然就明白的，因為我前幾天冒着連雨奔奔忙忙，完全就是爲着這個願望的實現。作官的人他的最大的安慰是加官進祿，買彩票的人最大的希求是中彩，而我們編雜誌的人最大的快慰莫如眼看親手編成的雜誌的早日出版；如同一個產婦似的，當她把新生的嬰兒呈獻給人世時，雖然經歷了最大的痛苦，但她總算獲得了無上的安慰。話是讓我說遠了，胡委員，我是說我們的雜誌最近還不能出版，甚而

說句難聽的話，也許要遇到難產。……」

「爲什麼？」胡委員插進來問。鄭重其事的挺直了上半身，「什麼原故呢？」

「原故麼，當然不會沒有原故的，」劉片答道，順手點燃了一枝香烟，用耐人玩味的眼光注視着他的對手，「但却不是一二句話可以說得完的。不過你也不必着忙，橫豎既然我已經來找你了，萬不會再吝惜我的唇舌。我是說話要慢着一點說，因爲在說話之中可能要加上一點穿插。譬如說胡委員要出版一種雜誌這是一件難能可貴的善舉，遇到一個好心的記者他還可以贊揚你如何如何的熱心文化。然而問題也就正從這裏開始了，開始所要說的是既然出雜誌，就該給人家出錢，稿費，印刷費，廣告費，那一樣也少不了，可是說來羞愧，你是那一筆錢也不會撥付過一文，這怎麼能夠使雜誌出版？告訴你說罷，印刷所不付錢，實在是遙遙無期。還有呢，」作家劉芹把身子仰在躺椅上，似看不看

的說，「你胡委員送交印刷所的大文，因為我事前未曾拜讀，又未發稿，所以不能排入，無論文章如何好法，編輯先生操有取捨稿件之權，他是應該過目的，否則權責不明，以後的牽連，……」他不完而完的收住了話語。

胡委員猛然離開坐了多時的安樂椅，背着兩手在慢慢的邁着步子，有時看看他的來客，便又有所趨避的歪過頭去。

「何必這樣性急！」他終於走到劉芹的面前對他說道：「任何事情沒有不可以商量的，不忙，我們慢慢談。」彷彿這是一點小小的例外，在胡委員本人看來，作家劉芹應該是一位寬厚到家的人物，說得再明確些，他可能不是一位和他有着相反意見的喜歡爭執的角色，但今天他證實他的看法須要加以修正了。雖說他心裏什麼都明白，明白造成作家劉芹對他的不滿，完全是由於他自己未能履約的過錯，然而他認為一位委員的面子總還要保持一點尊嚴，按之常情才算合理，倘若是在女性面前，如同屈小姐其人，受到她一點搶白，倒可以

比作難得的恩賜，至於同是男性的作家他所提出的異議，胡委員就該有所斟酌而不能同一並論的了。說到今日的屈小姐，直到現刻為止，確也不能得到胡委員這位好心人的諒解，因為她已經在報紙上宣佈了和羅經理的訂婚，所以今後倘或再有往來他自然不會再向她多多的客氣倒正是一般男性對於女性氣量窄小的可笑的報復。這件意外的舉動，屈小姐和羅子亮的訂婚，可說是胡委員夢裏都不曾夢過的怪事。「這怎麼會是不可能呢？這怎麼會是不可能呢？」他看到了當天報紙的時候連連的重念着不信服的話，而且由於兩位主角未曾請他參與他們的訂婚喜宴，他愈因之而感到過份的不快，……：

「慢慢談是可以的，」這時作家劉芹接上來說，「因為我們是談事情，而不是搶快慢。又兼以今天如果不談出個頭緒來，我也不會離開你的客廳，所以麼我倒是一點也不着忙。方才我已經說過了雜誌未能出版的原因，怪印刷所自然要怪他們的，主因却在於未能付錢。稿子方面我完全發下去了，所以我可以

說雜誌的不能如期出版，我不負任何責任。至於胡委員你那篇大作，剛才我不是提到了麼，……」

「是呀，已經排進了吧？」胡委員急急的問了一句。

「對不起，還壓在抽屜裏呢。」作家劉芹冷冷的答。

「那是？……」

「印刷所付排稿件，當然要聽從我的命令，如果別人送上一篇稿子就可以付排，那將亂成什麼樣子？不成樣呀！這是對於編者的無理壓迫和輕視！」劉芹把最末一句話音說得特別提高，彷彿那是他的嚴重的抗議。

但胡委員却不曾理會到這一點，他倒是真正不慌不忙的追問道：

「劉先生，請你批評一下，我那篇拙作怎樣？我們先不講合不合手續的事，先講講我的稿子是不是達到了水準？合乎了要求？」

「對不起，實在不敢恭維。」劉芹從座位上站起來，溜到了窗口的旁邊，

背着身子說，「若論及胡委員當年的革命精神和官場的酬應，我自然佩服到五體投地，至於說到大作的批評麼，恕我不客氣，老實那還不到水準呢。」彷彿這坦白的批評適足以損傷胡委員的自尊似的，當我們的作家明白了這一點的時候，他便客氣的又擲給他的主人較為緩和的詞句，「但這也並非說胡委員的大作如何的不行，不過是多年未曾動筆，不免顯得有些生疏罷了。我另外也還有着一點見解，一個人不必向多方發展，單有一門專長那就是夠你發揮了，中國人的通病，總願作爲一個完全的人，似乎樣樣全通，才最受人歡迎，其實這樣樣通的傢伙，實在樣樣全鬆，沒有一點值得敬佩之處，我這話是說胡委員儘可在官途上求發展，不必在文字著述上求顯達，因爲這樣可以集中一個人工作的精力，由於作事的專一，也就容易收到效果。」

胡委員在面對着這麼一個世故欠缺的文人，從他口中所發揮出來的理論，儘管有着許多的道理，他却不能就此而爲之完全同意。雖說如此，他却不會給

對方以難堪的形之於語言的反擊的，每一個人都希望保有他的體面，你尊敬了別人，別人自然也就尊敬了你，正是此種同樣的道理，胡委員這麼仔細的思量了一陣之後，隨即把打從對方不留情面的惡意言語打擊下所反應出的憤憤之感自動的壓服下去，而僅只回答給他的客人以默默的一聲冷笑的坐回到他的原位去。

長久站在一邊把所有情形都看在眼內的男僕，關於他們之間的談話縱然不能瞭然於萬一，但在他單純的見解中却看出來他們之間確乎有了小小的爭執了，他且在判斷出來倘若評論個裏表的話，一定是他的胡委員理屈。按實說自從他來到胡委員的寓所作爲他的男僕，雖然沒有過長的日期，充其量僅只有着二年多的光景，但他還未曾看到任何的客人對於他的主人有着言語上的衝突和爭執。多少客人的出現，都在近乎千篇一律的爲這位委員說出一些頌揚的詞句，那些屬於修養方面的如何使人敬仰，以及屬於體質方面的如何值人羨慕等

等……每次每次都把胡委員說得喜笑顏開只顧頻頻的伸手摸着嘴巴，彷彿他們的讚詞真就是他的無比的安慰。每當遇到這樣情形的時候，他不禁從深心之中發生一種不能自解的懷疑，那就是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類，當真是爲着專門在別人面前說出千千萬萬的諛頌之詞才活着的，還是凡有的逆耳之言只該命定藏在心中聽任他自消自滅永不流露於唇際的好呢？若是按着一條道跑到黑，那恐怕就顯得太爲乏味了，譬如日常的飯食罷，當你吃膩了大米白麵之後何常不可以高粱米小米換換口味！吃慣了香甜菜蔬的人他總也有一天想到嚼上幾口辣椒才似乎正爲合意，這正是相同的道理。感謝自己的好運，這位男僕今天居然在兩位主客之間，給他自己經久不能自解的懷疑找到了答案。由於這個答案的獲得，使他在別人心地不快的時候反而感到了特別的高興。他贊成着作家劉芹這一不同凡響的言談，覺着他賦有與衆不同的見解，他很率直，且又很大胆，全是他的優點，至於他的主人麼，真可憐，他直到這時還默坐在那裏未發一言。

但客人却又在接着發問了。

「請胡委員回答我的批評呀？怎麼不開口了？」他深入一步的說，「莫不是我的言語衝撞了你而使你生了氣不成？」

「沒有的話，」胡委員開口回答，似乎並非出自本心。「拿香烟來。」他呼喊他的男僕，當他抽着了香烟之後，吩咐他再換上一點新茶。「我不僅不生氣，老實我很感激你的批評，因為你是這麼過於直率，真是在當今世上難以發現的人物。但我可並非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他慢慢的搖了搖頭，「因為有些事情辦起來，常常會生出一些意外來的。我何嘗不想把印刷所的款子交清！那麼雜誌恐怕今天已經擺到書店裏面了，問題是答應拿錢的人，那個不講信義的壞貨打了退堂鼓，因而連累了我的諾言不能兌現。商人這些東西，一向我就很有戒心，這些非利不圖的傢伙，爲了達到發財的目的，也可以毫不在意地出賣他的祖宗！」

「胡委員是不是說的羅經理？」劉芹問。

「不是他還有誰！簡直是人間的敗類！想不到如屈小姐這樣的人物，竟然會和他訂婚，天知道！天知道！」胡委員說，顯出來特別憤慨的樣子。

「是的，我也看見了報上的啓事，覺着有點滑稽。」

「滑稽？簡直是胡鬧！」胡委員第二次的站起身來，向着窗邊踱着步子，歪着脖子朝他的客人問，「你想胡鬧到什麼地步？」

「什麼地步？」劉芹重念着胡委員的原句，「啊，有了，」他瞭然一切的說，「一定是把雜誌錢移到訂婚費上。」

「一點不錯。」胡委員站在劉芹的面前，「你猜得再對沒有了，你說罷，多麼混蛋……」

「於是，這就影響到我們的雜誌。」劉芹作着結論的說，也在站了起來。「不過不要緊，我一定另外設法，」胡委員說，「我想法子是能想到的，

頂多不過晚出幾天罷了。至於說到我的那篇不像樣的東西，承劉先生的批評，真是汗顏之極。若說是前些年的時候，也曾經寫過一點東西，不過這些年久未動筆倒是事實。我並非想作爲一個著述家，原不過是一時的高興，既然內容不行就作爲罷論，還祈不要見笑才好。一句話說回來，今後我們須要密切的合作，才能展開我們的工作。」

作家劉芹不因胡委員虛心接受他的批評而感到滿意，反之由於羅經理在經費方面的失信，使他考慮到他須要密切注意這個問題。經費本身渺茫到不知所之，雜誌如何能夠順利出版？簡直是作了一場夢！太欠缺周密的考慮了。本來麼，像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作家，若說是和從政多年的胡委員以及掌握兵符多年的將軍來周旋，自不免有些格格不入，因爲在任何的方面說，他們就沒有能夠拉扯到一起的可能，現在既然拉扯到一起，只有怪他自己的失着了，適可而止，抽身而退，該當是劉芹這時最好的辦法，其餘的一切全是後話。

他繼而聯想到屈小姐這位交際花的身上，他現在說不定正在使用那筆從雜誌費上移交給她的款項，在精心精意的塗着口紅，喝着白蘭地，類似她這樣的女性，應該佔據着社會上那一個階層？她們對於人類社會有着如何程度的貢獻？她們比較那些寄生蟲還會高出多少呢？……

至於羅子亮經理則更爲可笑了，一個發了國難財的小商人，在穿起西裝之後，也妄攀扶着一個交際花抬高自己的身價，全是希奇到家的怪事。……

「胡委員」，亂想了一陣之後，劉芹到後說道，「對不起得很，關於雜誌的編輯職務，我決計辭卸，請你另選賢能。這倒不是因爲經濟的不充裕，影響到工作情緒，實在是我的心情現在有了改變，我好好的安下心來，好好的寫上幾篇東西，較之我的編輯雜誌，恐怕還有意義些，我決定這樣作了，因而我要在這裏請求你的諒解，答應我的辭職，是你最高明的辦法，否則我會一走了之不再見面的……」

「這可不行，」胡委員趕忙阻攔着說，「讓我慢慢想想看。」

「你趁早別想罷，」劉片在心中說，「我不再跟你扯這一套了。建立遊擊根據地也罷，文化宣傳也罷，大家根本就沒有合作的可能。」

「請恕我不能接受你的挽留。」劉片鄭重其事的說道，「我向來對人沒有半句虛心假話。」

「那你是說我缺少真誠的麼？」胡委員提出他的抗議來。

「不是這樣意思，別人如何，我不想多加評論，我不過把我自己加以一番剖白罷了。話說回來，我仍然貫徹我的初衷。對不起得很，我就將要告辭了。」

作家劉片說到這裏的時候，人跟着一直就走到門口去，他這堅決的辭職，確乎給胡委員一個很大的打擊，這說明了他不僅從屈小姐身上得來不少難言的痛苦，且又從這位作家的身上第二次的拋給他痛苦難忍的激刺。雖然如此，他

彷彿認為劉芹的辭職，總還有挽回的餘地似的，所以他在劉芹的身後一直不停嘴的說：

「慢點走，慢點走，你先不要辭職，我們來好好商量一下。」

前面的人走出大門去了，他也跟隨着走到大門口，等到那一個頭也不回的當真擠進了街上的人羣中時，他才發覺到他不過徒然費了一般唇舌的一切都是無補於事。

十二

「簡直是見鬼的事情，好模好樣的上了這樣的當，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句俗語有着相當的道理，太過於信任一個人不免要吃上點虧的。」作家劉芹一個人低着頭在街上蹣跚獨行，回味着胡委員客廳之中的一幕，止不住在心中重念出如上的話語來。

上當雖然是上了當，然而劉芹却並不因此而抱怨他自己，與其說他過於信任了別人，倒勿甯說他失於細密考察的好，基於這種原故，那本來往返在他的深心之中的憤慨之感，便因之而自消自滅的無影無踪了。在人生的旅途上，原就沒有多少坦途可行，即令他承認他自己確實上了當，也不過就像在坎坷的長

途上遭遇到一二丘崗和山嶺罷了，那又有什麼希奇！

一次意外的磨難，必然的可以增加一個人的經驗，而那經驗的獲得，可說是一種極端寶貴的收穫。引用這同樣的情形作例，我們可以說作家劉芹雖然未能編成他的雜誌，中途流產近乎可惜，但他另外從幾位人物的身上找尋到一點材料，說不定將來攝取到他的作品中去作為某一時代的典型人物，似乎倒可以說不無小補的了。

馬路上有得是亂轟轟的行人，那種忙忙碌碌的樣子彷彿有着許多事情要作着似的，實際究竟忙了些什麼把戲，真的，就連劉芹自己他都在不解他在忙着什麼事情，以及爲什麼才忙着的，其他的人更不易猜透了。

天又在慢慢的陰沉起來了，那一副失掉了光明和歡笑的苦臉，正好比死掉了丈夫的寡婦臉上清掃不去的愁容，當她滴落了眼淚的時候，那麼天上大概也就下起雨來了。秋天的連雨和寡婦的眼淚啣，它們同樣的使別人感到了過分的

不快。由於多日的連雨的原故，從各方面匯流到嘉陵江裏的渾黃的水，像達到了生產期的孕婦似的，把江水漲到了高潮，水面在翻滾着浪花，浪花在打擊着峻峭的兩岸，趁這時那浮游的泡沫和碎木雜物便偷偷的傾流下來。船夫簡直是大胆的騎士，駕着一隻隻的小船，他們和大水在拼力的搏鬥，一面在問渡江的客人們討求高於平日四五倍以上的船價。

作家劉芹本來打算過江去的，當他面對着這幕驚險的情景，就不禁打消了他的原意另作打算了。恰好他走近了一個熟友的家門，就決計在他的家中作為一位訪客。正巧就在這同一的時間之內，讓他看見了從對面坐着洋車慢慢的被拉上坡來的屈小姐，「可真是好運氣，」他心裏面說，「又夠見鬼的了。」因為他此刻由於心緒方面的不快，頗不願和屈小姐再有見面的機會。他卑視着這個可憐的寄生蟲，他覺着和她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交談，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就算了。他隨即在最短的一刻中作了決定，決定轉過身去另走相反的方向。屈

小姐却把作家劉芹看得非常的準確，遠遠的她就揚起她的手來向他招呼，一面停下了車子追到了他的面前。

「劉先生，怎麼還躲着走啊？」她笑着說，「是不是我的像貌太叫的害怕了？」

那一個到這時縱有滿心的不快，也只得停下脚步應付一下了，作家劉芹隨即和這位交際花點了點頭。

「屈小姐別挖苦人，實在我沒有看見你來，你若是怪罪我麼，最好怪罪我的近視。」劉芹解釋着說，作着分手的準備：「怎麼，屈小姐到什麼地方去？快上車罷。」

「不，我不坐車了，」她開始付完車錢之後，就對着她的對手請求着說，「請到我的住處坐一坐，就在前面。」

劉芹慢慢搖着不同意的頭。

「恕我不能奉陪，」他拒絕着說，向街邊退後一步，「我有點事情。」

「這可不行！」屈小姐裝出嚴重的神色提出她的異議，「你是有意和我疏遠，我要抗議的。」她猛然伸手拉起他的胳膊，在發出來她的命令，「快請。」

劉芹到後終於還是屈服了，他用點頭表示接受她的請求的，默默的和屈小姐並肩走去。屈小姐一向是不甘沉默的，也許這就是所謂交際花的本色，她這時一邊朝前走着，一邊絮絮不休的說些沒有系統的話語，譬如某個朋友的最近動態，某個熟人的生活情況，以及某個女性的艷事等等，說得津津有味，一如這就是她的生活之中的要件似的。

當他們在街上相並而行的時候，很引起來不少路人的注意，他們的眼神所說明的見解，劉芹知道那是錯誤的猜測。即令如路人眼光所判斷的把他們看成了一對，天知道他也絕對沒有那種可能的福分的。作爲一個朋友他還覺

得格格不入，推而至於一對配偶，那將給他多少煩惱要遭受的啊！

這位屈小姐把作家劉芹領到她的樓上房間的時候，恰巧王小姐正準備到街上去會見一個朋友，今天她請了一天假給自己休息一下，因此訪着朋友就成爲最好的機會。但天不作美，幾乎同時的，從那陰沉的雲幕中，便落下來一陣小雨，看樣子恐怕還有一場大雨下着的。她無可奈何的朝着窗外呆注了一刻，終於在不得已中收束了她的打算。

「鬼地方，老下雨！」她詛咒着的放下了手提皮夾負氣的躺到內室的床上去。

「劉先生別見怪，」她覺着不妥的忽然站起來說，「我有時候常發小孩子脾氣，太不好了，請坐，請坐，大概有十幾天我們不曾見面了。」她走出外屋在劉芹的對面坐下了。

作家劉芹想回話的時候，却讓屈小姐搶了先。

「你可別說了，劉先生還是我硬拉才拉來的，」屈小姐譏刺的說，「就像我們的房子掛的有殺人刀似的，怎麼也不肯賞光，一個作家大概有點架子就可以抬高身價了吧？是麼？」

「饒了我罷，小姐們，」劉芹冷冷的說，「最好請你們高高手少說兩句我就過去了，若是能賞賜我一枝好烟抽，自然我是感恩不盡的。」

「有的，有的，還是金駱駝。」屈小姐說，把香烟遞給了她的客人。

「屈小姐，恕我給你道個晚喜。」劉芹在抽着了金駱駝之後說，用深含意味的眼光掃視着對方的臉。「你一定很幸福！但不過我未曾喝到這頓喜酒，倒覺着十分的抱歉。」

「你看到報紙的啓事了麼？」屈小姐不答的反問道，半晌半晌的嬉笑着：「劉先生，你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麼？」

「很好，我來爲你們祝福。」劉芹稱頌着說。

「謝謝你的盛意，其實沒有什麼，如同作戲一樣的。」屈小姐輕輕的說，彷彿她並未當成一件鄭重的事情。

「訂婚也可以比作作戲麼？」劉芹不以爲然的提出他的疑問，「這樣說來你是否對於你的訂婚另有異議？」

「也不，」屈小姐笑了，態度方面却十分的自然，「我的意思是說訂婚並不能算爲一件大的舉動。而且我們這件事情的成功又非常的偶然，不怕你劉先生見笑，我們之間並無所謂愛情，充其量不過是由於羅子亮要求到我的身上，而他又完全答應了我的要求，條件方面的完全吻合，我們的婚約就算訂成。我想劉先生一定會笑話我的，也許認爲我有點過於兒戲，但事實究竟是事實，我不願對我們的作家有所隱瞞，不過我要求劉先生不要把我當成人物寫進你的小說就好了。來罷，請喝茶，這是上好的雲南普洱，一個朋友託一位飛機師特地帶來的，」屈小姐趁着茶房端上茶來的時候，讓着她的客人，「雨下得大了一

些了，我們趁着雨天在屋裏擺擺龍門陣倒是好的。王小姐，我記得你像還有一盒花旗糖菓似的，可不可以拿出來招待我們的共同客人？」她要求着王小姐，王小姐點頭答應了。

把那些精緻的糖菓用細瓷的碟子盛着端放到客人的面前之後，王小姐給客人特別選了兩塊最大的。

「劉先生，最近有什麼新作品嗎？」王小姐說，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的接着問道，「可是你主編的雜誌，『展望』到底出版了沒有？」

「別提了，」劉芹答道，送到口裏一塊糖菓，「雜誌流產了，正因為籌備雜誌，時間全化費到這上面，所以什麼東西也沒有寫，這位胡委員真坑人。」

「流產了？」王小姐不信任的問，「那不就是說不能出版了麼？」

「因為胡委員不能付出應付的經費，所以就關門大吉了，本來他還拖我再幹下去的，我斷然的拒絕了他的請求，不願再第二次上當。」劉芹解釋着其中

的經過，一面在冷冷的注意着屈小姐，似乎他還想再露骨一點說，「你知道麼？小姐，那筆雜誌費移用爲你的訂婚支用了。」但他並不曾把這言語說出口外，因爲他認爲那將有傷她的體面和尊嚴，有點過於不友誼了。而且即便爲他所想的把雜誌費移爲訂婚費，那只能由短見的國難商人羅子亮其人負其全責，屈小姐不過是去玩着傀儡的角色罷了。

「我不贊成胡委員，」屈小姐從胡委員身上拉出來話頭，「這位老先生送他四個字評語最好：「老奸巨滑……」

「你這話太過於刻薄了。」王小姐搶着加上了一句。

「不刻薄。」屈小姐仍然堅持她的意見，「他真是君子其面小人其心，也許這就正是他在革命方面雖有歷史而在事業方面永作一名光棍委員的原因。

「我不傻呀，」她朝着劉芹嫵媚的笑了一笑，同時又爲他遞過去金駱駝，「劉先生，我把什麼都看得十分的清楚。」

雨下得越發的大了，偶然一聲雷鳴，整個三層樓的房子就爲之震撼起來。玻璃窗外沾滿了一些水珠，慢慢的那些水珠連成了一片的水區，在肆無忌憚的汎濫起來。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注到窗子上去，窗子上面撒出來雜亂而又暴躁的聲音，彷彿擊碎了玻璃那才是雨水最理想而稱心滿意的傑作。

屋子裏的空氣稍稍有些悶人，那充塞的香烟氣在有意壓榨着人們的呼吸，但當屈小姐打開了那扇屋門之後，由於空氣的流通的原故，使他們因而獲得了片刻的舒適。

「你簡直是老王頭賣瓜，自賣自誇。」王小姐停了一刻，接着屈小姐的表白說，「你說你把什麼都看得很清楚，我看你比別人真還精明不了多少。」

「何以見得？」屈小姐把面孔伸到她的面前問。

「和羅子亮訂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始終不贊成你這個決策的。」

「不，你看得太單純了，將來有一天你會懂得的，到現在爲止，王小姐你

還不能說是瞭解我的。」屈小姐說，伸手點劃着她的好友。

「希望能有那樣的一天。」王小姐淡淡的說，依然還不能十分同意。

「劉先生會明白我的，他也會了解我的。」屈小姐轉到了劉芹的身上。

我們的作家用默然的一笑作爲對於屈小姐的回答，這回答屈小姐滿意到極點。

「劉先生已經答應我了。」屈小姐高興的說。

「答應你什麼了？」王小姐問道。

「答應我他已經瞭解我了。」

「哼，人家還未曾開口呢。」王小姐冷冷的說。

「這就是所謂『盡在不言中』，一點沒有錯。」屈小姐說完之後，徵詢着他的客人，「劉先生你說對麼？」

作家劉芹依然不會卽刻回答，他像在避免發言的把身子仰到坐椅的後面，

盡興的伸了伸懶腰，把兩手扣在一起使力的揉着，然後舉到頭部的兩旁分散開去。

「有趣，有趣。」他終於制耐不住的說了出來，作為他的回答，「太有趣了。」

「所以啊，」屈小姐承認着說，「劉先生是瞭解我的，至於王小姐，實在是道地的好人，我麼——」她停了一停，笑着說道，「可實在是道地的壞蛋。」

「何必妄自誹薄，」王小姐說，「太客氣了。」

「客氣？」屈小姐認真的搖頭否認着，「一點不客氣，而是百分之百的事實！」茶房從敞開的屋門中送上來兩份晚報，把在座的人掃視了一眼之後，便一言不發的退了回去。

「茶房！」屈小姐喊了一聲。

「來了，來了。」茶房重行走進屋內。

「給我們叫幾個菜，雨下的太大了，不能出去吃。」

「叫什麼菜呢？粵菜，蘇菜，川菜？」

屈小姐徵求劉芹的意見，劉芹用不吃作爲回答，他說他剛剛吃飯沒有多久，一會雨停還要到別處去的。

「這可不行，」屈小姐抗議道，「非吃不可，晚上若是下雨，我還要請劉先生看話劇呢。」

「隨便什麼菜都行。」劉芹說，順手拿起來一張晚報。

「吃川菜罷。」王小姐提出她的意見。

「好。」劉芹順便附和了一個字。

屈小姐說出幾樣川菜的名字，把茶房打發走了，她走回到內室摸出一瓶酒來，拿到客人的面前幌了一幌。

「真正貴州茅台，請我們的作家喝喝。」她說，當她一眼看到報紙的標題時，猛然的就叫了起來，「怎麼，貴陽在建築防禦工事了？」天呀，重慶真要準備搬場了！」

「沒有關係，」王小姐說，「反正有得是陣地可以轉移，最後勝利總是我們的。」

「得了，得了，」屈小姐高聲叫道，「我聽厭這一套了！」

屈小姐放下了酒瓶子，趕忙把臉面湊到報紙的前邊去，當她稍稍看了一眼之後，她便走到了窗口的邊上，彷彿藉此看看外面是否仍在下雨，這連雨是否要影響到她的搬場。

雨雖然還未停止滴落，但已經小得多了，倘若晚上不再落得大些，看來不致於耽誤了她看戲的計劃。

在這房子裏坐了這麼久以及還要在屋中吃一頓晚飯，甚而說不定再看上一

場戲，從作家劉芹這方面說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意外，他有些覺着過於打攪了別人，因為按照他們之間的交往來說，他還不夠有着接受她們邀約的情誼。繼而他又建議給自己不必這樣認真，特別是當着一位交際花的面前，所有她的邀請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從命，無須覺着攪擾了別人，也無須表明要感激別人，那全是愚笨之人的傻想。這些女人對你的表示好感或是加上一點殷勤，完全是由於一時的高興，或者說她們的任性，倘若你一定追究追究他們另外還有什麼企圖，那却叫人不能說定。女子們的一般心理變態，常常使一個經驗豐富的男人莫測高深的。你覺得身受莫大的賞賜中心爲之不安麼？殊不知她們也許看作過眼雲煙一樣不會留下半點足資留戀的記憶的。

既經這麼思考了一遍之後，我們的作家便也就樂得接受交際花的邀請不感到侷促不安了。作爲一個辛勤的文藝工作者，劉芹多年以來的生活全是在可憐的數着字數的作品上面活過來的，而文章市價的較比一般的物價的低落，真可

以說無法用比例的数字來加以計算，於是那普遍的現象便是一般文人都在最清苦的情況下掙扎着生活，而幾乎常有着朝不保夕的憂慮。但作爲一個交際花，一位漂亮小姐的生財之道，她們是多麼來得容易啊！一個含有神韻的酒窩可以討取到重大的代價，一個嫵媚的微笑使別人爲之而發狂，在這種情形之下，多少勇敢的騎士就樂得化費重大的支付而藉以討取女子的歡心了。也許有些守舊一點的人會爲之而搖頭的，彷彿辱沒到婦女的操守上面，其實這完全是最退步的想法，進步一點的思想，人活在這個世界之上，他須要儘可能的在物質上得到享受的滿足，那才可以說體味到了人生的樂趣。

由於如上所說的這種道理，把自己和別人作個對照的比較，作家劉芹就真正的想開了吃她們一頓飯還嫌有些不夠呢。把從別人手中巧取來的金錢，他藉機給與適當的消耗，反而是他應盡的義務，倘若他認爲他應該對於她們的感情應該有所感謝，那便是他最不開明的錯誤。

窗外的雨在浙浙瀝瀝的滴落着，雲仍然沒有散開，天已經近乎傍晚了，却不見電燈的光亮。

「今天停電。」屈小姐猛醒的說，走到日曆的前面去看了一看，「一點不錯，今天是星期二。茶房！茶房！」她連聲的喊道，等那茶房走過來的時候，她吩咐他趕快去買幾支洋燭來。

「重慶這地方真討厭，」王小姐放下了晚報說，「常常停電，那像一個首都的樣子！」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水電公司天天喊着賠錢呢。」劉芹輕輕的加上一句。

當茶房買回來洋燭點燃了的時候，菜也由夥計送進屋來。

「好，準備吃飯。」屈小姐說，動手去開那只酒瓶，「天有點冷，正好可以多多喝上兩杯。」

「我不成。」劉芹聲明道。

「那有的話，李白斗酒詩百篇，文學家和酒有不解緣，誰也離不開誰。」屈小姐不同意的講說她的道理。

「不得了，屈小姐，你太厲害。」

他們坐定了之後，隨即端起來酒杯互道着祝福。

「菜是美的，酒是美的，」劉芹端起來第二杯酒時說，「主人也是美的，只是有一點美中不足……」

「什麼美中不足呢？」王小姐緊接着問。

「還是叫屈小姐猜罷。」他向她挑逗起來。

屈小姐微微的笑了一笑，用筷子指點着她的客人說：

「我不說，你反正不是好人。」

「啊，我明白了，」王小姐高聲叫道，「劉先生是說羅經理沒有在場有點

美中不足，對麼？」

「一點不錯。」劉芹承認着說，「猜對了，要請王小姐喝一杯。」

「這可不行，未必人家猜對了，還要受罰。」王小姐提出來她的異議。

「不是這意思，我是說表示對於王小姐的慰勞。」劉芹爲自己的提議作着解釋：

「屈小姐也要陪一杯，」他又轉到屈小姐的身上：「彌補了這小小的不足。」

「喝一杯是可以的，但我不承認有什麼美中不足，老實說直到現在爲止我的頭腦之中沒有轉過羅經理的影子。好，我們來共乾一杯。」屈小姐說，一口氣把杯中的酒喝乾了。

七點鐘時，他們才吃完了這頓晚飯，三個人似乎都有點醉意，但精神方面還都很清明，屈小姐一邊對着鏡子，修飾她的漂亮的臉，一邊催促她的客人準

備，一同到戲院去看話劇。雨已經止息了，似乎正在給他們一個客氣的機會，給他們一個最大的方便。

「不行，」劉芹忽然說道，「看完了戲恐怕我要作馬路天使了。」

「劉先生是說沒有住處麼？」王小姐問。

「不要緊，就住在我們的這間外間罷，」屈小姐代為回答，「劉先生今天別走，晚上回來我還有話和你商談呢，不過睡地板委曲了你，最好還是叫茶房去尋一張床來，我們當主人的才覺着安心些。」

「謝謝兩位小姐罷，現在還不算晚。」劉芹說，在她們這邊住一夜多麼沒
有意味！

「不，說什麼也不叫你走。」屈小姐修飾好了她的臉譜，不由分說的拉起他的胳膊來，「請罷，劉先生，恭敬不如從命，還是先讓我們看看話劇的好，如果不多看兩回，將來戰事逼近了陪都，想看却看不成了。」

「茶房！」她喊道，「車子叫好了沒有？」

「在外邊等着呢。」茶房說。

「好，先生，小姐，請罷。」屈小姐讓着他們，她是最後下樓的一個。

十三

到戲院的車子，在穿過一條吵鬧而窄小的巷子的時候就停下了，還要再上一二十級的石階才能走到戲院的門口。巷子的兩邊就着稀爛的泥路，擺出一些賣橘柑廣柑和地瓜的担子，在一枝枝水電的光亮下露出來新鮮的顏色。王小姐揀最近的担子上買了幾個最大的廣柑，隨後他們就在不明亮的路燈光照下走上了石階。

戲院的名字叫作「抗建堂」，內中的一切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持，因而在大門的外面就站有荷槍的崗兵。抗建堂的建築若說達到了理想的戲院，那程度還差得遠着呢，但在當時的霧都，它却是話劇演出的大本營，雖說另外在道

門口銀行俱樂部的銀社也是一個出演話劇的場所，在局面上說那就小得多了。

戲院的外面，在賣票的櫥窗附近，照例有着一些來往的人，或是在急於搶着買票，或是有人在消閒的踱着步子，以及還有些人集中眼力尋求他所要找到的人。在最後這一門類之中的人物，羅經理正是其中的一個，他已經在那裏等候多時了。人的個子長得短小了一點，在人堆中內外張望的時候就顯得有些吃虧，但屈小姐到底遠遠的就把他認了出來。

「子亮，」她喊了一聲，慢慢的走上前去，「才來麼？」

「等多久了。」羅經理答應着，看見了另外的兩位來客。

「久違，久違，」他和劉芹招呼着，伸出去他的手。

劉芹也伸出手去，和他輕輕的握了一下。

「給你道喜，」他說，「你是幸福的。」

「不敢當，」羅經理謙遜着說，掏出來他的金駱駝，「來，先抽一枝。」

「子亮，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屈小姐把羅經理拉到一邊，說是和他商量着事情，實際上正等於上司對於下屬所下的命令。她命令他即刻回到委託商行去休息，把他那張票送給作家使用。他務必要接受她的命令才是她的理想的良人，否則她會因此而生氣不快的。爲了償付他未曾看戲的損失，她答應明天到委託商行那邊去給他一個最使他滿意的長吻——這句話是她壓低了聲音笑着說的。

「不好改日再請劉先生麼？」羅經理不同意的說。

「你又何嘗不可以改日再看呢？」屈小姐馬上就撞了回去，顯出來頗多不快的樣子，「跟你好說好商量，你總是不會答應的，但是我已經約好了人家，還能把人家打發回去麼，你想想這樣的情理通不通？既然你一定不同意，那你在這邊看好了，丟人丟這一回，我們一道回去了。」

「算了，算了，我回去不就完了麼，」羅經理到後終於屈服了，「我的小

姐，請你別生氣好不好？票給你，我遵從你的命令。」

「能聽從我的命令，才是我的理想良人。」屈小姐接過戲票之後，作出笑臉來說，「好，一切未決的問題都等明天再說，明天我保你滿意。」

羅經理無可奈何的和劉芹王小姐道別，爲着掩飾他的顏面的關係，推說他因爲其他事務須待處理，所以不能奉陪。

「知道了，」屈小姐催促着說，「快去罷。」當羅經理走出大門的時候，她又說道，「士士氣氣的，一點不開展。請罷，」她招呼着劉芹和王小姐，「時候不早了。」

這邊的規矩是對號入座，她們實是第三排的票子，所以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地方，後面許多來客亂轟轟的喊着用人給他們「對號」，似嫌有些吵鬧。還有些早就坐好了的看客，他們在不間斷的扯起長談，天地古今彷彿再也沒有說完的時候，吸烟的人們把屋中噴滿了烟氣，使屋中空氣顯得十分的惡濁。

「吸烟室是需要的。」坐下了之後劉芹向兩位小姐說。他緊挨着屈小姐，屈小姐的那邊是王小姐。「外國的劇場萬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這種吵鬧也夠受了，」屈小姐說，朝着後面望了一眼：「那是看戲，活像在鄉間趕集似的。」

「我們的文化水準差得太遠了。」王小姐作結論似的加上了一句。

這時的舞台上面爲一幅巨大的布幕所遮蔽着，不能看到幕後的活動，有時可以聽到釘錘的釘擊聲和搬動器具的碰撞聲，使台下的觀衆可以猜到台上的人們是在作着佈置的工作。在抗戰多年物資貧乏的情形下，就以演劇來論，也是受到了同樣限制。但我們大後方的劇人始終不懈的爲戲劇而工作而獻身的精神，真可以說是罕有的現象。總算依靠這般演劇朋友們的艱苦奮鬥，他們給話劇打開了一條光明的道路，使一些偏愛舊劇的觀衆們也樂於接近這門新的藝術了，並且是每當出演話劇的時候，一向是賣座鼎盛，去晚了就會購買不到戲票

的。

至於那些演出的劇本也多半出自名劇作家的手筆，他們在迴避諸種限制的條件之下，使用文字上的巧妙筆法，和取材方面的強度暗示，製作出一一些吻合現實的作品，而在每次上演之後就獲取到意外的成功，使話劇本身在戲劇方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王小姐在慢慢的剝着廣柑，她說她似乎多喝了一杯酒，所以顯得稍稍有些頭暈，但她自信吃下一點廣柑之後那就會好一些的。屈小姐已經有着醉薰薰的意思了，想到了方才驅逐羅子亮那一幕的成功，還在暗暗的引爲得意。只有劉芹的心理方面，感到了有些過度的不自然，因爲他已經瞭然於屈小姐擺佈羅經理的一幕，彷彿很不免有些替他可惜，一方面他不由的爲這位男性敏感的担了一點心，傻到了那樣可憐到那樣的男子，爲什麼一定要結好一位交際花而使自已作爲她的奴隸呢？真教人不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劉芹接着就把他的感懷轉變了方向，他認為他的不平之感簡直變成爲多餘，一個如同羅經理這樣吝嗇到家的國難商人，也只有如屈小姐這樣的角色才能從他的身上榨出血來，別人想從他身上討點便宜那全是妄想，聰明閱歷兼而有之的胡委員到後還是遭到他的欺弄，可見一個商人把錢看得如何重要以及把信譽看得如何的隨便了。

「以現在來論自己取的是什麼角色呢？」他接着問着自己，回答是馬上就有了，「是一件可笑的遭遇罷了。」糊糊塗塗的走進了屈小姐的住所，糊糊塗塗的吃了一頓晚飯，現在又是糊糊塗塗的陪她們在看戲，直到最後還要在她的外室留宿，如她所言跟他還有話說，看來整個的一幕都是可笑的了。但他畢竟也有着一種難得的收穫，那就是在人物的觀察上他到底多添了一些經驗。

王小姐把剝好的廣柑分給他和屈小姐，這時距離開演的時間只差十分鐘了。後面的座位已坐得滿滿的人，不約而同的向着舞台拋去共同期待的眼光。

「我覺得有點頭痛，」屈小姐說，把肩膀靠到劉芹那方面去。「我真不該喝這麼多的酒，可是我太高興了，所以就過了限量。」

「有什麼值得你高興的呢？你是說你的勝利的獲得了理想的良人麼？」劉芹稍稍往旁邊躲了一下，有趣的問。

「我高興是因爲——」她用貪婪而嫵媚的醉眼瞧着他，「因爲你的賞光。」她更進一步的把胳膊也攔了過去。

「這我可不敢當，」劉芹把她的胳膊推了回去。

「都不要客氣。」王小姐加進來說，「還是抽枝金駱駝吧。」

「沒有吸煙室真是大缺點。」劉芹說，接過去煙。

「大家都這麼抽，我們也只有抽了，好，請。」王小姐把自來火石一開，就燃出一團小小的火花，等他們都抽着了時才把那東西重行合上。

在幾聲鑼響之後，戲正式開場了，一個古老而沒落的家庭的客廳，佈景方

面裝飾出古色古香的味道，全個劇情所告訴觀衆的是這個家庭在如何腐爛，以及新生的一代在如何的百折不屈和那些陳舊的一羣在反抗。陳腐的家庭到後終於毀滅了，新的一代則在步上了光明的前程。從體裁方面看來，似乎有點墜入了公式的圈套，但故事的本身是吻合着現實的情況發展得頗爲自然的。

這劇本一共是三幕五場，預計要演出五個鐘頭。當第一幕閉幕的時候，屈小姐把作家劉芹拉到門外頭去。

「實在受不了，腦袋痛死了。」她抱怨的說，盡興的伸了一個懶腰。

「換換空氣就會好的。」劉芹說着，把她領到了窗口邊，那裏在刮進來一陣陣冷冷的晚風。

屈小姐在窗口前邊站了一會，似乎還是不大舒服。

「你等等，」她說完話不待回答的就跑進屋去，兩分鐘後又重行跑了出來：「走，我們回去坐坐罷，戲我不想看了，我已經告訴了王小姐，對不起，

劉先生，請你陪我回去一趟，我一個人走下石階會摔倒的。」

劉芹本待不答應她的請求的，既然來看戲就應該終場之後再離開劇場，否則又何必多此一舉。可是還未等到他的言語說出口外的時候，他已經被屈小姐生的給拉着走了。

「王小姐呢？」他向她問了這麼一句，覺得一回來的人，還是一回回去的好。

「她看完第二幕就來。快走吧，我的腦袋硬是痛得很咯！」她着急的說出四川話來。

順從的依傍着慢慢的下着石階，劉芹不知道究竟怎樣是好了，他彷彿成爲一個玩偶似的，任憑屈小姐高興怎樣擺佈就怎樣擺佈，自己沒有一點自主。「太好笑了。」他止不住又在重念出來。

外面一片黑沉沉的，風冷進了人們的肺腑，雨不再繼續降落了，天空上抖

動着震顫的繁星，江北的山坡上，電燈密佈的光亮像織就的一面大網，張掛在黑沉沉的幕罩裏。電燈公司的烟囱在繼續的嘆着低沉的氣息。

他們走到了巷口的時候，經過了足足有十分鐘的工夫，才叫來了兩輛車子，車夫向他們討索着過昂的車價。劉芹在和車夫說着好話的解釋給他們聽，一段很短的路，何必討索過多的車價，屈小姐却把他止住了。

「走，」她說，坐到了車上：「管他貴賤，不是你們要的有價錢麼？那我們照付就是了。」

當酒的火燒一般力量消散了的時候，屈小姐似乎感到她的身上有點涼，臨往劇場的時候，她是那樣的匆忙，以至忘記了穿上她的夾大衣。愈是感到了涼的時候，那涼風似乎也就專在和她的開玩笑似的緊緊的包圍着她，死死的和她糾纏，她到後只能把兩手抱得緊緊的和涼風相抗來護衛自己了，一面心急的催着車夫加快一點脚步。

「弄格不快麼？」車夫操着四川腔說。

「這鬼東西！」她心裏罵了起來，「真討厭極了。」

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回到了旅館，因停電還未截止的原因，屋子裏還要點着洋燭。屈小姐可算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三腳兩步的跑進內室就躺到床上去了。她蓋上兩床被子，聲說方纔坐車確乎受了點寒，所以現在要馬上取暖，但因為這種動作而慢待了客人，她願事先加以聲明，希望得到客人的諒解。她並且把客人請到了內室，近近的坐在她的床邊，送給他上好的金駱駝和糖菓來作竭誠的招待。

這秋天的夜裏確乎是很涼的，儘管白天的時候秋老虎可以熱得叫人無法消受，甚而你可以覺得像在過着夏天，但夜裏的天氣正可以大大的異於白日，季候的變化是順應着自然的規律的，任何人爲的力量不能把他加以改造。我們的作家劉芹先生他也感到了有些涼，進屋之後一連打了三個噴嚏就給了他以有力

的證明。

「你也冷了？劉先生。」屈小姐說，「太對不起了！」

「不客氣，」劉芹說，「沒有關係。」說着這話的時候，他在想到了羅子亮那個被驅逐走了的可憐的傢伙。她爲什麼那樣對他不客氣呢？他爲什麼順從的聽她擺佈呢？他們之間相互的需要究竟是什麼呢？……

「屈小姐，我問你幾句話可以麼？」他遂即開口說。

「歡迎，歡迎。」屈小姐點點頭。

「請不要見怪，我是說，你對於羅經理太不客氣了，他會因此生氣的，那將影響到你們的愛情。」他說。

「謝謝你的好意。」屈小姐說，慢慢坐了起來，「若不是好朋友，不會這樣關心我的。但有些事情的道理，却不是局外人所能瞭然的，也許你今天晚上認爲我對付羅子亮的舉動有嫌過火，但在我看起來當真是恰到好處。若說到對

付人的事情上，自然是煞費苦心，正如同你想投合某人的脾好一樣，你若發現其中的巧妙才行。當你發現了巧妙之後，就如同你已然開開了一把鎖，握在你手中的鑰匙便可以替你解決一切的問題。我之對於羅子亮，正如同那把操在我手中的鑰匙一樣，只要我開啓的話，他什麼都要聽我擺佈的。至於如劉先生所說的愛情兩個字——」她拉長了語尾的半晌不言的注視着他，彷彿在致驗着他似的。

「你是說你懷疑你的愛情不成？」劉芹插進來問。「愛情的本身是不容懷疑的，人類如果沒有愛情的話，請想想，那將成爲什麼世界！」

「不過愛情之中有着分量的輕重和真偽的不同罷了。」屈小姐回答着，在燭光上抽着了一枝煙。

「對不起，愛情也可以用天秤稱上輕重的麼？」劉芹認真的追問。

「雖不那麼精確，輕重究竟是分得出來的。」屈小姐說得頗爲自然。

「那麼容我再問一句，愛情的真偽又是怎麼判斷的呢？」

「這個麼——」屈小姐又躺了下去，有趣的笑了一笑，彷彿心中在說：「傻瓜，追問這些幹什麼。」但她終於還在回答着說，「却不是一句兩句話所可以說明白的了，不過我可以武斷的說，愛情這東西的確有真偽之分。真的愛情沒有約束義務，海枯石爛其情不變；偽的愛情只有相互的利用，隨時隨地都有發生破裂的可能。」

談話雖然很單調，却使劉芹感到了一些趣味。於是他進一步的又問道：

「這樣說來，屈小姐和羅經理的愛情，請恕我冒昧，恐怕要打上一點折扣的了。」

「何以見得？」屈小姐反問道。

「我想這無須加以解說，屈小姐剛才所發揮的高論，就是很好的證明。」

「你太壞了。」屈小姐不理的轉過身去，但幾乎是同時的她又轉了回來，

指點着他說，「文學家太刻薄。」

「過獎，過獎。」劉芹譏諷着說，止不住在笑了。

「但羅子亮也還有可愛之處的，」他接着又說，「總不致於在你的面前打個零分。」

「這倒當真是過獎了，」屈小姐把兩隻胳膊放進被窩裏去，「依我看，他不僅打不到零分，而且還在零分以下呢，換句話說他不夠水準！」

「這我可實在明白了，」劉芹接上來說，「既然他還不夠水準，聰明如屈小姐者，爲什麼會和他訂婚呢？」

「傻瓜！」屈小姐這回真的說出口外，「你真有趣。」

「恐怕有趣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是的，有趣的人物應該是我，」屈小姐承認着說，「因爲我和羅子亮的訂婚就是一件趣事。說起來在熟朋友之中誰都不會認爲我們之間有着這樣的可

能，但我們竟然出人意料之外的捏在一起了。太離奇了，太容易了，所以也就被劉先生看破了，那麼我今天跟你說句實在的話罷，羅子亮實在不是我理想的配偶，然而當他願在我的面前扮演一幕趣劇，作為劇中的主人翁時，我自然沒有拒絕的必要。橫豎吃虧上當的是他而不是我。」

「若是我把這話說給羅子亮知道呢？」

「沒有關係，」屈小姐笑着說，「當你把真情實話說給他聽的時候，他在認為你是在造謠。結果你是費力不討好。」

「那麼你將來最後的打算呢？」劉芹更深的追問一句。

「恕我不能回答，」屈小姐伸出手來和他使力的握着，「因為我還未曾作過具體的思索，要慢慢的再看了。」

風從一塊打碎的玻璃窗中奔竄進來，攪動着微弱的燭光閃爍不定，一輛公共汽車以沉重的聲音從窗下飛奔過去，樓上的地板被波及的有些顫動。床下的

壁角上，耗子在趁熱鬧的嚼着什麼東西，在牙齒底下響出叫人厭的聲音，天棚的上面，牠們在肆無忌憚的蹦蹦，好像在嘻戲的嘶叫個不停。……

作家劉芹把案上的報紙拿起一份，走到窗邊去把那進風的窗洞堵住了。那枝洋燭的光芒馬上就回復了穩定的常態，屋子裏爲顫動燭光所幌動而引起視線不清的現象，這回也是一掃空。屈小姐看看腕上的手錶，才僅只九點多鐘，人已經暖和過來了，她就從床上坐起來，披上她的夾大衣，陪着客人回到外間屋子裏去。她親自動手打開了熱水瓶的蓋子，爲她的客人沖了一杯紅茶砂糖水。

「對不起劉先生，我們這半天簡直忘記喝茶了。」她抱歉的說，自己也沖了一碗。

劉芹未能馬上給女主人以謙遜的回答，因爲他直到此時，仍然在思索着這個不可解的人物，譬如剛才她用「未曾作過具體的思索，要慢慢的再看」這話作爲搪塞，而不給他以確實不移的回答，分明是一種故弄虛玄的狡辯。作爲一

個小負盛名的交際花，大概全要具有這同一的特點的吧？相對的，劉芹也在爲那國難商人担了點心，他的必將在她的身上吃虧將是數內難逃的事實。他現在的不能自覺，日後一定有着失悔的一日。世界上還有比被人家欺騙而不自知，且把那騙手當成知己每日密切往還的人可憐的麼？……

也許這是一時之間激於一點小小的同情心吧，使作家劉芹爲那可憐的角色稍稍動了一點感情，這感情的激動不稍一刻就自消自滅了，因爲對於一個廢物的分心無異是一種多餘的偏勞。如同羅子亮這樣無知少識憑藉一點偶然的機會而發上一筆國難財的暴發戶，當他由於財富的獲取到手而沾沾自喜却又吝嗇到家的時候，他的遭受某種意外的耗損，正是他應得而毫無足惜的報償。他不給胡委員以經濟上的援助，不能加之以苛刻的責備，要緊的是他既然答應了胡委員的請求而偏不履行他的諾言，那便全是他不顧信義的最大的錯處。

「劉先生，你在想些什麼呀？怎麼一句話也不說了？」屈小姐向前探了探

肩膀問。

「什麼也沒有想。」他輕輕的敷衍一句。

「別騙人罷，我猜到你是想着什麼事的。」

「是的，你是猜得到的，」劉芹承認着說，喝了一口紅茶。「不過也不要猜了。頂多頂多我不過覺得小姐們帶點神祕罷了。」

「不然，小姐本身並無神祕，」屈小姐否認着說，「如果有什麼神祕，那是環境給她造成的。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了，我倒是願意把一件真正的神祕事情託付給你，請你替我服服務，若是承蒙你的慨允，我實在感恩不盡。」

屈小姐說完，跑進了內室，兩分鐘後帶着一張紙包出來，從紙包中檢出一封來信，她交給劉芹看了。

那是一封徵稿的信件，某個婦女雜誌因為屈小姐擔當了婦女工作名譽職務的關係，請她抽暇寫上一篇短文，並且還請她「萬勿推却」，藉資「以光篇

幅」。

屈小姐把這來稿考慮再三，她知道倘若她不寄上一篇稿子，就給她的聲名加上了損失，反之如果交上了稿子，人家更會讚揚着她的精明和才氣。但問題在於她不能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作品，如果遺笑大方那就聲名狼藉適得其反了。最後她就想到了作家劉芹的身上，她認為他一定能夠勝任，不過他能否答應她的請求，她直至現在尙無把握。

作家劉芹把原件看完之後，他也就明白了屈小姐今天對他的邀宴和挽留的道理了。一種被侮辱的感覺流遍了他的週身的血管，他幾乎要使力的敲着桌子大聲的罵了：「無恥的東西！」但他並未因此發作他的脾氣，忍着一口氣的他把原稿信放了下去。

「請你代我寫一篇，然後署上我的名字，就是這個意思，劉先生幫幫忙。」屈小姐微微的笑着。

「也許你會認爲出人意外的，」劉芹說，慢慢站起來，「我告訴你說，這事情我不能答應。文章可以請人代作，我直到現在還未聽說過。不能從命，不能從命。」他的話語變得非常的生硬，他的態度變得非常的倔強，「對不起，再見！」劉芹使力的說完，頭也不回的昂然的走出室外。

「劉先生！劉先生！」屈小姐從後面追上前去，作家劉芹已經走到街口了。正好，從戲院回來的王小姐，和他碰了個對面。

「劉先生，你到那裏去？」她問。

「回去。」他答。

「不是原說請你住下的麼？」

「請饒了我吧！」

秋夜的涼風在悄悄的吹着，劉芹彷彿感到他的心也在涼了。

十四

汽車停下的時候，從打開車門中先後的走下來讀者們早經熟識了的黎將軍和胡委員，他們邁動着輕鬆的步子，拉着各自拿在手上的手杖，順序的走上了屈小姐和王小姐住所的樓梯。

時間是上午九點，濃重的迷霧吞蝕着整個的陪都，使人們迷失了視線難於看清前面的大路，黎將軍的汽車在開行的時候，不僅開開了車上的燈光，且在不時的按着喇叭以防止衝撞了從對面開來的車輛，將軍在耽心着兩位小姐的晏起，他們的訪晤無異打攪她們的清睡。按着將軍和胡委員的共同的看法，一位作爲負有聲名的交際小姐，由於和別人的往來以及酬應多半要佔去不少夜裏的

時間的原故，事實上她自然就缺乏着早起的可能，一頓夜宴，一場跳舞，一回牌戲，那一種節目都很容易把時間度過到午夜以後的。

果然他們共同的耽心成爲真正的事實，這就是說當他們敲着屈小姐的房門時，半天半天的也沒有人答應一聲，一直到他們報出來自己的名姓之後，才算得到了屋主人的答覆。

「對不起，我們還未起來呢，請等一會，就來開門。」屈小姐說，從那斷續的聲音中可以判明她的睡眠還未滿足。

「太打攪了，我們等一會再來好麼？」將軍說，表示着他的驚擾她睡眠的歉意。

「不，不，」話說完了的時候，門也就跟着從裏邊打開了，開門的人是王小姐，她那打扮整齊的樣子，彷彿不僅起床多時了，似乎正在準備外出的樣子。

「失迎，失迎！」她客氣着說，向着兩位客人讓座。

「王小姐要出門麼？」胡委員問，慢慢的坐了下去。

「我是要上班的呀，」她笑着說，「今天已經晚得不像樣了。」

「別去了，遲到還不如請假呢，叫茶房打個電話請請假就算了。」胡委員建議給王小姐說。

王小姐斟酌了一會，接受了客人的好意的建議，恰好那茶房正在這時走進屋來，她就把事情交給他去辦理了。

「電話號碼你記得麼？」當茶房臨去的時候她問。

「記得，×××號。」茶房報告着說，隨即退回身去。

王小姐伸手去打開一扇窗子，於是那濃霧夾着冷風便乘興的竄到屋子裏來，玻璃板上，牆壁上，甚而那沙發椅上都在染有一層潮濕的氣息。

「好冷。」屈小姐在裏屋說，她已經穿起衣服了。「今天的霧真大。茶

房，打洗臉水來！」

「請小姐等一等，」王小姐說，「茶房給我打電話請假去了。」

「對不起，我不知道。」屈小姐說，「你請假更好，可以陪陪兩位貴賓。」

「我何嘗不是這個意思。」

「不敢當，不敢當！」將軍謙謝着說，伸手摸撫着他的修短的髭鬚。

「真對不起兩位貴賓，多請原諒。」屈小姐說，在裏屋拿起鏡子照着，一面梳着亂蓬蓬的頭髮。

等到那茶房打完了電話，並且替屈小姐打好了洗臉水以及她修飾完畢的時候，已經是二十分鐘以後的事情了。好才來訪的兩位客人還有王小姐在陪着他們，他們在心理方面絕對沒有煩躁的感覺。屈小姐雖然成爲他們的訪談的對象，但他們覺得和王小姐也正有着一些緣分，說得再澈底一點，他們還會認爲王小姐具備有較之屈小姐至多不少的優點的。

這時我們的屈小姐正式走出來她的臥室，使用着優美的姿式，有分寸的行了個禮招呼着她的客人，她伸出手去使力的和他們握着，正如她嘴裏所說的，他們之間又有好久不曾會晤了，所以說她爲這兩位稀客的光臨，表示出她的最大的歡迎。在這動亂的時代，難能交上幾個知心的朋友的，而友情則正是彼此之間高貴的安慰，他們既是屈小姐意中的知心朋友，所以特別表示她的歡迎的真誠。她吩咐那四川茶房趕快熱上幾杯牛奶，另外烤上幾片麵包以便和客人共進早點。

「出去吃一頓早點不行麼？」將軍徵詢着說，「我的汽車在外邊停着呢。」

「是的，出去吃也很便當。」胡委員附和着，作出要動身的準備。

但屈小姐終於留下了她的客人，依照她的說法，冒着大霧出去吃上一頓早點，可以說是不智到家的傻事。加以食堂裏面有得是擁擠食客和吵鬧的噪聲，比起家中清靜的環境真不可同日語。朋友們見面既然要扯長道短談上一陣，最

好的辦法就是照舊不動。

她後面的意見有着充分的道理，客人隨即收回了他們的提議，決定在屋中和她們共進早點了。屈小姐並且還介紹她的客人，說是她將把別人送給她的一罐最好的美國黃油也打開來給他們嘗嘗難得的美味，客人便可以不致於在吃麵包的時候感到單調無味了。

「而且我還有個提議，」她進一步的說，「今天一天誰也不准出屋，讓我們痛痛快快的打一場沙蟹，人手不夠我把那倒霉的傢伙羅子亮也找來，大傢伙贏他幾個臭錢。」

「願遵命。」將軍承認着說，「不過提到了羅子亮，這傢伙真算作了好夢，居然和屈小姐訂了婚。這還在其次，要緊的是你們的訂婚喜酒怎麼把我們也忘了？該怎樣受罰吧？」

「老實話，我們沒有舉行儀式，否則不會不請你們的。」屈小姐解釋着，

「如果你們認爲遺憾的話，我願意領罰。你們怎麼說我怎麼承受。」

「講講笑話就是了，只求屈小姐把令外子邀來耍上一天，也就求之不得了。」胡委員說。在話音中間夾雜着不快的成分。

自從那次晚上在同一個屋子裏面爲屈小姐慶祝生日羅子亮由於寶石戒指討取到她的過度的歡喜之後，胡委員今天還是第一次登門有如一個負傷的鬪士似的，他被那國難商人一擊倒地之後，他在極度憤慨之下當時想憑藉一點外力給羅經理以難堪的，但後來當他明白了如今的世界仍然是金錢操縱了一切的時侯，他隨即消滅了自己的火氣不再計較了。加之那時他還希望從羅經理的身上獲得那筆雜誌出版費，有着這麼一件期求在誘引着他，他便一聲不響的使用出最大的容忍。

胡委員雖說卑視着羅子亮的濫於使用金錢，但實際他更其輕視着自命不凡的交際花屈小姐，她竟然可以下嫁於毫無學識和地位的小商人，可見她自身如

何的一錢不值了。他那次離開了屈小姐之後，曾經暗暗的作着決定，決定丟棄了她這個朋友，從此之後再不和她往來，他也曾另外計算着，倘若羅子亮的錢款不能兌現的話，爲着不得已的報復起見，他定要把屈小姐和王小姐由他介紹的掛名差事給撤銷，如此之後她們自然明白胡委員並不是白白可以利用就可以欺負的，而自己彷彿因此也就消滅了被擊敗的恥辱。

後來當羅經理當真停止了對於雜誌的經費補助的時候，由於作家劉芹的憤然辭職，胡委員確實明白過來他在上了一個大當，儘管他在暗暗的罵着商人全都缺少道義，而他終於未曾得到真正的實惠。

但雜誌果然因此就不想出版了麼？他曾經一再的問着自己，他自己所給的解答是堅決到家的「不」字。只要雜誌能夠順利的出版，不但他個人的政治地位可以提高，且可由此請求外方的長期津貼，差不多是兩全其美的舉措。作家劉芹的辭職由他辭去算了，他那麼冷酷無情的批評他所寫的一篇文章，逾越出

一位編輯對於社長所應保有的身份。歷來的文人多半具有乖戾的脾氣，劉片仍然未能免俗，因而不願再和文人多所交往，以免發生無謂的爭執和煩惱。他相信若是好好的靜下心去寫上一點東西，他絕對不致於如同劉片所批評的一錢不值的。

幾十年的革命經歷，胡委員可以把他看成平淡無味的白水，但這回從委託商人身上所遭受的打擊，他認為是一種沉重的損失。化費着長久的時間他在計算着如何善後，善後的結果使他收取到最後的勝利。

黎將軍今早到他住所的訪問，使他緊關在胸中的煩惱之門爲之打開了，當他把事情的經過說給這來客的時候，將軍馬上請求胡委員不必爲此過於擔心，一面用低沉的耳語告訴他事情另有新的開展。

「走，就到屈小姐家裏去，一切由我來。」他催促胡委員上了汽車，就一同到這邊來了。

牛奶和烤麵包在同時由那茶房端上來。屈小姐原想說句什麼話的，現在就自動的壓下了。她貢獻出她的美國黃油，果然使在座的人都在滿口的稱讚不停。

「去找羅經理來罷。」將軍說，吃完了他的第一片麵包，「好得很，又香，又脆，又甜，謝謝屈小姐的美意。」

「太待慢了，請不要見笑！」屈小姐說，喊來了那個茶房，「給羅經理打個電話，說這邊有要事，請他就來。」

「是。」茶房彎着腰說，隨即退了出去。

「能幹的茶房。」胡委員稱讚一句。

「能幹倒能幹，」王小姐說，她半天都在沉默着，「就是太狡猾了。」

屈小姐笑得趕緊伸手按着她的嘴，生怕把嚼的東西吐到外面來。

「不狡猾他能幹麼，老實人也許好，但那全是些廢物！」她接上來說。

「這也不盡然，」王小姐提出來相反的意見，「即令能幹的人全狡猾，但老實人可不一定全是廢物。」

「狡猾的本身不一定就是惡行，」將軍加進來說，吃完了他的早點，一邊用手絹擦着嘴巴，一邊踱到窗口邊去：「要看你對於狡猾的使用如何才能作定。當人家對你施用的時候，你就該回報他以狡猾，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正是同樣的道理。至於如一般人所說的以德報怨，那不過是一種外交辭令，其本身才真正有些狡猾。我是說，我並不反對狡猾，但看你如何運用；但我也不輕視老實，老實的結果可以促成彼此的忠誠。話說回來，無所謂狡猾，也無所謂老實，人間的一切多半都建築在彼此的需求和利用上。」

「所以狡猾和老實只不過是通過需求和利用時的手段罷了，是這個意思不？」胡委員替將軍作着結論的問。

「我想這大概差不許多的。」

「將軍太厲害了！」屈小姐說，陪同的站了起來。

他們全都用好了早點，先後走到窗前去，俯瞰着下面的街景。

街上的濃霧漸漸的稀薄了，最遠的地方仍然是模糊的一片，風很涼，太陽被遮在霧後露不出它的光亮。

「好，你們這麼齊心呀，有什麼節目不成？」這是羅子亮經理的聲音，他用着跳躍的步法走上樓來。

屋裏的四個人共同的轉回身來，和他正好碰個照面。

「電話給你打過去了麼？」屈小姐問，沒有馬上給他以回答。

恰好茶房回來報告給屈小姐，說電話打通了，羅經理已經出街去了，而當他猛然發現到羅經理不知在什麼時候來到樓上的時候，止不住就說道：

「正給你打電話找不到人，你倒自己來了。」

羅子亮不答理茶房的插言，他在和屋子中的人一一握手。

「找你打沙蟹的。」屈小姐說，吩咐茶房趕快把桌面收拾乾淨。

「好，我真有點犯癡了。」羅子亮說完，從身上抽出三四盒金駱駝讓着客人，「請抽罷。」

「來，大家請坐。」王小姐拉好了座位，幾個人圍着坐下了。

對着這位國難商人，胡委員總覺着有些不甚自然的樣子，繼而他覺得他在他面前沒有一點理屈的地方，何必自慚形穢！如果覺着慚愧的話，應該是羅經理而不是他，而是他沒有實踐他的諾言的呀！

將軍爲羅經理祝福他的婚事的成功，從今之後世上又多了一對理想而美滿的配偶，他要求他們結婚的時候，千萬不要再忘了他，因爲他是一個樂於喝上幾杯喜酒的怪物。

相同的胡委員也敷衍了兩句，作爲他的祝詞，羅經理和屈小姐用難得的歡笑回答了他們，並聲說將來結婚時候的證婚人就是他們兩位年長的來客。之後

他們就開始了牌戲。

在某些講求人物的客室裏，有些時候碰到巧妙的機會，由於人們的高興，常常就會鋪展出一場牌局來的，人們樂於在無聊中找尋一點消遣，願意在輸贏中來個角逐，或是使用小的聰明在賭博上攫取最大的勝利。每個參加鬪牌的人物儘管他們的趣味和想法完全一致，到後一到結局情形就全不相同了。性情急躁一點的無須等到最後總結，只稍在進行當中遇到小小挫敗，他就易於爆發了他的難以按捺的火氣，於是凡鬪對於牌的詛咒的罵言從他的口中憤憤的傾吐出來；若遇到了最不適宜的時候，還可以用盡了洩憤的力量把手中的牌重重的一摔，自認晦氣的轉過臉去，猶之乎多看上一眼就多增加一重煩惱，但當第二次把紙牌發到他的手中的時候，他又會抱着最大的希望去祝禱他的好運了。你難得觀察人們對於某一工作的認真態度能比過他的鬪牌，那時他聚精會神的小心從事正相同於兩軍作戰，如果一場勝利爲某人所掌握了，他那熱狂興奮的情緒

也是異於平常的。在牌戲的場面上，可能成爲對於每一人物觀察性格最好的場所，姑無論平常日朋友之間交結如何親熱，親戚之間來往如何密切，甚而彼此之間相好的程度到了不可分的地步，賭博則使他們把什麼都分得清清楚楚變得異常的小氣了。大家既然作成爲共同的敵人，就都須要加倍防範他的對手，如能判清了敵情給以有力的打擊收到最大的勝利，那才是稱心如意的難得的傑作。

常常有人談到東西文化的不同之處，譬如說西方文化注重物質，東方文化則是屬於精神上的；又譬如東方的建築多是對稱的，西方則在建築上製作出許多不規則的形式，許多許多的說法，都在證明其中的不同之點，彷彿東西兩個地域的民族，文化很少相同之處似的；但其實從賭博上去觀察，一個相同之點則在確確實實的得到了合理的證實了，無論那一個地域那一個國度的人，當他鬪牌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聚精會神的希望奪取到最後和最大的勝利的。平常

當兩個以精神文化保有者自誇的中國朋友吃飯看戲的時候，一定會異於西方人士的爲會賬購票而爭搶，但當他們一經坐到一个牌場裏，誰都會變得非常吝嗇的不願輕付一文了。只有這一個相同之點，無論任何國度的人士，他們的心思和行徑是完全一致的。

如今我們把這場牌戲來開始罷，也許有些人已經等待不耐煩都還說不定呢。他們五個人把桌面圍了一個小圈，準備把最好的運氣爭取到自己的手中，屈小姐是頭一局的發牌人，她以異常熟練的手法，把十張牌都發放完畢了，隨後把眼光注在台面上：

「我們是打台面，還是打無限的？」她向着大家問。

「隨便，」將軍說，朝着大家看了一眼。

「台面就台面，」胡委員說，提出他的意見。

「不，打無限！」羅經理說，彷彿表示他的大方和闊綽，擺出來在女人面

前故意眩耀的俠客的精神。

「好，無限。」將軍附和着，王小姐也點頭表示她的讚同，事情就這樣的被決定了。

看看外面的牌，在明着的一張之中屈小姐的K最大。

「說話。」羅經理催促着她，一面在癡癡的望着她笑。

「說話，」屈小姐重念着說，推出去一千元錢，「一千。」

羅經理的牌是陰陽八，毫不猶豫的跟了一千，下一家是正在考慮的胡委員，發給他的那張明牌是七，然而那張暗牌却是一張A，考慮了一會之後他也跟了一千。將軍和王小姐一家是陰陽八七，一家是陰陽七九，都棄權的打了牌。

於是屈小姐再發第三張牌，羅經理爲收到的一張K而在祝福他的運氣，倘若再買到一張K便是兩大對，理想的再買上一張八，百分之百可以操到了勝

算。到了胡委員的名下問題又展在他的面前。他爲那張買到的十而在再度的斟酌。屈小姐和胡委員似的同樣的買了一張十，但她的那張暗牌正是一張十，所以她有資格和羅經理賭上一賭，她判斷羅經理頂多不過是對八，甚而還可以連一個對子都沒有的。所以當羅經理搶上來兩千元錢時，她早經準備好了買她的牌。胡委員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到底又買了一張。第四張牌就到了緊張的階段。屈小姐爲她的一對明十而自己高興，一共三個十，她已經贏定了。羅經理買到一張K，成功爲兩對，他也有着更大的希望，如果再買到張K或是八的時候，便可以用富而好施獲得最大的勝利。胡委員所希望的A未曾到手，所買進來的是一張八。雖然有點事與願違，但他却可以買上一張九而成功爲小順，在牌桌之上除了王小姐扣了一張明九之外，還未曾見到第二張九，看起來他買順還有着不小的希望。但却因此引起一個新的擔心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擔心其餘兩家爲着共同打擊他而加高了買牌的價錢，使他中途敗退那就前功盡棄

了。買順的人他希望付出最低的代價，價錢太高的時候那就要多加仔細的，現在輪到羅經理講論這最後一張牌的價錢了，因為他的牌面是有着一對K的。羅經理早經把其餘兩家的牌面都看得一清二白的，下家胡委員頂多一個小對七，不然就是準備買順，如果買進了三個七或是小順，就成爲了他的硬敵，他是須要給他以無情的打擊抬高了牌價的，同樣他也須對付屈小姐使用最高的壓力，以獲到自己的成功。

「一萬。」在周密的判斷了敵情之後，羅經理把一萬元錢使力的拋了上去，靜待其餘兩家的動靜。

「太多了，一萬。」胡委員說，看看他的底牌。

「嫌錢多你就扣。」羅經理硬氣的說，他想胡委員一定要扣牌的了。

從旁邊伸過來將軍的龐大的手，他悄悄的看了看胡委員的牌，然後又看看整個的牌面，說出來他的贊助的意見。

「買一張。」他具有十分把握的說。

「價錢太貴了，」胡委員答道，「而且機會不多。好，既然有人勸，保管吃飽飯。一萬有了。」他把一萬元錢數到裏面去。

「對十怎麼？」羅經理問着屈小姐。

「對十不會跑的，經理先生，」屈小姐說，把一萬元也數了進去，「之外」她接着說，數着自己的錢，「再加上兩萬五千元。」

第一個受到打擊的就是胡委員，他一萬元等於白白的送給了人家，再化上兩萬五千元買那一隻九，絕對沒有這樣多事的賭手。而羅經理却爲屈小姐這意外的加錢感到莫大的不安，因爲他不能不爲之而大大的加上一番考慮。他想屈小姐是否有了兩對？如果她所扣的牌是一張K的話，那他自己的牌絕對沒有她的牌大了，然而那最後一張K，萬不會扣在她的手內的，可能她是一種戰略上冒險的欺騙。除此之外她可能有着三個十，但下家不是有着一個明十的麼，她

未必就湊巧的扣着一張十，倘若她扣着的一張牌既不是十又不是K，那他最應該更高的加上一點價錢，把對方反回去。據他的判斷，屈小姐十成有八成是在使用聰明跟他投機的，他給她一個厲害看看。

「好的。」他說，把兩萬五千元推了進去，然後又加了兩萬五千元。

「這可糟糕，」胡委員說，看看自己手裏的錢，「一共也不到兩萬五千元。」

「局面倒相當嚴重呢，」王小姐看了半天加上了一句。

「管他呢，」將軍又貢獻出他的意見，「你那點錢有多少算多少，沙蟹。」胡委員把鈔票數了一遍，一共是兩萬二千元，一狠心的推了進去。

「好，我這邊有兩萬八千元奧賽。小姐你呢？」羅經理問着屈小姐。

「我自然不會跑的，」屈小姐說，動手在數錢，「投機麼，我就給他投到底。兩萬五之外再加上三萬，現在是八萬三千元奧賽。」

王小姐爲這加錢的舉動所驚異的就伸手去看了看屈小姐的那張暗牌。她爲她這樣的加錢擔了點心，因爲四個十是沒有了，K也只有一張，所以她的機會並不多，反之羅經理若是三個K，就可以穩穩的贏到她，如果去了富而好施，那她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上家買的是兩對或者小順，反正錢數不多，倒算不了硬敵。

「那麼我還要加三萬元，就是十一萬三千元的奧賽了。」羅經理說，終於把這三萬元也數了進去。

將軍白盡義務的把奧賽錢放置到外邊，裏邊的錢是十萬另五千元。

第五張牌在大家注目的情形下被暗着發出來了，每人都在像推牌九似的慢慢的看着那張牌，這最後的一張牌正是關係每人勝負所繫的一張，它可以使一個沒有多少希望的人因它之來而增添了他的最大的希望，也可以使抱有最大雄心的人爲它之來而減去了他的勝利的把握。在稍稍沉默了一刻的短時期中，大

家把買得的牌都慢慢的放在台面上。羅經理買來了一張A，胡委員的正是他所需要的。那張九，屈小姐那一張則是一張Q。

「兩頭順說話，」王小姐看了看胡委員的牌說。

「兩頭順沙蟹了，不說話。」胡委員說。

順次的輪到了屈小姐，她又加上三萬元。

「十六萬三千元奧賽，」她說，「加上你的三萬元，一共十九萬三千元。」

「好，我看你的。」羅經理說，把三萬元數了進去，「客氣點，不反你了。」

大家把牌都翻開來了，胡委員以小順贏去了台子裏的錢，將軍伸手劫去五千元在向贏家吃喜，他說若不虧他在積極主張，胡委員不會化兩萬二千元買這最後的九的。屈小姐的三個十，正好贏了羅經理的兩對，她帶着自得的笑顏伸手收去了贏得的奧賽。

「咯老子見鬼！」羅經理把幾張牌檢起來，又重重的摔了下去，就這麼狠的用四川話罵了一句。

「對不起經理，惹你生氣了。」屈小姐說，吃吃的笑個不停。

把希望寄託在下一局的好牌上，羅經理用最大的耐性把牌洗好了，發完了第二張牌之後，他想這回一定有着好運來了幫他的忙的。

但好運却不曾來在羅經理的面前，倘若所謂好運也者果然存在的話，它一定具有無上的權威和最高的身價，否則它就不會為一般人所重視和推崇了。對於運氣抱着希望的人們，他們為着達成某種期求的實現，不免都為之化費出大量的容忍，彷彿不如此就將要一切歸於潰滅；然而有一天當他們發覺到運氣不僅不會給他們以滿意的助力，且在由於迭次從希望之中墜入於失望之後的時候，終於他們會漸漸對於運氣的本身敢於大膽的加以合理的懷疑了，但這種懷疑不過是一時之間的怪誕的思潮罷了，也許用不了多久的時間他們又會盲目的

篤信運氣的魅力，而希望獲得一個新的機會呢，運氣這種東西，只有使用新哲學的觀點，才可以從理論方面證據方面否定了它的存在，否則單憑一點世俗的見聞來認識運氣的話，結果必然將為運氣所爭服的。一切屬於花言巧語之類，全無法掩飾真正的事實，事實將掩住了多少善於雄辯的人們的嘴。羅經理這一刻希冀於運氣的幫助則是具有十二分的信心的，甚而他自解的認為只要運氣有靈，一定會為他這個完好而富有善心的男人而盡力的。按照一般人們常常掛在嘴邊上的說法是「善有善報」，相反的便是對惡人所說的「惡有惡報」了。而他是一向就把自己列入好人之內的，且似乎認為如他一般的好人在如今的社會還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數目，因之關於「善報」的說法，他不僅應該獲得且又是當之無愧呢。

然而羅經理仍未得到他的好牌，使他這以好人自命的人物，不免為之而暗暗的生了點氣。他決心扣了這把牌，準備第三局時再鬪上一個高低。第二局的

經過太過於平淡了，不僅無人在買牌上多多的加錢，連牌面都找不出一個明對。他後悔自己扣牌扣早了，否則倒是很可以找個投機的機會。

就這麼一局又一局的繼續下去，他們的牌戲一直鬪到了十二點鐘才算完。他們準備到外面去吃一頓豐盛的午飯。羅經理是最大的輸家，胡委員贏去他七十八萬，屈小姐贏了他十七萬，將軍贏去的數目是十一萬，王小姐最少，七萬五千元，羅經理一共輸了一百一十三萬五千元。

「咯老子！」他怒極的叫罵道，要求大家再玩上一刻，但大家夥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的意見，使他愈因之而生出很大的火氣。

將軍把胡委員拉到了窗邊，壓抑着聲音說道：

「怎樣，經費有着了吧？」

胡委員泯嘴的笑着，伸手在不停的摸撫着他的鬚鬚。

「這就是你的好辦法麼？」他問。

「多着了，」將軍答道，「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所以麼，我請你不要着急，請你跟我一道出來，看來你是不虛此行的了。」

「走，走，」屈小姐催促着大家，「吃飯去。」

「贏錢的請客！」羅經理在一邊羞惱的叫着。

「我們不論輸贏，」將軍說，「今天我們論論喜事，就是說喜事第一，羅經理的訂婚喜酒我們也不會喝到，我提議今天請他補我們一頓，再輸錢也要吃一吃的。」

「贊成！」

一致的擁護和贊成，大家在共同的喊了起來，大家夥也在用着一致的熱誠，把這位委託商行的經理推着走下樓去。

「上車，上車，」將軍說，「我的汽車甘願效勞，車錢可以省下好幾百元。」

「是的，」王小姐說，「再添上幾百又可以買一張牌了。」

十五

這已經是第二遍了，作家劉片在面對着拿在手中的一封來信在默默的念誦着。

「你一定會很覺着奇怪的，當你接到這封來信的時候，」信是用這麼一句話在開始的，鋼筆字寫得非常的秀緻，每行之間有着均勻的間隔，每個字保持着有同樣的大小，彷彿一件專門展覽給別人觀賞的美術品似的慢慢的低着聲音繼續念誦着，那一行行的字跡便再一次的擺在他的眼前。「因為在你認識的朋友之中你猜不到這是誰的筆跡，事實上我既不敢高攀爲你的朋友，也未會給你寫過任何的信件，所以在你看來正和我的想法一樣！一切像都是陌生得叫人不可

敢置信。但是先生，請你無論如何要化費一點工夫把這封信看完罷，因為它既不是一杯擺在你的面前的毒藥可以使你望之生畏，它也不是一件不祥的報導，可以使你爲之而勾引出不快的感傷，而實在是一個仰慕你的讀者對於你的最真誠而又最坦白的傾訴。請你允許我一個小小的要求，就是當你不曾看完了這封信的時候，千萬不要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先去翻看後面的署名，倘若你當真違背了我的要求的話，那我絕對不會原諒你這故意違犯的過失的。但這也不過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罷了，究竟有什麼意思？倘若你反問到我的身上的話，我可能無法爲自己找尋出完滿的解答的，見笑麼？這倒是輪到我該向你請求饒恕的了，廢話似乎說得多了一點，確實我自己在這麼深深的感覺到了，那麼我就來開始我所要說的話吧。可是一經提到了正文上面的時候，我便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種膽怯的思想，主要的原因在於自己對於文學雖說有着極度的熱愛，却不折不扣的外行到極點，作爲這樣一個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的人物，而和如同先生

一般久負盛名的作家開始一個筆上的談話，真不知道如何的心虛膽顫，你不會對於我這樣真誠的自白不相信吧？真的，我在現在握筆的時候，手中還在抖動個不停的呢。現在我想向你請教的，大概有着三點意見，明知道我將打攪了你，就誤了你的寶貴的時間，但我仍然決心到底要給你添上一回麻煩，倘蒙不棄給我以具體的回答，那真可以說聲感激不盡的話了。第一個我想向你提出來的問題是今後製作文學作品，自然要吻合現實主義的要求才是上乘之作，但是否對於殘存的舊社會和舊勢力就放在一邊不聞不問了？魯迅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的：『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變的而且注重實力。』他的道理是『舊社會的根抵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量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優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因此，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常常強調的說：『文學是最好的戰鬪武器。』然而如何使用這最好的戰鬪武器，把它投進了我們的敵人之中，使它

發揮最高的戰鬪效果，則是值得研究的事實。自然，你可以馬上給我一個完滿的問答：「寫出你的成功作品，即便是你的戰鬪武器發揮了它的力量。」可是一篇成功作品的製作，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而第二個問題我想向你提出來的，就是當我準備以文學學習者的身份出場，打算開始寫作的時候，其中的過程應該有着一段什麼樣的經歷？任便你做什麼樣的事情都不太簡單的，投機，取巧，速成，急就，全是屬於聰明人的傻想，當你不曾化費長久的時光，不會用過細密的思考的時候，你就不能對於任何你所從事的工作會作得很有成績。基於這種原故，今天，當我真要開始於文學作品的寫作的時候，以一個毫無經驗的門外漢。先生，我願請你給我一個能夠使我滿意的解答；這解答如能引導我走上正確的學習文學創作的途徑，我會永世感激不盡的。也許你會覺着好笑的，笑我爲什麼熱心於文學而又準備爲之獻身？似乎有好多文人發表談話，打算不叫他的後人繼續他的父業，而我竟會這麼傻氣的鑽進這個網

絡之內，怎能使你不見笑呢。千萬請你別這樣的來對付我，那你就將失去一個最好的友人，追悔也將追悔不及的。現在我想跟你提出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文學上「內容」和「技巧」的論爭，不怕你見笑，這問題雖然在雜誌上爲人們提出許多的意見，各方面都說得頭頭是道，惟其如此，才使得我這初學的人感到有些頭暈目眩，有些不能自解。但世上的真理只有一個，這一點我却非常的明白，也就是說兩種道理並存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所以我必得從兩者之間選取一個，如今當猶豫不決的時候，想請你，我最敬愛的先生給我來取決一下。你可以答應我的冒昧的請求麼？我是非常迷戀於文學宣傳的力量巨大的，文學作品所能影響於人以及影響於社會的潛力，也是無法用數字加以估計，無法用文字加以描摹的。儘管有多少文人爲窮困所威脅，儘管有多少文人爲世界卑視，我却自始都在尊敬文人，重視文人。看看那些有名的文人所留下給我們的產業罷，如同法國的左拉，巴爾扎克，莫泊桑，俄國的託爾斯泰屠格涅

甫，杜斯退益夫斯基，高爾基，以及蘇聯的蕭洛霍夫，綏拉菲莫維戚，法兌也夫……他們那些紀念碑一般的作品，將長存於任何國度和任何空間而經久不朽的。請想想，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奇跡麼！當你明白了你的有限生命不能長存於世的時候，把幾部有價值的作品留給後世那才真是一件最大的安慰。先生，你說對麼？現在我應該告訴你我是那一個人了，倘若你果然遵守我請求的話，你自然不會猜到這個寫信的人是誰。這人在你的面前一點也不算陌生，我們第一次見面在一個酒席宴前，彷彿還說了不少話的，第二次晤面則在中山公園的茶館裏，那一天你像是前夜未曾得到適度的睡眠，所以精神方面顯得非常的萎靡不振，第三次的邂逅不是我請你一同到金店爲我同學賣過戒指的麼。」哦！原來是她呀，「你一定猜到了我是誰了，那麼就請你看看信末的署名罷，和你的猜想一點也不錯。既然如此，就請你抽出一點時間來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一個初學邁步的孩子，當他有着最大的雄心準備多多走上一段長路時，無論如

何也須要別人善意的扶持才免去了摔跌的危險的，相同的道理，我今後在文學旅途上的向前邁進極需要你給我以絕大的領導和幫助，這就是今天我對於你的最坦白最熱烈的希求！其次我還要向你請求一件事情，這事情不僅你必須答應我，同時我相信你也樂於答應我，就是在後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要記住就是星期日）請你到我們的學校來一趟，我們的有着一百多人的一個文學團體請你來給我們講個與文學有關的題目，也就是說期待領導的不僅我一人，而是另外還有很多的人的。我不想跟你說多餘的話，客氣似乎又太過於虛偽，因此我倒願意老老實實給你下上一個命令（請恕我的魯莽）。命令上的詞句是；星期日午前十時來校，作一文學講演。下面的附註是來到學校之後一切都找我接頭。因為在最低的判斷中，認為你一定能夠賞光，所以我和我的同學們也不等候你的回信了，後天再見吧。還有一句話須待補明；星期日你如果不按時到校，我可就去人了，以後我們也就不能再見面了。」

第二遍的把這封信看完了的時候，作家劉芹又一次的感到這位似乎還寫得不夠多，若是再寫上一倍或者兩倍的字數，他也會把它一口氣看完的。有趣的姑娘，她是那樣天真的有什麼話就說什麼，一點也不掩飾，一點也不故作，他當真樂於服從她的一切的命令。當他在明白了從胡委員身上所賦給的欺騙以及洞悉了從屈小姐身上所觀察來的卑劣之後，他愈發自滿於一個天真少女坦白處世的可貴。在攝取材料搜求對象刻劃人物上，胡委員和屈小姐和黎將軍一輩，不失為完好可用的對象，談到見解的可以接近的話，他毫無疑義的應該和這位小姐之類的人物作着朋友。

「張瑞珍。」他悄悄的念着信尾簽署的這三個字，不由自主的就追想到那天茶館匆匆相見的一幕。當時她那一對有神韻的眼睛每一轉動的時候，他就感到了自己的蒼老和愧疚，她那套藍旗袍外罩着毛繩衣的裝束，把她打扮得異常的標緻。他還記得從此之後他的頭腦之中就時時的伏現着她的影子了。他彷彿

閉上眼睛就可以依稀的看到她的笑臉，他彷彿靜默一刻就可聽到她的笑聲，以至於有一天他對着迷漫的大霧幾乎連自己也不信任的提出來那如同迷霧一般的疑問：「我難道陷在和她的間迷霧一般不能判清的愛的中間了麼？」「天」，他自己接着說「別給我不寧靜的精神以攪亂罷，我要驅除這不應有的邪念。」

「一個聰明的姑娘，」他心中在說，把來信放在一邊，「我回她一封信。」他須要回她一封信的，那可以表示他禮節方面的周到，至於她的命令不成問題他要遵行的。來信確乎使他過度的興奮，他那喜愉的情形正有如久雨之後推在人面前的一個晴天。他那屬於中年人的冷漠之感，彷彿因之而得到了實際的安慰。他瞭然自己不正常的生活之可慮而思加以適當的糾正和改善。也似乎從清冷的秋日獲取到寶貴的溫暖。

這時正是上午九點鐘，濃霧按例的張開大口把整個山城都吞下去了，方向的迷失可以使一個行路的人辨不清南北西東，從江面上却傳過來望不見的機械

的刺耳的櫓聲。

但在作家劉芹的視覺裏，彷彿爲他發現到隱伏在濃霧之後的，正在向他搖手的從太陽那邊所搖擲過來的光明。

第三次的他把那封來信又拿起來觀看，像鑑賞美術作品的一個藝術家似的，他經久的下細的推敲着字句品評着字跡。一件無疵的極端完美的美術品。他想到了柴霍甫的一篇短篇名作『一件美術品』來。作者所鋪展在讀者面前的故事，在小說法程上講起來堪稱有着完美的結構。故事發展的最高頂點，就是那個短篇的收尾，覺着非常的充滿了意味。柴霍甫的那件美術品最後的結局是一個不歡的場面，但對於這封來信的作者，作家劉芹當他把她當成了一件美術品之後，他希望他的打算能成爲將來最現實的題材。

信重行被他放在一邊了，他想到了詩人雪萊的一句話：「希望會使你年青的，因爲希望與青春是同胞兄弟。」引用這句詩人的名句作例，他在張瑞珍小

姐面前所感受的蒼老的悲哀，正可以由於一個新的希望的來臨而得到暫時的解脫，年青了，於是凡屬於年青人的打算和希求也就跟着推到了他的面前。

「我愛她了？」他用低到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說。

「不，不可能。」他接着給自己以否認。

「沒有關係，」他馬上又轉了念頭，「希望會使你年青的，而且，我憑什麼不可以愛她呢？……倒是要好好的愛她的。」

爲這一句新的啓示所誘引，作家劉芹有些不能自持了，雖然他已經下了他的決心，他仍不免懷疑着這件事的可能性如何的渺小，從客觀的環境上說，他們之間還不算怎樣接近，心理方面一時的衝動大有破滅的可能的。

「用不到顧慮這些，」他堅決而又頗爲自負的說，「一個簡單到家的真理擺在我的面前，我有權利去愛她。」

於是作家劉芹決計給張瑞珍寫上一封回信以便討取她對他的歡心。在這封

回信上面，他除了把她所問及的三個問題給她以滿意的答覆之外，他要特別強調的說，爲着服從她的命令的原故，他一定在星期日準時到校和她見面，後面須要客氣幾句，謙遜着說他雖然寫了一些東西，全沒有任何價值，至於說作着專題講演那就更不敢擔當了。再末後便是具有非常意義的結尾話，希望以後多多聯繫，以便有個共同研究的機會。說到了研究這兩個字的時候，倒絕不屬於單純的客氣了，他不僅要研究她的個性發掘她的特點，且要細密的把她以及和她同類的女性加以認真的觀察，如同對於任何一個人物似的研究着她，那才是與他有益的正當的工作。

此外還須要加上一些什麼樣的詞句呢？那些屬於頌揚，誇獎，諛阿的語彙，用在她的面前將是一種有害的損失，尤其是如上所說的詞藻將在她的面前而減色，庸俗到家的稱讚會爲正直的人所不齒的。

因此，甯缺勿濫倒實是在這封回信上所應遵守的重要的原則，所謂能

夠使用得恰當其可，那才是他的最大的成功。他不能把自己這一刻遏制不住的，感情表現到書中來，即令他有這種打算也不可不保有個自的矜持，免得給對方遺下洗刷不掉的笑柄。

考慮之對於我們的作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縱然他在開始的時候，他仍須要小心一些才不失為正常的措施。

一個人當他未曾感到飢餓的時候，他對於食物的要求不會有着過高的奢望的，正如同一個睡覺的人他未必想到他曾作夢一樣，但當他既經體驗到自身的飢餓而需要定量的食物解決問題時，他便可能的用刻不容緩自己不能制服的期圖以達成他的目的，除此之外他對任何的事務都不會發生切身的趣味，正如同那個睡覺的人物當他知道了他將作夢的時候，他必將希望他能作上一個有趣的好夢一樣，此外也不會再有其他的打算的了。依照着如上所說的同樣的道理，我們對於作家劉芹萌發了對於張瑞珍的愛情的事情而致使心緒方面的不能安定

的道理便不會因之引起無謂的責難。彷彿在他的這一刻的最大的期求就是和她能夠有個晤面的機緣，那才最合乎他的理想，想到要後天才能和她見面的事情，似乎時間方面距離得太過於冗長了。關於時間本身，在支配它的人們來說，它所給予的反響常常是不能同一並論的，那要看外界的環境和情景來作最後的決定，當你無事散步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這一段路走得相當的充裕；但當你忙於奔赴某一目的而趕路的時候，你一定會抱怨你的腳步爲什麼走得那樣的遲緩。這是你當時真正的感覺，但事實却不一定真正合乎事實。通常和一個朋友三天的約會多半不會引起多大的反應的，今天對於張瑞珍小姐說，作家劉芹由於感到時間的特別冗長認爲有着莫大的遺憾而準備着給她寫上一封信的，作家劉芹如同前邊所決定的步驟給她以回答，本來這是輕而易舉的一着，但他要用如何的手法表現出他的熱烈的感情，提起她對於他的注意，確實成爲了他的難題。儘管他平日動筆一寫就是一千兩千字的毫不困難，遇到了真要

真正感情剖白給別人的時候他倒怯於下筆了。

經過再一次的考慮之後，爲着減少麻煩和避免無謂詞句的堆砌，他決定連信也不回給她了，簡捷而妥善的辦法則是給她打上一個電話，告訴她說：信收到了，問題俟到校時面陳，後天準時到校。

從繁亂的思緒之中清理出這麼一條處理的辦法，作家劉芹隨即離開了他的住室，把脚步走到街面上去。外面的濃霧稍稍顯得稀薄了些，在空氣中充塞了使人嗅覺不快意的惡臭的氣息，從人們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或是一些角落地方，在悄悄的刮着冷人的秋風，地面則在飄落一些枯黃了的樹葉。街面仍然是舊日的街面，街上的行人似乎也是那些常在街上來往的行人，就連那陰沉的天和濃重的霧都在保有着一成不變的老樣，只有他劉芹自己這一刻的心情，完全和平日有些不同。像是有一件沉重的擔子擔在他的肩頭，然而他却感到意外的愉快，彷彿在他的記憶之中多劃了幾個記號，然而他却無有繁亂之感，一方面

又彷彿通身上下都非常的輕鬆，可又不能用適當的言語加以形容。……

當他在人羣中前進的時候，忽然讓他發現到那位矮小的委託商行經理，他正站在另外一家同業的玻璃窗前在癡癡的觀望，好像在觀察那家同業櫥窗的裝點以便自己作個改善的參考。作家劉片在他的肩頭使力的拍了一把。這本是純粹一種順乎自然的動作，相熟的人到了一塊不免都要招呼一下的，但他幾乎在同時就後悔起他這一舉動的欠缺意義了。自從他認清了這位經理，以及屈小姐胡委員一流人物的醜行之後，他認為和他們疏遠那是他自己最好的辦法，無謂的往還除了徒徒耗損個人的精神之外一無益處。現在可不容許他再多在這上面打算着了，那位暴發戶國難商人已經裝作很有禮貌的樣子伸出他的手來。

「久違，久違，」他連聲說道，「走，到我那邊坐坐。」

「不，我還有事呢。」劉片謝絕着說，因為他還要去借電話和張瑞珍通話呢。接着他忽然想到了委託商行原就設有電話的，若是到那邊去坐坐也就可以

借用電話了。「好的，我去坐坐，借電話用用，」他馬上改口的說，「再叨你一枝金駱駝。」

「客氣，金駱駝不須到舖子裏就先可以抽上一枝的。」羅經理說，馬上遞給他一枝金駱駝，且把火石也給他打着了。

抽着了香烟，他們並肩的前進。

「買賣好吧？」劉芹問。

「局面這麼緊，誰還買貨。」羅經理說，指着街上的人，「你看看，都很慌呢。」

「報上不報前方的戰訊了，這就是吃緊的現象，」劉芹承認着說，「歷來作戰都是這樣的，愈是前方消息沉悶，就愈是戰況不利，否則早就大肆宣傳了，什麼秋風掃落葉，什麼雷霆萬鈞之勢，那些記者們把詞句誇張到極點。」

「聽說——」羅經理將只說出這兩個字就拉長聲的停下了，然後湊到劉芹

的耳邊壓低了聲音說，「聽說貴陽已經不在我們手裏了。」

「確實麼？」劉芹不信任的問。

「有此一說，還不敢說一定。我是隨便說說，你就隨便聽聽算了，傳出去的話定我個擾亂人心的漢奸罪，我可受不了。」羅經理說，把劉芹拉到了街邊上去。

五分鐘後他們回到了委託商行，天又在落起淅瀝的雨點了。

「你先別打電話，」羅經理讓劉芹坐好了之後說，「我有一件事情想提前向你請教一下，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

「請教？別客氣了。」劉芹笑了一笑。

「確乎是真話。」羅經理裝出非常認真的樣子說。

「願聞其詳。」劉芹靜候他的說明。

「我無須詳說，這事情只要一兩句就夠了，」羅經理沉默了一會，似在斟酌。

酌他應不應該把實情說給他聽，後來他終於告訴了他，「我是說，我跟屈小姐的訂婚，不是我們的幸福！」

「什麼？請你再說一遍好麼？」劉芹裝着未聽清楚的問。

「我是說我同屈小姐的訂婚，不是我們的幸福！」他順從的又說了一遍。

「爲什麼？」

「這我倒說不出理由，」羅經理顯出不安的樣子，「但總之一句話，這是一件錯誤的舉動。」

「我希望你這是一句笑話。」劉芹以真當假的說。

「百分之百的事實。」

「你們這才多少天？就鬧了意見！要互相諒解才好。」劉芹勸說了一句。

「意見倒沒有意見，不過真正感到了不快之點了，說得再明白一點，我感到了很受到一些約束和壓迫，有時覺着連一口自由的空氣都呼吸不到，請你說

說！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味？你說這可怎麼好？」

「早知道你最後要吃虧的，」劉芹心中在說，但他答覆羅經理的話則是另外的的一套：「沒有什麼，今日的約束和壓迫，正是他日最有意義的代價。」

「算了，算了，我們不談了，」羅經理不耐煩的說，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一下子扔到痰盂裏去，「打電話罷，你給誰打呢？」

「張瑞珍。」劉芹回答道，拿起來電話機要着電話。

「張瑞珍？是不是胡委員請客到的那一位女學生？」羅經理追問道。

劉芹用點頭給他以回答。

「你愛她麼？」

「現在——還談不到。」劉芹說，那邊的電話已經接通了，「請找張瑞珍聽電話，」他回過頭來，而向着羅經理：「你太神經過敏。戀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經理先生，戀愛也不是買賣，可以講斤論價，其中是有一定的發展路

程的，啊，你是張小姐麼？好，啊，是的，是的，信我收到了，後天一定準時到校，你提出的三個問題，我當面答覆你。啊，不忙，我沒有什麼事。你們很忙吧？好，再見，請多保重。啊，不敢當，再見。」

霧散了，但雨是下得更大了。

「在我這邊吃晌飯，」羅經理說，「反正電話已經打完了，沒有什麼事，趁雨天我們好好喝兩杯，劉先生你不知道，我這幾天心裏面實在不大舒服。你的幸福正在後頭呢。夥計，預備半斤上好的大麵！」

十六

被一種難以制抑的好奇心所激動着，以及由於對某個人的鍾情而爆發的特有的懸系，在他的記憶之網上銘刻了難忘的烙印，作家劉芹澈底的覺察出最近以來情緒方面的茫亂無主了。感覺之對於他如同一杯白水的無味，但它也可能攪起一點波動和反應。

在日常生活的細微節目上，很顯然的有些地方劉芹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至於這種不同起因於什麼力量的驅使，連他本人也不能給個適當的解答。事實終究是事實，你只要看看劉芹先生喜歡把皮鞋擦得亮亮的，頭髮梳得光光的，衣服穿得相當的整齊，就可以證實了他在生活習慣方面有着如何的轉變。

似乎在本文的前邊我們曾經介紹給讀者們知道的，作家劉芹是一位標準的賭徒，他從不在賭博之上爆發無關的火氣，而且他又是嗜賭如命的，一經有着機會，他絕對就是其中的一員。然而例外的事終於也還是可能發生着的，十天以前當那位委託商行的經理在雨天之中陪同着他喝着麴酒，在酒後苦留他打上八圈馬將的時候，他毅然決然的給那位經理以毫不留情的拒絕。委託商行的經理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稀奇，我們的作家不折不扣的貫徹了他的決定不會湊近牌桌。

原因自然是有原因的，那是由於在趣味的嗜好方面也已然有了小小的轉變，他無心於在牌桌上消耗他的精神，反而是騰出時間作為對於某個人的思念，回憶，更為富有無窮的趣味，這趣味的慢慢的積累，使他因之得到了頗為自滿的安慰。

在那次到學校中去作了一回講演之後，作家劉芹和張瑞珍小姐有過再一次

的會晤，他們在一家點心舖中作過一段長談。話是想到了什麼地方就談到什麼地方，誰也不會因之而感到拘束，於是兩者之間的意見就漸漸的接近了，張小姐並且把她的一篇處女作題名爲「苦修者」的五千字上下的短篇小說交給了作家劉芹，請他在過日之後給她一個不客氣的批評。在取材方面她已經抓到了一個要點，形容一個大學校的窮困的女學生，雖在物質條件極度惡劣環境下，不爲任何不良外力所誘惑，而在專心致志的研究她的功課，但是一年一年的讓時間慢慢的前進，到了這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她發覺到她已往的苦苦用功，未能功課方面得到真正與她有益有用的學問，而那環繞在她周遭的環境，在以飛快的速度激烈的變化着使她由於實際環境以及事實的需要，明白了她對於這最後一年的求學應該把握住新的方式，在現實社會中去找尋材料，把自己再進一步的參加進去才是正理，否則她的苦修終只是苦修罷了，她得不到絲毫的代價。然而當她把周遭的環境加以重新的認識，自己在行動上準備有所扮演的時

候，於是那透露在她苦修至今的途程上，終於爲她而閃現出一點新的曙光。這是作品之中故事的梗概，在文章的描寫上，敘述上以及結構的鋪陳上，雖然是出於一位新人的手筆，却都在顯示出作者手法的純熟和老練。作家劉芹爲這篇新作所鼓舞，打從深心之中發作出他的熱情的愛戴和不可抑制的喜悅。真是有些出人意外，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能夠寫上這麼一篇完整的作品，可見在平常的時候她在文學著作中一定有着廣泛的涉獵的了。劉芹就從這裏跟她談起作品的喜好上來。「我驚佩於託爾斯泰語彙之豐富，喜好屠格涅甫文字之優美，贊賞柴霍甫苦笑之中的眼淚，仰慕高爾基作品之結實。」她說，在注視着他等候他的回答。「誠然不錯，」劉芹回答着她，「你的意見很正確，你讀了頗爲不少的文學巨著，這一個主要的因素——從許多寶貴原料之中攝取到最好的滋養，就成功爲你這篇完滿的作品，張小姐，你的文學生活有着無窮的希望，我願以此來勉勵你，並爲你祝福。」在對方的謙虛之下，他們的談話又轉到了別

的方向去。

那是一個難以遺忘的會晤，從那難忘的會晤中爲我們的作家刻畫下對於一個人仰慕思念的記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參進了什麼東西似的把原來的本質都使之慢慢的引起了變化。

「我確在愛她了，」他心中在說，「因爲她確是可愛的。」

幾乎也就是在同時罷，他開始注意於自身生活的改革上，把那些不良的習慣嗜好的渣滓，一下子都清除出去。苦修者中的女主人公給他的啓示，足可以爲他作個有力的證人，他每每在作品之中暴露出社會的黑暗，譏諷着畸形發展的惡果，而自己却並不能排除惡習的存在，那實在是他的最大的短處，馬馬虎虎的把幾年生活胡混過去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的生活中他仍然須要着一個新生。……

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影響，確乎在生活上可以引起重大的變化的。那種

變化的結果順應自然的趨勢，恰有如高處傾注的水流必將放逐於凹地以及經過風吹的樹不必將搖擺着枝頭是一模一樣的。

當天將落雨的時候，一定先要在天空散出濃重的浮雲的，當濃重的浮雲籠的時候，必然在氣壓方面有着巨大的變化，就這麼的把多種的因素和原因唧接到一起，終於落下來雨滴。使用相同的規則讓我們來證明作家劉片的對於某一個人的鍾愛，因此便不致於把他看成爲一種冒昧的舉動，而承認他是完全吻合着自然的趨勢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那便是正確的了。

「對於某一個人的鍾愛不一定是取媚於她，」作家劉片有時爲着自己生活習慣上的更改而在作着不同的疑問，「其中最正確的觀點是兩者互相的認識，瞭解，尊重和信任，否則都將是虛偽的掩飾。」雖說如此他仍然願意爲他所愛的人多分點心，這樣他認爲是心理方面最大的安慰。

情感的本身所循的前進途徑，往往是不如理智方面一般的正常，前者的進

度容許有着曲折的突變，後者的一成不變的原則，恰如三角術上所告訴我們的定理：「兩直線相交，所造成的對角相等，」無論如何也不會另有新的法則產生着的。一個人如果能夠使情感和理智得到適當的配合和運用，自不難在生活上而發掘到需求的趣味，否則不論你注重情感也好，或是注重理智也好，其結果難得尋求到正常的發展，更無所謂趣味的獲取了。

作家劉芹此刻正陷在情感與理智的極端矛盾的漩渦中，如同一個不能自拔的落水的人只有聽憑自然的浮沉以下最後的命運似的，命運倘若真給他以助力，可能他在水中抓到一塊木板，而使他從危難之中得到復生的救助，倘不然那就遭到滅頂的危險。但現在誰能夠爲他伸出救援的手呢？當他自己樂於浮沉在水中，彷彿那奔放情感的迸發，正可以增厚他泅泳的樂趣的時候，他確乎早將生命置之度外毫無顧忌的了。什麼外力能夠阻止他真正的感情去愛她呢？誰能夠限制他對於她的思念和關懷呢？……

「大着膽子去愛你所愛的，用真正的感情去思念去關懷你所應該思念和關懷的人，這是一成不變的原則。」想到這裏的時候，作家劉芹便覺得一切屬於理智方面應有的顧慮都該一掃而空。他最好的辦法就是給她寫上一封使她歡心，使她興奮的爲濃重感情所充滿的熱烈的信，使用高妙的手法避去正面的敍說而表達出他對她的真誠的，罕有的，可貴的愛，他便有如完成了一件善舉似的通身感到意外的舒適了。

於是他開始在給她寫信了。

「我愛的人，」在開頭寫上了這四個字之後他覺得似乎有點欠妥，年青的少女喜歡接受人家施給她的含糊的詞句，太直率的用語她們會感受到不愉快的反應的。

那麼最合適的詞句是什麼呢？親愛的？可愛的人？愛人？這些在外國小說上見慣了的稱呼，在外國的社會儘管是恰當的語彙，但應用到我們這個充滿着

不會褪盡了的古色古香的國度是否相宜，却須要太多的斟酌着了。

中年人的愛的心情，到底和青年人的心情有着很大的不同，膽子儘管大，着實在考慮方面要化費了不少的工夫的。

作家劉芹而臨着這個難題放下了他的筆，只顧對着袅袅的香烟的網絡呆呆的出神。如同他往常在執筆爲文時由於某一段落的難於下筆而一再斟酌的情形一樣。但在今天他彷彿特別感受到用字和造句兩者之間的困難，似乎空費了許多推敲的時間，也不能得到適當的決定。

「一個沒用的廢人！」他在卑棄着他自己的說，「願意效法那位能說不能行的羅亭呢？還是那個莫沙洛夫第二的好呢？先生，到你選擇你自己的途徑，使用你自己的勇氣的時候了。」

「自然要學莫沙洛夫第二。」他給自己以堅決而在有力的回答。「挺直你的腰板向前而邁進罷。」

前面是一片迷離的大霧。霧中的濕氣正在窺視着他的窗口，彷彿準備進一步的佔據了他的整個的房屋。在濃霧之中使人減低了對於光明的感覺。

「這就是霧都，叫人不愉快的戰時的陪都。」他默默的說，表示出他的不快的感覺。

但信是總得要寫的，那就等於清理了他的一部欠賬。可是當他重行拿起筆來的時候，那位對他頗有好感的胡委員的男僕，帶着一具歡笑的臉跳跳鑽鑽的走進了他的房門。

「委員請你呢。」他說，滿以為對方一定爲之而過分的興奮的。
事實上作家劉芹一點也未表露出過分的喜悅。

「請我？」他不信任的淡淡的說，「別開我的玩笑罷。」

「確實。」男僕說出四川話來。

「謝謝罷。」

「你看，」男僕摸出一個印着機關名稱的公用信封，遞到了他的手裏：「不信你看罷，我不會騙你的。」

作家劉芹按照他的猜想，胡委員這封來信上所寫出的言語，不外乎兩件事，第一件是請他仍然爲他再編刊物，把「展望」用最快速度印出來，再不然就是第二件，胡委員抱着洩忿的心情，斥責他的傲慢，痛罵他的不通世故，從此和他斷絕一切的往來。除此之外胡委員還有什麼事情要給他寫信呢？……

事情是這樣的，信上說大學生張雲青和張瑞珍兄妹，三天以前出校之後，迄今不見歸來，行跡如何，一時不能判明，希望他抽出工夫過去共同研究一下，好作個準備。信後在又及的上面，寫着「速來勿誤」，旁邊加着雙圈。

「怎麼樣？劉先生，我不騙你罷。」那男僕從旁加了一句：「回信麼？」

「你先回去，跟委員說我就來。」匆匆的回了一句話，匆匆的送走了來人，劉芹使勁的掩上了信紙簿，在極不安的情況下考慮到這件意外的奇事。

對於像爲張瑞珍小姐而在分心，並承受了爲她而牽涉的掛懷，在他還只能說是最近幾日以來的事情。六七年的日子都那麼平平穩穩的過去了，近十天的時光却是他生活史上最長的一段旅途。若果能夠爲她而擔負着重擔，爲她而犧牲了他的一切，那才是他心甘情願的快事。因之今天當他接到了胡委員的來信之後，他自然就義不容辭的急於探詢出其中的究竟了。

這是一個屬於他所不樂聞知的消息，太突然了，令人有些不能置信，於是那不安的焦慮立時在他的情感方面引發起巨烈的反應，以至於他覺着過於玄妙得如同剛才醒過來的一場大夢。

夢是終於不會久長的，當夢境破滅了時就可以證實夢的本身怪誕而虛幻，但胡委員在信中告訴給他的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當作家劉芹使用最快的速度走畢了路程踏進胡委員的客廳的時候，不僅只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簡直還在身上不停歇的出了一場大汗。

「久違，久違，」胡委員迎接着他的客人說，爲他送上一枝華福煙：「劉先生，謝謝你賞光，你還記恨前次你那不快的拂袖而去的一幕辭職的麼？」

「說這些幹什麼，一切都成爲過去了。」劉芹少氣無力的說，彷彿這話題引不起他的什麼趣味。

「你不願聽麼？」胡委員追問一句。

「也許是的。」劉芹漫不經意的答。

「但你總有願意聽的話，今天要在我的口中說出來的，也許不須我多費唇舌的你就會自動的朝我發問了。」胡委員說，朝着他的對手意味深長的投擲了一眼：「現在我要跟你說的就是張雲青兄妹們失掉了下落。……」

「真的麼？」劉芹以急遽的語調插進來問，且在聚精會神的期待着回答。

「玩笑不好隨便開着的，」胡委員說，把扣在一起的手捏出一串輕微的響聲：「再說，這又是非同小可的消息。」

作家劉芹焦躁的在屋中踏了一圈，最後又坐回到原處：

「那怎麼辦呢！總得想個辦法探詢一下才好，胡委員，少不了你多多的分神的了。」

「好極了，只要你能說出這句話，就不辜負我請你來一趟的苦心，我們商量辦吧。有人說他們怕是到別處去了，一方面不滿於現實生活，又爲別種外力所誘惑，可能他們已經走上了遙遠的長途。」胡委員說，爲這事情加以合理的判斷。

「那不就糟了麼！」劉芹失聲的表露出他的惋惜。

「爲什麼？」胡委員直注着他問。

「我是說，那樣一來怕就見不到他們了，因爲我對他們有着特殊的好感的。」劉芹解釋着他的道理。

胡委員放肆的伸了一個懶腰，然後一連吸了三口煙。

「是的，」他承認着說，「你和他們有着好感，特別是和那位張小姐。」

「你怎麼知道？」劉芹急聲的問，裝作非常鎮靜的樣子，但很明顯的他那不自然的態度則正在說明他已經不打自招了。

「算了，算了，」胡委員哈哈的笑了起來：「別跟我強嘴吧，你的表情告訴我已承認下來了。現在我是說爲着同鄉爲着朋友，倘或須要你效力的話，你願意不願意作爲其中的一員？」

「毫無問題，」這話說得硬硬氣氣的。「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力量。但我究竟還不明白事實的經過。」

等那男僕把泡好的第二碗茶端上來時，慢慢的用帶着髭鬚的嘴唇吮了一口，胡委員繼續開口說：

「事實的經過是他們的同學給我來了一封信，報告給我這件事情，信中還說你曾經到學校講演過一次，你所發揮的文學見解，得到學生最大的擁護，你

給他們留下很大的影響。他們說張小姐很稱讚你的爲人忠直，以及作品的結實，認爲你們之間可能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存在。你想，一個作過多年革命工作的人，他還能缺少各方面的情報麼？所謂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我自然有着許多的方法知道的。」

「閑話，閑話，」劉芹第二次的又溜了一圈，伸手去抓着他的長厚的頭髮，「我們趕快探求線索就是了。啊！我明白了，」他忽然和胡委員面對面的說，「他們不是遠走高飛，如果那樣他們一定和最近的朋友說明的，而現在可以判斷出事情的發生是一個突變！」

胡委員翻着半個眼皮瞧他一眼，無聲的轉過頭去，似在這個問題上面不願再行發言似的。但稍過一刻他又把目光移注到對方的身上。

「胡委員的意思怎樣？」劉芹追問着說，「你怎麼不說話了？」

「讓我想想看，」胡委員過了一會說，「先別着急，辦法一定會有的，全

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能擔起這副擔子來，我看我們把這事擱下，談點別的題目好不好？」

「別的題目？」劉芹重念着說，坐回到他的原位上去，心緒方面陷入到極端不安的狀態中。「也好啊，談吧。」

「自從上次我們不歡而散以後，我個人感到萬分的抱歉，無時無刻不在找尋機會，準備請你加以原諒，這也是我今天願在這裏說明的第一點。」胡委員說完了的時候，命令他的男僕剝上幾個頂好的橘柑，彷彿提防說話過多嗓子的乾燥而先加以潤濕似的。

「這用不到客氣了，」劉芹說，心裏正在想念着張瑞珍小姐。「何必跟我送上這枚甜棗吃呢，」他心中極不愉快的說。「若果說到抱歉的話，」他给对方以回答，「那我應該是主要的一員。請問胡委員的第二點呢？」

「我關心你近來有無新作產生？好久未讀你的大作，總覺着像是有點遺憾

這就是我向你說明的第二點。」

「真羞愧，直到如今連一篇短稿都沒曾寫成，謝謝你的關心。那麼請問你還有第三點的麼？」

「由於你到學校中去講演，我想你多半對於此道頗感興趣，不過這年頭就是口舌的年頭，少說話少煩惱，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不知你的看法如何？這是我所要向你說明的第三點，也許我太過慮了，請你不要見笑才好。」

橘柑被送到桌上的時候，劉芹讓也不讓的就伸出手去。胡委員所說的第三點，他還不能十分明白其中的深意，他想如不是他的講演得到失敗的結果，那便是講演本身發生了如胡委員之類的人物所認爲的有了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理由勞動這位先生分心，貢獻出少說話少煩惱的箴言呢？……

「恰恰相反，我對於講演不感有興趣，」劉芹否認着說，「我的笨拙的口

才就是限制我發言的要件。但當我遇到了可以發言的機會時，我也樂於嘗試一下，壯大自己的膽子，看看自己在這方面的本事。至於說到口舌之爭，謝謝你的好意，我將在這上面保有自己的分寸。胡委員的題外之話恐怕止於此了吧？」

「不，還有第四。」

「第四？」劉芹着急的問，希望快一點明白他所掛懷的人的下落。

「是的，第四是我們之間的舊案重提，請你仍然屈就你的原任。」

劉芹一抬身走到窗口邊去，彷彿上次在這間客廳裏他也曾不歡愉的走到窗邊來的，兩者如出一轍。外面的遠天遨遊着濃重的霧靄，給人以迷迷糊糊的不清明的感覺。他怎樣回答才好呢？其實那倒是簡單到極點的一件事情，甚而也可以說是簡單到極點的一個字——不。從任何方面說，他都沒有理由再續作「展望」的編輯，那不僅只關係到條件是否兌現的問題，而是他根本作為一個作家

就沒有和他的對方合作的可能，兩者之間的原意各不一致，兩者之間的作法有着更大的距離，當他已然從無邊的深坑中拔出去他的沾滿污泥的腿腳之後，當他已經自認上了一次當之後，他除了爲奔赴自己認爲正確的目的而爲自己工作之外，絲毫不容許再加以任何的猶豫和留戀周旋於胡委員之間了。先前那一段已經成爲過去的了，過去的就讓他過去罷，歷史的重演未必能成爲一件善事，那麼今天所擺在他的面前的問題，及早引退正是他的適宜的處理的方法。

落水的人只有一次機會，第二次的的事情也將要慎重的加以考慮的，倘若真有重演的可能，那必將發生一個不堪設想的惡果。

「不，」他最後這麼決定着，把身子轉向屋裏，恰好胡委員也在這時湊到他的面前。「胡委員，恕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因爲，」他想他應該說上一點理由的，便可以證明不是他的推脫。「因爲我近來的身體和精神壞到了極點，

醫生勸我到鄉下去靜養，我正在爲此而準備着，所以編雜誌寫文章看校樣這些繁重的工作我就不可能承擔了。上次談辭職我是說準備寫作，那意義較比更爲重大，這次完全是爲着體質未便從命，雖然如此，胡委員對我的高看我却不能忘記的。」

「上次爲着要寫作，這次爲着要養病，你總是有理由，但這邊的事情並不多呀！」

「我總不願給大家怠工，那我將對不起我的良心。」

「算了吧，說什麼身體好不好的，我完全明白，你們文人有你們文人的的一套，其實這又何必呢？」彷彿有點不勝惋惜的，胡委員勸解他的對手說，而讓着他的客人，「請，我們還是回去坐，好好商量一下。」

劉芹依然站在那裏不動，使用冷冷的眼光很久很久的注視着這位顯得頗爲圓判的委員。

「沒有什麼商量的，」他後來說道，「很簡單，我不能從命。」

「雜誌的經費完全有了着落了。」胡委員從旁的說出另外一番道理。「請你放心，不會重蹈覆轍的。」

「話越說越遠了，總之一句話，我實在不能從命。」劉芹說完了這句話，向前走了兩步，把視線移到一張風景畫上。

胡委員相伴的跟上兩步，在他的肩上使力的拍了一把：「老弟，別太死心眼罷。」他說。

「對不起，我告辭了，」劉芹被糾纏的急於脫開羈絆，張小姐的事情也不想託他設法了，他剛剛說完話，人就跟着走出門去。

「真見鬼，」他對自己說，「可是張瑞珍的事情如何是好呢？有辦法，」他想起來了，「託她的同學的打聽一下就行了。」他覺着身上似乎鬆了不少，使力的吸着一口長氣。

十七

我們的陪都商人們這時最時髦而又最獲利的經營方法當推早爲一般人所熟知的所謂「國際路線」的運用，只要你能打通了國際路線的關係，一切便都不成問題了。商人所競逐的國際路線，就是指着中印之間的空運貿易而言的，雖說那時的空運僅限於軍用，但常常是不知不覺的就來到了一批洋貨，這些遠涉重洋橫越駝峯的舶來品既然能夠來到中國大陸，我們的醉心洋務的高等士女自然就樂於化費較高的代價搶購爲快了。國際路線這一個行將補入新詞典之內的名詞既然走了鴻運，我們這具有專好仿效特質的華夏之邦的人民就趁勢加以聰明的發揮和利用了。影響所及，多少青年的女子在也知道不甘人後的壯大着

膽子陪伴那些來自新大陸的美國兵士們作着消遣，而以粉香，笑顏，擁抱，以及其他爲底本的經營着新的國際貿易了。這些女子們的人所不齒的行動，儘管遭受一般人的卑視，在進口的貿易數字上，在以入超馳名於世界的中國說，她們總算由於從美國兵士手中賺下了一些美金，增多了出口貿易的統計數字，而爲我們的國家爭到了體面。老實我們應該爲她們的爲國增光而加以有力的鼓勵，才算是合理。

如今這國際路線經過一再的向外延伸，把我們的交際人物屈小姐也作爲忠實奉行的一員。沾染風氣之先的角色多半屬於交際廣闊的人物，因爲這正可表示出當事者的具有特殊智慧與常人不同，而以此眩耀於人引爲自豪的了。在最近的一些日子裏，那些穿着制服的美國兵士，嘴裏嚼着口香糖，在停下了吉普車之後就常常走進屈小姐的房中作爲她的新客。儘管屈小姐的英文說起來還不能十分的達意，但眼前那些交際應酬一類的用語，當她買到了一本酬世英語會

話複習了幾次之後，也就很可以運用自如了。凡是提到了屈小姐的地方，大概也就使讀者們想到了王小姐的身上，現在的王小姐仍然和屈小姐同一行動，說得再詳細一點，就是她也在成爲奉行國際路線的一員。我們無須在這上面多加敘說，那就似乎太過於累贅了。在國家的條律上既然未曾規定結交外國男友爲犯法，那麼屈小姐和王小姐的當前行爲也就無須你們來代抱不平了。加以現在正是民主第一的時代，政治上的口號都喊得這樣的響亮，推而至於個人的自由，別人更不能輕易的加以侵犯，閉上了一隻禮義之邦精神文明的眼睛，睜開另外一隻酷愛自由物質文明的眼睛，四下觀察一下新鮮的花樣，原也是一件頗饒興趣的樂事。但人們的見解究竟是不能完全一致的，儘管作者有着遠觀的看法，可是那位作爲屈小姐的堂兄屈文啓先生——那位××部的專員，當他有一天在他的堂妹的房中發現到這種事情時，終不免爲之而發出大大的不滿。由於堂妹的介紹，他不得不與那位叫着喬治的美國上士握握手，雖然不齒他們的行

爲，却不便因此埋沒了他們仗義勇爲保衛中國的好心，然而當他們坐上吉普車飛馳而去之後，他到底說出來他的規諫堂妹的忠言。按着他的說法，一個女人終應保有她的社交的限度，在行爲方面也須要保有分寸，以及在節操方面也應該要有所注重。他並非持有關門封建的見解，認爲和外國人結交難免爲一般習慣所容認，而是覺得這種行爲的本身最終必爲一般社會所不諒解則是可以斷言的事實。所以歸終還是要加以多方面考慮才好。這情形倘若繼續着一個較長的時間，可能把個人弄得聲名狼藉無法容身了。一位堂兄的關心他的堂妹，彷彿早就被人們公認是應有的義務，然而對於屈小姐說，這義務的不爲她所歡迎和感謝則又成爲絕對的真理，因而他們之間的意見很有着一些出入。

這位堂妹具有着一個未曾介紹的特性，作者一時疏忽遺漏了這段說明，是要在這裏向大家來道歉的。屈小姐的特性可以說從會說話的時候起，就已經在日深一日的表露出來了，直至如今她頗爲珍重的保有着它，從未遭受一種外力

的侵犯。這特性倘若加以具體的說明，便是用十足的矜持以顯示自己的尊貴，舉凡她的一切措施，她認爲全屬合理，如果有人在她身上批評出不好的言語時，她便無能幹，自然她非常高興；相反的如果在她身上批評出不好的言語時，她便無論發自何人的口中，全會給你個不理和不受。請想想，對於一位小姐，你能隨便亂下批評麼？這人也就不免太不識時務太不知好歹了。堂兄儘管是堂兄，當他的言語涉及到她的私生活且在加以反對時，她就把他看成爲一個尋常的外人，而他的一切批評語句，她可以當成耳旁風的摔擲過去。一位像屈小姐這樣的交際人物，她的本身就是一篇好的詩作，多少男人都將在她的面前爲她而謳歌，爲她咏出各種各式的詠詞，歸總不外乎藉此討取她的歡心，只有神經上有着某種缺憾的人他才會粗心的給她以不快的感受。其實這何嘗只是屈小姐一個人如此呢，凡屬一個有靈知的活人，當着如今這個萬花繚亂的世界，誰不願意接受幾句頌詞以便藉此眩耀於人呢。愛美固然是人人的本分，但愛名有時是更

勝於愛美的，由此可知所謂屈小姐的特性，單單強調的說明是她的特性自然無甚不可，若是擴大來說，每一個人都具有這個特質，似乎也不算是過分。在一些人形之於筆墨的文字中，以及形之於口的言論中，不是有着所謂歡迎善意批評接受善意批評的麼？在理論上說儘管如何的圓滿正確，但當你當真把某人的著作以及行爲由於正確的估價而給予欠缺讚揚的批評時，那對方多半就會意氣用事的否認你的批評的合理而因之激發出強橫的辯白，使真理爲之而整個的遭到了埋沒。這相仿的情形，則在說明屈小姐在她堂兄的面前，回答給他以絕對不同意的有力的否認。

她否認自己在行爲方面有什麼不妥之處，相反的她認爲她的堂兄的見解則陳腐到回歸到十六世紀的時代也不算過多，倘若再刻苛一點的話，倒大可以把堂兄比作爲封建勢力壟斷歐洲時候的勇武騎士，特地向今天一位女性——他自己的堂妹來打着不平。時代既然慢慢的不同，朝代既然在慢慢的更替，由於生產

方式的轉變，把人類的生活引起重大的改換，昔日騎馬持槍和風車奮戰的唐古訶德式的人物，自然無法合乎二十世紀人們的要求，正如同那時的手工業出品，不能和如今的機器工業出品競爭是一模一樣的。引用相同的原理來適用對於堂兄的批評的特有的見解，屈小姐帶着勝利的矜持，說出來她的如上所說的道理，她且在連聲的追問她的堂兄對於她的相反的意見，還有其他的反駁沒有。依照她自己的判斷，在反擊堂兄陳腐見解的行動下，她必然操到了絕大的勝利，她隨即爲眼前自己這點小小的成就而在歡喜，人是只有在面前對着擊敗了對手的勝利才是最大的愉快和安慰。這世界所能給一位女性以毫不容情的難堪不論後果揚長而去的男人，頂多也不過只有像作家劉芹那樣不通世故的怪物，那多半由於他神經方面有着某種缺欠，否則他不會以得罪女性引以爲榮的，願上天保佑，讓他的不健全神經好好安息罷。她將永也不在他的身上予他以饒恕懺悔的機會。至於她的堂兄雖然說些使她不能悅耳的言詞，他其實是本

諸對她熱誠愛護的本心才開口的，見解縱有不同，仍然是盛情可感。

堂兄屈文啓却不像屈小姐所料及的一擊便倒的使她獲得了勝利。倘若屈小姐當真承認堂兄不悅耳之言屬於盛情可感，那他不願因此而放棄了他的職權。他否認他是當今的騎士唐吉訶德，因為他既不會向着風車拼力奮戰，也更不會把昔日的矛槍到今日來使用，把那些槍馬和今日的坦克大砲比較一下，誰都能分得出兩者的不同。使用同樣道理，屈文啓承認他依然是現代人中的一員，對於堂妹把他推返到十六世紀的讚譽他只有敬謝不敏了。他承認在一位小姐面前揭發她的短處，容易引起她的爲保持自尊而反映出的強辯，那結果不過證明當事人的不虛心罷了。依照堂兄的意思，即令他的理由全不成立，然而另外一件不能違反的鐵的事實，那恐怕移到山姆大叔的國度裏，也難免而遭到物議的。這鐵的事實就是一個和別人訂婚的女子，也不宜於和其他不正派的男人再添加了往還，那情形發展下去可能影響到他們未婚夫婦的愛情的，但這並非在反對

結交男友而是說應該在交友方面有個選擇，有着分寸，（男女的社交本身是無可非議的）所以他的堂妹既和羅經理訂婚之後，再和一般美國士兵開始往來，而這種往來尤其是不是必不可少的社交，事情的本身不免就將在一般人的面前劃上無窮的問號。所以堂兄屈文啓希望他的堂妹最好再鄭重考慮考慮他的意見，諒來是不致於因此吃虧的。他還在特別的聲明，凡是今天說出口外的他的言詞，全是激於對她親厚的原故而發揮出來的，語句之間可能有着欠缺柔和的地方，但他的本心出於善意則是事實，因而其中倘有什麼言語之中不甚圓到的地方，千萬請求他的堂妹多多的原諒。

堂妹是無論如何，不肯在別人面前服輸的人物，那將有失她的自矜的尊貴，強詞辯白爭取對方對她的諒解，這一舉動仍然很爲需要。女子的好勝心理絕對不在男人以下的。有人說世界如歸女子統治，將可永久過着太平日子，簡直是絕大的荒謬。我們只消翻開世界歷史，溫習一下伊利莎白朝代和加德霖朝

代的拓疆略士，就可以找到有力的證據。可是如同中國有句老話「最毒莫過婦人心」，則未免言之過分太欠缺根據了。倘若打算尋出這句斷語的根據，只能說是男子束縛女子的一種惡謀。今天我們承認女子和男子除了體質方面的小有差異之外，智慧方面是完全相同的，男人喜歡於自尊的保有，女子爲什麼不可以呢？基於這種原故，屈小姐向她的堂兄作着強詞激辯，則又應當是普遍而合理的現象。屈小姐在言談方面是相當老練的，譬如她對於堂兄謙虛的希求她能在失言之處予以諒解，她以溫和的態度回說請他不要介意，慢慢說他還未說出越規的話，即令語言過火一點，他總是她的堂兄，也不會爲他而生氣的，所以這一點掛慮，請他要不加多心才好。隨後她在正題之上發揮出她的意見，她認爲堂兄的理由充分麼倒相當充分，但她却絕對不同意於如他所說訂婚的女子不該和不相干的人如美國士兵也在往來，既然承認了社交的存在，那就不必把美國士兵看成爲特殊的危險人物，彷彿和他們交接就鑄成了大錯。人與人之間的

往來，只看彼此有否真誠，區分國別那是不必要的愚行。依她的說法，常常和她往來的中國友人，並不一定都具有多少誠實的心意，他們不過覺得和她周旋是一種快慰罷了，至於那些美國士兵，那些年青的小孩子們，天真得倒不失為真正的知交。所以若是單單以國別來劃分，以職業來論斷，那理由顯然是不夠的。

到這時為止，屈文啓完全明白過來他的好意的勸說全是多餘的廢話。作為自己的胞妹當她不聽他的勸說的時候，他也不能為之而加以壓力，何況又是他的一位堂妹，他更無須為之而多費唇舌，倘因此而傷毀了彼此的情感，尤為不智的舉動。當社會上均在承認忠言逆耳這個事實的時候，憑他說出多少正直的規諫，良好的反響也不會因之而產生出來的。於是他適可而止的轉換了談話的方向，用一句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話語作為結束，說明招待後日再找尋機會來個詳盡的檢討之後，就把話頭轉到對於堂妹婚期的問論上去。

說到了這位未來的妹丈，屈文啓似乎不在他的身上具備有若何好感，那是經過他的堂妹的介紹使他們兩人認識了的，其後他曾經抽出工夫到委託商行去作過專誠的探訪，有過三次以上的見面，若是讓他給他的這位親戚下上一個評語，那他簡直會找尋不出適當的措詞。但在他的頭腦中却在伏現着「莫名其妙」的感覺，僅只如此而已。一個既無見解又缺乏學識的小商人，庸俗到使人感到過分的厭煩，像這樣的人物居然能夠贏得了堂妹的垂愛，其中真有不可思議的妙處。繼而當他明白過來他這位未來的妹丈，不過是作為堂妹操縱之下的玩偶，一切聽從堂妹的任性的擺佈之後，他也就在這件婚事的成就上洞悉了全般的道理，一切瞭如指掌了。

他所以問到了堂妹的婚期作為移轉話題的託詞，並非出於無心的酬應，而是因為他近來職務方面的變動，行將被部裏派到外城去擔當一個獨立局面的工作，當他不知何時可以重返陪都的時候，他願知道他們的結婚確期，以便決定

那時他有無參加的可能。堂妹所給予他的回答，可說是乾脆到極點，她先在以斯文的作派輕輕的搖搖頭，隨即在一陣微笑之後回答他說沒有一定，她且在更進一步的相當鄭重的說，也許永也沒有的一天。

「你這是說假話，」堂兄非常認真的說，「男女之間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結婚，因為結婚關係以後的整個生活幸福，若是把這件大事都可以隨便處置，作爲一個達到法定年齡的智識婦女，那便對於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必注意了。」

這話還未等到屈小姐回答的時候，旁邊却另外有人參加進來證明她多半也是說着假話。讀者們該不會忘記的，在屈小姐的房中還有一位同居者王小姐，而這位王小姐是自從屈文啓和他的堂妹開始交談的時候就坐在一傍靜聽着的未發一言，迄今才張開了她的沉默了半晌的嘴，作爲向着男客的聲援的說出她的相同的意見。

行動方面王小姐和屈小姐儘管一致，但在看事方面還有着不同的距離。單

以對於羅子亮的認識來說，她認爲他沒有可能作爲屈小姐的丈夫，換句話說他們不是一對佳偶，但屈小姐竟然作成了這件婚事，不免有點稀奇。關於結交美國朋友這件事情，王小姐承認是受了屈小姐的慫恿的，然而她知道和那些異國士兵始終保持着相當的分寸，像屈小姐那樣和他們打得熱熱鬧鬧，有時高興到極點的接上幾個吻，作爲一個和人家訂了婚的女子，那便爲人所不齒，她應該爲她的未來的丈夫保持着操守，否則就失掉了真正的愛了。王小姐這一點見解和那位堂兄的見解是不謀而合的。

「你別拆我的台，」屈小姐抗議王小姐對於堂兄的聲援說：「住在一起我們要結成聯合戰線的。不僅行動上一致，言論上也要一致，免得爲人所乘吃上一個大虧。說到羅子亮這位先生，訂婚是和他訂婚了，但他決不是我的理想的良人，所以……」

「所以怎麼樣呢？」推門進來的羅子亮接上來問，他來得那麼突如其來，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意外。

「所以麼，」屈小姐說：「所以你就來了，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倒有丞相之體呢。」

「怎麼？你們原來在講着我的！怪不得我覺着一陣耳朶熱。」羅經理笑着說，和他的未來內兄在握手。「我們有好久不曾見面了，」他接着說：「聽說最近高升了，什麼時候起駕？」

「也就是一兩天的事情。」屈文啓回答着說，一面問道，「近來好麼？」

「託福，託福。」羅經理說，掏出他的華福烟。

「怎麼？大經理抽起華福烟了！」屈小姐使力的叫着。

「大經理當然要抽華福烟，不比你們小姐有得是錢。」羅經理說，把煙盒推到屈文啓的面前，「怎麼樣？抽一枝壞煙罷。」

這位未來的堂兄輕輕的搖搖頭，回答給對方一個領謝的笑臉。

「我仍然還是不會抽烟，」他說道：「恰如我現在仍舊還姓屈一樣。」

人們爲他這句有趣的話說得哄堂大笑，屈小姐且在戲謔的打着她的堂兄，說他的嘴巴太陰損了，這一件大笑正如登山的人上到了頂點，當他向四下眺望一下的時候覺得四野開闊，心胸爲之暢快不少。我們也可以說自從這位堂兄和他的堂妹開始交談的時候起，直到現刻爲止，他們都爲一種音樂上的遲緩的拍子所滯阻的充滿着死沉而乏味的氣息，造成了一個頗爲嚴肅的場面。如果我們承認有益的笑是可以增進人們的健康的話，那麼對於笑話的適當運用當爲生活之中的必需品了，它可以和營養方面的葉綠素，蛋白質，脂肪質有着同樣的功効。

以好勝見長樂於在熱鬧場中扮演節目的屈小姐，她就趁勢把自己參加進來了。

「哥哥，」她伸出手來指點着說：「若是你也有改姓的一天，恐怕我們這

些小姐們就無人出錢買化粧品了。」

「有趣有趣，」委託商行經理跳了起來，把那一排關閉的窗子打開了一扇，彷彿要看看街面上是否也像屋裏似的同樣的有趣。

在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之後，堂兄立起身來向他們告辭。他說明他要再到另外兩個朋友家裏去辭行，免得將來他們責備他禮節不周，恰好今天又是星期日，是個最宜於訪友的日子。他並非是一去不返的，而是要在傍晚以前趕回堂妹這邊共進晚餐，趁吃飯的時候還可以提出一些臨時想到的題目來談談。

依照堂妹的意思，索興請她的堂兄待到吃過晚飯再去訪友，既然他已經在笑談之中開了頭場，正不妨再扮演一兩個節目，使大家更放懷的樂上一陣。這本來是出於她的一片誠心，但她的堂兄終於用委婉的言詞謝絕了，隨後他和每人握着手，邁開健壯的脚步走下樓去。

委託商行的經理今天那種樣子，顯示出頗為頹廢，在言談方面也不如往日

那般一見人就擺出他的龍門陣。第二枝烟抽着了的時候，他鑽進了內室，一下子就躺下了。他把兩隻未脫的皮鞋腳擱在床頭上，雙手扣在胸前，恰如倒置的大寫的「V」字，他把兩隻胳膊伸到頭的兩旁的時候，又有點像「X」形了。

屈小姐接着就跟了進來，下着她的逐客令。

「請你出去！」她高聲的說：「你看，把床單都弄出縲子來了。」

她說話的態度那樣認真，彷彿如不遵從她就會出以不客氣的手段。若在往日，這位委託商行的經理恐怕早就聽命的作了，只有服從她的命令，無論是申斥，調誠和誇獎，才是他求之不得的榮幸，才是他引為尊貴的善舉。當他馴服服依在他的未婚妻的身旁時，他就覺得整個天地和世界都是他們兩個人的了，幸福使他向周遭的一切傲視。今天，當他胸有成竹的準標和他的未婚妻提出一件他不願出口但又不能不提出來的事情時，即令是對方善意的勸說，他都可能引起片段的懷疑，而當她居然說出極端無理的言語反對着他的時候，他便

不願再行容忍的回答給她以果決的反抗了。他的反抗形之於行動的便是如同不曾聽到似的仍然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沒有聽見麼？」屈小姐高聲叫道：「你別放賴呀！」

「我放啥子賴末！」羅經理揚眉不睬的打着四川腔說：「未必我躺一會的權利都沒有咯！」

「你就是沒有這種權利！」屈小姐的臉色非常的難看，語音顯得有點震顫，「對不起，請罷。」

但羅經理絕不遵從她的命令，他倒是作出正面的反抗。

「我硬是不請末！」他使力的說，依然不動一動。「笑話，我沒有這種權利！」他翻了翻眼睛，「我沒有權利躺一躺，那麼誰有權利呢？」

「那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然要管管的！」

「你吃醋麼？好極了，」屈小姐一屁股坐在王小姐的床邊上，冷冷的笑道，「我就怕你連這點骨氣也沒有！醋是越多吃越酸，酸中才有味啊！……」

委託商行經理一忽身坐了起來，瞪大了他的眼睛。

「你簡直是個壞蛋！」他終於衝口的罵了出來。

「你才知道我是壞蛋麼？對不起，你知道得太晚了。」屈小姐用鼻音說。

「這只怨你瞎了眼睛！」

「你不行罵人呀！」羅經理質問道。

「你也不行罵人呀！」屈小姐學着說。

「我罵你什麼的？」

「你們家裏把壞蛋當成家常便飯麼？真是豈有此理！」屈小姐說，負氣的

走到外室去。

她的確生了很大的氣，因為她的這位經理竟然違抗了她的命令，以及說出

向她責罵的話語，不免有辱她的女性的尊嚴。她是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惡行的。野蠻的男人等於是她的仇敵。她明白了那久已計算好的一個日子將要提前來在她的眼前了，她也就可以使得她的堂兄知道他的堂妹關於婚期的回答並不是假話。

當她退到外室的時候，那位王小姐早在他們爭吵的時候就溜到街面上去，她料到他們之間怕有事故發生，把她捲進去是大有可能的，只有離開屋子，方是她的最好的脫逃辦法。

羅經理這時也跟出來，坐在屈小姐對面椅子上。

「我的眼睛並未瞎，」他繼續着說：「所以我看不過眼，你近來的行動是須要考慮考慮的。」

「我有我的自由，用不到你來多嘴！」她給撞了回去，「我考慮什麼呢？交男朋友麼？我有我的社交自由！你憑什麼來干涉我的自由？侵犯我的自

由？」

羅子亮經理他却一點也不示弱，也許當一個人爲掙脫痛苦的大難最後掙扎時，他會使用出無窮的力量在奮鬥，如同一隻溫順的黃牛，平常日牠可以馴順到極力表示牠的對於主人的服從，似乎除了出賣牠的勞力之外別無他道；但當牠有着那麼一天真正來了火氣的時候，牠就會不顧一切的暴發出極端反抗的野性，使你感到難以制服的了。現在的羅子亮經理完全明白他是立在什麼的地位，他又在取着什麼的角色了，那種迸發自一個男人在同樣情形下應有的悲哀就自自然的加長了他的堅持到底抗議他的對手不正當行爲的勇氣，有如屈小姐所謂吃醋的話。其實吃醋的本身並不是短處，甚而在將婚的男女之間，吃醋也許正是一種美德，因爲從這裏可以增加彼此的提防和監督，以及從妬忌中所產生的高度的警覺，倘若連吃醋這件事情也都不在意的話，像他羅子亮對於他的未婚妻所取的放任政策，那簡直是最大的失敗。他是不能容忍這不名譽的聲

名的。

「用不到我多嘴，我偏要多嘴！」他倔強得猶如一匹驢子似的叫着，狠狠的說出口來，「因為我是你的未婚丈夫，我有權利來請你考慮你的行動！」

「未婚夫？你是誰的未婚夫？別裝像罷，我從現在起，就不承認我們之間未婚關係的存在！」屈小姐說到這裏，走到裏屋去把那份婚書取出來當面的撕毀了，「老實告訴你說，你還不配作我的丈夫！拿塊鏡子照一照，你比武大郎強多少！」

「請你不要罵人。」

「我自己的房子，有我說話的自由，不願意聽就請出去。」

「請出去？沒有那麼容易。」羅經理把兩手探在褲袋中，站過身來躡了幾步。他背着身子繼續說道，你以為我是專來看你的麼，好大的面子咯！」

「既不是來看我，那麼更簡單，請出！」

「請出是可以的；但我不能自送你那些錢化吧！」這回羅經理面向着他的對手問道：「你打算怎麼還我？」

「還你錢？哼！經理先生，算你作了好夢！你那些錢呀！早沉到海底去了，自己去撈罷。」屈小姐說，轉過了她的對正着他的臉。

羅子亮經理有着他的把握，錢不能退回來，她就仍是他的未婚妻，那她就得接受他的忠告，打到法院裏去他也會勝訴的，她雖然撕了她的婚書，他那邊還保有同樣的一張可以作證呢！

「我倒不想自己去撈錢，」他很有把握的說，「但我也自給錢人家，商人的錢不是好來的。」

「好來壞來我倒不想管這些，因為那與我沒有什麼相干，我只知道化上一點冤枉錢，心裏而非常的痛快。」她故意的激怒着他。

「這回你可錯打了主意，小姐，恐怕你有個不能脫身的一天的。」羅經理

說這話時，使力的撇一撇嘴。

「我不相信閣下能有這麼大的力量，不過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也許你現在一躍而爲顯貴，我自然就要向你低頭了。」

「顯貴我倒未曾作到顯貴，但你總不能不向我低頭的！」羅經理幾乎是在命令的說，自滿的呆注着他的對手。

「這我倒有點不明白，」屈小姐輕輕的說，走到了房門口去，她本想喊着茶房倒上一壺熱茶的，但又半路的收下了她的原意。「未必你還有什麼移轉山川的辦法。」她重返回到他的面前，苦笑着說，「可憐的人，你別作夢了。」

「也許作夢的人是你。」他照樣的回敬過去。

「那麼，好，我真要請你走了，請罷。」屈小姐在下着逐客令。

羅經理不以爲然的伸出他的手去。

「要錢麼？請拿出你的證據來。」

羅經理伸手掏出他的錢夾，準備給對方以有力的證明，他打算以魔術家的手法，把一幕精采的戲法變給她看，使她驚服於他手中掌握的把柄而不得不俯首降伏，但他遍尋半天也發現不到那份訂婚書時，他未免爲之引起了絕大的無法自持的恐慌。

「好，好，我回去找找去。」他漫然無主的說道，站起他的身子。

「不坐了麼？」屈小姐冷冷的問了一句。

當羅經理答理也無暇答理就跑出去的時候，屈小姐終於獲得了她的最後勝利。她拿來出那張早就爲她偷盜出來的訂婚書，第二次的又撕成了許多碎片。

十八

十二月八日之在重慶，應該被看成爲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不，我們不能僅僅作爲一個中國人把這天看得不尋常就算了，其實是整個攜手作戰的同盟國家，都會有着同一的看法的，再擴大來說，柏林東京的當政人物，如同希特勒小磯國昭以及他們那些好戰的國民，他們也將爲這一個日子的來臨而在特別的重視，因爲在這一天羅斯福先生，四度連任又當選爲美國的大總統了。這位連年以來爲民主而遠涉重洋的和平老翁，在經過了幾次具有歷史性的會議，如同開羅會議，莫斯科會議，德黑蘭會議之後，他幾乎成爲了全世界一致擁戴的人類的救星。至於那些法西斯化的國家，他們也全明白，在共同作戰上，羅斯福

總統有着多麼大的號召力量，而成爲他們的最強的敵人。這就是十二月八日爲什麼會成爲舉世重視的不尋常的日子的原因。

重慶人們以最歡愉的心情，迎接着這個罕有的喜訊，這真可以說是叫人極度興奮的事情，雖說是彼此各據在太平洋的一邊，若用航海的里程來計算的話，兩者之中有着遠遠的距離，兩邊的民族國情均不相同，但這個以歷史久遠雄踞東亞的中國人民，他們正在如同關心自己的國事一樣在巴望着羅斯福的當選，則又是和大部份美國人民的心情是相同的。這位四任的美國總統，他直接間接給予中國人民的福利，一件件的被人們清切的保持在記憶之中，使人人爲之而在心中傾道出真誠的感謝，人類之間真正的愛，真正的偉大的手，感動了，溫暖了，救助了多少不幸浮游的靈魂。歷史的新頁將使用另外的新筆法新風格新語言來記載這新的史實。在共同對於敵人作戰的幾位盟國領袖之中，雖然每人具有每人的特點，機知，魄力和才具，但我們共同承認羅斯福總統則又

當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員，因此他的一舉一動便是整個人類生死所繫的主宰。他的一句話可以泯滅了多少人的狂妄的奢望，他的一個提議可以復活了多少人冰冷了的心，他的一個號召可以加大了多少人更爲堅決的意旨，他的一個決定可以激發出多少人衷心感戴的熱淚！

多少人都把這同一的題目拿出來，作爲談話的材料，無論是在辦公室裏，商場裏，茶館裏，公共汽車裏以及輪渡裏，衆口同聲的爲這喜訊引誘出愉快的讚頌。其中的熱烈情緒較之不久以前中樞人事的更動尤能引人入勝。羅斯福總統的四度連任，證實盟國仍將繼續作戰，直至軸心國無條件降伏爲止，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說明了民主的要求方爲舉世的期求以及其本身正確不移的牢固——彷彿這就是人們談話之中的重點。其次所能爲人們道及的則是猜度以後對於中國援助的程度如何了。總之是無論那一方面的援助，如同史迪威將軍美軍的增加，援華軍火物資的增加，一定都會日有好轉的則必將是千真萬確的

事實。

當此黔南戰局尚未樂觀的時候，羅斯福總統的連任等於貴州方面間接的給予了有力的援助。人們徬徨無主的心中，似乎也放了一點心，悲觀的心理爲這新的樂觀情緒清掃了不少。

在許多興奮到極點之中的人們，胡委員也是其中的一個。他正在埋頭自己的臥室，聚精會神的在撰製一篇短論，祝賀這位偉人的連任。胡委員決計出刊他的雜誌，即令僅只出上一期，他也不多去計較，而事實上他自己早已有了打算，只要他這雜誌能夠擺到市場上去，加以他在人事方面的折商，不愁沒有人給他以按月的補助的。不過雜誌的名稱，他若要改換一個，原因是「展望」兩個字不免有些刺目，有心補助雜誌的人可能因此而歇手，倒還是用個老老實實的名字，比較最爲穩妥。在幾經斟酌之後，他覺得取名爲「公論」比什麼都好，就決定使用這個名字了。他認爲公論這個名字既不刺激人，又不失其老

練，而且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因而公論兩字最爲名貴。自從把「展望」改成「公論」，自己來主持編務，賈一賈黃忠不服老的勁兒之後，胡委員隨時都在準備找尋材料，作爲他的短論立言的中心，威爾基的逝世，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激，他抓住這個機會，籌思再三，苦於未能完篇，至今仍然擺在他的抽屜裏休息。胡委員太忙了，他怎能靜下心來寫文章呢？這並非是他服老不服老的問題，而是環境允許與否的問題，我們與其見責他的未能完篇，或技術方面的欠缺練達，倒勿寧原諒他的酬應太忙的好。用這事實我們就可以推斷出來關於祝賀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的短文的難產在胡委員說則是必然的實情了。

一點不錯，我們的胡委員在苦苦構思寫了第一個小段之後，他終於放下了他的筆，半天半天的坐在那裏呆呆的出神。

「我們這太平洋兩岸的中國人民，以最大的熱誠歡迎羅斯福先生四任當選美國的大總統，我們願高舉起祝賀的手掌，迎接這史無前例的偉大的壯舉。羅

斯福先生的出身，爲人，以及他歷任以來爲國家爲人類所創造，建立的德行善政，將永遠銘刻世人的深心不能忘懷，當此華沙巴黎兩大名都之收復，最後勝利即將光照於全世之時，羅斯福先生的四度連任，尤其有其重大之意義。」

他仔細的默誦着他這一段大作，自認費了相當的心思，而結果也不算太壞，印在雜誌上叫讀者們讀起來也還可以應付一陣的。但第二段如何的寫法，須要說出什麼意思，他可就不能一下子達成他的目的了。

他劃着一枝洋火，點燃了香烟抽了起來，他承認香烟有時是可以帮助文思的，他希望在這方面得到一點借重。他忽然看到了窗外清朗的天空上，幾塊浮游的白雲作出多種幻變的圖案，在褪了霧的山角上，蒼松和翠柏露出傲慢的神情俯瞰着萎縮在脚下的衰草，一塊巨大的山石也在罩籠着灰色的秋意，那點綴在雲間的雁羣，牠們那整齊的行列，在從陽光映照下反射出微小的光波。「一個難得的秋天，」胡委員心中說，人便把脚步移到了窗前。「這樣的好日子應

該出去遊玩一下，不該悶在家裏的。」他想到這裏的時候，幾乎像是要出行的看看那枝放在門邊的手杖，但緊接着他又因為目光在案頭一轉而停下了外出的心。「無論如何應該把這篇短文寫完，」他對自己說，「一件事應該有始有終，而且也該權衡輕重，計較緩急，目前最該辦理的事情，應該把這篇短論寫完，然後再能談到其他。」彷彿折服於自己見解的正確的，他遵從的坐回原處。

「第一，」他拿筆來繼續寫道，「我們認為羅斯福先生之四度連任，主要原因在於深得人望。」將只寫到這裏的時候，電話的鈴聲攪擾了他的工作。

「喂，你哪哩？」他拿起聽筒問。「啊，」接着就瞭然的說，「屈小姐呀，好極了，不錯，久違了，是的，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們的生活過得很好。什麼？今天是一個好天氣？誰說不是呢，怎麼，你又預訂下什麼節目了麼？」胡委員如同爲對方的言語所激動了似的，使他的情緒因之有了轉變，結果是他不

得不放下那枝握在手裏的寫了一段短論的鋼筆，而專心致意於說話了。「你說你沒有預計什麼節目？」他在不信任的反問，「我可不信。我想你的經理先生一定坐在你的身旁的。千萬不要扮演雙簧。喂，喂，怎麼？你和他結束了未婚關係？別開玩笑吧，那有這麼容易的事情，喂，真的麼？那我可要給你賀喜了。怎麼？哦，好的，你來罷，我等着你，你願意到什麼地方去，我就陪你到什麼地方去，就是呢，今天是好日子。好的，好的，啊好的，一會見。」

這電話給予胡委員以最大的興奮，這興奮在他的神經方面發生了有力的反映，使他感覺到較之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以及爲他的連任而抒寫讚頌之詞尤爲重要，權衡輕重，他自會認爲迎接這位小姐，陪她長談，陪她出遊是當前唯一之急務。今天確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除了這件舉世轟動的羅斯福連任事件外，屈小姐的結束了對於羅經理的未婚夫婦的關係，也決不是一件小事，特別是對於他胡委員說，更該引起他的重視。

但他究竟還不能確定，屈小姐在電話中所告訴他的消息，是真的還是和他開的玩笑？果真像他所豫想的後者那樣，他的歡喜和興奮便如同一場幻夢的過去了，而他就成爲玩笑場面之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色，倘若如同前者當真是一件實情，那他面對着一個倒下去的敵人，確將發出勝利後的高傲，給那倒下的角色以無情的毀傷衷心爲快了。

「可能性是存在的，」他確定不移的下着判斷。作爲一個第三者來觀察，從任何方面說，屈小姐和羅經理都沒有結爲夫婦的必要條件，金錢，地位，長處，酬應，在羅經理身上，簡直可以說一聲一無可取，像他這樣一個庸碌的廢物，倘若真能攀扶到屈小姐，且進而作爲她的丈夫，那真是輿論不能贊同的怪事。屈小姐能夠懸崖勒馬，自不失其英明果斷，否則她將要失去了她以往的令名以及今後在社交界中爲衆人所不齒的便任什麼都完結了。

不過如上所述似乎有點想的過遠了，爲什麼會對於屈小姐這麼的關心，胡

委員自己有些不能全部瞭然，也許是基於人類的同情心吧？再不然是世上男性對於女性應有的垂注吧？總之是不必多加疑慮就算了。雖說如此，他這一刻無論如何也無法停止自己的對於屈小姐的思念，如同他既然活在人世之上就不能不吃飯是同樣的重要。

他聯想到屈小姐手上戴着的哪顆鑽石戒指，那一隻她生日之夜羅經理所獻的戒指上，一經想到了這裏的時候，他那充塞在深心之中的不快之感馬上就如吃了不潔的飲食一樣使他爲之而反胃，那無恥的小人用金錢收買一個女子的心，人世上再沒有比他再卑鄙的了。並且也只有像他那樣無恥的敗類，才會作出那樣淺薄的舉動，使得任何高貴的人爲之搖頭不止的。今天當屈小姐和他結束了他們之間的關係的時候，當他飽嘗了失敗的羞辱的苦味的時候，他應該瞭解到他的手法是如何的可笑的了，他應該瞭然於人世之上的事情除了金錢之外還存在有他不平常的解說不出的道理。當他再知道了他的求去的未婚妻和胡

委員依然保有密切的來往的時候，他應該虛心的承認他在胡委員的手下還差得很遠的呢。……

看看壁上的掛鐘，十分鐘的時間過去了，計算路程，從屈小姐的住處來到胡委員的居室，五分鐘足可以完畢了全程，因為那是下坡的馬路，車夫拉起車來飛一般的快。在多出一半以上的時間屈小姐還不會到來，不是她的行程之中有了某種耽擱，否則就是有了變更。胡委員將只想到了這裏的時候，屈小姐當真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胡委員，你相信麼？」彷彿在路上早就想好了的似的，所以不顧及話語是否突然的，屈小姐一進屋就搶先的說，「我的確和那姓羅的傢伙把關係結束了。」這話在她看來似乎是最重要的話，又似乎是他最願聽的話。

「我起初還有些不大相信呢。」胡委員把客人讓坐之後說，「不想倒是真正的事實。出人意外，出人意外。」他一連說了這麼兩句話，送給對方一枝香

烟，一面劃着了洋火。

屈小姐抽着了香烟，把一隻空閑的手托着她的左腮，待理不理的瞟着男人幾眼，隨即把身子仰向椅子後面，讓那重疊在上面的一條腿慢慢的搖着，抿着嘴在默默的笑了起來。

「出人意外，不大相信，」她猶如自語般的重念着，然後就加以有力的否認，「有什麼出人意外的？什麼不大相信的？我們之間根本就是扮演一幕趣劇，收場的時候，戲散了，扮演的角色也就回復了原狀，若說我屈小姐可不是自誇，嫁個像羅子亮這樣的人物那就太容易了，怎麼也輪不到他的身上，我不過是和他玩上一個圈套罷了。」

「你太害人了，他說不定會自殺的。」

「自殺？這你又未免太把他看高了，管銅錢叫大爺的人，他怎麼會有自殺的勇氣！我給你學說一件事實罷，你聽聽就會知道的。那天他管我討索那鑽石

戒指，本來我不想留他這件東西的，但他一向我討索，就覺着像是受了侮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還他一個侮辱罷。」屈小姐說到這裏，猛然從座位上立起身來，使力的把烟頭扔到痰盂裏去，就這麼的，她把扔擲烟頭作爲了比一樣。「我把那戒指扔到地板上，一口啐着說，請你拿去你的寶物罷。」你真想不到這吝嗇的商人，他當真就彎下了身子，準備着把它拾起來。失去了未婚妻是一件小事，戒指總還是值錢的東西，他是不能輕易的鬆手的。但我更因此生了一點火氣，當他的拾取戒指的手不曾摸到戒指邊時，我就使力的一連兩腳把那東西踏碎了，就是這樣他還睜大兩眼搜尋好半天呢。請想想罷，這樣的人如果也會自殺的話，警察將要爲其他的自殺人忙得不可開交的了。」

「有趣，有趣，」胡委員說，當真的發現到屈小姐的手上少了那隻戒指，心理方面他像是有着說不出的快意，「那麼，好，我爲你祝福。屈小姐，不怕你生氣，我原來就認爲你們不是理想的配偶。」

「誰說不是呢，不過這是閑話，現在所要說的是，遇到像今天這樣的好天氣，我們可否找尋一個機會到郊外去玩上一玩？久困在霧的都市之中，情緒方面難過到極點！換一換空氣實在是很需要的。」屈小姐提出來她的意見，輕輕的伸出她的手去，「你看那青山，綠樹，紅岩，綠田，和那交錯着的枯草，黃葉，冷風，多末有味。」

「得拉小姐，」胡委員說，穿起他的外套，「一點沒有問題，我是四個字的評語：服從第一。對於每一個小姐，我都以盡心服務爲天職，何況屈小姐，我們的關係又有不同，更當無條件從命。好，我們就開步，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的，到什麼地方去呢？」屈小姐跟着重念一句。

「總不能沒有目的地的。」

「亂走自然是不行的。」

他們相並的走到街上的時候，屈小姐想到了一個去處。

「上黎將軍那邊去罷，」她提議說，「登山玩水總得有個落脚的地方，那才合適，否則太無意味了，到黎將軍那邊去，正具備有這兩種條件。」

「計無不行，言無不從。」胡委員稱頌的說，他們走向一個公共汽車站。汽車站候車的人排成了長長的行列，看那樣子即令開來兩輛汽車也不能把這些候車的乘客全部搭乘上去，胡委員和屈小姐怕不是在短時之間可能上車的了。

「坐洋車罷。」屈小姐一看這種情形，馬上提出來她的意見。

胡委員完全贊同的和屈小姐坐上洋車，但當他們到了輪渡碼頭時，那裏也在擠滿了購票的人。

「那來的這麼多的人？」屈小姐說，從賣報的小娃手中買了一份晚報。

晚報的社論和短論，都在談着同一題目，慶賀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還另

外闢出特別一欄，敘說羅斯福總統在前三任中所作的幾件大事，以及他的略傳和生活習慣嗜好等等的記載，在使用簡單的文句幫助讀者對於這位偉人加強他的認識。

五分鐘後，他們總算在擁擠的人羣中上了輪渡，絞盤在激怒的旋響，船頭衝出破碎的浪花，浪花隨即掩沒到揚子江的洶湧的水溜中了。遠近的山坡，用各種深淺不同的顏色，呈露出十分清切的輪廓，那長時盤据在山巔的霧氣，今天似乎沉落到遠天的地角下邊去了，太陽在抖擻精神的給這山坡照映出一個絕好的晴空，正如同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給人們帶來了絕妙的喜訊一樣。

時間約在下午兩點半鐘，當這兩位男女客人完畢了一段乘輪爬山的路程時，他們同時也順便的賞盡了秋郊的野景，轎夫們的熱汗，滴濕了冷冷的石階，他們絮絮的交談，掩蓋了途中的寂寞。

「胡委員，你看那山上的松樹多綠呀！」有時屈小姐說，伸手指着遠處。

「那邊江上的風帆，倒真像一幅畫景。」過一會她又會提出這麼一句話來。

「你看，你看！」她也會一連聲的叫着，引起胡委員的注意，「那片浮游的白雲，簡直美得像童話中的幻境一樣。」

胡委員一一的給她以滿意的附和與回答，有時他襯和的也加進來一兩句讚賞的詞句作爲有力的支持。

當他們的轎子停在將軍的門外的時候，這位山中的寓公早就從窗口中伸出他的歡迎的手掌來。

「我的客人，你們今天怎麼這樣志同道合呀？歡迎，歡迎，今天我們又可以開始一個精采的節目了。」

一邊說着話，將軍一邊就三脚兩步的跑出門外來，搶着和他的客人握手。

「你們實在聰明，單單挑着這個好天氣上山。」他笑嘻嘻的說。

「不，」屈小姐撇了撇嘴，「我們因爲天氣好才過來的。」

「好極了，我這幾天悶得太厲害了。請快走吧。」

將軍伸出手去讓着他的客人，他那位副官早已打開了大門侍立在一旁了。

「太太呢？」屈小姐走上房門前的石頭台階時問道。

「在床上躺着呢。」將軍用低微的聲音回答。

「這樣好天氣怎麼在床上躺着呢？」胡委員說，「是不是有點欠安？」

「不，不，」將軍否認着，但接着說，「不要緊。」

「恐怕要吃你的喜酒了。」屈小姐說，他們先後的走進了客廳。

「好極了，我們準備吃罷。」胡委員加上一句。

「哪有的話。簡直太開玩笑了。請坐，請坐。」將軍把兩位客人讓坐之後，自己才坐到他的座位上。

將軍的這間客廳，是久爲讀者們所熟知了，現在所不同的，就是在壁上多

了一種陳設，一些將軍自己所寫的字畫，爲他一幅幅的釘到了壁上。如同每來一位客人他必請求對他的字畫加以批評一樣，將軍現在也把兩位客人的注意力轉引到這上面去。

「請你們看看，這就是我近日的成績。」他饒有興趣的介紹着說，兩位客人最好先給我一點批評。」

天知道，將軍的書法，如他所說的成績，會糟糕到什麼地步，那將使一個內行的人笑掉大牙的，但是作爲來訪的客人，胡委員和屈小姐就不能不昧着良心說出一點稱道的言語了。悅耳的言詞，必將使得對方的歡心，這是無由置疑的事實。逆耳的語句，必將使得別人羞惱，也自然不成問題，兩下比較較，男女兩位聰明的訪客就把屬於前者的語彙搬運到嘴邊上來，那必然的結果則是引發出將軍罕有的笑容和高興。

「多少人都稱贊我的書法，」他得意的說，「但我沒有一點自信。若是

真如大家所說的獨具一格，我倒大可以有點賣字飯的。」

「豈止，豈止。」胡委員說，「還可以出帖呢。」

屈小姐在酬應了一兩句對於書法的讚揚之後，她悄悄的拉開通內室的門，走進了將軍的臥室。將軍的太太並不會躺在床上睡覺，她却在使用撲克牌算卦卜求她的好運的，當她發現到客人走進屋內時，就馬上迎了上去。

「今天怎麼這樣閑呀？」她挑逗着說，「好久不見你上山來，大概是刮起北風來了罷？」

「別挖苦人罷，」屈小姐和她握着手，肉團的感覺又出現到她的記憶上來。「我近來忙一點，倒是實在的事情。我們的太太，你近來怎樣好法？」

「什麼好法都沒有，每天吃兩頓飯就算完事。」將軍太太說，胡委員伴同男主人也走回到臥室裏來。

大約是胡委員把屈小姐和羅經理解除婚約的事情對將軍路路的說了幾句，

所以現在將軍特別興奮的跑到她的面前去。

「我給你道喜。」他說，「羅子亮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好貨。」

將軍的太太有點爲之發愣了。

「怎麼？」她急急的問道，「怎麼一邊道喜一邊倒罵起羅經理來？」

「太太，屈小姐和他解除婚約了。」將軍補充了一句。

「一點不錯，我們的關係完結了。」屈小姐承認着說。

「我贊成，」軍將太太說，拉起屈小姐的手來，表示特別的親近，「原來我就覺着不大合式。屈小姐，像你這樣的人物真嫁了他，真委曲死了。好的，我來給你道喜。」

用一個極度真誠的笑回答了大家的道喜，屈小姐同時也由這同一的笑裏表明出她的真正的本心。她似乎不願在這個題目上多加交談似的，就半躲避的走近了窗邊去眺望四外的遠景，背對着別人作着低低的笑。

重慶這座山城，却並非是一座孤山，相反的在它的四周聳立着無數的山嶺，每個山上照例建築着一些房舍，開出一些梯田，蜿蜒爬行的石板路則成爲上山的要道，黃桷樹，橡皮樹和竹林參差其間，松柏樹特別顯得青翠。山嶺的極端時常罩着一塊采雲，接連到後面的天際，太陽就着山嶺的高低和遠近，照出來多種不同的顏色，在山腳的底下則在流奔着揚子江和嘉陵江的碧波，和船夫們拉繆的有節奏的歌聲。……

「小姐，」將軍招呼道，「別不好意思，我們來湊上四圈罷。」

屈小姐記不清在她的眼中看見了一些什麼景物，山嶺，水嶺，彷彿過眼的雲烟，不曾留下任何的印象，當她轉回身來的時候，胡委員跟她招呼着。

「請你打牌。」他說。

「人不夠啊。」她說，朝屋中掃視了一眼，「除非將軍夫婦全參加。」

「就是這個意思，」將軍說，吩咐他的副官收拾牌桌，「這一方面表示歡

迎兩位貴客的光臨，一方面……」他停了一會笑着說，「也算慶賀羅斯福先生的連任當選。」

「有趣，有趣，」胡委員說，使力的拍着巴掌。

他們的牌還未打到一圈的時候，胡委員的電話打來了，他的男僕告訴他家裏發生了緊要的事情，必須要他親自回去處理才可解決，牌局不得不半途收場。

屈小姐雖經男女主人殷勤的挽留，她終於還是跟胡委員一同下山了，她說既然回來還是同歸的好，晚一會一個人過江是很不方便的。當他們走出將軍的大門時，將軍和他們握手道別，將軍太太特別關照胡委員，請他好好的照料屈小姐，一面低聲的向着將軍說：

「我看他們倒還可以配成一對呢。」

「瞎說。」將軍說，一面走向屋子裏去。

十九

晚秋的西斜的太陽低低的貼近了遠山的尖端，山樹的空隙鑽出來一條條的彩色不同的光亮，谷口的背後掠上一層陰冷的暗影，如同一只炭斗似的漫出一條邊痕。晚風輕輕的吹過喧囂的市區，在無人注意的巷口停下了懶散的脚步。而那太陽沒入的天邊，則在幻變出稀奇而鮮艷的顏色，美麗的花紋，獨特的描繪，製作出一幅壯觀的圖案。活的日光構成的設色，那是任何藝術家的筆下塗描不出的，等那背後的襯景——那偉大的黑色的布幕拉下來時，整個的世界都爲之吞融淨盡了。

當山城的夜幕既經張開了的時候，那原來閃爍在空中的星芒，不免爲之而

減色，只有那些裝置在一些建築物中燃亮的電燈，它們交熾成一幅光閃奪目而又異常有力的圖畫。冷眼看去那些燈光織成爲一片大網，又如同遮在上面的傘蓋。有時發現到三五招搖的火把，彷彿又使人追溯到一兩個世紀以前黑夜行路的情境了。

都市的夜是並不停止活動的，人們彷彿總有各自忙不完的事情。特別是我們舉國和敵人作戰的時候，那些大的工廠，兵工廠，紡織廠，麵粉廠，酒精廠，煉鋼廠，都在整夜的趕製出品，以便供給作戰方面的用途。那些高大的烟囱在伸長了喉嚨的噴着氣，和那馬達的聲音在相作的運動。

廣播電台的女廣播員在以標準的國語，開始了她的正常的工作。她成爲千千萬萬的聽衆們的情人，雖然那千千萬萬的聽衆誰也沒有和她謀面的機會，但人們對她的熱誠推戴和愛護則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羅斯福總統任命斯迭丁鈕斯爲美國國務卿，」女廣播員報告說，「以繼赫爾的後任，赫爾仍將隨時

襄助外交，作爲羅斯福總統的顧問。」過一會又改換了題目的報告道：「國內戰事，貴州方面無大變化，我生力軍源源到達，大戰即可展開。滇邊我克騰衝精銳部隊，向八莫挺進中。」

大量的援軍從湖北船運到重慶，趁着夜間的時候，他們從疲憊的長途中伸直了腰，一步步的登上了碼頭，明天天亮的時候就搭上了備好的汽車，跨上了遙遠的征途。這是來自河南的武裝兄弟們，灑着離開家鄉的熱淚，讓命令主宰着他們的命運。戰爭對於他們已經成爲了家常的便飯，因而雖在不久以前他們在中原會戰逆轉的局面中潰敗下來，如今仍然抱起槍桿担負起打擊敵人的重任。瞞怨麼？思家麼？怕死麼？這些他們全然都在具備着，但他們更明白一個最大的任務是把敵人趕出去，一切的幸福和快樂便都可以盡量的分享了。

我們也不要忘記慰勞工作的重要，今晚的一個大的慰勞場面就值得記上一記的。在一個大的廳堂裏面，在燈光的映照下，在音樂的伴奏下，在小姐們的

輾轉語下，在要人的攀談下，在香檳的痛飲下，在盟友的脚步下，我們的慰勞盟國的空軍的盛大跳舞會正式開場。那種忙碌的情形，正相同於工廠中的工人精心的製造產品，廣播員的精心焦慮的運用唇舌，以及過境援軍忙於登陸一樣，可以說，一切都是為着抗戰，方式儘可以不必完全相同，在其最後所要達到的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

誰能夠承認像屈小姐這樣的人物，也是參加抗戰的一員呢？比比胡委員麼，他還常常參加一些帶有專門性的會議，以專家的身份發表些自認頗為重要的言論，比比作家劉芹麼，他在日以繼夜的使用他的一枝筆，描繪出一些打擊敵人的詩篇，就連王小姐還在作着一名公務員，總算給國家盡到了服務的職份，惟有她屈小姐，應該列入那一類的人物之中才算合適呢？這確是一個疑問。可是你以前儘管對屈小姐有着多種的疑問，儘管把她看成爲社會上的一條寄生的毛蟲，儘管卑視她的無規律的反常的生活，但是從今天這一個夜晚起，

認識這兩個字可以用另外的眼光加到她的身上了。因為她今天夜裏正以一個伴舞的角色出場，慰勞着盟國的空中武士，而在給我們的國家真正的服務了。在工作的表現上，她是一位有着模範作用的奮勇的戰士，她以不感到疲乏的精神陪伴每個和她求舞的來人，最後使她也在替我們的國家流了一點熱汗。只有為工作所疲倦了的人，他才知道其中的甜美之味，屈小姐今晚當真的獲得了真諦似的收到了最大的安慰。

今晚的慰勞跳舞會，情形熱烈到極點，多少人的臉上都在浮動着美滿的笑容，國別和種族的界限不復存在，大家夥共同的一點就是向着快活沉落。燈光一陣暗一陣強的，音樂一陣高一陣低的，脚步一陣緩一陣急的，在一個巨大的旋波中劃出親切的笑聲。……

來賓席上有三位久為我們所熟悉的人物，須要在這裏補敘一筆，他們是胡委員徐小姐和王小姐。胡委員的眼光自始至終都在屈小姐身上轉動，也許屈小

如今晚穿著的緋紅色的夾袍太爲漂亮奪目的原故罷？他有時爲之樂得作出會心的微笑，但不一會又可能作出非常不自然的樣子，半天半天拉下皺攏的臉，慢慢的搖着頭。徐小姐與王小姐在低聲的傾談，如同在討論某一件問題。以一個外勤記者的身份，來參加這個盛大的舞會，徐小姐準備約略的記上幾筆，或是寫上一段特寫交給編輯部去發表這個消息的。她認識的人實在太多了，爲着免去麻煩起見，她故意和胡委員坐在屋角的一隅，便減少了無謂的交談。就這樣的她還是被一些官宦發覺了她的位置，先後和她談着社交上的寒暄，有一位次長甚而對着她問道：

「怎麼好多天也不看見你？你都忙些什麼呀？」

「哪有的話，」她笑着說，「我成天閑着，不比你們要人，每天忙到晚，國家真要把你們累壞了。可也不要緊，」她轉開話頭說，「能者多勞，應該，應該。」

「好厲害的嘴。」次長說完，轉到胡委員王小姐的面前，作出彬彬有禮的招呼。隨後以十分合宜的姿式跳着走開了。

「這位次長真夠派頭。」王小姐說。

「還用說麼，有名的社交場中的人物。」徐小姐加進來一句。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胡委員說出不滿的口吻，「不過是會說幾句英文，會吃幾口西餐，會跳幾種交際舞就是了，若說是處理政務，還差得遠着呢，但是他會這一套，就作了他的官，有什麼道理可講。」

「胡委員又發牢騷了，」王小姐說，作出一副鬼臉，「你看，你看，屈小姐跟你笑呢。」

這倒是實在的事情，屈小姐抱着那位空軍上尉跳到了近邊的時候她給胡委員一個有意味的笑。

「親愛的，你的步法美得很。」那位上尉用英文稱頌了一句。

「承你誇獎了。」屈小姐用英語回答着，覺着那一隻大手把她抱得更緊了。

他們跳到了人叢中去。

「我向你請求一個吻可以麼，小姐？」上尉說完，低下頭來笑。

屈小姐故意歪過臉去，用不答作爲她的推託，但那粗硬的短髻終於刺上了她的臉皮上。

「壞人！」她責備着說，使力反捏一下他那隻粗大的手。

音樂停下的時候，燈光回復了原有的亮光，全體都在休息。但在這休息的一刻，廳堂裏反而顯得特別的熱鬧，活躍，人們在頻頻的握手和歡笑中流露出多少漂亮的英語，空氣彷彿更爲緊張了。名媛閨秀成爲大家注目的人物，她們的身前身後站滿了和她們殷勤招呼的男人。白衣侍者像蝴蝶似的在飄來飄去，把那最高貴的點心，飲料，放置到每個潔淨的桌面上，刀光又影緊對着細瓷的

杯盤，閃出來皎潔華貴的光芒。

這是人間世上極樂的世界，倘若真有極樂世界的話，所有周旋在屋中出場的人物，他們現刻的記憶和感覺絕對不知道什麼叫苦痛，什麼叫悲哀，除去了目前的聲色和刺激，他們可以忘去了世上的一切。倘若不因爲那些空中武士掛着的獎章，有時幌動一兩下，勾引人們的眼光不得不望上一望，人們會忘記了在這間大廳之外，在中國戰區，在太平洋，在歐洲大陸還有着激烈的戰爭。

屈小姐回到胡委員身旁的座位上時，除了和她們招呼着之外，她頭一件事情就是對着鏡子照着自己的臉，拿出小粉撲撲着帶有香氣的粉，然後又用那美國口紅塗抹她的漂亮的嘴唇。

「真累人呢。」她說，似在不停手的裝飾着自己，「可見世上的事情沒有一件是輕鬆的，只要你去着手的話。」

「能者多勞，」徐小姐讚賞着說，「屈小姐可謂當之無愧。」

屈小姐連說兩遍不敢當的話，一面結束了她的裝飾的工作，端起來桌上斟滿了多時的香檳酒杯。

「請，」她讓着其餘的三個人，彷彿他是這個小小單位中的主人似的，每個人都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我例外，」徐小姐端起汽水杯來，「陪一杯汽水好罷？」她隨即說出她的理由，「因為我本來不會喝酒，加以還要回到報館去發稿，喝醉了酒就耽誤了正事。」

「記者還有不會喝酒的麼？」屈小姐不同意的說。

「這我可要抗議了，」徐小姐說，有趣的笑着，「如果承認記者必須會喝酒的話，那我就可以說小姐們都應該會跳舞的了，但眼前我就真不會在舞場上邁步的。好了，好了，維持原議，我陪一杯汽水。」

「記者的嘴巴是厲害的，」屈小姐說，終於不示弱的加上一句帶諷刺的

話，「徐小姐，你會說，你能說，我倒很替你那位好人就心呢。好，我們快乾。」

杯子放下的時候，徐小姐又朝着她的對手回敬過去。

「我麼？倒不用你就心，」她說，故意的湊近了臉，「我倒確確實實認爲你的那位經理先生，衣服貼貼的像一隻綿羊，不失爲理想的對象。」

屈小姐吸着了一枝香煙，把烟絲吐出一串的煙圈。

「徐小姐喜歡麼？」她歪着脖子注視着說，「我願意出兌。」

胡委員和王小姐半天雖未開口，這時却不自主的笑了起來。

「豈敢，豈敢，我絕不奪人所愛。」

「愛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我們之間自始就無愛情可言。」

「他們已經解除婚約了，」王小姐搶着說，給屈小姐作有力的證明。

「真的麼？」徐小姐有點不能相信。

「確然不錯。」胡委員加上來說，似乎說完之後身上輕鬆很多。不自主的端起酒杯來爽快快喝了一口。

屈小姐毫不掩飾的點點頭，低低的笑了笑。

「絕對是一件真事，」她鄭重其事的說道。「不出五天你就可以在報上見到啓事的。」

「實話。」王小姐也在加上一句。

「你就一點留戀之處無有麼？」徐小姐癡癡的望着屈小姐說，「依你所說的，你和羅經理之間果然沒有真正的愛情麼？」

「我最坦白的說明。」屈小姐用叉子叉起一塊西點，輕輕的咬了一小塊，又重行放回細瓷的碟子裏去。

「你怨我的魯莽，我想打攪你一下，可否容我問你另外一件事情？」徐小

姐謙虛的提出來說。

「請。」

「那麼屈小姐爲什麼會和羅經理訂婚呢？倘若連一點愛情也沒有的話？」

胡委員不等屈小姐開口回答的時候，他先就伸出手來搖了一下。

「記者先生，」他湊上嘴巴說，「你還要探本溯源麼？可不行在咱們朋友之中尋找材料啊。」

「那裏，那裏，」徐小姐加以有力的否認。「我只不過是爲着一點好奇心罷了，而且，女子關心女子事情，那是理所當然，胡委員，你說對麼？」

屈小姐本打算說上一句什麼話的，這一句話足可以壓下了她的私事的題材，談着別的有味而富有刺激的趣話，而緩和了大家集中一點的注意力，恰巧那位新大陸的空軍上尉，踏着輕飄的脚步，在這時走近了她的桌旁。

「我可以在這邊坐坐麼？」他用英語極爲客氣的問。

「歡迎，歡迎，」屈小姐和王小姐同時說道，一面給他作着簡短的介紹。

這位空軍上尉有着一副強健的體格，湛藍的眼睛有如兩顆名貴的鑽石。他的白嫩的面皮上沾染一層爲酒精所燃燒的紅色，那隻爲他所伸出的右手，遍生着短而粗硬的汗毛。當他知道了徐小姐的職務的時候，特別表示親敬的和她握了第二次手。

「我們的大兵記者恩尼、派爾，是一位了不起的傑出的人物，他用他的一枝筆，說出來我們軍隊中的喜怒哀樂。」他說，一面送上他的橫印的英文名片。

音樂重行奏了出來，人們在一陣香檳酒的激動下，先後的移進了舞池。空軍上尉朝着屈小姐行個請舞的禮，他們立刻就擠進了人羣中去。

這時忽然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原來是有兩對奇怪的人物出場，引起來大家的贊賞。那便是在擁擠的人羣中，出現了而對穿着盛裝戴着假面的男女，也

在盡情的跳着不亂的脚步。他們的打扮，他們的脚步，都在給人們以稀奇的止不住高笑的感覺。

「好哇！」中國的觀客們同聲的喊，那些盟友們則在報以不絕如縷的頂好的「歡呼」，彷彿他們在獲得了一次絕大的勝利一樣，興奮到無法控制住自己迸發了的感情……

這一場慰勞的舞會，直至午夜二時，才算到了收結的時候，每個回去的人們，似乎還有些未能盡興，若是個個繼續到天亮，似乎那才更爲稱心如意。熱烈的握手和感激，道別的言詞，又更在添上一番惜別的滋味。門口担负警戒責任的憲兵，向着高級的要員舉手致敬，汽車一輛又一輛的打開了燈。

馬路在疲極的甜睡了，夜風像偷兒似的推動着緊關的房門，路燈睜得挑不起眼皮，耗子在狂妄的竄來竄去。

空軍上尉的吉普車上，加多了胡委員王小姐和屈小姐三位乘客，這位美國

空軍上尉在接受了慰勞之後，他開始了這一段交通上的效勞，他掏出來一包最好的口香糖，分贈給同車的乘客。

車子在向前開行，顛簸不平的馬路使車身不時的跳動。

當汽車在上坡的時候，那一隻明亮的燈光在馬路的轉角處照到的一家店舖縮進的門洞口，王小姐的眼睛看見了一個不能自信的事實。

「那是什麼？」她叫道。

好奇的空軍上尉馬上停下了汽車。

一個蜷伏的裸露着下腿的約有十歲上下的孩子，頭髮長得有如一面豎直的矮牆，臉上和腿上掛滿了久未洗滌的泥垢，在一小片破席上把自己團在一起的睡着他的覺。他那單薄的一件單衣，擋不住秋夜的寒風，使他的全身在不停的抖動。

這孩子並不因為汽車的停下以及他們四個人來到門前而引為驚奇，他僅只

翻了翻無力的眼睛，便又把兩隻細瘦的腿更緊的縮成一堆的繼續着他的瞌睡。但這幾位大人却非常有味的把他喊醒，胡委員且用他的手杖觸着他的胳膊。

孩子不情願的站了起來，他的眼光之中充滿了不快的煩厭。這麼一來就容易感到冷的侵襲了，他不得不把雙臂抱緊以抵禦那無情的顫抖。

美國空軍武士從口袋裏搜出他的最後一包口香糖，還有一盒駱駝煙，一下子全送交給孩子的手中，憐憫的心情使他投擲出自願的施惠。

孩子的臉上缺少着表情，他自始都在被動的站在那裏，有如一個沒有生命的木偶。

「你怎麼睡在這裏呢？」王小姐問。

屈小姐本來在準備掏出手絹，按住了她的塗着口紅的嘴唇的，但當她看見了外國武士的豪俠精神時，不禁感動得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了。

對於王小姐的問話，那孩子沒有回答，也許他是一個啞巴也說不定，但他那微微眨動的眼球，似乎在說明他已經給了回答，那回答是應該屬於這樣的一句話：

「我不睡在這裏可睡在那裏呢？」

「你太冷啊，看你那樣子！」王小姐第二次的說，彷彿還感覺到自己身上從慰勞大廳中所帶回的存在身上尚未散失的溫暖。

「啞巴！」胡委員不快的加上一句。

但孩子却知道點了點頭，作爲他的回答。「怎麼樣？我說他是啞巴，一點不錯。」胡委員得意的說，往後退了一步，準備回到汽車上去。

「不，」王小姐爭持着說，「他是回答我的，小孩，你很冷吧？」

那可憐的小生命第二次的點了點頭，一面看看藍眼睛的人物給他的東西，一面當真的張開了他封閉多時的嘴唇。

「先生，」他顫抖着語音說，「還有不冷的道理麼？人全是肉長的！」

「好了，好了，他會說話了。」王小姐說，繼續問道，「你的家呢？」

「家？」孩子的臉上似乎在追思着一段往事似的，然後慢慢的說，「家沒有了。」

「你沒有親人麼？」屈小姐插上一句。

「我不知道，」孩子說到這裏，馬上低下了他的蓄存長髮的腦袋，彷彿久已爲他忘記了的舊事，又爲別人提起來的，使他受到了意外的激刺。

「連親人都不知道？」胡委員重行返回一步的問。

「知道又能怎樣？」孩子放大了聲音說，身上就像增大了不少的力量。

「媽媽，姐姐，哥哥，都被日本的飛機炸死了，偏偏就剩下了我……」

「你的爸爸呢？」王小姐搶着問。

「爸爸當兵去了，總也沒有信。每回街上過兵的時候，我都細心的看，看

看有沒有爸爸，老找不到他。真有爸爸也不一定能夠認得出，七歲那年爸爸就走了，今年我十三歲了。再有七年我不就長成大人了麼。」他說得那樣的有力，儼然他此刻已經長成爲二十歲的大人一樣的呈露出他的不屈服的倔強。

王小姐送給他兩張鈔票，那孩子朝他道着謝。美國的空軍上尉去給他一塊美金。

「沒用處。」胡委員說，「窮孩子太多了，救濟也無從救濟起。」

「沒有的話，」王小姐不同意的說，他今晚爲這孩子深深受了打動，「只看你作不作，單說不作，永也作不成。我看你這委員也別這邊開開會，那邊訓話，或是辦雜誌，專心來收容這些難童，不也是有意義的工作麼。」

「不容易，不容易。」胡委員說，「你們小姐心腸是不能成事的。」

但憐憫的心腸却在空軍上尉的身上引出來反映，當汽車開動起來的時候，他鄭重的提出他的意見：

「我回去給我們司令部建議，請司令部通知市政府，把這些可憐的孩子們都收容起來，你們贊成麼？」

「贊成，贊成。」三個人同聲的說，汽車已經開下了坡路，這時在橫街的街口上，正在通過數不清的增援黔南從長途跋涉下而產生出過度疲倦的軍隊。

當作家劉芹在報館中會見到記者徐小姐時，他便把那已經寫好的一段尋人啓事遞了過去，一面在使力的抽了兩口烟。

「我想登個啓事，」他開始說，「請你關照報館明天登出來好麼？」

徐小姐用最短的時間看完了啓事的底稿，慢慢的放在一邊。

「怎麼張瑞珍不見了麼？」她急急的追問着，一面喊着工友給客人倒茶。

時間是上午十點鐘，那些作夜班的編輯先生們都還沉睡在夢中，因而這間編輯部相當的清靜。

「一點不錯。」劉芹回答着說。

「什麼原故呢？戀愛麼，還是某一種的牽連？」

「這個我可就不大知道了，我只知道登個啓事是我目前對她應盡的義務。」劉芹說完，不停手的翻着案頭上存放的報紙，但又不曾在任何一頁上停留兩分鐘的工夫去閱讀，看起來倒是精神煩亂到有些不能自安的樣子。

「你太對她關心了。」徐小姐說，笑着注視着她的客人，「倒是應該替張小姐感謝你的關心的。」

「那倒用不到。」

「你很愛她吧？我想，」徐小姐提高了聲音問，「是不是呢？」

「看你們記者們的嘴！」劉芹指點着徐小姐的臉說，「刀子一般又尖又快。」

「那麼我倒是說的對不對呢？」徐小姐追問一句。

「這你又教我怎麼回答呢？算了吧，我們壓下這一邊，說說別的好麼。我

想問問你，近來的戰事究竟怎麼樣了？前方總少有戰報發表，按之常理，一定戰事與我們不利，但實際情形我還太隔闕。」

「大家都是一樣的，」徐小姐說，「真正軍機怎能外洩，你實在願意多知道一點，當然我也樂得爲你服務，只是我沒有正確的情報，歸結是愛莫能助。」徐小姐說完，再一次的看看啓事的底稿。

「這可不行，」她忽然接上來說，『忽然失蹤，耐人尋味，』這話太刺激人了，『當今政治民主，人權應獲保障，』又是什麼意思？你找人，乾脆就找人，說那些題外話有什麼用？作家先生，你的正義之感倒是反映到作品裏邊去，也許更有用些。」

作家劉芹把他的原稿看了一遍，然後把它折疊起來。

「依你呢？」他問徐小姐說，「應該怎樣修改一下才好呢？」

「依我的意思，你怎麼拿來就怎麼帶回去罷，省下幾個錢喝一杯牛奶也是

好的，何必一定要登廣告呢？再說這廣告看來也未必能發生效力，豈不是費力不討好！大家夥慢慢打聽打聽罷，那麼大的人既然不會走失，慢慢總會有個下落的。也許在任何的經驗和閱歷我不能和你相比，但是這一件事，劉先生，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見，不會叫你吃虧的。」徐小姐鄭重其事的提出她的意見，希望她的客人能夠採納。

作家劉芹經過一再的考慮之後，他接受了徐小姐的意見，並且即時的伸出來他的道別的手。

「我感謝你的好意，」他走出大門的時候朝着送他的徐小姐說，「你使我又多認識了一件事情。」

路上向來是少不下鬧嚷的車輛和行人的，正如同他此刻的心緒也是忙忙亂亂的一時不能平靜。作家劉芹從張瑞珍的同學的口中所能打聽到的消息，不能給他以最大的滿足，因而他才想到了登上一個啓事，現在既然在善意的勸告之

下連啓事也不想再登了，行固然行，但他却無法釋去對於張小姐的焦躁到極點的想念的心。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他信步的走進一家茶館，準備坐上一刻休息一下或是平靜一下自己煩亂的心緒。湊巧的他竟然發現到委託商行經理羅子亮先生也在一個人坐着喝茶。他一個人深埋着腦袋像是沉入深思之中似的，一隻左腿橫支在鄰座的凳子上，右手則在緊緊的夾着一枝行將燃盡的香烟，任憑那烟絲縷縷的穿過指縫升騰到半空中去。真巧，又碰到他了，那一次碰到他，曾經在他的舖子裏打過電話，曾經喝過一次酒，曾經聽到他說出對於屈小姐不滿的話，現在也許他正爲她而自己苦腦才坐茶館的呢。……

作家劉片馬上走過去在羅經理的肩上一拍了一下，就在他的對面坐下了。他想跟這小商人扯上一點閒談，多少可以混過一刻難挨的時間的。

「經理，」他望着那爲他一下打得有點發驚的人物說，「好運氣呀，我們

又碰到了一起了。」

經理少氣無力的眨眨眼睛，把那支烟頭扔到地上去。他不曾答話，却在伸手掏出他的華福烟，放到來人的面前。

「怎麼不大舒服嗎？」劉芹問，他已然看出來今天的經理和往日大不相同的情形了。

經理慢慢的點着他的像是很沉重的頭，抽着他的另一支烟。

「大經理也抽起來華福烟，你太仔細了。」在香烟的上面劉芹敲打了一句。

「好極了，」羅經理直到這時才開口說，「我們這不期而遇，正可以擺擺龍門陣，我這幾天太悶了，很想找個熟人談談，却沒有這麼一個良好的機會。自從上次喝過幾杯之後，到如今又有好多天我們沒有見面了。」

「是的，又有好多天了，近來買賣好不好？」劉芹問到了買賣的上面。

「一切如常。」羅經理把伸出去的一隻腿收了回去，彷彿發覺到他這種動

作很失禮貌似的，且在爲之解說道，「請不要怪我，我歡喜這樣坐着的，習慣成爲自然，其實是有點失禮。」

劉芹朝他冷冷的一笑：

「我是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作禮貌的人，」他接上來說，「因爲我認爲那全是些虛套，對於工作本身並不是增加效率的要素。我常常覺得我們這個老大的國家，有些地方發展得非常奇特，多少人在口不停聲的喊着前進，而實際上那些退步的現象，正可以使你認爲那正是退回到兩三個世紀以前的陳舊的現象。這種陳舊的現象，多半是阻擋社會向正常發展的路子上前進的障礙，因此當我們眼望着這條光明的前路時，切不要忘記行程中可能展現的重重故障，不消掃了這些故障，你便永也不會脫除了扯你倒退的諸種牽累。比如你方纔抽回你的腿對我有了解釋，認爲像是有失禮貌，就正是那些牽累中的一小部份的原素，這些種原素增多了就變成了有害無益的故障。」

這麼認真的說明了一件普遍不過的現象，以便引發起對於自己的說明承認道理的充分，在作家劉芹本人說起來，究竟嫌着有些小題大作，尤其當他明白了對面的人物原來不過是脫掉了長衫穿上西裝沒有多久的一個國難商人的時候，他簡直就認為他白白的費了一番唇舌。無論在職業上在性格上，在見解上以及擴大來說在整個生活上說，他和羅經理之間全是格格不入的兩面，那麼他方才使力的解說一件事情，看來則又成爲特別的多餘了。但他並不因此就吝惜於他說話的多餘，對於像羅經理這樣的人物，多教導他一點常識上的事故，仍然不算是一種有害的舉動。

羅子亮經理十分同意劉芹這一段有價值的解說，「太有價值了，」他承認着說，「你真是有學問。」他似乎爲這小小的一段話引發起他的興奮似的，就打開了他的善說的嘴。他表明他自己一向就不喜歡那些虛套，什麼禮貌啊，謙讓啊，殷勤啊，虛心啊，說到歸終不過是給有心的人用爲實現自己的計劃的一

種手段，他本身不存在有絲毫的價值。至於他之所以學會了使用虛套的原故，那就因為他需要在社會上交往，而社會上是非有這麼一套來運用不足以顯白自己的身份和解決事務的進行的，所以他就不能不學習這種虛僞的法禮了。

話說到這裏，兩個人相對的作出會心的微笑。在作家劉芹看來，如同維經理這樣的人物，雖說現在有着幾個錢，但當他對於普通學理都不能探原追理的求出結論的時候，這樣的人生可有着什麼意義呢？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果然就是爲着幾個錢，和一口飯食的麼？簡直是一個可憐的動物。至於他的攀扶到像屈小姐那樣的交際花，作爲他的未來的妻子，則又完全在扮演一劇啼笑皆非的怪劇了，總有一天他要嘗受到其中的苦味的。羅子亮經理他的眼光也在說明了他對於面前人物的認識。就是這麼一個人，一天到晚連個正常的職務都沒有，這邊溜到那邊，那邊溜到這邊，說上幾句俏皮話，或是講上一套道理，就把日子一天一天的打發過去了，自己承認是個作家，作家就是這樣的麼？應該

怎樣去衡量他的價格呢？吃不到好的食品，穿不到好的衣裳，這樣無聲無臭的活上一世，真是可憐到極點。若說這樣的人物，再想結交像張瑞珍那樣的女子，那如何能成爲一件事實！最後的結果不過是自畫作夢罷了，弄得一事無成。

「你在想什麼？」劉芹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你又在想什麼呢？」羅經理也加上了同樣的一句。

兩個人全不須要回答的互相笑了一笑，便在喝起茶來。

在那賣零食的娃兒的籃子裏，買下一點花生和瓜子，羅經理讓着他的客人。

「劉先生今天還有別的事情麼？」他問。

「沒有。」

「好極了，我們大可以多坐一會的。就是稍嫌鬧熱了一點。」

「清靜慣了的人，偶然鬧熱一下也是要得的。」

茶館裏面確乎夠熱鬧的了，那些茶客們談話的聲音，結成爲一陣陣的浪潮，在擊打着牆壁和天棚，那些穿梭似的進出的人們，真有如兒童玩物中的走馬燈。

在吃着瓜子的時候，作家劉芹不禁在笑起自己來了，他笑他自己爲什麼會進到茶館裏來？既來之後爲什麼又陪這小商人陪得這麼久？倒真像是一件頗爲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他不然的話又到什麼地方去呢？到胡委員那邊去請他打聽張小姐的下落麼？卽令他是個再不看重面子的人，他也不願在他的面前屈膝的，相反的他須要在胡委員的面前保持他的體面——一個最正直人的體面！他無須向他說些求情的話，那將完全墜入他的既設的圈套不能自拔了。他是一個作正事重視道義的人，凡是與他意旨相違的傢伙，他應該毫不姑息的和他們斷絕往來，倘若他還有半點轉還的想法，那就是他意旨方面的欠缺堅定。同樣的道

理，對於尋找張小姐這件工作上，他也須要堅定他的計劃，半途而廢無異是他的恥辱。爲他所愛的人而去奔波，而去加強道義的力量，一切都是極端應該着手的工作。是的，想到了這裏，他就不應該再面對着小商人而虛耗他的寶貴的時間了。

「對不起，」他站起身來說，「我其實是有件事情的，我要走了。」

他走到街上的時候，從那陰冷的街口迎面刮過一陣透骨的涼風。他望望天上，天上籠籠着重重的沉雲，和那遠山角上的霧氣接連到一起。

在街上的放大器中，廣播員用清脆的聲音報告着說：「希臘發生內戰，軍隊在混戰中。」

過一會又是一件：

「征糧人員貪污被檢。」

但這些消息並不能在作家劉芹的心理之上引起若何的反映，如果承認他這

時的思想還存在的話，那他的思想只有單純到極點的一件事情——如何爲某一個人的下落而在探聽出究竟來。爲向張瑞珍這樣的一位女性服務，不僅是他的本份而已，再明確的說可以說是他應盡的義務。在他本身只有盡到了這項義務，完成了這項義務，才是他的最大的安慰和光榮。

他多麼爲這謎樣的事件而在生出不可言說的火氣的呀！一個人倘若連自己的行動都不能獲取到保障的時候，生活方面還有什麼幸福和樂趣可言呢！特別是在以神聖事業自居的學府之中，出現這種離奇的事故，那麼今後一切堂皇的辭令都不足以遮掩卑劣的醜態，而事實也將戰勝了一切多餘的雄辯了。

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人生就是這樣的人生，到處到處的那些黑暗的陰影，總在遮蔽着不易露面的光明，但那人們渴慕的光明，它又多麼爲人所歡迎的啊……

在經過冷酷的嚴冬之後，暖和的春天就將來在你的面前。不錯，這本來是

無可懷疑的鐵一般的事實，但是那嚴寒的冬季的日子，又豈是輕易就順順利利的度過的啊！多少人在相對着這可怕的季候而折挫了進取的勇氣，多少人爲着忍耐不下那痛苦的磨難而仆倒下去，多少人在無辦法的伸出求助的手，只有那些挺直了腰板迎接到煦和的春天的勇士們，才是人間的寵兒，然而他們是經過了一番苦鬥才收取到那滿意的果實的呀。

爲怒火所激發出來的勇氣，終於在作家劉芹的血液裏沸騰起來，他壯大了他的胆子，面向着他所要奔赴的真理和正義。真理和正義的正確掌握，自然產生了無窮的力量——真正的不可摧毀的力量。若是在暴力之下所產的真理和正義，不僅那種真理和正義等於穿上了一身僞裝，那種力量的本身也將不成爲真正的力量而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庸庸碌碌的被辱沒而死，任何人不會給與你半點愛重的同情，反之如若倔強的向着你的敵人始終不屈的奮鬥到底，你可能就剷除了路上的障礙，開闢出一條萬人稱頌的坦途，爲大家所敬重。

世界是在鬥爭中才有進化的，而人生也正需要不息的鬥爭才能獲得適度的生存，懼怯和退縮將使你永遠退化，永遠蟄伏在人們的脚下作着飲泣吞聲的奴隸。

作家劉芹決定了他所應取的對策，他要使用自己的武器，那枝爲他使用多年的筆，向社會開始一個緊急的呼籲，他籲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件大事，人權的保障。爲着個人，爲着國家，爲着社會，甚而是爲着整個人類文明的繼續，任何人不能也不該忽視這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問題的癥結所在，則關係政治上的民主作到了如何的限度，必須大家同力以負爭取到真正的民主實現，今後的一切的不滿人意的故障始可迎刃而解，類似張小姐的同樣事件也就不能再發生了。

他準備回到自己的住室，馬上就開始的呼籲文字的寫作，他在徬徨無主的街道上，清理出他應該着手的工作。可是當他剛剛走上了馬路的斜坡時，他爲

一聲熟稔的呼喊停下了他的脚步。

他朝着鬧吵的行人中搜尋着，從街心一直望到了街的兩旁，却不見一個能夠爲他所認出來的熟人。「也許是自己的聽覺聽錯了吧？」他在不信任的說，一面給他自己以有力的回答，「否則不會一個熟人也尋找不到的。但這一聲呼喊又是一種多麼熟悉的聲音啊，不正應該是屬於瑞珍小姐的聲音的麼？……」

「心理上的反常現實，」他心中說，「沒有的事情。」

三輛用標語糊滿了的從軍車，車上坐滿一些年輕的人們，以牛車一般的速度向坡上開來，車上專有幾個在點燃了爆竹劈劈拍拍的爆響，另有人在揮動着小的旗幟，在說明某某機關歡送青年軍的第二次志願入營。

他們確乎都是一些青年，身材和長像給他們有力的說明。他們是激於一片愛國的熱誠在偉大的號召中集中起來的，他們將以青年人的熱血來洗滌祖國爲敵人所髒污了的國土。

多少人在鼓掌的歡送着他們，他們回答給人們以純真的微笑，彷彿在自負的說，「不要緊，一切都有我們呢。」

作家劉芹躲到街邊的一角，默默的吁了一口長氣。「這就是青年的可貴之處啊，」他暗暗的說，「一號召就熱烈的幹起來，但是一遇到打壓也就馬上沉落下去。世故縱然不是一件美物，青年人倘能憑依事故再深一層認識社會，自然也還是要緊的一着。」

張瑞珍小姐躲在一家店舖的門洞的下面，把劉芹的一舉一動完全看得一清二白，依着她的意思還要再停看一刻看看究竟的，但她的哥哥倒不同意的衝到了劉芹的面前，用最大的力量緊緊的拉住他的手。

「劉先生，你好麼？」他問道，「勞你久等了。」

「啊，雲青！」劉芹跳了起來，「你妹妹呢？」

「她也來了。」妹妹當真的走上前來，使用興奮到極點的熱情握着手。

「我喊劉先生的，」她也在跳了起來，「你聽到了麼？」

「聽是聽到了，可是我半天也沒有找到你們。」劉芹據實的說，他覺着面對着他的前邊的是言說不出的光明，和歡樂到極點的微笑，他彷彿在枯萎的莖上看到了新開的燦爛的花朵。他看到了真正的真理和正義，他也看到了那迎上來的煦和的春天。

「我都看到了。」張瑞珍說，縮回了她的手，「若不是過去了那三輛從軍車，我早就過來了。劉先生，你知道我們的事情麼？」

「一直到現在爲止，我才算放下了對於你們掛懷的心。」

「太對不起了。」張雲青說，看了看他的妹妹，「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呀，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呢？我想我們有很多的話要談一談的。」劉芹接上來說。

「到劉先生的住處去吧。」張雲青微詢着妹妹的意見，不以她的未曾回答而停止住自己的發言。但那位妹妹仍然是不待發言的就又被劉芹給搶到前邊去了。

「很好，很好，」他連聲的表示他的同意，「就到我那邊去。」

似乎這已經不會成爲問題的了，兩個人的意思可以影響到那另外一個人的行動的。但張瑞珍却當真在不同意的搖搖頭。

「不，」她說，「我看還是不去的好。」

「爲什麼？」劉芹有點着急。

「說不定會給你多添出許多無謂的麻煩的。」她往後退了一步。

「有麻煩麼？」哥哥逼進一步的問。

「我想不會的。」劉芹加進來說。

「麻煩是有麻煩的，請你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吧。劉先生，我不願因爲你

的善意的邀請，而給你添上冤枉的麻煩。你和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你的工作須要不斷的努力，倘或發生了連累，那便是很大的一件損失，我考慮到這種地方，所以說出來你和哥哥覺着掃興的話，其實是很有道理的。請你們兩位再斟酌一下罷。」張瑞珍說明着她的道理，一面在等候着他們的回答。

「有道理，我明白了，」哥哥附和着他的意見。「很對。」

作家劉芹先還以為這位小姐存有客氣的觀點，也許怕是打攪着他的工作，保留有朋友之間所應保有的分寸，那實在是她的超出題外的想法，彷彿完全是一種多餘的顧慮，但到張雲青說到了「很對」的話的時候，他猛然就醒悟過來語中的真正道理，絕非如他所想像的那麼簡單的，他也就無須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反之他只有接納了別人的意見，才見出來真正友誼的可貴。

「好的，好的，」他承認着說，「我也明白了，因此我要說出來我對於你們的感激，你們的真正的友誼。」

「今天早晨我還想給你們登廣告的，」他接着又說道，「面把那底稿遞給他們看，一虧得徐小姐的勸告，才算收回成命，否則費力不討好了。」他說到這裏，朝着街面掃了一眼，壓低了聲音說，「我本想回去寫篇文章的，爲你們這一幕奇事而提出我的呼籲，因爲真理和正義，以及人權的保障，無論如何我們要爭取着的，一切犧牲也是在所不惜。……」

張小姐湊近了一步，歪着她的半面標緻的臉注視着這位發言的人物，然後低聲的笑了一笑。

「謝謝劉先生，」她小聲的說，「你的話很有道理。我看我們改天再談好不好？你願意不願意有這樣的一天？」

「自然願意。」劉芹跟進來說，「我是想跟你們詳細談一談的。」

「那我們另訂一個日子就行了。」張雲青說，提出來他的意見。

「我也正有好多的話想跟劉先生請教呢，那一天都行。」張瑞珍說完話，

低下頭去整理她的皮鞋帶。

在三個人的共同同意的意見之下，他們決定了會面的日子和地點，隨後劉芹就和他們兩兄妹分手了。當他重行邁開腳步的時候，他彷彿感到了他的脚步比任何一天走在路上要輕快得多。那些遠山，那些樹叢，那些隱伏的霧，彷彿都在爲他張開了微笑的臉。

在經過多次的細密的考慮之後，委託商行的經理羅子亮先生決定作了個最後的努力，以便打開他和屈小姐之間懸而未決的僵局，人是有感情的動物，這道理雖不包涵生意經中，但他還明白這一點，因而他也就有時樂觀的設想，口聲聲說明和他結束了關係的屈小姐，還是很有着回心轉意重修舊好的可能的。他和她之間既然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有着這樣的看法），那麼感情的外延可能拉回她的外向的心重行回到他這方面來，因為他們之間始終就沒有惡感存在，這不就正是可以使他們重行湊攏到一處的主要因素麼。

多日以來羅經理因為這意外（他看成是一件意外）的打擊，苦痛得精神方

而達到了最高的頂點。從平日的言談和行事上來立論，他不認為屈小姐能夠下這麼大的決心，也可以再深一層的說是狠心和他真正脫離了關係。這種斷然的割捨，出自像屈小姐那樣善說善笑的口中，似乎完全可以不被當成爲真正的事實。雖說如此，屈小姐千真萬確的把他藏得好好的訂婚書據悄悄的拿走了，從這一個舉動上看，彷彿她早就有所佈置則又無從懷疑了，所以一到問題尖銳化了的時候，她就鄭重的提出來她的意見，迫使他不得不爲之而屈膝降服，應該承認是自己沒有認清了人吧，所以不免上了這麼一個大當，他苦痛得幾乎把她抓過來，暴躁的打上一頓，像是才能解消心中的痛恨。這使得他在吃飯的時候，味覺方面不能使他嘗味出真正的滋味，睡覺的時候，睡神攪擾着他不得安眠；作事的時候他感到了手足無措，思想的時候他覺着過分的煩亂，總之他像是覺着渾身上下全在引起了重大而反常的變化，使他苦痛得如同遭受了刀砍和槍擊一樣的難以忍受。

羅子亮經理希圖和屈小姐恢復舊好，倒並非是基於對她的純真的愛情，老實對於愛情的認識他自己也不能給個及格的分數。他不過在希望着在提起和好的時候，能夠以之作爲一種手段，而討取到他從前支付給她的一筆巨款，那就滿足了他的最大的願望。

讀者們如果翻閱過巴爾扎克的名著『歐貞妮葛郎代』的話，大概都可以發現到那位葡萄牙商人葛郎代老頭子的吝嗇奸狡的情形吧？作者用他深刻的觀察和體驗，描繪出一個商人爲金錢所迷惑的本性，連他自己的太太和親生的女兒都作成爲敵人似的時時加以提防，時時計算幾個小錢的付給是否適當，而把金錢看成爲第一生命。我們現在這位委託商行的經理，雖然還不夠和那葡萄牙商人比一比他們的奸狡，但他們既然都是操着相同的商業，他們如何不肯輕易把拋出手的金錢放棄了收回的打算，那將是他們具有的一個共同的相似之點。他們使用多種不同而卑鄙到人所不齒的手段，以及積年累月追逐不歇的艱苦工作，不

過是爲着金錢的獲取罷了，金錢是商人的唯一生命，他們將爲這生命保有而耗費這畢生的精力直到埋骨到地下那最後一刻爲止，使用着如上所述的法國商人視錢如命的實情，來比較一下我們的羅子亮經理的話，他希望用恢復舊好這層烟幕遮飾自己而討回他所付出的一筆巨大的款子的打算，既不能責備他對於愛情的如何曲解，更不能認爲他的打算的徒費心機的了。因爲萬一他的最後的努方能夠收到如他所預料的實效的話，那他這番如意的算盤就又在他的生意經上留下了自滿的記號了。

回顧一下自己經營商業這一段短短的歷史，幾乎可以說是寫下了一頁光榮的記錄，如同一般人所常在口中稱道着的——一帆風順，或是——扶搖直上的。羅經理是走着坦平的道路上的幸運兒。在一個一直走着順境的人的看法，所謂逆境也者幾乎是屬於不可能的怪事；只稍加以不斷的設法，什麼逆境都可以變成爲對於自己異常有利的條件。但懷疑終於在羅經理的記憶之中，刻劃出

深厚的網絡，這便是他第二次的又想到了屈小姐偷盜他的婚契的事情上，他應該懷疑他的未婚妻自始就和他沒有誠意，所以愛情兩個字就更談不到了，進一步的他也就懷疑到這將是一個騙局——一個由他親手佈置出來的騙局，誘引着他使他墜入圈套來上當。他不該在以前盲目的信從着她，更不應粗心的供應她的不言感激的揮霍，其結果使自己作成爲一個極度可憐的角色。懷疑兩個字既經進入了這一個階段之後，羅子亮經理馬上就推翻了屈小姐和他重修舊好的可能的樂觀的看法，所謂深厚的感情只不過是一種渺茫的幻想罷了，他對於這件事情有加以再深一層的認識的必要。

事情儘可以這樣去推斷，以期在思維的程序上得到合理的發展，但羅經理實在不能加多這樣的顧慮，因爲顧慮倘或被一件件的提出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便將要減少他去尋找屈小姐的勇氣更將無補於事的了，本來在當前的中國社會，有些事情的發展却並非吻合那些規律的法程，而可能步入了畸形的途徑之

上，其結果使所有守着崗位在本份之內生活的守着法紀的人們，在一切社交上，應世上，生活上不免到處吃虧，到處爲人所冷淡，所不齒，寒儉到自己也不能置信的地步；至於那些超乎法紀選擇捷徑在社會上奔竄的人物，倒真正的可以受到熱烈的擁護，到處佔便宜，獲得好處，榮耀到當真就像一舉成名的偉人。黑白本來是非常分明的，可是若在色盲的社會裏，他那不正確的後果也就容易受到人們的推崇。其他類似的道理，由此不難推知一二。

當羅子亮經理使用最大的勇氣走進屈小姐住室的時候，心理方面當真有着一般說不出口的羞怯之感，倘不是爲着那筆巨大的款子，他如何能夠和自己那樣過意不去的呢。然而他是爲着那些法幣的呀，那些曾由他細心的數過的票子，曾由他使盡手段從商業上攫爲已有的金錢，他爲何能夠拋棄開他和它們之間的熱愛的思念啊！

在從前的時候，作爲屈小姐的未婚夫，他每次踏進這座門的時候，從不會

有過若何在感情方面可以引起反應的地方，正如其他的人們一樣，大家都是匆匆的來了，然後又慢慢的去了，沒有任何足以使人不快的牽掛。但今天他確乎感覺到走進一個屋門會變爲一件難事。他自己彷彿非常明白，若是當他來在門口住足不前停上一會的時候，說不定他會轉回身子不聲不息的退了回去，關於所謂錢項的問題也便隻字不題了，他實在有些爲難。

運氣給他製造了巧妙的環境，使他不曾和他所要找尋的人立時碰面，却剩下未曾上街的王小姐在屋子裏陪伴他這位來訪的客人。他稍稍爲之安了點心，彷彿他免去了一陣難堪的感應。

王小姐爲什麼不會上班，則已然爲羅子亮經理所忘懷了。他只是覺着這樣一來與他頗爲便利，也許象徵着他將有着良好的佳兆，在稍稍過去了一會工夫之後，壓伏下內心方面忙亂的不安，他思起來掬出自己的華福烟來。羅子亮經理改吸華福烟，絕非由於在他的委託商行以及可能方面所能得到的金駱駝太爲

困難，這全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有了另外的打算，準備把金駱駝和華福之間不同的價格加以思考，而省下一筆關於吸煙方面的浪費，最近以來羅經理已經切實的感到了他不僅在吸煙方面，而且在整個生活方面都須要實行合理的節約，省下那些不必要的開銷，爲着那一個最大目的在金錢的保有方面獲取到數目字的日益增加而努力，尤其是當着屈小姐這件意外事故發生的時候，若果他不能從她的身上討回來那筆巨大的款項的話，爲着彌補這項損失起見，他更有從各方面加緊緊縮的必要。作爲一個現代商人，他必須活用他的頭腦，然後才能獲得美滿的成就，否則祇會接着一條道兒跑到黑，他會什麼花樣也看不到的。

在迎接着這位來客的時候，王小姐使用謙恭的禮貌，招呼着他，以免在心理上和情緒上使他感到異於常日而引起的過度的不安。憑着真正的良心說，王小姐自始對於羅經理就沒有惡感，頂多不過認爲屈小姐和他訂婚，不能成爲理

想的配偶，當屈小姐在一再向他施用手段攫取他的錢財的時候，她當真爲他引發起憐憫的心而覺着很爲冤枉，今天她眼看着這位善於打算的小商人不免跌倒在一位交際花的面前時，她簡直把他看成爲那個睡臥在街頭的孤兒同樣的可憐。同情心驅使着她要給他以最大的安慰，總算她盡了朋友的職份。

他們相對的坐着，交換着朋友之間日常相見必有的交談。但很顯然的他們在言談之中似乎態度很難得自然，屋中的空氣彷彿低沉得使人遭受到不痛快的感覺，即令使用再大的人爲的力量也無法轉旋過來的。這無須用言語加以說明，單從他們的眼光上和動作就可以獲得有力的證明。

依王小姐的說法，羅經理的精神，似乎不如往常那般的矯健，他那談笑風生引人入勝的一着，也懶得加以使用，因而在朋友的往還中似乎就冷落了不。然後再說到羅經理的氣色，顯然的和以前也有着很大的變化，正如同他自己已向王小姐所說明過的，他的氣色說明他正走着厄運。那是一位負有盛名的星

相家解說給他聽的，他深信着其中的道理。他另外告訴王小姐一件揣骨的事，那結果使他引起了大的希望。那位揣骨名家的名字叫作郭泗海，雙目失明，却有着可以判斷人們吉凶禍福遷調補的權威。按照他對於羅經理從揣骨所得之結論，最簡單的說法便是「逢凶化吉」。雖然在遙遠的長途上荆棘滿佈，他最後一順百順毫無問題。他本來就具備有信奉星相揣骨的奇脾的，加以這位名家在陪都確負盛名，多少特任大員將官要角登門就教，而他那每日僅只揣上十個訪客，以致後來之人每有向隅之感的情形，愈發可以證明他的手法的高明，解釋疑竇之確鑿可信了。但王小姐並未在這一殺說之上感到趣味，反而她替這些善男信女感到了可憐。然而她樂得就此順着他的高興說上幾句，以便開導他鬱悶的心情。她最後告訴她的客人，大約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他所盼望的屈小姐就可以回來的，當屈小姐未曾回來以前的時候，希望他能安心的靜候一會。

「你們的事情我認爲可以沒有什麼問題的，」王小姐接着就開導着說，解除羅經理的難言的寂寞之感。「放寬心罷，不要過於介意，偶而發生幾句言語上的衝突，當一切能說清楚之後，雙方會爲之而諒解。如果我們承認舌頭沒有碰不着牙的時候，爲什麼未婚夫婦之間不可以引起不同意見的呢！可是那不同的意見慢慢的折衝，自然全不成問題的就得了解決，使兩方面恢復了舊好。」王小姐倒確實是說着真心實話的，但這位委託商行的經理，却並不因之而受到多大的感動。因爲他所需要的不是舊好的恢復（充其量只能作爲一種手段而利用之），而是金錢的如何討取到手。

「恐怕也不這麼樂觀，」他終於回答着說，「問題終究要有問題的，屈小姐的個性十分的倔強，王小姐比我知道的更清楚。恐怕要她回心轉意，怕是相當的困難。關於我們之間的變故，王小姐一定知道得很詳細的。」

「我知道得非常的少，大概的情形屈小姐是對我說過的。男女之間的關係

線錯複雜，常常不是使用正當道理可以解說清楚的，數學上的一加一等於二，若是用於愛情上，可能一加一等於一的，你說錯麼，當事人倒可以認為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你們的事情不到最後的一刻，誰也不能說出絕對的話。」王小姐說完話，伸手去翻了翻那放置案上的一本張恨水的章回小說，然後又慢慢的放了下去。

委託商行經理沉默着不曾即刻開口，因為他想不到用什麼言詞來回答才好，但他却準備利用眼前巧妙的機會，給自己加多一點助力。

對於一個巧妙的機會，一經來到了商人的面前，他們一定不肯輕易的放過，正如同他們不輕易把手中的金錢脫手給別人一樣。羅經理偶然從王小姐身上想到了一件事情，便是她可以替他向屈小姐說上幾句好話，倘或說動了屈小姐倔強的心，那他就等於尋求到希望的門徑。但他如何開口請託王小姐幫他這樣的忙，在他不能不加上一番仔細的考慮。王小姐若是謝絕了他的請託，他便

喪失了他的尊嚴無地自容了；幸而得到了她的慨允，他將使用何種完滿的詞句以博取她的歡心，他却不能不爲之而深深的斟酌着的。

但機會是萬萬不能錯過的，再過去十分鐘，當屈小姐回來的時候，他便難於說出他的請託了，若是她希望能在這方面獲得一點成就的話，他非得好好的利用這十分鐘的時間不可。

「王小姐。」他猶豫了半天之後訥訥的說，一面在不自然的裝着十分勉强的笑臉：「我很感謝你對我的同情，可見你是一位很好的朋友。正是因爲你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你這樣的關心我，所以我願意不見外的請託你一件事情，幫我一點忙。」

「請你告訴我好麼？」王小姐接上來問。

「最好不要見笑，我然後才開口。我是想請你王小姐替我在屈小姐面前說幾句好話，把他說得回心轉意就好了。」

「可以的，」王小姐答道，「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促成你們的好事，老實說我很同情你的遭遇的。」

「這我可要道謝王小姐了。」羅經理感激的說，忽然生出來一種奇妙的思想，「王小姐倒不失爲一位良善的女性，人也相當的漂亮，若是討他作爲自己的太太，說不定是終生的幸福。」這思想不僅奇妙而已，簡直像夢似的可笑。

恰巧在羅經理覺着可笑的時候，屈小姐果然在預定的時間之內走回自己的房間。她頭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裏的羅經理，輕輕的和他招呼了一下，（似乎忘記了那一天她對他下着逐客令的一幕）就走進了那間內室。

羅經理的神經方面，馬上隨之緊張起來，他稍稍感到了有些忙亂無主的樣子，又似乎覺着有些愧疚難當的成分，以至於他不知道怎樣處理他自己才好。了。……

窗外的半陰的高空上，旋飛着六架銀灰色的飛機，從每一架飛機的邊上，

穿過稀薄的雲層和冷冷的秋風，傳播出馬達旋轉的爆響，街面的人羣中，在鼓動着熱烈的手掌，表示對於轟炸歸來的鉄鳥的歡迎。

原來打算跟進內室和屈小姐開始直接談判的羅經理，在稍稍沉默了一刻之後，他便感到脚步沉重的邁動爲難了，平常日裏屋外屋他可以隨心所欲的進出，無有若何的困難，今天他似乎不能不增添了無數的斟酌，考慮自己的脚步，時間和環境的更移，影響到他行動上的拘泥以及言談方面的慎重，說得再澈底一點，他覺得任何和她商談的動作都成爲他自己最大的困難。

但他是決不能失掉這個機會的，既然使用最大的勇氣走進這間屋子，就該不顧一切的提出他的準備好了的意見，如他所想商談有了眉目，自然他就身受其惠了，若是越說離題越遠呢？那又當怎樣的善後？他是最怕把事情弄僵到不堪收拾的地步，那一切的希圖就都會歸於幻滅。……

那位回到內室的屈小姐，半天也未嘗走出外室來招呼她的熟客，依照羅經

理的判斷，還以為她在對鏡裝扮自己的，後來當王小姐看了一下報告給他說屈小姐已經睡在床上的時候，他隨即明白從屈小姐身上所能給予他的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如何的渺小了。很顯然的屈小姐還在堅持己見的握着有力的把柄，不會滲進來回心轉意的打算，而把他冷淡在一旁的像一堆垃圾似的扔在那裏不屑聞問了。

其實這結果早在羅經理意料之中，有利的環境誰都樂於運用的，如果把他作為屈小姐的話，當她已然從他的身上耗費了大量的金錢，遇到巧妙的機會毀棄了足資證明的契約，而洗刷去兩人之間的一切有關的痕記，誰不高興這麼幹上一下把對方擊倒，祝賀自己的絕大的勝利的呢！

「簡直是無恥的流氓，」他止不住氣極的在心中罵了起來，一面向着王小姐說：「怎麼辦呢？」

當王小姐不言的搖了搖頭的時候，羅子亮經理明白了他方才對她的請託又

成爲白費了，她不能向他施出救援之手本是再明顯沒有的事實，因爲她們之間結有深厚的友誼，故而屈小姐的行動她除了贊助之外，不會加以反對的意見促使她在感情方面引出不快的反應的。小姐和小姐之間彷彿無形之中就確立着同一行動了，外來的力量的侵入，只能作成爲無用的奢想。王小姐方才說給他聽的所謂『不成問題』的樂觀詞句，看來除了給他一點小小的安慰以外的也找不到任何的誠意。

但他是絕不能就此罷手的，一如他在商業上的競爭一樣，不到確乎絕望到毫無希望的時候，他終將使用最大的努力，以爭取與他有利的良好氣運。人是在有十分危困的環境中，他才忘去了所在應該顧及的地方，以及壓下了所有羞慚的覺感，勇猛的邁着前進的脚步，來開始不顧一切的奮鬥。當困難的關口爲你衝破的時候，你便當真的如願以償，否則吞下一粒失敗的苦果也十分的平常。總得具有這樣的魄力和膽量，才可以挺直了你的腰板，不輕爲人家所戲

弄，所輕視。

羅經理原本是具有容忍美德的人物，這只看他能夠從學徒進而自己經營商業，就可以發現到他的這點長處。以前如此，現在他仍然保有他的長處。因而在面前這樣與他不利的環境中，知難而退的道理他不願引用，確到底硬着頭皮的邁動他的沉重的脚步，走到了通內室的門口。

屈小姐當真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睡態那樣的安詳，儼如忘記了外室的訪客似的。也許她這一刻正在作着她滿意的美夢吧，因為在她秀美的嘴角上正遺留着甜密的微笑。然而她這短時的睡眠，顯然還不太熟，所以當羅經理的腳步一經踩到通內室的門口時，她便懶懶的睜開來她的睡眠把什麼都看得一清二白的了。但她只看了一眼就算完事，然後是如同不聞不見的重行閉上她的眼睛，繼續着她的驚醒了的睡眠。

「屈小姐，」羅經理佇立了一刻，終於使力的加足了勇氣說，「我可以進

來坐一坐麼？」他的語氣溫存到了頂點，較之那天和他們倆人的唇齒相譏是完全兩樣的。

「怎麼，你跟我還有話談麼？」重行睜開了淡漠的眼睛，屈小姐不答的問。

羅經理已經走進了屋中，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我想打攪你一會時間，若是不覺着厭煩的話。」他怯怯的說，拋出去斜視的眼光。

「沒有什麼，請開尊口罷。」屈小姐忽然坐了起來，對着鏡子梳理她的燙出許多圈圈的頭髮，繼續着說道，「不過在我這方面看起來，我們之間的關係都搞得一清二白的了，一切可以挽回既成事實的打算都已然成爲過去的了。其他的解說那全是多餘的妄想。如果說我們之間還有一件未了的工作的話，那便是離婚啓事的如何的措詞，或是這啓事在你看來是否需要的問題。」

「話是可以慢慢談着的，」羅經理陪着笑臉說。「小姐，先請你消消你的火氣可以麼？我想就算我們之間的關係都完全一乾二淨，不是我們也仍然是很好的朋友麼？何況我們還有着那一段難於忘懷的過往。」

「得啦，得啦，千萬不要提說那段過去罷，真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罷，我永也不會再勾引出回憶來的。」屈小姐搖着頭說，制止他重提那件過去的舊事。

「我一定遵從屈小姐的意見不提舊事，方才如果在言語之間觸及了你的不快，一並的請你原諒。王小姐！」他朝着外室在喊着，「你若是沒有其他的事情的話，可不可以到裏屋來坐一坐？」

羅子亮經理他明白這一點，那便是當一件事情陷入了僵局的時分，最好的辦法是找尋一個轉旋的方法，以便保留適當的退步，否則弄成了騎虎不下的局面，自己就等於丟掉了面子的任什麼也無法挽回了。

王小姐應聲的湊上前來，挨着屈小姐的床邊坐下了：

「因為怕你們講私話，所以我沒有進來。」王小姐說，又回坐到自己的床舖上。

「別開玩笑吧。」屈小姐撇着嘴說。

「王小姐真有趣，」羅經理趁勢加上一句，「我們現在沒有私話講了，屈小姐很討厭我呢。」

「沒有的話，那正是她對你熱愛的表現，你還能不懂麼？」王小姐說完了話，像在徵求意見的看了看屈小姐。

「你沒有好的話。」屈小姐一面說着，一面離開了床，摸起她的金駱駝：「經理，」她朝着羅子亮說，「抽一枝換換口味罷。」

在精神方面雖然受到了重大的刺激，但空氣轉為輕鬆，轉為與他有利，可以容他慢慢提出他的意見，看來是沒有問題的了。明白了這個真正的實情之

後，羅經理樂觀的接過了屈小姐遞給他的金駱駝之後，就在取媚的提出他的意見，請她們兩位到一家新開的西餐館去吃上一頓。當兩位小姐答應他的請求時，他如釋重担的三脚併作兩步的走下樓去。他想在和諧的西餐館開始談話，多半可以給他造成一個有利的局面，也許他可以如願以償了。

「劉芹先生，倘若你不怕耽誤你的寶貴的時間的話，希望你能夠過我們這邊來一下，我們現在一條將於明日啓碇下駛的江輪上，船的名字是「澄平」，停泊在千斯門外的嘉陵江中，須要在千斯碼頭搭木船，才可以上到「澄平」輪上。如果你願意來的話，希望你能快一點來，使我們能多談上一點話，明天，當黎明的曙光或是濃重的霧氣罩籠在陪都的時候，我們將與你，與這霧都一齊的作別了。在迷霧的氣氛下生活的人們，也許他們都樂於糊糊塗塗的埋在霧氣裏，以待明年的春天的來臨，但我們是有點忍受不住這惡劣的氣壓的迫害的了，我們決定了撲奔一個較為富有光明具有溫暖的地方，把自己參加到新的環

境中去。這只是一種祈求，說不定可以給我們兌現，那就如願以償了，倘不然的話，我們也知道怎樣睜開我們的眼睛，正視着現實的一切，把自己好好的活起來。總之，我們感受到目前的學校教育，實在空虛到不着邊際，所以我們才想到了怎樣找尋機會使自己能夠充實起來。這就是我們出行的主因。願你快一點來。寫信的人是你認識的張瑞珍。」

作家劉芹踏着清冷的暮靄回到自己的住室的時候，他看到了這封送來多時的來信。天色在漸漸的晚下來了，那冷冷的初冬的晚風，把他的心境隨之吹涼。太陽最後一線反光隱伏到重重的雲幕中去，他在感覺方面染上了黑暗的陰影。

幾天之前他們曾經有着一個長談，從談話中他約略知道了一點她的遠行的打算，然而還不會料到會走得這樣的快。他們的意見非常的接近，情感使他們結成了互相瞭解的友誼。但他們真正認識的日子實在太短了，似乎這應該是他

們共同的遺憾。不過這沒有多大的關係，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呢，通信的方便可以使他們討論一切的問題，說他們想願意說的話，即便連這點方便也橫生阻攔無法交談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的可同瞭解，也是可以消除彼此遙遠的思念的。把一切希望和傾訴都放在默念的祝禱裏，倒正是互相慰安的良好辦法。

劉芹先生認爲今天的遲歸，像是有點美中不足，倘若他能在兩小時以前回來的話，現在他怕是已經變成爲船上的訪客了，他將和張小姐兄妹在離別的題目上往還着無止的交談，或是對着滾滾無止的江流，追念起順水東去的不能忘懷的鄉思。偏巧他今天由於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在和一位不識的食客，從一個平庸的問題上引出一場辯論，雖說那位食客之外有着好幾位客人擁護他的見解，最後終於爲劉芹先生正確的理論和鋒利的口才所說服，而一一對他表示出傾慕之情。他自己到底也動了一點肝火，而爲之多喝了幾杯白酒。高度的酒精燃燒出來的烈焰，烘乾了他的清明的腦筋，使他不得不在宴會之後躲在一家茶

館裏，用短時的假寐作爲對於他的刺激過度的神經恢復的良劑。兩個鐘頭的時
間便這麼不知不覺的過去了，他至此才回到自己的住室。

時間是不能再加以片刻的遲延的了，說不定再晚上一會工夫他會上不去那
艘「澄平」輪上的，當前的急務應該是上船第一，任何其他的工作都可以擱置
一旁不管不顧的。使用最短的時間，他第二次的把這封短信讀了一遍，記好了
上船的碼頭和如何上船的辦法，他便把自己的脚步又走上了山城的街道上。

山城的冬夜充滿了涼意，穿着時髦大衣的路人儘管步法如何閒散，那光着
脚板的娃兒們終不免抱着兩臂通身發抖。霧氣和夜幕混成一片無邊的黑網，在
網罩上點綴着市內和郊區的電燈的光芒。碼頭邊上則在奔流着爲月光所搗碎的
水流的吟響。……

天黑了，時間確是晚了一點，幸虧重慶的街路，他還相當的熟悉，所以在
行路上並不感受到任何的困難。他只怕碼頭之上斷絕了木船的往來，那他一切

的努力都變成白費了。一句俗語說「寧隔十里山，不隔半里川，」確實河川的阻隔常常因為渡河工具的缺乏而就誤了人們的正事，倘或遇到山路的話，任便如何崎嶇難行，總會在人們的脚下走畢了全程。

公共汽車吼出來載負過重的斷續的馬達聲，車子的前進速度幾乎使人想到了行走在北方原野上的牛車，使心急的乘客不免爲之担着很大的心，生怕中途上發生故障，就悞了每個人的行程。當上坡的時候，車子尤其開行得意外的遲緩，力竭聲嘶的如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作爲一位乘客，劉芹先生比較任何人都在心急，他和那些擠得不能轉身的乘客們同樣的抱怨着運氣不濟。有些人自私的祝福着，萬一這輛汽車真有拋錨的可能，也希望是在下一次。

當汽車終於未發生故障而把劉芹先生送到站頭的時候，從擁擠的乘客中擠下車來，他幾乎是飛一般的向着千斯碼頭奔去。這是一條下坡的石板路，所以他走起來不顯得如何的費力。

這條通達碼頭必經之路，秉賦有開埠時期馬路窄狹缺少陰溝設備到處堆積垃圾的舊有特點，和如今的洋化街道簡直不能作個正面的比較，那些矮小而陳舊的板房，以及在那些板房中開設着的大小商店，均在顯示出過份的零亂不調，且又保有欠缺清潔而又非常吵鬧的共同之處。類似這樣的街道，在中國任何的新興都市中全不缺少，這種街道的本身彷彿很可以代表了中國固有文化的特質引以爲榮似的，但畢竟在外形和需要上顯得非常的不調，則是無從否認的事實。

馬路到了江邊就到了終點，下到碼頭要走上一百多石級，然後才可以跳上本船。路燈的光芒隨着馬路的終點也收束了它的亮光，下面是黑黝黝的一片。在嘉陵江望不見的江面上，停着幾隻爲電燈所照亮的江輪，船上船下爲上下的客人和貨物的裝卸所忙亂着，從水面上傳過來一陣陣喧囂的聲音。江南江北的高坡上，到處是連綿不斷的電燈的光芒所織成的亮網。

「火把！火把！」一個矮小的娃兒把一捆火把送到劉芹的面前，從他慌忙前進的行動上，這娃兒猜到了他將是一位主顧。

「下坡路黑得很末？」他隨即添上了一句解釋。

居高臨下把當前的情況都觀察得十分清楚的劉芹先生，當真承認他不能不借重火把以作下坡照路的工具了。他隨即選了一隻火把，拿到了一家點着菜油燈而尙未畢堂的飯館中去點燃了，就開始下着那些石階。

雖在夜晚，上下石階的人仍然不在少數，火把在燃起一團團的光亮，彷彿走在鄉壩的夜路一樣。挑着担子上坡的人們，哼出來有節奏的音調，無形的涼風悄悄的擦拂着人們的臉，僑夫們的脚下踏出沉重的聲音。

石階由於年久失修的緣故，有些地方坍塌了，有的損毀得失去了原形，使上下的路人除了平添出無謂的困難之外，便只有保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對於市政修補的疏忽和不滿了。我們的市政當局，其實是何止戰時陪都不當爲那些要

員顧及到僻街小巷，任何一個有名一點的都市，那些辦理市政清潔的人物，彷彿都具有相同的不盡職守的特質，再好一點不過是把幾條街要的大街清掃一下，就算勤於職務的標準人員而該列入優良致成之內受到獎勵的了。如果作爲一個市民而你專門願意在這些人們不屑注意的地方去發現不滿人意的缺點的話，那你就將有永也無法給自己圓滿解答的煩惱。

碼頭上面依然有着不少的人，在忙忙碌碌的上船下船，那些船夫們高聲的吼叫着「澄平」，或是「民康」，到江北的船則喊叫着「過河」——按照當地人們的說法，他們在習慣上樂於把嘉陵江稱爲「小河」的。

小河在疲乏的夢中閉上了沉睡的眼睛，但並未因此就停止了它的活動，它在催眠似的唱出低低的歌聲。那帶有陰冷氣氛的月光橫暴的攪亂了河面的安詳，澎湃出破碎的光芒。……

耐心的渡過了這一段水程，經過了小心的攀登，作家劉芹帶着急躁，不

安，和悲哀的心情，走上了停在江心的「澄平」輪上，艙面和艙下到處都是搬運的貨物和上下的客人，專有幾條白木船停靠在船邊，點燃着不甚明亮的菜油燈，朝着船上兜售着麵條，抄手和湯元。那些粗野的罵言混合淫邪的小調，在長聲助勢的增加了熱鬧，水手們站在船邊上，向着下貨的主人伸出貪婪的惡索的黑手。

作家劉芹開始在橫躺豎臥的鋪位中，細心的尋找着他所急於求見的人，用橫躺豎臥四個字來形容一個統艙面的舖陳，真可以說是最爲合宜的字眼，倘若你是一位曾經有過乘船經驗的人，無論是在江輪的航程上，或者在航海的途中，都會明白到其中真實的情形的。在統艙的艙面上，你永也尋求不到規律和安靜，但它却具備有一個小的社會的芻形，使你窺探到不同的臉相和階層。劉芹先生這一刻觀察的重點，不在於如何體察一般的普遍現象，而是注意於如何發掘，尋獲張氏兄妹的身上。有些人睡在被窩裏打着沉重的鼾聲，有些人在聚

成一個小的集團擺着龍門陣，還有些人用撲克來賭輸贏。

脫下了一雙穿在腳上的皮鞋，在亂攤的舖位中伸着前進的脚步，劉芹使用最大的小心以免碰撞到別人，在經過了半天的工夫，還不曾達到他的願望。人是那樣的多，任何人的臉上又都須要化費時間加以辨認的，他幾乎覺得這工作有點叫他煩厭着了，一面在抱怨寫信的人爲什麼不書明坐的是統艙或是房艙。既經想到了這裏的時候，他就認爲他們兄妹多半是房艙的乘客了，那他的無結果的尋覓等於是多餘的白費。他幾乎是準備着轉回身去走着原路到房艙那邊去打聽着的了，但就在他猶豫思索的時候，讓他聽到了別人的喊聲，那喊聲是發自他的身後的一面的，所以他就即刻的轉過身去，於是就叫他看見了躺在板搭的臨時床鋪上向他招手的張瑞珍。

「劉先生，你來了麼？」她遠遠的問。

她的那位哥哥在迎上前來的走了兩步，當他發現到難以邁動脚步時便又縮

回去了。

「劉先生，我們等你多時了。」他加上了一句說。

「我也找了你們好半天了，我以為你們坐的房艙呢。」劉芹說，走過去和他們熱烈的握手，隨即在張瑞珍讓出來的床鋪上坐下了。

「坐房艙要等下一輩子了。」張端珍說了一句笑話。

「你們真走了，」劉芹不答的說，「而且走得這樣快，倒是有點想不到。」

「有什麼想不到的，早走晚走是一樣的，」張雲青在回答着，一面問，「劉先生接到瑞珍的信了麼？」

「接到的太晚了，因為我白天有一個宴會，黑天的時候才回家，馬上就趕到這邊來。船明天一定能開嗎？」劉芹對着兩兄妹露出來惜別的樣子。

「明天一定開，」張端珍答，把兩手握在一起的捏着，「不過不一定開得太早，要看有沒有大霧。這個霧都呵，當我有一天和它告別的時候，當我再也

看不見迷霧之下的奇形怪狀的時候，我是如何欣幸我能夠跳出一個泥潭奔赴一個坦平而光明的地方啊！劉先生，我這一刻的心情，可以說是快活到極點。明天，我將而向着太陽，伸出我的熱烈的雙手，爲那展現在前邊的正義和真理，而縱情的高歌。倘若在這個旅途之上還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和你的離別。」如同在背誦一段戲本上的台詞似的，她像深深的受到了詞句的感動。「我想若是我們早認識一些日子，也許可以多學到一點東西的。世界之大，奧妙無窮，我們常常感覺到認識方面的不夠。」

慢慢的抽着了一枝香煙，作家劉片在無聲的沉默着，但他却實在是思想着什麼，雖然他不曾即刻開口。

大學生張雲青從帆布的提兜裏掏出幾個橘柑來，悄悄的剝着皮。

「我們這裏沒有開水吃，請劉先生吃個橘柑吧，」他抱歉的說，「要開船之後才有開水的。」

「不客氣，」劉芹接過了剝好的橘子在吃着，向着舖位的裏邊坐了一坐，彷彿這樣更顯得牢實一點。

下面是一片奔流的黑沉沉的江水，上面是一片籠罩的漆黑的天幕，黑暗的夜晚似乎還很長着呢。

「劉先生像是不大願意說話的呢。」吃完了一個橘子之後，張瑞珍小姐加進來一句。

「我何嘗是不願意說，不過感到了不知從何說起，倒是真正的實情。人們是常常有着這種感覺的，當你愈感到有好多的話要說的時候，反而一句話也難於出口了。今天當我接到你的短簡的那一刻，我想我要和你說的話，可以寫成很厚的一本著作，而我急於和你們一見的心即或乘坐飛機我還感到了遲慢，現在當真和你們面對面的時候，則又確乎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可以把人推進火坑，也可以把人打進冰窖，但水火是絕對不能相容

的，當它們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的時候，可能那感情的本身就失去了片刻之間的存在了。方才我似乎就有着這樣的感覺似的。」說完了這麼一段話的時候，劉芹一面熄滅了烟頭上的火燼。

「那麼你不願意我們走開的麼？」張瑞珍追問進來，用左手拄着她的左腮斜視着。

「這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劉芹笑着說，「就着單純的情感方面的愛好說，我不願意你們走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等於割棄了我們親密的來往，對於我是害多利少。若就事論事的話，無論如何我該是你們的遠行的熱烈的贊助者，一個不能自拔的人當他眼望着別人爬到了平安的地域的時候，他的心中總還具有一種祝禱的安慰，對於你們我現在正有着這樣的一份心情。你們的勇氣和決心，必可以使你們獲取到成功的一日。你們的超特見解的發揚，是我對於你們至誠的擁護。因此，爲着期求你們的願望的達成，我願意你們有着這一次

的出行。」

「劉先生是否感到了我們的出走，遺留給你一種空虛之感？」這是張雲青在問着的。

「也許會有的，我無須加以否認，但我相信有一天我會把這種空虛之感充實起來的。我們與其聽任感情的奔放，勿甯着重於實情的把握。當你的感情寄託於某項事業和信仰上時，你便把握到真正的力量，而泯滅了空虛的觀感了，我想我應該不是一位旁觀者，有一天我可能把我自己安排得十分的滿意。」

「好好運用你的筆，爲人民而創造你的史詩，這就是你的偉大的善舉。」張瑞珍說，撤回了一柱着左腮的手。「人生的旅途，是多種寬廣的大道，順着每個大道向前撲奔，在終極的地方就完全發現到是非和善惡，我相信劉先生的生活之中不會有着空虛之感的，也不會是一位旁觀者的，我爲你祝福。」

「謝謝張小姐的好意。」劉芹輕輕的說，抽着了第二枝香煙。

這時上下船的人慢慢的減少了，貨物也停止了搬運，江面上在流動着冷冷的寒風。

時間已經到了十一點鐘了。

「我該回去了，」劉芹發覺到時間不早，站起來說，「再晚一會也許沒有上岸的船了。」

「劉先生不要回去，」張雲青挽留著說，「我們早已經打算好了，劉先生來的時候，今晚就住在船上，明天開船以前再下船也不晚。我的舖位兩個人也睡得下的。」

「不要走罷，劉先生，哥哥說的是真話。」張瑞珍附和著說。

當劉芹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時，那位哥哥馬上就在收拾着他的舖位，準備招待這位難得的送客。

那些擺龍門陣的人們和賭撲克的人們都先後的人睡了，船上顯得相當的清

靜。

「你看，劉先生，這還不夠我們兩個人睡的麼？」張雲青弄好了舖位之後說，「我看我們躺着談吧，藉便可以休息一下。」

「好的，好的。」

劉芹把未曾吸完的香烟扔到江心裏去，躺到弄好的舖位上。

「最近見到了什麼人了麼？」張瑞珍問，把被子蓋到了躺好的身上。

「我很少有出門。」

「胡委員看到了沒有？」那位哥哥問。

「我永也不想看他了。」

「怎麼呢？」

「讓他自鳴得意吧，我和他之間不再具備有往來下去的條件了。我最不滿意的就是對於你們上次的事件，他那樣的無理不睬，使我們對他愈發認識得很

清楚。」劉芹使用低低的聲音說，恐怕攪擾了別人的睡眠。

「黎將軍看到了麼？」妹妹問了一句。

「運氣不會幫助我。請想想，我見他有什麼必要？那個堆在垃圾堆裏的廢物，除了等待一天天的腐爛以至於滅亡之外，他還有什麼作爲？老朽的自然該受淘汰的，新生的必然要長成的，人爲的阻力無法取消這條法則的正常發展的。」

「我們很不齒於屈小姐的行爲，她的生活是一個費解的謎。」

「什麼是費解的謎，簡直是無恥。人羣的廢物，社會的贅瘤，這些腐爛的渣滓如果不加以澈底的清除，將來還要繼續的爲害人類！」忿忿的說到這裏，劉芹當真的上來一點火氣，一想到那個不歡而散的夜晚，他便感受到所受的那場戲弄的可憎。

「可是人家却成爲女界的名流了。」

「天知道這些名流值多少錢一斤，我就是到了埋骨黃土的一日，也不敢對她恭維。」

「但徐小姐總不失爲好人。」

「如果徐小姐也是壞人的話，我們真將對於世界失望了。這正可以說明一件事實——無論什麼東西，總是有好的也有壞的。只有像徐小姐這樣的人，有學識，有見解，不流於庸俗，才可以作爲我們的朋友。」

「我憎恨着羅經理的發國難財，我可憐他的被屈小姐所戲耍。」

「畸形社會中的畸形怪物，正是如今社會上最流行的特產。遇到良好的機會，他可以一躍而爲豪華的顯要，但其實也只是人世上的可憐蟲。」

「他們這些人如何的看我們呢？」張雲青移轉他的話題問。

「和我們之看他們是同樣的，頑固人們都具有頑固的思想，也許他們正在自滿於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對於我們引起可憐之感的。」

江水的低吟的聲音在擦拭着船邊，船在應合的引起輕微的搖動。

夜風在睡得正熟的人們的臉上留下了足跡，人們厭煩的拉上了被子蒙上了裸露的頭。

一點鐘後，他們三個人在共同同意下都收束了言談，準備爲度過後半夜的時間而開始各自的睡眠。整個船上的人們都在沉入了睡鄉，江面上斷絕了木船的來往。

但劉芹先生卻不曾真的就睡了，他的精神反而過度的興奮起來。面對着兩位明天即將離去的青年，他自己感到了非常的慚愧。因而他覺得他認爲對於這位小姐的愛慕之情，也是自己一時的怪誕之想，頂多不過是像作了一個夢，或是看見了一陣煙似的，過去了便什麼都完了。如同在江流之中掀起來的一個小小的浪花似的，當它毀滅了的時候，仍然變成爲一片平靜的江水，他的感情正可以用此作個比方。可笑麼？想起來倒真有點可笑，但在人生之中儘可以穿插

一二個可笑的鏡頭來點綴一下。愚蠢麼？愚蠢的節目也不妨扮演一場兩場，要緊的是不要把自己弄糊塗了。他想他這一刻並不糊塗，而他倒非常的清楚，因此他在使用熱烈的感情送走了兩兄妹之後，明天他正是打消對於張瑞珍小姐傾慕的心情的時候。他的最大的希望，不應該是希望她成爲他的愛人，而是在將來有機會成爲他的工作上的同志才好。

「他們是有希望的，」他心中承認着說，「自己也應該以此勉勵。」

在一陣襲來的浮雲的後面，月亮被遮沒了他的光亮，風在加勁的吼叫起來。

悄悄的翻着身，劉芹仍然不能平靜下他的起伏的思潮。

「對於引起來對她的愛，並不是一件錯誤，」他繼續對自己解釋着，「這是一種發乎自然的本能，無足諱議。但並不一定對於愛就變成了佔有，那實實在在在狹到了極點。把一件真正的愛，當成了殷實的信仰，倒不失爲難得的安

慰。這樣希望着罷。」

「希望是可以使人年青的，」再一次的想到了英國詩人的佳句時，他認為他的行為不算過份。一個年青的人應該為那火熱的希望而撲奔。

但他也記起來匈牙利抒情詩人裴多菲的名句：

希望是什麼呢？是妓娼；

她對誰都蠱惑，把一切都獻給你；

等待你犧牲了許多的寶物——

你的青春喲——他就棄掉了你。

他不禁為之而生有戒心。過度的對於某一事情失去了正當的措置，可能遺留出無法彌補的缺憾的。倒是如同屠格涅甫所說的生活有如一陣烟，飄來了又散失了的看法也許是對的。

張瑞珍小姐其實也未曾入睡，當她行將於明天離開了這一個厭倦的都市的

時候，她似乎在引起紛亂的回憶，使她爲之而分去了一點精神。真和這個霧都作別了，她倒不免推上來懷念的情感，卽令她把這都市厭倦到極點，然而她總算領略到其中的真情實況，仍不失爲人生經驗上的一段可資紀念的路程。當她發覺到作家劉芹也未入睡的時候，她就止不住的向他開口了。「劉先生還不會入睡麼？」她輕輕的問。

「精神非常的興奮。」他回答了一句。

「我也睡不着，但平常我是少有這種現象的。」

「大概這是離別前夕的必然現象，」劉芹解說着道理。

「我也有同感。我記得我每當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儘管以前對於那地方憎厭到極點，終不免引起來依依惜別的情腸。這些年以來，以我自己來說，從北方到南方，從鄉村到都市，跋涉幾千里的長途，經歷多少種的人生，我每當離別之夜就會要失眠的，卽或我作爲一個送客的話，我也是一樣。」

「這大概就是所謂離別的悲哀罷！因為離別給人們種下了難於割捨的思念的種子。尤其是當朋友之間具備有真正的愛的時候，」張瑞珍說到這裏的時候，故意壓低了她的聲音，彷彿怕被別人聽去似的。

「我正是具備有這樣的實情的。」劉芹壯大了胆子說了出來，「張小姐不見笑吧？」

「劉先生你看你——」她不好意思的說了半句話，悄悄的拉上了被子蓋上了臉。

劉芹先生爲這盼待很久的滿意的回答而愈加興奮起來，彷彿在迷霧之中被他發現到陽光一樣，他把光與熱都獲到了。

「劉先生。」張瑞珍露出臉來說，但她僅僅說了這三個字就止住了。

「你想說什麼呢？」他追問道。

「我想說，我要要求跟你有一個最熱誠，最敬愛的握手。」

她立即伸出手去，和劉芹的手握到了一起。

「把這個握手永遠保持在我的記憶裏，我將常常想到你的。」她縮回了手去，說了這麼一句有力的話。

這時的船上已經在動作起來了，時間已經到了四點鐘。馬達在開始震動，木船在靠近過來送客，乘客們之間也引起來大的騷動。

「我明白你，感謝你，永遠記到你。」劉芹慢慢的回答道，他自滿的抽一枝香煙。

當張雲青坐起身子來時，他們三個人便都穿好了衣服，準備迎接這一陣的忙亂。

但實際這條下駛的江輪，直到八點鐘時，才正式的起錨，我們的送客劉芹先生懷着鬱悶而又快意的心情，在經過和兩兄妹握完了道別之手以後，就跳下了一隻板船，船上正在響起一片震耳的鑼聲。

汽笛的長鳴，是船隻即將開行的最後信號，今天的晨霧不十分沉重，對於輪船的開行是最大的方便，但對作家劉芹先生說，無異則在縮短了他和兩兄妹離別的時間。

船在動了，船上的人們在和着霧都作別，豎起來遠矚的眼睛，舉起來再會的手，當船頭調轉向下水頭的時候，在一陣浪花的翻滾中，便昂然不撥的向下開去。

船上的人和江中木船送行的人，都在不停的揮着手，劉芹先生自始都在注目那隻白潔的手上，一直到愈去愈遠影子愈去愈小最後混成了不辨真像的時候，他才縮回了自己搖擺多時的手。

「走罷，划到碼頭邊去，」他最後吩咐着船夫說。

「你說什麼也是沒有用的，最好就此打住。」

「請你高高貴手。」

「不行。」

「就算發發慈悲。」

「我從來不可憐人。」

「來一次例外。」

「下一輩子罷。」

「這話未免太絕情了。」

「否則也不會朝我追討一百五十萬了。」

「小姐們有的是錢，何在乎一百五十萬。」

「大經理何嘗在乎一百五十萬！」

「別挖苦人。」

「沒有一個虛字的真心話。」

「饒我這一回。」

「這倒是我希望於你的。」

「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的麼？果然就到了這個地步的麼？」

「我是說到什麼地方就辦到什麼地方的。」

委託商行的羅經理，當他如同一隻跟在主人之後的巴兒狗，作出向着主人獻媚求情，希望討取到與他有利的實惠的時候，他使用最溫順的言詞要求屈小姐給他以最低限度的憐憫，償還她曾經從他手中拿走了的一百五十萬元。從一

個飯館之中歸來，均各帶有過度的酒意，羅經理便仗着這麼一股熱力，說出來他的要求。

時間約有九點鐘的光景，初冬的夜晚在街面上走着冷風巡行的脚步，有時撲打着緊閉的窗門。

羅子亮經理本來是斜着身子坐在屈小姐的外室的椅子裏的，兩條腿岔開在椅子的兩邊，作成爲一個八字形，帶着半真半假的酒意央求着，當屈小姐當真沒有一點挽回的意思的時候，他就漸漸有些不安於位了。他初步的動作是收回了他的一雙岔開的腿，然後慢慢的站起身來，湊近到屈小姐的身邊，張開了他的能說的嘴巴。

「小姐，」他央告着說，「我使我的十二萬分的至誠，傾訴於我所愛過的小姐之前。我承認我的人品和身份，都不足以和你相配，所以你的解除婚約的提議，真可以說非常正確，你可以比作仙宮的天鵝，我頂多不過是一隻癩蛤

蟆，對你高攀真是妄想。」

「得啦！得啦！」屈小姐不耐煩的阻止着說，移到了另外一把椅子上去。
「我不願意聽你這一套！」

但羅經理抱着死纏的精神，毫不氣餒的跟了過去，且在輕輕的推着屈小姐的肩膀，彷彿希望藉此喚起來她的過往的回憶似的。

「小姐，我先請求你不要生氣，」他裝出笑臉說，「因為凡是使你生氣的地方，都使我心裏難受。」

「你先站到一邊去！」屈小姐皺着眉頭下着命令。

「是。」羅經理聽從的退到了窗邊，窗邊放置着有兩盆將將開放的菊花，他湊過臉去吻了一下。

「太漂亮了，簡直和我們的屈小姐一樣。」他念道着說，偷偷的用斜視的眼光溜着。

屈小姐不理會的用鼻子哼了一聲，輕輕的擦着了一根洋火抽着了香烟。她把眼光停注在那懸在牆壁上的西畫上。

打更的梆子在街上響出單調而清脆的聲音，敲進了每個不會入睡的人們的深心裏。……

羅經理這一刻的心情，正如同那梆子似的敲擊得無法安定，雖說打從深心之中他準備向屈小姐說出千千萬萬足以討取她的歡心的語言，但他一方面則在不能掩飾的激發出憤恨到極點的真實的感情。若是真有那麼一個巧妙的機會的話，當他那筆款子無法從她手中收回的時候，他當真下了殺死她的決心；只有這樣痛快的行動才可以洩卸他的積憤。使用着相同的道理，他也就明白過來世上挺而走險的事情的所以發生，其原因全是被迫到無法解決的出於自衛的行動！倘若稍稍有着一絲一毫可以轉旋的可能話，誰也不願意把完滿的事情弄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他也在掏出來香烟吸着，當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以及從未婚妻身上所耗費的一筆巨款的時候，香烟就變成爲他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至好。香烟可以解除了他的心理方面的悲哀和情感方面的空虛，也還給他助長了頹廢下去的勇氣，它具有食品之中諸種具備的維他命的。

他稍稍平抑着自己震怒而憤恨的感情，對着那位揚眉不睬的屈小姐，雖然在他看來一點挽救的希望沒有，他仍然要加以最大的努力。爲着那一百五十萬巨款的追討，他須要運用各種方法以便使自己不爲這筆商業而全部虧累。他要隨時不忘記這筆投資的安全的。

「我已經遵命的站了多時了，」他隨即開口說，「小姐，你還有什麼指示麼？」

「笑話！」屈小姐撇着嘴說，「我憑什麼指示你，你又不是我的部下。」

「若是我願意充當你的部下呢？」他頑皮的加上一句。

「那你就不能輕於發言。」

「可是如今是民主時代呀！」

「我並不要獨裁的呀！」

「那麼？」他終於又湊了過去，「我就要開始我的自由發言了，我是說，先請小姐息怒，我們不是可以談談的麼。」

「我並不會阻止你的發表高論，但聽不聽却有我的自由。」

「我想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的吧？」

「也許。」

「那麼我坐得近一點，未必就與你不利。」羅經理說着說着又湊了上去，
「從前……」

「從前的事情提它幹什麼！」屈小姐插進來說，站起來慢慢的踱着步子。

羅經理聳了聳肩膀，在後面跟了兩步。

「那麼說說以後也可以，」他半躬着腰說，「只要小姐你高興。」
屈小姐走到窗邊去，頭也不回的望着那遠山上抖動的燈火。

羅經理第二次的走上前去，靠着她的身旁停下了脚步，歪着半面臉在稍稍的注視着。

「外面的夜景，倒還真不錯，」他加進來說，「可惜月亮不太亮。」

「那是因爲它的心中有了煩愁。」屈小姐冷冷的說，

羅經理故意的跳了一跳，湊近了他的嘴巴。

「月亮也有煩愁之事麼？」他接下去問，「它會有什麼煩愁的呢？」

「不然它怎麼會糾纏着人鬧鬧不休的呢。」屈小姐冷冷的笑了一笑。

「那麼你不喜歡月亮吧？」

「那樣的月亮我不但不喜歡，而且很討厭！」

「那也用不到。」

「我願意麼！」

屈小姐轉過身去，又坐回到原位，仰起頭來直直的對着上面的天花板。

「我記得從前……」

「你又是從前，真討厭！」屈小姐使力的說，坐正了她的身子，不愉快的轉過臉去。

「好，我再來說點以後吧，」羅經理又湊上前去，裝出滿臉不自然的笑容，「以後我們還可以成爲好的朋友麼？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

「只要你願意，有什不成的。」

「既然是朋友，我請你頭一樣不要老躲避着我，討厭着我；第二，我希望我們能夠坐得更近一點，好好談上幾句。」

「請你發揮吧。」屈小姐往旁邊讓了一讓，羅經理就勢的坐下了。

「我記得我們好像好久不曾跳舞了，有一點犯了癮。」他挑逗着說。

屈小姐看看他的臉，不屑的冷笑着。

「你說這些幹什麼呢？」

「倒不是要幹什麼才說着的，想起來就跟着說起來了。」

「廢話。」

「現在你看成爲廢話，可是從前你是喜歡跳舞的。」

「我現在也不討厭，問題是有沒有高興的舞伴。」

「我感謝你教會了我的跳舞，所以我至今不能忘懷，你會這樣的把着我的手，」他裝扮出跳舞的樣子，玩了一個花樣，又坐到原處。「可是到今天，想起來真難過，我簡直不想再活着了。」

「很簡單，不願意活就死。」屈小姐看也不看的說。

「不，我真死了，可不會饒了你的。」

「阿Q的勝利。」

「啥子？」羅經理不明白的用四川話問，因為他沒有讀過英文，所以不懂得英文字母的發音。

屈小姐不答的笑着，向後仰過了身子。

「到底是啥子勝利末？」羅經理心急的追問，「告訴我好麼？」

「有什麼不好的，自然可以。」

「請說吧。」

「王八的勝利。」

「好，好，罵得好。」羅經理笑嘻嘻的更湊近了臉，「小姐，再賞一個。」

「沒有這麼多的工夫。經理先生，你到底還有個完沒有？人家王小姐也快回來休息了，你何必這樣糾纏不休的，再這樣下去，對不起，我又要下逐客令了。」屈小姐拉下臉來鄭重的說。

「我並不想完，可是你得給我個答覆才行啊。小姐，看過去的面子，你就

放慷慨一點好不好？說真話，你們作小姐的不在乎一百二百萬塊錢，可是我們買賣人麼，講本圖利，什麼大眼小眼都得算算的。婚契我不再說什麼話了，反正你已經撕了粉碎，若說句良心話，你的手段太毒辣。現在關於重提舊好的事，我絕不再妄作打算。可是那一百五十萬，無論如何請你高高手，就當可憐窮人，你幫我個忙，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好意。近來我的生意非常不順手，大小投資沒有不吃虧的，門面生意更清淡，局面不定，誰還有心思購買物品。說句實在話，日常開支都不敷應用，眼看走近了倒閉的一途，你真忍心我變成一個叫化子麼？」羅經理一口氣說到了這裏，在挨近了屈小姐的身邊的時候，他悄悄的跪下了一隻腿。

屈小姐坐直了身子，默默的笑著。

「我情願跪到明天早晨，都沒有什麼關係，」羅經理仰着頭說，「拜倒在石榴裙下，正是出名的美事，我請你——」他攀扶着她的白膩的手，癡癡的注

視着她的微笑的臉。「發一回慈悲心腸，救救我這受難的人。」

屈小姐摔開了他的攀扶的手，猛然跳了開去，她跑到了通到內室的門口，站在那裏吃吃的笑。

「算了，算了，別折磨我了。」她大聲的叫着，伸出手去掩蓋着自己的臉。

羅經理不顧一切的以信士弟子的至誠之心，用兩腿跪着爬了過去，然後停住在她的膝前。

「你不答應，我就起不去了。」他認真的說。

「隨你便，反正也不是我的膝蓋痛。」屈小姐說完話，索興轉身把背脊擺給他了。

彷彿正是無巧不成書似的，正在這時，恰當其可的王小姐推開了房門。

「啊！」她叫出來尖銳的聲音，立即停住了脚步，「怎麼，我們的經理又

在求婚了麼？」

屈小姐回頭看了一眼，帶着羞怯的樣子，在應合的叫了一聲之後，馬上就跳到了自己的床舖上，拉開一條被子把臉面全蓋上了。

羅經理遭遇到這樣的難堪，他確乎無有力氣抬起來自己的頭。感覺所能給他的反應和知覺，只是耳朵裏面老在發着嗡嗡的響聲，血液在痙攣的跳動個不休，眼前則有着無數的金星在顫動。

他到底是費了多大的工夫，使用多大的氣力才站起身子來的，那是就連他自己的記憶也不能給他以明確的解釋的了。他彷彿覺得沉重的腦袋像是受到了重重的一擊似的，聲色感覺在片刻之間就全然不復存在了。

但他的雙手總算給了他很大的幫助，使他緊抓住門框，站直了他的身子，好心的王小姐三腳兩步的跑到他的面前，下心的扶住了他。

「羅經理，你何必害羞呢？一點沒有關係的。」她輕輕的譏諷着說，把他

拉到了內室，「請在我的床上坐一坐罷，你們也太會演戲了。」

羅經理坐好了身子之後，低垂着頭在長久的沉默着，如同這可以給他一個極度疲乏之後的休息。

王小姐按着次序脫掉了她的外套和香港皮鞋，換上一雙便鞋，再拿出梳子對鏡梳梳頭，就走到了屈小姐的床邊。

「蒙着被子幹什麼？」她說，「你還怕我笑話你不成麼？」

「去！」屈小姐回答着一個簡單的字。

「去？我害你們事麼！好，我走，我走，」她連說帶笑的離開了床邊，「給你們一個好機會。」

「可別走，千萬別走。」屈小姐露出頭來說着好話。「我是跟你開着玩笑的。」

「你總不會是開着羅經理的玩笑的吧？」王小姐不答的追問。

「你又管起閑事來了。」

「羅經理對你可是真好呀！」王小姐說到這裏轉向羅經理說，「羅經理，屈小姐答應你沒有？」

羅子亮經理抬起來深埋多時的沉重的頭，淒然的搖擺了一下，又重行低垂下去。

「那麼是你沒有答應羅經理麼？」王小姐追問道，「重圓舊好比新的相識還有味。」

屈小姐斜着身子坐起來，嘻嘻的笑着。

「不是那原有的題目了。」她回答着說。

「王小姐，」羅經理忽然加進來說，振作精神如同常人一樣，「你別再多問她了。問也沒有用。題目改了倒是一點不錯，可是這改了的題目她也不會答應了我。不怕你笑話，王小姐，長這麼大，不曾爲着求情，向人家下過跪，今

天，我算是迷了一數。」

「迷了一數？」屈小姐坐正了身子問，「那麼你是並無誠意的了？」

「不，不，」羅經理馬上改口的說，「我是說，不該迷了一數，惹你生了氣。」

「再解釋也沒有用！」

「我——我的良心。」

「良心叫狗吃了，」

「又叫你佔了便宜。」

「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會還你錢的。」屈小姐絕然的說，「就算你沒走到好運罷。」

「還是那一百五十萬。」羅經理對着王小姐解釋着，「屈小姐一點也不肯退給我。請你給我說說情，我實在因為近來的生意不好，開支不敷，不然也不

會來討要的。」

「說了半天你當真是爲了錢下跪的麼？好，那你自己去討罷。說句實心話，你跪得太不值得。」王小姐冷冷的說完，入坐到屈小姐的床邊上去。

電燈的光芒，猛然意外的震動了一刻，然後又恢復了原狀，這是告訴人們說，時間已經到了午夜。

「快請吧，經理先生。」屈小姐下着逐客令，「時間不早了。」

「我不着急，」羅經理說，轉向着王小姐，「請不要笑話我，王小姐，還請你幫幫我的忙。無論如何，總得給我一個答覆，我是不要臉的幹法。」

王小姐看看屈小姐，屈小姐也再看看她，她們在相互的笑着。

「可憐的人兒，我是逗你玩着的，」屈小姐朝着羅經理說道，「你當我真事了麼？放心吧，我不會白化你的錢的。憑你方才那一跪，也值一百五十萬。給你，」她摘下了手上的一顆寶石的戒指，那戒指正在發着閃爍的光芒，「我

用它償還你的賬。不行，」她馬上改了口，使羅經理貪婪的眼光和伸了半截的手都同時收了回去，「我這戒指值一百八十萬，就算我們是好朋友，也便宜給你這麼多的錢。羅子亮，你看這麼辦行不行？你再給我二十萬的現鈔或本票，我把這戒指送給你，前後一筆勾銷，否則時間不早，快快請駕。這戒指來歷不小，是次長送給我的，人家知道了這事情，還會不答應我呢。」

羅經理和王小姐的眼光，不約而同的停在那只戒指上。

「看吧，就是這麼一個小東西。」

羅經理拿到手中仔細的觀看着，然後在悄悄的打着算盤，計算着他的對策。他的精神增加了，臉上浮現出微微的笑容。

「這樣，」他過了一刻之後說，「我這裏還有一張十萬的本票，多一塊錢也沒有了，就這樣行不行？吃十萬的虧就算了，哪叫我們是好朋友。」

「你方才不是說沒有錢生意人不敷出麼？怎麼又掏出來十萬的本票了？經

理先生真有你的一套，看起來用不到我來講情，你什麼辦法都有了。」王小姐挖苦着說。

「別開玩笑吧。」

羅經理仍在不停的觀看着戒指，這首飾確乎非常的精巧。

「你看好，也許是一只假的，」屈小姐說，「不識貨就仍然退給我。你給我十萬的本票，實在太少了，可是爲着朋友一回，我就給你個大方，一切照你的意思辦。」

當十萬本票交到了屈小姐的手中時，羅經理爲滿意的成功所歡喜的幾乎閉不上他的兩片嘴唇了。總算不虛此行，到底給他弄到了名堂出來，他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改天見，謝謝你們了，」他跳着作了一個鬼臉，和她們在道別，「若是兩位小姐肯賞光的話，我還要請你們吃上一頓的。」

「謝謝罷。」屈小姐說，親手關上了房門。「管我要一百五十萬麼，別作這打算罷，讓你再賠上十萬元。」她告訴王小姐說，「一萬元也沒有人買的戒指，叫他去高興一陣罷。」

「你簡直是耍戲人，我不贊成你這樣辦。」王小姐說，吃吃的笑個不停，「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你算把這位經理欺負苦了，」

「上當就叫他上得大一點，誰叫他老糾纏不休的。」屈小姐看了看那張本票，慢慢的放到了皮夾裏去。「找上來的便宜，沒有不檢的道理。」

門在這時敲出來急促的聲音。

「一定是羅經理回來了，他發現了這個騙局。」王小姐說，徵詢着屈小姐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

「管他，我有得是辦法。」屈小姐準備去開門。

「你們是愈鬧花樣愈加翻新。」

「這才是精彩的傑作。」

她悄悄的走到了門口，故意在那裏停了一刻，當第二次的敲門聲再響出來時，她便猛然的拉開了那扇門。

那有什麼羅經理呢，原來是一個送電報的報差，他交給屈小姐一份掛急的電報。

「謝謝你，」她用這句客氣話打發走報差，就三腳兩步的跑回到內室。

「你看！」她捧給王小姐看，「你看，明天我到底可以離開重慶了，×處長打來的電報，叫我到蘭州去，明早的渝蘭班機就有我的座位。王小姐，我決定先走一步，敵人打到了陪都的話，也不能馬上打到蘭州來的，真有那樣一天，我們還可以飛迪化呢，我到了蘭州之後，馬上給你想辦法，把你也接到那邊去，不過你頂好坐汽車，可以把我們的東西全帶了去，飛機只限十五公斤，不能多帶箱子的。但是蘭州方面聽說太冷，現在就要穿上皮衣裳了，我有點害

怕。聽說那邊有風有沙，空氣乾燥，怕也吃不消，這些還都不要緊，頂担心的就怕那邊沒有跳舞場，太使人難過。」

「我祝福你的好運，你的吩咐我全可以遵辦。」王小姐回答着，又在看看那份來電。

「啊，還有，」屈小姐說，「這十萬本票交給你，你明天領出來，留給你化用。還有這條啓事，你明天也送到報館裏去，廣告費放在一塊，中央、大公、時事三個報館同日都登出來。」

王小姐把啓事稿和廣告費接了過去。她注意的看底稿。

「一切照辦，」她回答着說，「那麼你該收拾東西了。」

「是的，請你來幫幫我的忙。」

「喊喊茶房吧。」

「算了，別驚動他們。」

「胡委員那方面有什麼事麼？」

「有什麼事，我沒有什麼事情交待他，他願意作夢就叫他作着好了，這一點我限制不了人家。」

「黎將軍那方面呢？」

「他陪着他的肉團進墳墓還不很好麼？」

「你太嘴冷！」

「事實如此。」

「那麼對於自己，你有什麼看法？」

「這是無所謂的，生活方面既不認真，也不馬胡，雖然不掙多少錢，但很知道注重享受，一個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希圖？女人麼，趁着年青的時候，應該漂亮幾年，熱鬧幾年，是最正當的辦法。」屈小姐說完話，動手去收拾她的皮箱。

「最近的戰局，究竟也不透，」王小姐說，「會不會敵人再打到重慶來呢？」

「管它？我到蘭州之後馬上給你想法，保你最近能夠離開重慶，就行。來，」屈小姐喊着王小姐，當那一個走到她的面前時，她伸手托起她的俊美的下巴說，「別犯愁，我已經託處長給你預備一位男朋友了，他會給你以任何方面的滿足。」

「你是有希望的。」屈小姐又加上一句說，癡癡的對着她的女友長久的注視起來。

二十四

世界上的人們，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會爲着「希望」的獲取而增厚了撲奔的心的，倘若每個人的希望當真如願以償的話，那則是每人最感快愉的樂事，儘管每人的希望均各保留有輕重不同的限度，儘管每人的希望均各不能有着滿足的一日，但當那快愉達到某一個極峯的時候，誰都會爲之而狂喜不止的。

爲一條堤岸所阻攔的洶湧的流水，在極度不快的情形下，水會暗涵着不能消洩的積憤，以不息的擊打衝擊着堤岸的，當有一天終於使那堤岸決口了的時侯，那奔波的水溜的暢快的情緒，彷彿正因之而獲得了一種罕有的安慰。

在極度鬱悶的氣壓之下，七月的伏天帶給人們的最難忍受的壓榨，人們會爲之而激發出忿怒的感情，詛咒這難挨的日子，正如同那些熱鍋上的螞蟻似的，陷入了最難忍的境地；但當那一陣偶然襲來的暴風雨降落下來的时候，這涼爽的雨滴便打涼了每個人熱得難受的心緒，而爲之感受到最大的愉快。人人都在打從心的深處，引發出純真的歡呼，舉起來興奮的手，爲這愉快的來臨而祝福。

雖然那決堤的水溜終有復元的一日，雖然那伏天的暴風雨很快的就可以止息，但那一刻的快愉之情終必成爲人們最大的安慰，則是無由否認的事實。

應用着如上所說的相同道理，我們對於所謂獨山收復的戰事上的勝利，由它本身所給予霧都人士的最大的歡喜，那情形是完全出於自然的流露而並非是逾越常規的現象，請想想罷，近一個多月連雨的天氣，已經就把人們的心緒澆得非常的煩躁，加以戰事方面的迫近貴陽，戰報的整個封鎖，使人人爲之而擔

着沉重的心，在擔心的情況之下，大家不覺就在共同的爲之而苦悶着了；正如同一些徬徨無定的迷途的羔羊，誰也不知道誰的最後的命運將落在什麼地方的，多少人都向着西北逃難，青海，西康，甘肅，彷彿這一帶地方可以暫保安全，有些人則把希望寄託在對於美軍的倚畀上，還有些人干脆就像牆頭草似的聽天由命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忽然的來到了十二月八日，忽然傳來了收復獨山和黔南大捷的消息，這能夠說不激發出人們的共同的歡快之感的麼！那些使人興奮，使人傾倒，使人流淚的出自記者手中的電文和通信，一一的發表在報紙上，加以編輯先生們的精心的設計和編排，煊染得這個勝利簡直是太不尋常了，彷彿這次的大捷，正可以比作對日戰事的轉戾點，說得再恰當一點，就是從此之後，不僅貴陽圍解，重慶不受威脅，且從此正是我們戰敗爲勝的一個開始，也正是我們收復失地的一個開始。這消息的傳來雖然像是有些突然，但又是早爲一般人所盼待和希望着的，今天當這希望終於達到了的時候，

雖然還不能比作收復了整個失土那般興奮，但這已經使人人爲之而不禁發狂的了。

對於勝利的祈求，自然是七年抗戰中人們夢中都不敢忘懷的大事，倘若不是爲着爭取勝利的原故，誰還願意忍受諸種生活上的困苦，和敵人在廝拼不休的呢。但是如果說句百分之百的老實話，我們在七年多的苦鬪中，所得到的真正的勝利，實在太過於稀少了。相反的我們盡在獲到了一連串的戰爭上的失敗。在理論上儘管說得十分堂皇，我們艱苦抗戰，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每一會戰的勝敗，然而那些失敗的消息，終不免使人常常感到了氣餒。當失地愈失愈多，戰事愈戰愈敗，敵人的鐵騎行將踏人川邊直踏陪都的時候，多少人都在爲那宣傳已久的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將屬我的言語失望得有些不能確信了。且在進一步的懷疑到我們長期抗戰的結果，是否能夠保住了偏安的局面？是否真會功虧一簣的最後不免於爲敵人所征服所滅亡！衡陽的最後之敗，

不僅沮喪了中國兵士的鬪志，且在影響到民心的搖動，直到這一刻的獨山大捷的前夜，人心浮動得似乎全部都感到了朝不保夕的樣子。現在真正的勝利來臨了，人民在興奮歡快的緊張情緒中，自然爲之而鼓舞，然而又不免認爲這勝利未免太過於偶然。這正如一個人爲窮苦所困的乞丐，偶然拾取到一枝金條偏會認爲是銅棍一樣，感覺到過分的稀奇，或者認爲那不可能是一件真事。

真事究竟是真事，這件真事的本身——這個勝利當真給癡瘁的人一個絕大的刺激，而溫暖了，復活了多少人新的希望。希望是從來沒有止境的，倘若每人能夠滿足自己的希望的話，也許在社會之上可以減少許多糾紛和爭執，當希望既不能使人爲之而滿足時，因而在人生的歷程上就留出來諸多的麻煩了。

首先在勝利之中反映出新的希望的人們，便是那些跨山越嶺逃到重慶來的難民，在經過了生活上極度的困苦和折磨瀕於死亡邊緣的時候，他們面對着這個勝利希望趕快收拾起逃亡在外的簡單的行囊，返回到各自離開的家園，從

退走的敵人盤據過的村莊，沒法尋覓那些不知去向的食糧和牛羊。即令他們的家中蕩然無存的話，他們也可以使用自己靈敏的嗅覺，嗅到了故鄉的土地的芳香，而使他們沉醉於另外的希望上，總之是只要能回到家裏，那怕再多的經歷了旅途的折磨，他們也樂於使用最大的忍耐而迎上前去的。

商人們正如同那些五月的蒼蠅，在開始到處的活動起來，他們使用各種迅速的方法和心機，準備佔先一步的打開這條商業上的道路，開闢出勝利的途徑。當敵人未曾打進黔邊的時候，他們都曾在這條線上安置有零星的據點，經營着半官半私，或是官私不分的商業，敵人既經打了進來之後，他們的營業就受到了無情的挫折，現在這勝利給他們帶來了復興舊業的機會。

我們也不能忽略了那些司機先生，關於如上的稱呼，却並不能算作過份，因為倘若使用「同志」的話，那實在有點過於冒瀆，從他們身上所能找到的同志的氣氛太少了，而「先生」則是其中最適當的詞彙。因為他們的生活和氣

派，老實只有「先生」兩個字才真正的當之無愧。他們正可以板着面孔嚴肅的說：「到貴陽十五萬獨山三十萬。」只消這樣就那麼很紳士的回答了黃魚的要求而不須另加其他解說和酬應。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在享受方面和鋪陳方面，恐怕我們的「先生」之中，沒有多少人能和他們作個對比，他們的闊綽的場面，他們的揮霍，叫一個陌生的人無法判別出他們是些司機。勝利來到了，於是給這些司機先生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早在那些急於返鄉的人們的身上，打算好了決定好一條黃魚的私帶和價格。

就連那位久為讀者們所熟知的胡委員，他也是為之引發出絕大的興奮。作為一位委員在行政界上有着廣闊交際的人物，他還能不熱盼着勝利的降臨的麼！感謝這個難得的勝利，給他第二次的帶來了新的題材。他的雜誌從「展望」變為「公論」，他的執筆為文從悼念威爾基到歡迎羅斯福的再度聯任，直到今天為止，雜誌始終不曾擺在出版界中佔據一席之地，而他的那兩篇人文也

是始終不曾完篇。過去的已然過去了，胡委員似乎從來懶於計較過去，但眼前的事情，他却樂於重視其中的發展。他懷着罕有的熱情，在他的稿子上開始了獨山大捷的寫作。「勝利的號角，」他寫出這樣一個題目，覺着異常的新鮮有力。然後在旁邊加上了一個小題，「祝獨山大捷，」隨即準備用兩千字的篇幅，寫成一篇短論，擺在他的雜誌的第一篇。不過雜誌的名稱，似乎又有斟酌的必要了，因為繼承着獨山大捷之後，也許還會有着柳州大捷，桂林大捷和他的大捷的，那些一連串的大捷，將給中國一個翻身的機會，真至把敵人完全逐出中國為止。因而這雜誌的名稱倒是以能夠迎合這一事實彷彿才更切乎實際，才更受人歡迎。他的思索既經轉到了這裏，使暫時的擱下了他的筆，使用着深深的思考以便想到一個最好的名字。「大捷，」他過了一會之後，認為這是最恰當不過了，因為每一個大捷不僅爲我們所切盼，也正是擊中了敵人的要害，最後則獲得了最後勝利。「好名字，」他心裏說，「既合宜又漂亮，又別

致。」於是他作了最後的決定，重行拿起來寫短論的筆。

我們的將軍適得其反的不免有點掃興，大捷的消息反映在他的心理方面的，勿寧說是給他帶來了不快的難堪，這完全是立在他個人的立場上來說的，因為依照他的打算，只有在過分的緊張變亂中，他才可能抓到與他有利的機會。當他遨遊於舊日執掌兵符時代煊赫的生活時，便時時爲着眼前的幽居生活而感到過分的冷漠，既然在官府方面不能如他所願的給他以滿意的位置，他就只有把恢復舊日的光榮生活依靠在自己的創作之上了，於是那趁着變亂而打算一試自己身手的辦法，自然就應該是他唯一的自救之策。我們常聽到「惟恐天下不亂」的這句說話，也聽到了那句「混水摸魚」的古語，黎將軍的打算就真個的和上面的說法非常的相似。雖說當敵人踏進了黔邊的時候，他和一般的人們同樣的感到了驚慌，同樣的準備逃難，同樣的安排下看房的角色，但他終於還爲他那發展聲譽根據地的計劃而在給自己以很大的興奮和安慰，儘管那工作

倘然真正開始了的時候，將要艱苦到萬分，但那個局面的展開，必然的使他爲恢復了過去的榮耀而自己歡喜的了。戰爭既然已經脫離了黔邊，敵人既然撤離得陪都過於遙遠，所有他的黃金一般貴重的夢想，就猶如煙消雲散一般的整個的得到了幻滅。他面對着拿在手中的報紙，癡癡的看了多時，最後是喟然的放在一旁，放眼到窗外爲迷霧所包圍的阻滯上去。「不會有這麼容易的事情，」他接着自語道，「說不定是騙人的宣傳呢。」想儘管這樣的想法，終於還是把不愉快的心情，放到了鴉片煙的刺激上。他關照着他的那位肉團說，「點上燈，給我打一個大泡子。」他準備向着煙燈旁邊躺下了，却不期而遇的看到了那唾離婚廣告，馬上就喊回來他的太太，「羅經理和屈小姐離婚了！」他說，一面念誦給她聽。「早就知道他們不會長久的，怎麼樣？到底有這樣的一天。」

「真的麼？」太太不信任的問，死死的盯着報紙，却是連一個字也認不出來，「羅經理怎麼配得上屈小姐，脚上泡，自己走的。屈小姐麼，也不是好貨，我

就不喜歡她那種見到男人就飛眼勾引的樣子。」

至於羅經理麼，他簡直可以說是遭遇到從未有過的磨難，當他發現他用十萬法幣買到了一隻假的鑽石戒指時，也正是他看到了報紙上所刊登出來離婚啓事的時候，這兩件不謀而合的意外的遭遇，減低了他對於獨山大捷的應有的興奮和喜悅，那種燃燒在胸中的熊熊的怒火，使他無論運用多大的壓力也不能加以適當的制伏。他的眼前浮游着一片閃灼的金星，而他的耳朵則在引起來大的共鳴，總之可以說，他的感覺多半都不復存在了，如同一條冬眠的毛虫似的蟄伏着過去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後來也自然還得還陽過來的，却不如舊劇的做工似的死過的人彈彈眼睛就算復生了，而是經過了極度疲倦的感受後，才恢復過來原有感覺。那時候他彷彿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啞吧，除了用頻頻的搖頭作為自己回答自己理解自己的表示外，頂多也不過在癡癡的想上一刻罷了，這種癡想如同把他拉回到過去的諸多回憶之中似的，他久久的沉陷在裏面，不肯把自

已提取回來。「咯老子！」他終於默默的罵了起來，他的癡想不得不因而而結束。隨而來的則是他爆發了很大火氣的使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一直到眼看着茶杯跳了起來，又復落下而打爛了一個邊緣爲止，才似乎洩憤的出了一口長氣，並且是直到這時爲止，我們的經理先生才想起抽上一枝華福煙。人生活在社會上，果然要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麼？羅經理實在不大同意這種說法。同時他連帶的就懷疑到郭泗海那個摸骨的專家的身上，恐怕是他對他說的全是一套假話。從這位摸骨專家身上使他想到了氣運之上，他的氣運，多半是屬於不吉利的了，否則爲什麼會遇到這種挫折和欺騙呢？他走到了穿衣鏡前看看自己的臉面，發現到他的臉色確實不好看到極點，難怪他遇到了不如意的怪事。他們這筆賬是不能不算的，卽令他一百五十萬可以放棄了對於屈小姐的追討，這最後的十萬元無論如何也不能不索回來。「簡直是流氓！咯伙腦袋的！」他使力的怒罵着，一忽身的跳起來，投奔向屈小姐的住處去，「一定要罵她一

頓！」他一邊走着一邊說，「咯嚨兒子！」

我們的委託商行經理走在街上的步法，幾乎有些近於飛跑，其中還夾雜着跳躍——一種既不相同於跳舞上的旋律，也不同於運動場上的急行躍遠的跳躍，若是找出一個稍稍在走像方面有一點相似之點的人，則可能提出來那位活躍在戈果理筆下，在死魂靈中跳下馬車走進地主莊園大門之前的乞乞呵夫先生，但乞乞呵夫先生那套聰明的戲法，則又是我們的羅經理死也變不出來的絕着。現在要說的是羅經理在街上跳到了徐小姐的面前時，他正如被發現了祕密似的漲紅他的灰白的臉。事情竟然會巧到了這個地步，他未免竄到了極點的歪過了頭。在他不過是希望能夠躲過去也就算了，徐小姐却抓住不和他招呼起來，一面在安慰着他，請他不要難過，離婚不過是人生之中的一個插曲，正如一個文人藉此豐富了自己的經驗一樣。頂巧的是她還把拿在手中的報紙，遞到他的面前說：「我一看到這段廣告，就替你有點惋惜，惋惜一位經營商業的專家，

却不是一位照料太太的能手。」她不待回答的又報告道，「獨山的大捷，却實在是一件好消息，你很願意知道吧？你的生意或者可以因之而好轉，你要請請客的。好罷，再見。」她彷彿專為給他說上這麼幾句話才出現在街頭的，匆匆的走來了，又匆匆的走去了。剩下了羅經理一個人，呆呆的站了一會，竟然忘記了移動他的脚步了，但這並非是追味徐小姐的話語有所思量。到後他當真在思量着了，主題却落到劉芹的身上。「倒還都不如劉芹夠朋友呢。」他偶然想到了他，就感到了他的可取，那天他們在茶館中的談話，他隨即增加了對他的好感。可是當劉芹看到了這條啓事時，難免他也不在恥笑他的被愚弄欺騙的麼？索性倒是熟人一個也不遇見，一個也不思想的好。

畢竟他後來走進了屈小姐的住室，屋子裏凌亂得簡直落不下腳。那是因為王小姐剛剛打開了她裝好了的箱子，準備取消了她的遠行的計劃的原故。獨山大捷使她決定了留住陪都的決心，人既然住下了，那些日用東西和衣服便不能

再放置在箱子裏，因而她就在翻箱倒櫃的整理起來。羅經理好容易插下腳去，找了一個坐位坐下了，王小姐告訴他屈小姐早已作爲一位西北的新客不在這邊了。「真的麼，屈小姐真走了麼？」他急急的追問，真還有些不大相信的樣子，後來當他完全明白了事實的經過之後，他便在過度的刺激中低下了沉重的頭。他連那最後的十萬元也討索不回來了，他是多麼愚蠢啊！王小姐對於面前這位熟客的不幸遭遇，從深心之中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在人與人之間的立場上看來，她本來對於這位甘願受騙的角色就沒有什麼惡感，良心則在迫使着她憎惡着屈小姐這幕惡作戲的扮演，未免過於有些絕情。雖說她們全是屬於女性，但女性和女性之中究竟還有着不同之處，也就是說她和屈小姐儘管是一對多年的好友，和屈小姐對外常常說明的，她給王小姐許多的幫助，可是兩者的見解到底還有着出入。當那位經理重行抬起深埋的頭顱，說明那顆鑽石戒指竟會是一枚假的，屈小姐臨走製造下這麼一個騙局時，她幾乎陷入了啼笑皆非的境地

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世界的事情本來就複雜萬端，像羅經理這樣精明的商人，他居然辨識不出一枚戒指的真偽，那才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彷彿那中間果真存在着有不能解說的神祕。但當她在同情的憐憫之外，再行追思到這位客人過去那種在實際上也不忘使用作買賣的辦法各窩到家的時候，那種處處都在顯露出淺薄和輕狂的樣子，願意把針尖大的事情牢記在他的心坎之中，只圖佔取便宜專門打算給別人吃虧的那些舉動時，他的受人欺弄似乎又是理所當然無須同情了的。

雖說如此王小姐終不能不和這位訪客——一位可憐的訪客周旋一陣，以便安定下他暫時煩躁，怨恨，羞惱的心情，而不得不停上她整理東西的手。談話的題目的援引相當的困難，因為那些屬於慰安的詞句，倘若由她說出來的話，不過多給他添上更多的愁惱，更誘引出他的淒涼的舊感，那效果適得其反都等於白費。凡是與他遭受欺騙的本題之內的言論，最好一律都迴避過去，而提出

些不相干的新的話題和他應酬，多半就可以打破目前難堪的僵局。「獨山的收復，真是一個叫人萬分興奮萬分歡喜的好消息，」她斟酌了半天之後用這話開頭的說，覺得還是在這上面多說幾句的好，雖然在他也是知到了的新聞。「從此之後，我們的戰爭就有了轉機，說不定年底或者明年春天可以還都南京呢。這勝利給我們帶來了大的安慰，使我們望到了新的希望，我們應該大大的慶祝一下。由於這次勝利的來臨，止住了我這向西北逃難的脚步。重慶轉危爲安，慢慢的過上一年半載，我請你到上海好好玩上一玩不是很好麼。」說是這麼說出來的，但感到過分的勉強而欠缺自然。在對方也似乎不怎麼引起他的趣味。他彷彿甯願沉落在不快的追思中，也不願意在其他方面消磨他的時間。全沒有用。「屈小姐這人太壞了！」羅經理終於當着王小姐的面前罵了起來，「她爲什麼要這樣欺騙我呢？我沒有一件事情對不起她，她簡直是故意和我搗亂！」

在這一點上使用合度的言語給對於有力的支持，王小姐一時間還不能想出來巧妙的詞彙加以說明，她也不能爲她的朋友加以辯白，或是爲這位經理的責罵施以駁斥，平心而論，屈小姐確乎把羅經理戲耍得太過於可憐，羅經理的責罵並不算作過分。但實際上類似這種背地的責罵，充其量不過是顯示了阿Q的勝利罷了，此外對於他是一點挽救的實惠也收取不到的。屈小姐雖然是王小姐的至好朋友，對於分享羅經理的責罵，在她是有沒有這種義務的，若果她應該接受這種責罵的話，若果說她也有着這種義務的話，那便是羅經理的十萬元的本票由她取出之後已經化去了很大的數目了，他如若同情這位不幸的人物，最低限度也應該把那剩餘的款項交回給她的客人，在對方終算是一筆意外的收穫而在錙珠必較的打算上要感恩不盡的。但王小姐那深鎖在皮夾之中的款子，她却始終未曾在那上面轉過念頭，她無須給他這樣的施捨，加以法幣的保有，比對於一個人不相關的同情心的保有，前者究竟有着多種的好處，她更不必多此

一舉。所謂施捨也者，是有着附帶的條件的。

經過一陣急促的房門敲打之後，當王小姐答應了一個「請」字的時候，推門進來的是我們的胡委員。這位先生對於獨由大捷所寫的短論，仍然是不曾完篇，因為他忽然想起來那次爲羅斯福總統四度連任寫作短論的時候中途擱筆是由於屈小姐的來訪，現在適逢獨由大捷，他何嘗不可以作個對於屈小姐的拜訪呢！尤其是屈小姐和羅經理的離婚啓事，登載得那麼明顯，當她缺少了一個男性的往來時，他無論如何也須要給她一點有用的安慰，才是他應盡的義務。他不能忘懷於屈小姐生日的夜宴羅經理所給他的難堪，他欣慶於如今他眼看着她小個子商人的栽倒下去，他就禱着自己面臨着的好運。他要對着屈小姐說出一些好聽的言語，以引誘出她的心中的歡喜。他不能再多加耽擱有用而寶貴的時間，那都將是他的損失，指揮作戰的統帥，常常說最後的勝敗繫於最後五分鐘，他是無論如何也要確實掌握住這最後五分鐘，而不能輕易放過的。他的敲

門的急促正說明他的心意的急迫，彷彿遲到了一步就錯過了最後的五分鐘。直到他把屋中的零亂情形和不快的空氣看到了接觸了之後，他才判明了所謂最後五分鐘不過是他個人的理想，事實和他的打算有着很大的出入。他是既不會滿足了來訪目的，當真又不曾抓取到那最後的一刻時間，使他完全撲了空，湊巧的他居然遇到了那位不勝傷感的經理先生，他似乎具有沉重的不可開解的憂慮的使他在加以比較之後，他倒當真的自滿於自己的現境呢。

有些人喜歡在幸災樂禍的場合之下，扮演一個使人發笑的角色，以便博取人們的歡笑，等於盡到了他的職分。還有些人喜歡在面對一個落水的人，投下去一只石塊，以增加個人的愉快之感，使場面更形緊張嚴重或是熱鬧。胡委員在撲空之餘，爲着給自己一點不太冷落的穿插，他情願白盡義務的參加演出以丑角獻身了。「經理先生，」他在找到了一個坐處且在吸着了一枝香煙之後開口說道，「近來怎樣的好法？」只有經理先生自己才知他們是怎麼樣的好法，

好到他簡直無法找到了適當形容詞句，好到他只能用爲難的搖頭作爲回答。這
位新客的光臨，確實使王小姐身受其惠的脫離開和羅經理相對的僵局，她倒大
可以退到一旁觀看這兩個角色演出的出色的戲劇。「爲什麼和屈小姐離婚了
呢？你們不是相親相愛的打得火熱麼？」胡委員接着又問了起來，「莫不是在
扮演一齣滑稽劇不成？」

羅經理用冷冷的眼色，使力的瞟了他的對手一眼，按耐下心中被辱沒的感
情，回答出一個無聲的冷笑，卽令在心情極端惡劣的情形下，他也瞭然於他的
對手加給他以如何重大的奚落，或者說他才抓到了這個機會來向他報復。他完
全在算起了舊賬的叫他在王小姐的面前受到一次羞辱，其實羅經理可以佩服任
何人，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低頭，他惟獨不佩服胡委員，不願在他的面前低頭。
一個老奸巨滑的官僚，他的行爲的卑鄙，絕不在一個商人之上。商人被一般人
士常常罵到奸狡的話，到底商人還是講本圖利，不比一個老官僚全憑兩片嘴

唇，今天到東家說一套，明天又到西家說一套，把兩家說得翻臉的時候他就坐收漁人之利。這樣的人他還有什麼價值呢。「未必離婚就是一件壞事，」他在沉思了一刻之後開口了，「合情合意是理想伴侶，意見不合就脫離，兩情相願，一切順乎自然，說什麼滑稽劇不滑稽劇的！如果每件事情必須如願實現的話，那麼對人家的獻詩不也成了白費麼！」他用這最後一句，作為有力的諷刺；發揮出他的反擊的力量，彷彿給他的敵手瞧瞧，說明他雖然落到了不幸的遭遇之中，却不是一個可欺的弱手。

「經理先生還記恨舊事麼？」胡委員慢慢的抬起眼皮說，順手扔出去那隻殘餘的香煙頭，「你何必這麼小氣呢？」

「未必你就是一位大方的人物，專門找機會戲耍別人那要折損陽壽的。」羅經理睬也不睬的撞了回去，聲音異常的有力。

王小姐面對着這個較為緊張的場面，她作爲一個主人不能袖手了。她放下

了半天就在忙着整理東西的兩手，把屋子清理出一個角落，就正式的勸告他們之中誰也不要題外生枝。大家過去的時候，既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今後自然應該珍重那些友誼的促成，一兩句話引發起各自的猜忌十足表露出每人度量的狹小。每一次的見面，就有每一次的緣分，對於緣分的造成人人該當多加愛惜。每一位世人能夠不究既往，且又具有寬大的忍讓，以及不專心和別人爲難，不善於發揮對於別人的報復，那才真是天地間至尊無上的好人，而好人的受人稱頌則正是每一個人的光榮。她說她以上的說話，容或有些欠缺修養之處，但出於一片赤心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她最後希望他們之間最好互相諒解，解除了隔閡和忌忿，相安無事的談點別的話題，那將是有益的補品。否則對不起，爲着避免他們言語中由於傷及感情而引起的不幸事件，她不能負其全責，而將終身引以爲憾的。

「不許再說任何題外的話！」她向他們下着命令，「我強迫你們每人伸出

你們的手，熱烈的握在一起，以保證你們友誼的無疵。」

「我絕對服從王小姐的調處，」胡委員說，當真的伸出他的手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羅經理縱有滿腹的忿怨，爲着情面也不得不遵行，然而他深心之中，却正在爆發出對於胡委員不能遏止的憎厭，所以在他握手的時候不具有任何足以表示親熱的感情。

「請原諒，我對你並沒有惡意。」胡委員握完手後解說道。那是在表明他的歉意。

「一樣，一樣。」羅經理在敷衍着，暗暗的咽下了一口不快的長氣。

正當這時，我們那位心情十分惡劣，爲勝利消息刺激得過度失望的黎將軍，竟然也走進屋子裏來。這位將軍進屋之後，仔細在四下搜尋了一遍，儼如進入了情況似的站了一會，慢慢的放下了新從商店買來的撲克牌，才張開了他的滿是鬍鬚的大嘴。

「原來你們都聚到這裏來了，怪不得我到處找不到你們，怎麼樣，屈小姐不在家麼？」

「到蘭州去了。」王小姐回答道，請黎將軍就坐。

「害怕麼？抱歉，沒有來送行。」

「也許有一點害怕，送行麼連我都不曾趕上。」

「走得這樣倉促可是敵人已經敗退了，她這不是多此一舉麼。」

「所以我這準備登程的人也收回了原意。」

「啊，原是這麼的呀，」將軍像是明白過來的說，轉向着羅經理，「你們的離婚啓事我也看到了，這又是爲着那樁？太稀奇了。」

「很簡單，意見不合。」羅經理回答給他。

「稀奇的是我們居然打了勝仗了。……」

「所以連累了我們原訂的計劃也不能實現了。」胡委員插進來說。

「也好，」將軍接上來說，「氣術有一定，人不能跟命爭，看別人吧，咱們這一生就等着進棺材吧。這正是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簡直是八九不離十了。王小姐，你也別整理東西了，我是來找你們打一場的，我們來開始好麼？」將軍說到這裏，他馬上不待回答的改口說，「不，先不打，我是誰，我想請大家出去先痛痛快快喝上一頓，然後帶着半醉酒意，回來打上一會不是很好麼？」

「還打撲克呢，他們兩位先生剛鬧完了別扭。」王小姐說，朝着兩個嘻嘻的笑。

「怎麼，」將軍不瞭然的問，「他們兩位鬧了別扭？我真不信。」

「真的。」王小姐鄭重的說。

「那是爲着什麼原故？」

「還不是因爲太熟了，才你一句我一句說說笑笑就說得嚴重了！可是不要

緊，我已經給他們調處過了，他們言歸於好的重行握了手。」

「這就更好了，那麼，我們還是準備實行我們的計劃罷，究竟你們贊成不？」

「好，我絕對服從。」胡委員頭一個擁護着說。

「那麼我也不能不奉陪了。」王小姐跟着說了一句。

剩下委託商行經理，他再也沒有跟他們鬪牌的心情，尤其當他回想到上次的慘敗，更有些怯於伸手。可是不待他開口的時候，那位將軍却伸出來他的一隻大手硬把他拉走了，一邊在下樓的時候說：

「走，少數服從多數，我們這是實行真正的民主，經理先生，先喝一杯再說，上那家飯館由你來挑選，回來咱們好好的打上一場。」

從深睡之中睜開來疲倦的眼睛，黎將軍發現到他的太太還沒有回來。仍然是他一個人對着冷冷的睡榻。他止不住湧上來一股消遏不住的火氣。

先得說明一下，將軍是由於那天獨山大捷請着胡委員王小姐和羅經理吃了一頓不愉快的飯食而喝得爛醉的，這使得他無法湊上牌局而由胡委員專派他的男僕把他送回到南山的寓室，他是因為心中存有萬分的不快，才使用酒漿洗滌他的愁腸的，但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意外的他的太太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了，而使他感到過分的冷清和孤獨。

「反正她一會總會回來的，」他這麼想了一下，便又躺下了昏沉的腦袋倒

到枕頭上去。

時間已然到了十點鐘了，將軍的副官悄悄的推開他的房門，準備請他吃早飯，當他發現到他的主人仍然高臥未起的時候，便打消了原議的退回身去。說他去請將軍吃早飯，倒莫如說藉此看看將軍的動作的好。因為將軍太太從昨夜出門之後，直到此刻還不會回來，她究竟會不會回來呢，他實在無法加以有力的判斷。她爲什麼會出去呢，他自然很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是由於她以前那位爲將軍用金錢打發走的男人來看她的原故，所以她就出去回看他了，他們的行動使他覺着像是有點可疑。這位副官的心中在想，倘若她和他一同逃跑了呢，那可怎麼辦？她會不會和他共同逃跑呢？現在爲他所關心的則是自己的責任問題，就是說倘或她當真不再回到將軍的身旁，而當將軍向他追問的時候，他應該怎樣的善後？正因為這種原故，將軍在那裏多多的睡上一刻，在他便覺着稍稍的放心了。

其實將軍這時正在作着一個使他高興的美夢，他夢見他到底得到了巧妙的機會，使他一躍而成爲執掌軍隊的統帥。彷彿抗戰的局面當真的走上了逆轉的道路，敵人的軍隊果然打到了陪都的四周，在萬分緊急的情勢下，他有了出山的機會。他成爲當時陪都顯赫人物，多少人都向他稱道他過去的功勳，多少人都向他伸起求助的手，多少人都向他致敬祝福。他彷彿增加了大量的財富，他彷彿把屈小姐也討爲了他的太太，他在無顧忌的抽起大烟以及在牌場上的豪賭。他重復在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要聞版的頭一條，他也有時作上一兩段廣播演說，尤其是他的書法最得好評，居然成爲有名的書法家。他的太太（應該說是屈小姐而不是他的肉團）更成爲婦女界有名的人物，加以她的實際手腕的高明，使多少人都都在稱讚他得有這樣一位內助的福分。

但好夢是不會長久的，它總有幻滅了的一日。其實並非是好夢不長，一切的夢，包括壞夢都在內，它本來就是一場幻境而必將破滅的。據說人們當心情

極不愉快的時候，容易由於日裏的遐想，而在心理上反映出他的本有的希圖，隨即造成了離奇的夢境。

將軍的好夢當一蘇醒過來的時候，他幾乎有些不相信眼前的現實境界了。夢中的情景什麼都那麼一清二白的，誰能懷疑那不是真事！然而現在却當真的不是真事了，擺在他面前的是他的臥室，烟燈和睡床。

任何的動作他不願意動了，因為他怕驚阻了他的夢境，說句實在的話，雖然他明明知道了那不過是一個夢，但他却實在願意能夠多多的延續一刻，而使他的精神爲之而得到滿足的安慰。

等到他確乎無法繼續他的已逝的夢境的時候，他就不得不睜開他的無法再行閉攏的眼睛了，仍然是沒有聲息的屋子，依然是他一個人睡在床上，往日那個溫暖着他的肉團，那個喜歡養起養成了習慣的肉團，到此刻仍然見不到面。「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當夢中的一切均成幻滅了之後，他就感覺到他的太

太對於他的用項和可貴了。作爲一個丈夫，一個舊日統領軍隊的煊赫人物，還能漠視着太太的外出不加理睬的麼？於是那繼續爬進了他的思想之內的問題就是，「她爲什麼夜裏出去呢？而且又正當他過江去了的時候，若不是她在心中另外有着什麼說不出口的打算，萬萬不會這樣的巧合的吧？」

當將軍想到了這裏的時候，彷彿感染到某種危機似的，而引起極大的震怒，同時也使得他的情緒非常的衝動而無法平復下急跳的心。雖說男女之間應該平等的看待，似乎他可以不必多加疑心和計較，但他之對於他的太太，絕對是又當別論，因爲她只能算是他使用壓力和金錢買來的貨品，把貨品如何使用，作成什麼東西，他有絕對的自由，願意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倘或真如那場夢境似的，使屈小姐作成爲他的太太的話，那他必定給予她以行動上的自由和信託，而壓伏下所有不正常的屬於提防方面的邪念。加以他的這位太太的來歷和出身，他比誰都明白，惟其因爲過於明白了的原故，才使得他更爲不大

放心，而悔恨到自己對於她過於信賴和放任的失策。

他馬上靈機一動的爬了起來，把那兩隻他認為貴重的箱子，用最快的手法打開了鎖。他仔細的檢視着其中的東西有沒有缺少，作為對於那壞貨（現在他這樣的在心中怒罵着她）是否捲逃的判斷。還好，箱子裏的東西一點也不會缺少（他忘記了開箱子的鑰匙是掌握在他的手中的）這使得他稍稍放寬了心，且在進一步的覺得自己引起這般不正當的思想，未免太過於屈辱了他的太太的好心，因為他的太太自從陪伴着他改換了姓字之後，幾乎每在睡前都要她自己對於將軍如何的崇敬，如何的感謝，以及如何的對待他以赤誠的真心。

其實太太的偶而出去一趟兩趟，原也該給她一點方便，那一個人沒有三親六故一朋二友呢，既然如此，親友之間就少不下往來走動，無須再行怪罪她懷疑她了，宰相腹中能行船，將軍肚中開飛機，那可以免去多少無謂的苦惱麻煩！

但他總不能對於這件事情不究不問，那便失去了作丈夫的威風，從另一方面說，他也應該對於自己的妻子關心一下才對。他隨即關好了箱子，重行加鎖，原本打算起去穿着衣服的，却由於方才的動作着了一點涼，一連打了兩個嚏噴，而不得不再鑽到被窩裏去。他覺着當真有點冷，終至於全身都在發起抖來，趁此下決心的再躺上一會，索興連早飯也不吃了，至於他那不常中斷的大字的習寫，也決定今天歇上一班，必要的時候，他還想再睡上一覺，或是另外作上一個有趣的夢。

當他恢復過來體溫的時候，他的睡意一點也不存在了，相反的却引導着他勾引出茫無頭緒的思索。說是茫無頭緒那倒確是再適當不過的形容詞，他一會想到了獨山的大捷，恐怕十成有八成是屬於政府的假造，藉以平抑一般民衆激憤的怨恨的，再過幾天可能敵人真就打到陪都這邊來。繼而他想到了那天的大醉，心中不免有些生氣，那完全由於王小姐說了一句刺心的話，傷及到他的自

尊心，他便因之喝了過量的酒。王小姐向他說：「黎將軍，敵人的大敗，愈發遠遠的離開了川邊，你的以陪都爲遊擊根據地的計劃，恐怕變成了夢想。」若說這話懷有多大的惡意，那倒並不一定，也許正由於她的關心，才提到這件事情也說不定，然而在他這位有心人却當成譏諷話來聽了。他因之動了一點肝火。他確是有些氣量狹小，多年以來就很吃了不少虧，事後儘管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在涵養方面多多的注意，却總不能在事到臨頭的時候冷靜自己的頭腦，倒是回回一樣，像一只爆竹似的一經點燃就爆發了，直到這時爲止，他仍然明白他這種欠缺涵養易於發火的短處。後來他就想到了那個有趣的夢，真有趣，一切都那麼神氣活現的，如同是一件實事；若果真有那樣的一天，他黎將軍也就真正的爭到了面子了。……

十一點鐘在敲打着的時候，那鐘錘敲碎了黎將軍的紛亂的思索的道路。幻想終於是幻想，目前的事實則是他的妻子仍然沒有歸來。「若是她此刻竟然睡

在別人的懷中呢？」這可是一個值得考慮值得注意的問題。他不能容忍，他不能不發上火氣，再有涵養的人也不能在這上面大量的。「簡直是壞貨！」將軍使力的罵完，歪過半面臉去看看那房屋的門，因為他似乎在同時聽到了門外有着輕微震動的脚步的聲音。

「誰？」當他剛想喊上這麼一個簡單的字，朝着門外問上一下的時候，却不料那扇門已然在這時被推開了。「一定是她回來了。」他這樣斷定着，終於引起來一陣歡喜。可是進門來的却是他的那位副官。他仍然帶着平日那種縮頭縮腦的樣子，慢慢的走到他的床前。

「有事麼？」將軍先發制人的問道。

「是。」副官小聲的答。

「等一會我起來再說。」將軍雖然這麼說，並不會即刻爬起床來。

副官用眼角悄悄的溜了一眼，然後嚥下去一口唾沫。「可是人家等着你老

呢，」他說，「你老什麼時候起來呢？」

「到底是什麼事情？你怎麼也不說個明白，總是這麼吞吞吐吐的，我就是不滿意你這一點，這一輩子你也不會有出息的。」將軍的語聲說明他在開始生氣。

「學校裏來募捐的。」副官走上一步說，彷彿怕他聽不到似的，說完話又重行退回到原處。

「募捐？學校？又來募的那份捐？」將軍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不高興的問。

「那是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呀？」將軍接上來說，猛然坐起了身子，外面裹着一重被，被子是大紅湘繡的料子，顏色鮮豔得非常耀眼。

「因爲獨山大捷。」

「獨山大捷？」他重念着說。

「是。」

「獨山大捷與我們有什麼關係？真是豈有此理！回絕他們，一個錢不捐。」將軍到底發作了脾氣的一下子又躺下去了。

副官一看到這種情形，知道再說也沒有用，因為他是最明瞭將軍的性格和行事的，他如果答應着「好」，或是「你辦罷」，那就是他的同意，倘不然的話，憑你說多少好話，也說不服他的倔強的心。

雖說如此，這位副官到底還是又開了口。

「這是好消息，」他說道，「從此之後也許我們就可以開始打勝仗了。捐點錢，慰勞一下前方的隊伍，也算盡了我們的一點義務。」

「有人慰勞過你麼？」

「那早都過去了。」

「不行，不行，對他們說，我沒有錢，」將軍在高聲咆哮着，「一個錢也

不能捐，你快點出去，我還沒有睡好覺呢！」

當副官遵從的退出門外時，我們的將軍索興用被子把腦袋都蓋上了。

「好消息，我看正是壞消息，真混蛋！」他憤然的重念着說。

這位好心的副官，他可不能把將軍的怒言，傳達給那等候捐款的學生，那不僅辱沒了將軍的尊嚴，且也傷及了學生們火熱的心。在斟酌了半天之後，他決定了代替將軍捐上了錢，而把學生們打發走了。

將軍的太太這時正好走下了一乘抬上來的滑竿，在副官的面前停下了脚步。

「回來了麼？」她問，這話是指着將軍說的。

「快去罷。」副官催促着她。

「怎麼？」

「他正在發氣呢。」

將軍的太太却未即刻走進大門，她當願對於副官多問幾句。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回來？」她作出一副笑臉追問道。

「這我可不大知道。」

「他寫過大字了麼？」

「早飯都不曾吃過，還寫什麼大字。」

「那麼幹什麼呢？」

「他還在床上躺着呢。」

「好了，好了，我不問你了。」將軍的太太慌慌張張說完這句話，三腳兩步的跑進屋去。她進屋之後，使用輕悄的脚步，慢慢的向前移動着，看看這邊，再看看那邊，最後伸手掀起了那床紅被。

「太陽晒屁股了，你還不起床，」她說着就歪在將軍的身旁躺下了，故意在他的多鬚的臉上捏了一把。「我出去看了一個姑姑，昨天買菜在街上遇到

的，晚上他們非留我住不可，所以今天才回來，依她們今天還不放我走呢，可是我怎能不想你呢，我到底還是回來了，真是，那裏也不如家裏好，以後再也不出門了。」

雖說只是短短的一段敘說，倒正好壓伏下消解下將軍在她的身上所引起來的疑慮和火氣。那隻圓滑的手，捏得他的臉上到這時還覺得熱刺刺的。一切屬於那些對她的不滿，到此也便煙消雲散了。

「是的，」他順口說道，「那裏也不如家裏好，其實我也很想你呢。」他把她使方的摟了過去，覺得她仍然是他的太太，她並不是一個壞貨。

「快，」他推起她說，「把煙燈點上，咱們來抽一口罷。」

太太自然在遵命的都辦理得熟手而合理，使得他認為非常的滿意，不一會便在鴉片的刺激中獲得了精神方面的愉快。

「你不在家，我真有點想你呢。」他笑着說，逗引着她。

「得啦，別跟我上洋勁。」

「給我倒碗茶罷。」

太太去倒茶的時候，不知怎樣被他拾到了一張像片，他伸過手去檢起來，拿到自己的面前。

「哼，怪不得她不回來住！」狠狠的在心中說，將軍把像片壓到屁股底下。

茶端來了，太太和他逗着笑。

「你就是不肯叫我閑一會，少喝一碗還不行麼。」她嚟嚟嘴。

將軍有點忍受不住了，他是何等的向那像片上的人而暴發着火氣的呀。

「少喝一碗？」他用疑問的口氣說，「那麼你少在外面住一夜就不行麼？」

太太笑着的臉上，馬上變了顏色，她露出來惶然無主的樣子。但她却在力

持鎮靜的咬着下嘴唇。

「你生氣了麼？」她顫聲的問。

將軍並未給她以回答，瞪大了他的眼睛，使力的觀察着她，好像要看出什麼隱情似的。

「怎麼不說呢？」太太強作好看的追問着，伸手托起將軍的多鬚的嘴巴。

拍！清脆的一聲，使這位太太塗抹脂粉的臉蛋上，印出來五條紅色的烙印。將軍使用最大的力量，準備一巴掌就把他的火氣一下子打完了的。

將軍的太太尖聲的叫了起來，馬上朝後退了回去。

「不許你動，給我站在那裏！」將軍在向着他的太太下着命令，把滿裝着茶的茶碗，照着太太的身上飛了過去，那茶碗的茶水潑到了太太的衣服上，然後就落在地下打碎了。其後連那枝煙槍也飛出去了，枕頭也升空了，都變成爲將軍攻擊太太的鋒利武器。

那位太太嚇得一聲也不敢出，只是伸出兩手按着她的臉，特別作做的哭了起來。

「你斃了我罷，」她重複說着，「別給我活受罪。我犯了那一條了呢，你看你這樣。」她硬撐着說。

「別他媽拉的硬裝胡塗！」將軍氣極的罵起來家鄉的土話。

「可我怎麼知道呢。」

「你以為我不知道麼？」

「你到底知道什麼了呢？」

「還嘴硬！過來！」

太太半驚半疑的走上前去，打算藉此挽回這個殘局。她放下手來裝出一副笑臉。

將軍猛然的跳下床，照着太太的頭上和身上，開始了一頓猛烈的擊打，如

同在打衝鋒似的，完全使用壓倒的火力把對方擊敗。

「給我跪下！給我跪下！」他下着命令。

太太當真的就哭哭啼啼的跪下了。

「不行哭，住嘴！」

太太雖然住了嘴，身上的疼痛却有些忍受不住，一面仍在暗暗的抽泣。

「你說你到那裏去住了一夜？」將軍追問着。

「我不跟你說到一家親戚家去了麼？你看你，好狠心，這樣的打我。」太太委委屈屈的又哭起來了。

「你給我說實話！別他媽的撒謊！」

「這就是實話。」太太爭着理。

「我都知道！」將軍咬牙切齒的說，忽然看到了他的副官探頭到門裏。

「去！我沒有招呼你，你來幹什麼的！」他把他遂走。「你簡直不是好東西！」

他罵着他的太太，「臭賈丫的！你找野漢子幹什麼？找到了又回來幹什麼？你他媽的自己找死！」

「我沒有，真沒有。」太太辯別着說，用膝蓋向前行走。

「不許動！」將軍在高聲叫喊着，「動一動我就打死你！你說你沒有，這像片是打那裏拿來的？」

太太這回完全明白了全般的情況，當她的祕密既被揭穿了之後，她是如何的戰戰兢兢不安於位呀！那像片就是她的前夫在床上的時候送給她的，原說留給她作個紀念，她確也把它當成紀念了，所以坐在滑竿上她還不時拿到手中端相着他，幾年不見他仍然那樣的年青，但那老東西可就太老了。她不能長此和那老東西混下去，應該另立自己的打算。她順手把像片放到大衣袋裏，不料卻從衣袋中掉了出來，使她遭受了這一頓毒打。

既然挨了打，既然露了馬脚，就更不能嘴硬了，一切就聽憑這老東西的發

落罷。

「我待你不好麼？」將軍問。

「待我很好。」

「我老了麼？」

「不。」

「那麼你是什麼打算？」

「我不是出自心願，娘們事，還能有什麼辦法。」她又向前用膝蓋挪了幾步。「老小孩（她使用往日對他的愛稱），你就饒了我這一回罷。我陪你到老，一步大門也不出。」

「簡直是混蛋，將軍的太太不想當，要去扯閑事。還騙我說那裏也不如家裏好，家裏既然好，就不該去找那壞種。還說什麼想我，想我又往外面跑幹什麼！你真他媽的給我丟人！」

「饒我這一回罷！」

「誰饒我呢！」

「誰也不知道。」

「放屁！」

「實在話，我以後什麼都聽你的，現在你要不要再抽一口？看你把煙槍都摔壞了，不要緊，我給你再找一枝新的，你消消氣，看你生氣我真心疼。夫妻總是夫妻。」太太慢慢的站起來，當她看到將軍並未制止她的動作的時候，就一忽身撞到他的身前，放聲的哭了起來。

「你斃了我罷，我不活着了，活着也沒有好。」她數着說。

將軍爲他的肉團纏得有點茫亂了，不對麼自然是她不對，但家醜不可外揚，外人知道了仍然笑話他的。虧就自己吃了罷。想到了那逝去的好夢，真不料太太給他去這麼大的人。當他再行把太太盤問了好幾遍，太太答應了今後決

不步出大門一步定然跟他共死的話之後，他終於緩和的說：

「好，原諒你這一回，過去就算過去了，煙我現在也不想抽了，最好你去看看早飯作好了沒有。」

他使力的出了一口長氣。

五天之後，是一個濃霧瀰漫而又陰冷的日子，仍然是在晚上，胡委員又在

××酒店宴請客人。按照知單上所開的人名，仍然是黎將軍夫婦的首席。其餘的客人也都是爲我們所熟悉的人物。頭一個應該提到的是屈小姐，不，應該說是王太太了，因爲她已然和那位處長結了婚，她是由於獨山大捷陪都穩定的關係，特地搭乘飛機回來看看舊友的。順序而下是王小姐，徐小姐，羅經理和作家劉芹，但劉芹不會到席，將軍太太的缺席據說則是由於身體不適的原故。

這次的宴客，並不如第一次宴客一樣，那是有着一點作用而是爲着辦理雜誌的事情的，這回，如同胡委員自己所說的，完全是爲着要藉此聯絡大家的

感情。可是他却供給大家一個新的消息：他奉派出國考察，將要和祖國有着一年以上的別離，和他同行的便是他的女秘書王小姐。這是一件新消息，連徐小姐到這時還不知道呢。主人報告完畢之後，客人就爲他共進一杯，祝福他的旅途平安，然後再轉到了王小姐的身上。屈小姐的遠來，也擎受了大家對她的敬酒。那位記者徐小姐她特別向着將軍端起酒杯！

「我來爲將軍祝福。」

將軍陪伴的端起杯子來。

「獨山大捷，可以免得老將軍再慶出山，這不是應該爲你祝福的麼！」徐小姐說明着敬酒的道理。

「這回該更不可能到前方領兵打仗了，收復失地的工作，看來是另外一般軍人的職務，倒真是將軍之福。」屈小姐也端起杯子來。

「是的，」王小姐加進來說，「頭一次見面的時候，我記得將軍還說要到

前方爲收復失地而工作的。」

將軍喝下去的簡直是一杯言說不出的苦酒。

「爲不列席的將軍太太祝福。」主人的提議，使在座的客人都在熱烈的附和起來。

這一杯酒尤其充滿了苦味。將軍的太太只有將軍自己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如他向大家所宣稱的身體不適實在是一句謊話。

今天的宴席，缺少着熱鬧的氣氛，彷彿誰都不夠起勁，比較那一次胡委員爲着辦雜誌而請客的情形完全兩樣。今天似乎人人都沒有過去那種興奮活躍的精神，人人似乎都顯露出說不出口的鬱悶，因之減少了談笑之間的風趣。

「是不是呢？」

「那麼你的雜誌也不辦了吧！」徐小姐朝着主人問。

「自然不能辦了，多虧沒有辦成，使我可以很容易的放手，否則還不容易

善後呢。好了，我們談點新鮮的題目罷，空氣不夠緊張，熱鬧熱鬧才對。」胡委員說，提出來的意見。

「羅經理倒是徐庶進曹營，一語不發。」王小姐把注意力轉到羅經理的身上。「有什麼心事不成？」

羅經理輕輕的哼了一聲，回答着一個無言的默視。

羅經理自始就在屈小姐的身上枉費他的心思，他是在爲他那曾經化在她的身上的錢項而在心痛，特別是那最後的十萬元錢，簡直是無恥的欺騙。現在她作爲王太太了，一位身居高位的處長的太太，她那麼孤高的裝模作樣，彷彿是他面前的一位生客似的給他擺出來盛氣凌人的神氣。

天黑了，徘徊在市裏市外的霧氣，都罩籠在夜幕之下了，黑暗的影子遮住了灰色的霧，人們則在黑色的迷霧之中開始各種如同霧氣一般的空洞難測的非常的活動。

這就是戰時的陪都——一個謎樣的霧都重慶。

宴席在繼續着，由於幾個人的豁拳和行令，彷彿才稍稍顯出一點活氣。但徐小姐却在這時請辭了。

「我還要去參加一個會，先走一步。」她說，一面離開了座位，穿上了她的外套。

主人和客人都在挽留着她，請她再多坐一會，但她已然走到門邊上了。

「謝謝主人。再見，再見。」她一抬手就跑開了。

「徐小姐！徐小姐！」胡委員追了出去，連聲的喊。

當徐小姐站下了的時候，胡委員也就追到了地方。他特別叮囑徐小姐，關於他今天所說的事情，千萬不要給他發着消息，因為還不到正式發表的時期。徐小姐自然答應他了，他們就使力的握了握手。

主人回到席上的時候，正是委託商行經理和王太太豁拳最緊張的時候，這

一對客人的豁拳，是開始於王小姐的倦怠，兩個人均各帶着不快的心境，所以一經蓄起之後，倒有些欲罷不能的形勢。

羅經理一連贏了兩拳，使屈小姐喝了一杯酒。她要來一個反攻，以便挽回自己的失敗，性格使她不願在任何人面前摔跤的。她隨即又和她的對手挑戰。但她的拳運却走上了逆境，儘管她豁了幾個開始，都是她取着失敗的角色，她愈覺着心中不服，越不能爭到了一局的勝利。到後還虧得將軍擋了一拳，算是給她解了圍。

豁拳的勝利，溫暖了羅經理冷了半晌的心，彷彿從這個美滿的收穫中，給他減消了對於屈小姐的仇恨。「你總還有不如我的地方。」他心中這麼說，以前他爲她所要戲的那些惡作，以及從那上施給他的痛恨，也因之而完全諒解了。

在羅經理的心理上，他就是爭的一口氣，今天他到底爭到了這口氣了。

「好極了，」胡委員這時加進來說，「你們真熱鬧起來。若說是喝酒麼，還要數那位作家，可惜今天他不曾到席。可是剛才有一封信送過來，因為忙了一點，我還沒有看，現在讓我告三分鐘的假看看好麼？」

「照准。」將軍說，他也有點興奮起來，那被他喝進去的大量的酒，在悄悄的激動着他的神經在緊張起來。

胡委員還不到三分鐘的時候就看完了來信。

「真有趣，」他向大家說，「作家麼，就是有點別怪。你們聽我念念劉芹的來信。信上說：『我只要吃了你一頓飯就夠了，第二頓飯對於我是多餘的。冬天很冷，我的心情很冷。霧都多霧，在迷霧之中，看到了不少迷霧樣的人物，非常的有趣。躲在迷霧之中，還有些人在白晝作夢，夢下去罷，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最好也別醒。』完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什麼意思呢？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胡委員使用很大的力量，把那封來信撕個粉碎。

「發神經病！」屈小姐搶着說，「一個子兒不值的怪物，實在莫名其妙！」這句話消解了作家以前給她的難堪的仇恨。

對於一個人的批評，當那壞話集中到他的身上的時候，所有的評語不會有一個好字的，在大家共同的評語中，最容易引起一致的高興。由於衆口同聲的批評作家劉芹的爲人簡直莫名其妙的原故，使得在座的人竟然爲之共同的乾了一杯。

席散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去到胡委員的寓所，如他所說的，他要來安排一個牌局，直到天亮。

街上吹着初冬的冷風，薄霧在掩蓋着大地，幾盞路燈閃動着陰冷的黯淡的光亮，彷彿它無法突破那迷霧的網和黑色的夜幕似的。

無線電的報告員報告出兩條重要消息。

「桂邊我軍迫近河池，柳州指日可下。」這是第一條。

「難民返鄉，在調查組織中，不日即開始遣返。」這是第二條。

「這是好消息。」胡委員說，他們的車子正在街上飛馳着。

「管他呢，」將軍不以爲然的說，「這算什麼好消息，我的好消息是起一把同花大順。」

大家都在止不住哈哈的笑了。

他們的車子走進了濃霧裏去，霧在慢慢的遮沒了這個都市。

我們的這篇小說到此收場了，把其中的幾位人物加以最後的說明，想來該當是讀者們所樂於知道的。

聲說回到前方統領軍隊爲收復失地而工作的那位將軍，他依然還作爲一位寓公，不曾離開陪都一步，倒是他的那位太太——那個肉團當真的從他的身旁走開了，多半是回到她那先前的丈夫那邊去的，這是她的下文。

胡委員的出國，事後證實完全是他假造的消息，結果仍然還是作着他的光杆委員，雜誌由「展望」而「公論」而「大捷」，最後夭亡，他打算在王小姐的身上寄託一點希望，但她却隨着屈小姐——那位王太太飛到蘭州去了，後事無從探訪。

最倒霉的要算是羅經理，他不作生意方面走了厄運，且使自己鬧了一場大病，病好之後，學會了說些人們所謂神經病之類的話，常常有些人指着他的背後說：「一個瘋子。」

作家劉芹總算不錯，他竟然寫出（一）一本以抗戰為題材的大作，現在已經成為好評洶湧的讀物。他還計劃着寫下去第二本以及第三本。張氏兄妹自從和他分手之後，他們就斷絕了書信，按照他的祝福「願他們平安。」

我們的記者是一位頗能稱職的新聞從業員，到今天她還安於她的本位。屈小姐的那位堂兄的上下文却不大詳細了。